



神彈乾坤手

集續

武俠小說 于芳著

正元 昌印 書館 經行
局書 氣正 經行 刊館 書印 昌元

武俠小說

神彈乾坤手

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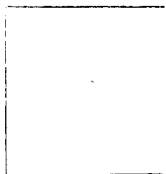
于芳著

元正昌印書局
出版總經售

武俠小說

神彈乾坤手

續集



翻印
必究

版權
所有

著作人 于

出版者

總經售處

分售處

芳

元昌印書館
上海成都北路八一弄

正氣書局
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

正心書店
天津瀋陽道一〇九號

電話：九三〇六三號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四月第一版

武俠
小說

神彈乾坤手續集目次

- | | | |
|------|----------|-----|
| 第十回 | 探虛實英雄遭黑手 | 一七七 |
| 第十一回 | 小英雄巧拌鎖鐵塔 | 一九四 |
| 第十二回 | 痴公子艷遇長春寺 | 二一七 |
| 第十三回 | 鐵連子捨命全秋生 | 二三四 |
| 第十四回 | 活無常門阻鐵寒英 | 二五四 |
| 第十五回 | 雙俠二義智鬥焦允 | 二七〇 |
| 第十六回 | 隻身匹馬夜遇寒英 | 二九〇 |
| 第十七回 | 復親仇力劈銀面佛 | 三一 |
| 第十八回 | 救友難夜入洪澤湖 | 三二八 |
| 第十九回 | 三遇險解圍鐵沙彈 | 三五四 |
| 第二十回 | 四川路緣結茶家堡 | 三六六 |

武俠
小說
神彈乾坤手續集

第十回

深虛實英雄遭黑手

話說這時就聽一陣哨兒響，踏踏踏，由近而遠，金錢豹子花春與金毛犬鄭成，這兩入又歇了一會兒，相扶出來，兩人騎着一匹馬，往北走去，他們在前面走，沒想到後面跟着兩人，正是就地洒金錢胡揚胡得泰同小英雄袁遇奇，胡揚暗地救了柴興，見柴興找他，他一拉袁遇奇，趁着大家一亂也一同出來，以及柴興得弓及道出姓名，胡，袁二人藏在暗處聽的明明白白，胡揚心說，他就是柴得旺，他什麼時候回到柴家堡，回來爲什麼老柴二爺不同着他給我們執手，可是他又到此處做什麼來，莫非也是受姜澄所托，見柴興，走後又見大小二人也走了，那狼狽情形，實在令人可笑，然後胡，袁二人進來，見店夥們也全出來啦，圍着看他們的掌櫃的，你一言，我一語，正在出主意，胡揚咳嗽一聲，店夥一看，認識是後院的客人，忙道：「您二位受驚啦，咳，沒法子，像這樣事，最近我們這裏常常有這種情形，沒法子，惹不起他們，今天可遇上硬對頭啦，」胡揚暗笑，點頭道：「是啊，這種人還真不好對敷，以後少招待他們，掌櫃的好點嗎？我這裏有點藥，是出門人常代的藥品，給掌櫃的用點試試看，跑堂的，你跟我拿來，」店夥一聽，今天竟遇見好人啦，忙跟了進去，胡揚拿出一包五虎丹道：「用多年老酒調和，敷傷處一半，喝一半，我們還出門訪個朋友，您等等門吧，」堂官千恩萬謝的滿口答應，胡揚同遇奇出來，上馬追上那兩人，輕輕壓在後面，果見那兩個小子騎着一匹馬緊往北走，少時有二十多里地，天可快定更了，轉過一個山環，見前面白茫茫一片，水聲濤濤，一草無邊，湖那面倒座高山，黑黯黯也看不清山勢如何，就是那兩人

來到湖邊下馬，用手一拍馬屁股，馬就斜刺裏跑去，然後那身量矮的人口中一拉呼哨，聲尖而長，加着山水的回音，又在黑夜，暗影憧憧，樹枝同蘆葦被風吹的沙沙作響，搖擺枝槎，使人聽了毛骨悚然，胡，袁二人忙閃在暗處，就見由湖面開來一支小船，看不清由何處來的，船身很長很狹，其快加飛，上面恍惚有三四個人，來到這邊把這兩人扶到船上，往對面渡去，胡，袁二人看得明明白白，猜疑這片湖就是白馬湖，後面一定是白馬山了，二人回到天興店，店夥接過馬去，胡，袁二人一夜盤算，明天如何到白馬山，次日天不晌午，胡袁二人來到湖岸，遇着他照樣打了一個呼哨，這回看清楚了，見由四外蘆葦堆裡出來數支小船，最前一隻，船尾插着一支方紅旗，船頭站立一人，一共約有四支小船，全是一色，來到岸邊，第一隻船上站立那人，跳了下來，上下一打量胡，袁二人，胡揚見這人身高在七尺，青布包頭，一臉水鏽，青布襖褲，外罩皮裙，手持魚叉，以及船上人全是一色打扮，胡揚雙手抱拳道：「在下姓胡，拜望本山喬五爺，這位姓袁，請通報一聲，」那人一聽，忙施禮道：「請二位上船吧」胡揚很納悶，心裏說我們馬交給誰，他話還沒出口，就見岸旁說不清由那出來二人，也是一色青，就是沒掛皮裙，過來接過馬匹，胡揚暗暗佩服，然後毫不顧及，跳上小船，袁遇奇也上來，四支船齊往湖心駛去，穿過湖面，轉過一個山峽，那為首的人，由船裡取出一面銅鑼，噹噹噹，水面上，聲聞數里，就見由對面一個山峽，轉出四支船，後面一隻虎頭舟，虎頭舟後面又是四支小船，來到切近，四支小船一分，讓出路，見虎頭舟上當中坐定一人，身後四人站立，坐定這人手抱令旗，端坐不動，虎頭舟由當中穿出，舟後面的四支小船，一齊駛出，開在虎頭舟左右，離着胡揚那兒有一箭路，完全停住，見這小船為首打

鑼的人，抱拳向胡揚道：「這位胡爺，您怎麼稱呼，寶地何處，胡揚也還禮道：「在下常州胡得泰，拜望金鈎喬五爺，」那人一聽，上下打量胡揚，忙回手向虎頭舟上單腿打躬高聲道：「稟潘爺，常州府胡揚胡爺拜望本山瓢把子，」就見那虎頭舟上端坐那人，立刻將身站起，雙手抱拳道：「在下潘風潘岫山，胡爺好久不見了，」胡揚一聽潘風，心說怎麼想不起來啦，」也忙道：「久仰久仰，在下胡揚，多有打擾，」這支小船照直開往虎頭舟邊，潘風忙命人搭扶手，胡，袁二人上了虎頭舟，那自稱潘風的，立刻過來單腿半屈道：「年餘沒見，義士今天那陣風吹來，」胡揚也還禮道：「恕在下眼拙，咱二人在那裏會過，怎麼一時想不起來，只是面熟得很，」潘風哈哈笑道：「在下在莫愁島管領第十二水寨，業師踏雪無痕余老英雄……」胡揚忙接過道：敢是角木蛟潘爺嗎，哈哈，該罰，該罰……」話未說完，就聽咚咚，一陣豬皮鼓響，緊接着鑼聲四起，噹噹響音連天，胡揚回頭一看，見由山環後出來一隻虎頭舟，緊跟着一隻一隻……五六隻大虎頭舟，旌旗招展，每舟上約有三十來人，分四旁排列，正中閃出一隻加號的大船，船上高飄一桿大旗，上綉青龍，張牙舞爪，如同活的一般，正中圓光綉着一個大喬字，十分威風，船頭站定一人，年約四十左右，黑紫臉膛粗眉大眼，紫外氈，掛寶劍，高聲喊道：「胡爺來了嗎，想壞了喬冲了，」胡爺忙站立道：「喬五爺，胡揚來遲了，少給五爺道賀，五爺原諒啊，」兩人隔舟寒暄，少時切近，喬五親自搭了跳板，雙手攙過胡揚，袁遇奇緊緊跟隨，喬五讓坐，納頭便拜，慌的胡揚也跪在地下，兩人拜罷起來，喬五把手一揚，又是一陣鼓響聲，數隻虎頭舟轉回山環，往山裏而去，胡揚一邊閑談一邊留神山勢，雖然沒有當初莫愁島勢大，但是也仿着雲台莫愁島的

形意，喬五在傍指示給胡揚，那是水寨，何處是山民居處，以及怎樣設立連莊保甲，不受山外貪污惡吏的管轄，自己這白馬山是自耕自食，設立的軍備完全是保護山民，絕不在外招搖作歹，船往裏走得很慢，胡揚聽得清清楚楚，把白馬山的情勢，看得明明白白，喬五說的，胡揚也記在心中，可是聽到在外絕不招搖的時候，不由暗自好笑，袁遇奇在傍邊更嘿嘿冷笑一聲，把頭往外一扭，好似很不贊成金鈎喬五這句話，喬五一怔，上下一打量，小英雄袁遇奇，見他青羔皮帽，青緞大料蓬在臂上搭着，青綢袍兒軟帶勒腰，青中衣緞漂帶，足登抓地虎靴子，往臉上一看，只見偏臉，高鼻梁，黑滲滲，黑中紫，紫中透亮，年也就二十上下，喬五看到此處暗地誇講問胡揚道：「胡爺，這位少年英雄是……」胡揚接過來道：「這是廣西海陽山鎮峽寨劍客，孤遺客的門徒袁名遇奇，他年紀輕，閱歷淺，將來在道上還請五爺多提攜才好，遇奇，見過金鈎喬五爺：」遇奇忙過來請安施禮，小蒼龍金鈎喬五雙手相攬，用驚詫的眼光又一打量遇奇道：「咳，這就是四川白龜場雪戰成名，巧敗三猛的小英雄，南京金陵懷遠老鏢頭雷鳴真的令姪嗎，久仰，久仰，」說罷向兩旁站立的人一使眼神，遇奇早已看見，裝做不知道的樣子，連說：「不敢當，不敢當，」胡揚本不願意說出遇奇同懷遠鏢局有關係，但是喬五已經知道，也無可如何，說話之間，已到岸旁，見岸上數十名削刀手，各各懷抱雙手帶分班站立，前邊有幾位全是衣帽齊整，抱拳笑臉相迎，岸上有人搭扶手，喬五在前引路，胡揚等隨後上岸，一直往前，走沒多遠，見一大片房子，很莊嚴的排列着，又是數十名兵丁模樣，前面攔隊相迎，胡揚同遇奇進入一看，滿不是山寨樣子，真如同一個大議事廳，喬五進來，便請胡揚正中落坐，胡揚急忙謝道：「五爺不須客氣，要不

然胡揚告辭了，「喬五仍然不肯，並讓小俠袁遇奇旁邊落坐，胡揚道：「這可不敢，」遇奇也道：「前輩在此，焉有後生的坐位，萬不敢當，」說着胡得泰坐了下首，袁遇奇旁邊待立，喬五不好再讓，這時外面人聲鼎沸，進來五六個高矮不同，一路山曬怪叫，胡爺，胡爺，久遠了，說着全向前請安，胡揚連忙還禮，一見全是以先雲台山莫愁島的，不過其中有面熟的，有不認識的，喬五當時就命人擺酒款待胡袁二人，胡揚忙攔阻，但是早已備齊，大家落坐，喬五讓過酒，三巡已過，喬五道：「胡爺，喬五這次在白馬山也是不得已，不過是維持自己弟兄們的飯盃，不肯使弟兄們飄零在外，免得良莠不齊，在外面倘有不才之事，也是喬五的罪過，所以從新整理此山，完全是守法度日，敢說絕對不作犯法的勾當，準對得起在莫愁島胡爺對喬五爺的血心，」話還未完，小英雄袁遇奇挺身站起，雙手抱拳道：「五爺，攔您的清談，我跟您打聽，貴寶山有位花寨主，大高個，還有位鄭爺，是身量矮的，是在貴山水中頭領，還是早寨的好漢，」喬五忙道：「不錯，金錢豹子花春，金毛犬鄭成是山裏的兩位小頭目，同袁爺有一面之識嗎，」遇奇道：「我們是在來路上交的朋友，請五爺傳話，請花鄭二位頭領見見，我想當面謝謝人家，」喬五聽到此處道：「可以，可以，」便對旁邊人吩咐「請花，鄭二位頭目，」有人答應下去，沒一盃茶時，那人回，喬五一見問道：「他倆個人呢，」那人回道：「他倆個昨天從馬上摔下了，傷勢不輕，說是改天再會這位袁爺，」遇奇不由冷笑道：「五爺，花鄭二位那裏是落馬受傷，昨夜在臨青城外，吃醉了酒，兩個人，醉鬧天與店調戲良家婦女，做出種種醜態，巧遇不知名的壯士，見義爲勇，暴打不平，花鄭二位想是吃虧了，實在有損山威，於五爺說的有點不相合罷，」遇奇不顧一切把昨夜的事

可就全說出來啦，喬五爺一聽紫黑的臉，又掛上一層紅，如同大茄子一般旁邊陪着吃酒的水旱頭驚目全慌失色，喬五立刻道：「蔣賢弟，把花鄭二位請來吧，」說着將身形站起，渾身直哆嗦，這就是越怕越出毛病，他剛把話說了，立刻就打臉，怎能不惱，在這時候胡揚可不能攔，準知把花，鄭二位喚來一定沒好，因為人家這是山令，令出如山倒，無論如何此時不能答言，只有瞞怨遇奇，這就是年紀輕，得罪人的地方，喬五令下，就見一位身穿古銅色綢袍，大高個的人，走了出去，一會兒先進來二十名嘍兵，全是一色打扮，就見後面，跟着金錢豹子花春，金毛犬鄭成，兩人全是包頭的包頭，裹手的裹手，李利蔣天時在後押着，喬五先向花春道：「花賢弟，昨晚同鄭賢弟到天興店去啦嗎，」這金錢豹子花春開頭就聽喬五問這句話，立刻打了一個機伶，挺大的個兒，長的到是很威風，可是到這時候，可沒有在天興店那股子驍勁兒啦，到是金毛犬鄭成答道：「是，昨天我二人在天店興吃酒，路上不小心，從馬上墜落，掛點傷，」喬五嘿嘿冷笑道：「我說昨天二位沒進山呢，原來如此，花賢弟，七星弓借來了嗎，」這句話比頭句話還要命，花春這時能碰死在地下，臉上變色的結結巴巴一句話也沒有說出，喬五這時可怒氣上升，實在認不住啦，把手一揚道：「二位賢弟，桌上有酒，請用吧，」這時所有陪着席的人們，全將身站起，大廳上，鴉雀無聲，連一跟針落在地上全聽得見響，二十名嘍兵，全排雁翅站立，嚴肅已極，恐怖已極，喬五竟退出席外，以手遮面，胡揚同遇奇不知人家要做什麼，胡揚坐着紋絲不動，袁遇奇將身站起，一手扶着椅子，一手捫着胸前，呆呆望着花，鄭二人，就見花春，把胸一挺，大踏步來到桌前，蔣利蔣二時早把酒盞拿起，應敬三杯，花春酒杯飲淨，雙手拖拳向廳上所有頭目人道：「哥們，再

見吧，」說話的聲音全發顛了，雙目圓睜，猛回身，由嚙兵手中搶過一把撲刀，往膝下一勒，說聲遲，那是快，就見隔席如同燕子一般，好遇奇，早已防到這手，見花春將刀搶過來，遇奇用手一按椅背，丹田用力，一提氣說咳，嗖的，隔席縱出，上手托花春手腕，雙指一按脈門，鋼刀落地，右手一掌，足下用力，扁着一腿，真是快如閃電，愈如迅雷，一溜滾，直把花春踢出一丈開外，滿廳的人齊聲喝彩，竟忘去當時如同法場般的嚴肅情形，喬五看着遇奇連連點頭贊嘆，花春早有鎮海銅牛蔣天時把他擒起來，望着袁遇奇呆呆發怔，胡揚胡得泰也站起來，雙手扶着桌子，而含微笑，然後又坐下，一聲不語，暗地心裏伸大拇哥，欽佩小英雄的身法真快，因為胡揚也是第一次看見袁遇奇功夫，另外還有金毛犬鄭成，聽見金鈞喬五一釀酒，明着得露出英雄不怕死的氣概，可是實際上他比花春可差的多，見花春飲罷辭別美酒，回手一搶兵刃，心說完了，沒想到如飛將軍自天而下，搶來的兵刃被人家奪回不說，就那麼大個的花春，被人家打出十幾步遠，要沒有衆人擋住，真能打出廳外，心裏又是担憂又是喜歡，袁遇奇就這手功夫，救了花春的性命，鎮住了白馬山的羣雄，個個誇獎，實在不愧為劍客的門徒，小英雄雙手抱拳，向廳內所有的人物行了個羅圈禮，道聲魯莽，然後又向金鈞喬五道聲「五爺，小子斗胆向五爺說兩句話，步鄭二位就是有多大不是，胡爺在場，遠來是客，這時可不是您整理山規的時候，倘若真要爲了遇奇一句話，傷了二位性命，豈不被天下人恥笑，遇奇還有立足的地方嗎，胡爺剛才說得話，遇奇年紀小，將來還得五爺提携，誰想當時五爺給小生後輩下不來台，拿花，鄭二位的性命以示您的山威，實際上給遇奇送了絕路禮啦，五爺，不看人面看佛面，現在還有胡爺在場，這種辦法有點欠通罷，」這時喬

五一聽，好利害的少年人，若不是你說花，鄭二人有不法行爲，別人也不報告我，我焉能得知，你那是說給我聽，簡直是當面污辱我一般，我若不立時辦他二人，豈不被你笑掉大牙，可是我要辦他二人，你攔阻不讓，你還佔一片理，心裏覺着萬分不合適，面上立刻可就現露出來，當時可沒好意思說什麼，碍着胡揚的面子，反到哈哈大笑道：「好，大家入坐吧，」花鄭二人自有蔣天時解出廳外，衆人又從新落坐，喬五是又佩服，又生氣，一言不語，胡揚見這情形，恐怕鬧僵了，於前途有妨，斟過一杯酒，捧給喬五道：「五爺，請乾這杯，胡揚慶賀五爺重整山寨，替天行道，這杯酒算是借花獻佛，五爺先喝了，在下還有話說，」喬五忙站起雙手接過酒來，一飲而進，然後胡揚自己斟了一杯，乾了坐下道：「五爺，胡揚這次進寶山，一來是拜望喬五爺，二來還有一事相求，望喬五爺賞個面兒：」他話才說道此處，忽然廳外有人答言，「胡爺，除去懷遠家的事，或是海宴的鏢，我魯嶽可能以代替我家喬五爺答應，赴場蹈火，萬死不辭，」說着由廳外進來一人，年有五十上下歲，身高七尺開外，寬胸厚背，一身古銅色，望臉上看，黑黃面皮，一支眼閉着，一支眼睜着，一部黑黃胡鬚，正是先九王嶺九大王之一，擎天太歲魯嶽魯重山，那一支傷眼正是被在位的胡揚所傷，身後面還有一人，花綠臉，斜眉入鬚，一雙細眼，高鼻梁，大嘴岔，靠左腮下，有錢大一塊黑蹟，滿長黑毛，長有一寸許，身穿一身水綠色袍子，二人全是光頭，魯嶽魯重山是頭上挽着黑髮髻，橫別一根玉簪，後面綠臉的梳着辮子，二人進來向大衆行禮，胡揚聽說是魯嶽，心中受了一驚，抬頭一看，正好同魯嶽一對眼光，胡揚忙先抱拳道：「魯爺，好久不見，今日相逢，真是勝會，來，來，我借喬五爺的酒先敬您一杯，然後再談，」魯嶽用雙手一攔道：「

我先謝謝胡爺的美意，我給胡爺介紹個朋友，這是現在四川金鷄嶺蔡國亮蔡大王手下巡山大頭領翠花蛇柳翼柳五弟，」胡揚忙抱拳道：「在下胡揚，」柳翼把眼一漂胡揚，把拳抱在當胸，不對胡揚說話，反對魯嶽道：「這就是常州就地酒金錢胡義士，胡爺嗎，哈哈……：久仰，久仰，聞知胡爺好鏢法，將來得瞻仰瞻仰，使我柳翼長長眼界，咱們是一見如故，哈哈……」又是一陣冷笑，二人把個胡揚胡得泰，你言我語一陣奚落的面紅耳赤，袁遇奇早就還言，胡揚輕輕用脚一踢他，反到含笑道：「不敢當，二位來的正好，請坐，胡揚還有話說，」喬五這時臉上真叫不好受，魯嶽同他是慶家親，柳翼是客位，喬五不好出口忤斥，見胡揚並不過意，才放下心，就聽胡爺道：「剛才慫說除去海宴鏢局的事，別的慫全能答應，不錯，在下正是特為海宴的鏢而來，我同海宴何豐惠並沒多大交情，不過懷遠雷老鏢頭再三約出在下同喬五爺關說，並且我胡揚一不在懷遠鏢局，二不在海宴押鏢，因為雙方全是朋友，再者說天下武術是一家，尤其咱們吃江湖飯的，將來在線上全有互助關係，我胡揚也就是給雙方解合，尤其懷遠鏢局雷老鏢頭，對於朋友，真是始終如一，待人寬厚，總算在江湖上沒有讓人過不去的地方，」說到此處，用眼一飄魯嶽，這時魯嶽臊的面紅脖子粗，胡揚接着又說：「喬五爺同海宴何大爺及懷遠雷老鏢，全是多年友好，俱各聞名欽佩，不過就是少親近，這次把海宴鏢局的貨攔下，並且拉出雷老頭，我想這絕不是喬五爺的主意，一定有那不知好歹要給朋友拉對，不夠男子漢的人，在後面做鬼，把朋友攔進去……」這時魯嶽同柳翼實在忍耐不住，二人同時站起，喬五一看僵了，可就全不好看，可是胡揚說正合他的心，却海宴的鏢本不是他的意思，胡揚見魯，柳二人站起來忙道：「二位兄弟，請坐，恕

我胡揚口冷，咱們還是接着上面說，我胡揚聞聽此事，不能看着好朋友火併，所以，喬五爺，我打算給五爺同雙鏢局子解說此事，只要雷何兩家辦得到的事，五爺自管提出來，他們辦不到，也有我胡揚担承，絕對讓諸位過得去……」話到此處，魯嶽可崩不住道：「胡爺，您這片話，可算是開門見山，但是當初喬七爺自不量力，做了這號買賣，並不知道胡爺同海寰及懷遠兩家有這麼大交情，若知道天胆也不敢，胡爺既是出頭了這件事，無論如何得給胡爺個面，但是您應該一手托兩家，亦不能一頭沉，依着您的意思，您完全是代理他兩家來作說客，您能担承他們兩家的條件，可能担承這邊的嗎？您可知道我們兩方面有什麼情由，喬七爺才辦這件事，胡爺，這件事可有點不公吧？」胡揚一聽魯嶽這片話不算沒理，忙道：「魯爺，依着您這麼說，我不該管這件事，可是天下事天下人管，何況朋友，今天魯爺把七爺同他兩家的過節兒說說，咱們聽着該管則管，不然我胡揚抖手一走，總算心盡到了，遇着您要細聽明白，多長點見識，往後交朋友可得長着了眼，」魯重山聽胡揚這句話，臉上比方才的顏色還不好看，比豬肝還紫，羞惱成怒，往後一撤椅子，站起身，用手一指胡揚道：「姓胡的，說話不該當面羞辱人，你來到此處，沒錯待你，你不該出口代針代刺，你以為你是義士，你在你們家門口可稱的是三分地的義士，白馬山可沒把你拿義士看，今天我到要鬥鬥你姓胡的。魯大爺要報九王嶺一鏢之仇，你要打算出白馬山你算忘想，」說話之間，甩大衣，裏面一身古銅色禪褂，三指寬腰裡硬，下懸鏢囊，繞出大廳外，氣昂昂站定，書巾代表，爲什麼魯嶽羞惱成怒，原來魯嶽十年前由山東投奔懷遠鏢局，在雷震手下當個副手，雷震很提拔他，真是如自己親兄弟一般，凡是親信重要的事，沒有不派他接頭的。沒想到有一次押着

二十萬餉路過九王嶺，被蔡國亮劫了，並傷了魯嶽，到了海州連傷帶氣就病了，雷震親自到了海州接他回南京，延醫看病，整整三個多月，他才復原，仍舊待他如初，就應該忠心於人才對，沒想到鑽天猴姜殿彩由四川趕回來，雷震因為他病體初愈，有的事就派了姜發，他妒中生忌，盜了雷震一批款子，投入九王嶺，專同姜發作對，同姜發作對，那就間接同懷遠爲難，後來九王嶺勢敗時，雷震攔着胡揚沒傷了他的性命，三番兩次救他性命，他還是恩將仇報，這回又鼓惑喬五同懷遠較勁，雖然有蔡國亮的背景，但是魯嶽絕不應該，所以胡揚兩句話，先一句他就聽着耳生，後一句才忍不住，非要跟胡揚動手，報當年一鏢之仇，那袁遇奇早把大衣服也用啦，這就要竄出來，胡揚喝道：「遇奇不可魯莽，」又向喬五抱拳道：「五爺，胡揚可是爲朋友而來，事情了不了，有你們兩家事在，不能把好朋友也拉入圈內，胡揚要問魯嶽一般見識，那是看不起五爺，你們的事，胡揚不能再管，就此告辭，」這時候，金鈞喬五心裏最是爲難，他始終未發一言，到現在見胡揚也掛火要走，急的喬五，雙手亂搖道：「胡爺，您冲我喬冲來，您還得看我喬冲，咱們把這事先放下不談，您要一走，您歸惱我喬冲不夠朋友，好歹您住幾天難道說除這件事以外，您沒有停留的地步嗎，」說着連連行禮，恭揖，向着鎮海銅牛蔣利蔣天時等擺手往外指，那意思是讓他們勸走魯嶽，蔣天時等出去把魯嶽勸走喬五又直向胡揚說好的，胡揚也覺着沒個結果也不好說話，無奈明知住下不安，可是決對不栽這個，立刻應允，仍復原坐，這頓飯吃了三截，可是胡揚，仍然談笑自若，並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一般，尤其對於鏢的事，一句不談，把個小英雄袁遇奇的坐立不定，他那意思恨不得立刻辦完，清清楚楚，或了或不了，怒氣冲冲，坐在胡揚傍邊，草草用過

飯，望着廳外發怔，胡揚同喬五等是又說又笑，少時酒飯已畢，喬五又陪着胡揚前廳後寨，巡視一遍，是真不拿胡揚當局外人看，這地方胡揚很佩服喬五，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是耳朵太軟，常事無決斷，早晚這番事業非壞在這羣小人手裏不可，當天一天的光陰，模模糊糊的算過去，到了晚上，喬五非要陪着胡揚一起休息，胡揚同遇奇攔住，喬五又陪着到了定更，才告辭向後寨，胡揚同遇奇見喬五走後，看看這待客廳，三間北房，單在一個小院，後靠山根，四圍樹木很多，很是幽雅青靜，天已定更，胡揚用手一指外面，遇奇會意，二人分左右到屋外，各縱身上房四外偵察，見四外是房屋全是靠山蓋的，那所大廳後面，獨立旗杆，直入雲際，黑夜之間，旌桿頂斜掛一隻紅色氣死風燈，遠處雖有燈光閃爍，但是寂無人聲，只聽見傳析音響，自遠而近，由近而遠，黑黑暗，一無所見，二人見沒有什麼可疑的地方，各又縱身下來，可是仍然得小心，不敢就臥，各據一方，盤腿打坐，閉目養神，就在這功夫，忽聽窗外有人走路聲音，又聽輕輕兩下敲窗聲音，遇奇輕輕縱下床來到窗前，就聽外面有人說話，「胡爺，請開，我潘嵐在此，」胡揚一聽到是潘嵐的聲音，忙把門開開，遇奇把燈挑起，潘嵐忙過來給胡揚請安，又向遇奇行禮，一齊坐在床上，潘嵐道：「胡爺，白天也沒得功夫陪您閒談，我責任在身，胡爺，袁老弟千萬別怪，我來深夜打擾二位，一來道歉，二來報告給二位，我聽手下人說，魯嶽約會四五位今夜要對胡爺行無禮舉動，胡爺雖然不怕他，但是小心才好，喬五是耳軟心活，胡爺能明天早日出山最爲妥當，以防其暗算，不然險地那能久居，我就此告辭，恐怕他的爪牙知道，於我也有妨礙，」說着站起身來往外走，胡爺看潘嵐，果然夜行衣靠，忙向前行禮道：「多勞仁兄好意，不多留啦，胡揚自當小心，今日

大德，留着將來補報吧，」二人親熟半天，潘嵐出來，竟由後房走去，胡揚同遇奇留意，見潘嵐輕身如同狸貓一般，早已無縱，心裏佩服，二人同時剛要轉身，就聽潘嵐的聲音，「呀！」胡揚輕道：「遇奇留意別動」嗖嗖幾躍，手打涼棚一望，果見樹林旁兩條黑影在動手似的，胡揚輕身形來到切近，留神一看，是角木蛟潘岫山正同一矮個動手，潘嵐肩頭好似不利，那矮人身法還是很快，潘嵐好像很吃力，胡揚忙燕子三縱來到那人身後，輕吸了一聲，那人一回身，胡揚上手一幌，底下單腿臥打，那人輕身一縱，跳起足有三尺，舉手中刀迎頭就劈，拚命的招數，胡揚一時不能抬起，刀來太快，忙左足跟頂地一用力，右足一墊，倒挺出丈來遠，隨着揚手一甩，一條銀線也似，就聽那人呼了一聲，翻身栽倒，胡揚是鏢出去後鏢到人到，那人剛倒下，胡揚也來在跟前，用足一踢，把那人又揣出一丈開外，正巧頭栽在一顆樹根上，鮮血直流，大氣沒呼，手脚一陣亂刨，少時不動，潘嵐用手撫着肩頭也趕過來一看，不禁出聲，咬了一聲道：「原來是他，這可是活該，胡爺好快身法」，胡揚細一看，乃是金毛犬鄭成，已然絕氣身亡，心中直後悔，不該傷他性命，又看見潘嵐也受傷了忙道：「怎麼樣，傷勢如何」潘嵐道：「不妨，受了這小子暗地一刀，不虧胡爺來的湊巧險遭不測，」胡揚道：「倒還不致於，只是此人屍首如何，若被本山別人見到了，有些不便」潘嵐道：「我把他拉到山下扔在河裡完啦，胡爺請快回去吧，恐怕他們來了不是一人」胡揚點頭，轉身來到自己院外，猛抬頭見遇奇在房上正在四外望着，忽然對面一聲簿簿，一支弩箭直打遇奇後海，胡揚忙喝道：「遇奇爬下，」好遇奇，不等胡揚聲出來的時候，他已聽見，住下一蹲，順瓦籠往下就滾，他怕人家打連珠箭，滾到房簷，平空小翻，反提落地，誰知

脚未站穩，對面樹上又是一支弩箭，奔前胸而來，遇奇橫裏一縱擦腰而過，這時胡揚已然縱入院中，雙手描準弩箭來路，嗖嗖打去，就聽嗖的一聲，隨聲落下一人，遇奇忙趕過去，那知那人好快，撐腰翻身，縱上東牆頭，胡揚隨着說着「打」，嘆，一支錢鏢正打在那人脚腕，那人呀了一聲，撲咚又由牆上落下，就在這功夫，由西邊，嗖，一支亮銀鏢，光閃閃，冷森森，疾如電，快如風，直奔胡揚後心而來，遇奇失聲啊字尚未出口，就聽弓弦響，聲輕而遠，一顆彈子如飛一般，噹的，鏢在半路，這顆彈子不偏不歪正打在鏢上，同時落地，火光直冒，火焰足有二尺，好大方量的彈子，好準的打法，胡揚回身一望，忙喝道：「遇奇快閃開，」跟着就聽，一陣弓弦響，叭叭叭，數顆彈子，直打西邊房上，西牆頭一人站立，正是打鏢主兒，鏢出去，料定胡揚不死也得傷，忽然憑空飛來一彈，竟把鏢打落平地，一片火光此人曬了一聲，聲還未盡，跟着三顆硬彈分三路，吓的翻身骨碌滾下房去，胡揚同遇奇來不及追趕，回頭望受傷的人，已然無踪，空氣雖然緊張，反到寂然無聲，胡揚再找彈子的來路，一無所見，不禁暗地道聲好險，心中納悶，看這火彈是柴家堡的獨門，怎會來到此處，猛然想起莫非是他，心中暗地羨佩，果然名不虛傳，又同遇奇四下望了望，不敢在院中停留，二人進入屋中，收拾收拾身上，緊繫俐落，防備再來，直等到天交四鼓，遠遠聽見鷄鳴，這夥人始終沒來，才略微休息，等到天光已亮，胡揚二人剛在活動身體忽然見潘嵐慌慌忙忙由外面進來，抬頭一見胡揚道：「胡爺，喬五爺失蹤了，白馬山現在亂成一片，翠花蛇傷足，大事由魯嶽把持，此事如何辦理，胡爺一聽，如同一盆冷水自頭上潑下，忙問道，喬五如何會失了踪，莫非這裏有詐，」潘嵐把頭搖了搖道：「詳細兄弟在外面不很清楚，……」

「話還未盡，由外面進來二人，頭一個正是金錢豹子花春，後面一個嚙囉雙手捧定一個拜匣，花春來到跟前道：「胡爺，喬五爺有書奉上，」遇奇過來接過拜匣，打開見裏面一個帖兒，遞給胡揚，上面寫，「謹訂於三月初三日在白馬山奉遞鏢銀，雙方對面交待，此致海宴何頭，懷遠雷鏢頭，白馬山喬沖拜啓，」胡揚看罷，抬頭又望望潘嵐，相向會意。花春又道：「請胡爺即刻動身，喬五爺身體欠安不送啦，」說罷扭頭走去，胡揚一見哈哈一笑，即刻就走，同遇奇及潘嵐照直出山，見嘍兵們分班站立，所有本山寨主全是各帶兵刃，一直扎到湖岸，胡揚見這種情形，心裏十分難過，始終也沒看見喬五的影子，暗替喬五傷心，上了潘嵐大船，船在中心，胡揚問潘嵐道：「喬五爺生死不明，老兄必須暗地訪查，以盡交友之道，在三月初三以前若有朋友來到，請仁兄招待招待，不過老兄是否仍能在此，」潘嵐道：「胡爺放心，白馬湖水上權力全在兄弟手中，一個多月的功夫，尚不至於發生問題魯嶽也不敢把兄弟怎樣，」胡揚聽到此處，忽然想起問道：「潘兄，任遠威任四爺現在何處？」潘嵐道：「任四爺自那天被擒，當天夜裏即被人救走，並傷了一家寨主，」胡揚點頭，二人閒談，少時已到過山峽，自有小船接過來，仍是以前的那人，把胡爺袁遇奇接過去，相向告辭，胡揚心裏難過，沒想到這次來白馬山，碰一個軟釘不說，差點沒丟了名望，心裏正在尋思，忽然聽後面，急槳打水聲音，並有人喊：「姓胡的站着，把人頭留下，放你回去，你可知昨夜一鏢之仇嗎，」胡爺同袁遇奇回頭看，見一支小船，行駛如飛，四槳四人，當中站立二人，頭一個正是翠花蛇柳翼，後面是金錢豹子花春，見那柳翼油光大辮子盤在頭頂，青白的臉膛殺氣騰騰，在腮下的一撮毛支起亂動，圓眼怪睜，懷抱雙青銅刺，一身水靠，後面花春，

青布包頭，也是短衣短靠，手中高舉魚叉，顛巍七，從後面追來，胡揚一見吃了一驚，兩邊全是小船，自己又坐着的是人家的船，沖遇奇一使眼色，遇奇會意，一伸手從懷中抽出一把匕首，明幌幌沖着那幾個船上人道：「往岸上快划，不可聽後面聲張，不然我可下手」把眼一瞪，沒想到這幾個人一齊翻身跳下水去，那個爲首管船的稍爲慢一點，遇奇一把抓着那人左臂，那人回頭舉起魚叉就刺，遇奇把頭一偏，伸手抓着那人手腕說聲「開」那人唉呀一聲，撒手魚叉落在小船上，遇奇跟着一腿，把那人踢下水去，這時胡揚掏出三支錢鏢，竟預防後面的柳翼的船，遇奇忙問胡揚道：「胡大叔，你水裏如何」胡揚點點頭問遇奇道：「你呢？」遇奇道：「我可不行，」話沒說完，船就打幌，遇奇嘆咥坐在船板上啦，胡揚忙道：「遇奇留神水底，」這可壞了，遇奇不會水，這水底怎麼防備，猛然間想起來，一眼看見魚叉，把魚叉抄起來，往水中亂攪，胡揚忽忙間拿過一支槳在前划，水下面的人因爲天氣很冷，動作不利，水又挺涼，被魚叉攪的不敢近前，暫時不致於發生危險，可是後面柳翼的船越來越近，眼看快接觸了，離着也就是一箭來遠，胡揚見情勢很緊張，自己不怕，可得顧着遇奇，就在一轉兒的功夫，胡揚站起身來照準來船嗖嗖嗖，三支錢鏢如同三道寒光相似，同時那船水手撒手扔槳，靠一面的兩個人全甩手喊痛，鮮血崩流，胡揚反手一扣，又是兩支，那邊的兩個人同樣情形，全中在手上，錢鏢過去如同打漂兒一般，數支錢鏢在水皮三點水白忽忽一打旋落下水去，煞是好看，當時那船就停住啦，柳翼又驚又怒，忙自己抄起雙槳要自己划，胡揚一邊播着船一邊道，「柳五爺撒手，不然雙鏢相敬，花爺低頭吧，我要打你眼睛」說着站起身形，把手一揚，吓的花春嘴咬倒在船上，柳翼呀了一聲，撒手槳全落在水面

胡揚哈哈大笑，緊撥緊划，急往近岸而去，柳翼花春又怕又羞又氣又怒，再回頭見那幾個船上水手們各各滋牙咧嘴，原來每人手背橫划一道血溝，不深，決對傷不了筋骨可是輕重分明，血是染紅了手，再想使漿可辦不到，好鏢法，尺寸高低，不能差了分毫，柳翼這回雖然自己沒受了鏢的敬禮，心裏比誰全都怕，胡揚同過奇一陣緊忙，已到湖岸，二人跳上岸去，遇奇一身冷汗，心說可到陸地了，二人沒有馬匹，後面柳翼，花春雖沒趕來，但是離着鎮集太遠，仍沒出了白馬山範圍，柳翼在船上見胡袁二人已經上岸，急的蹀腳在船上高叫，就在這個當兒，岸上一聲哨子響，柳翼大喜，胡袁二人四下一望，見數十嘍兵由四個人領着攔着去路，頭一個平抱厚背大砍刀，這是魯嶽魯重山，怪目圓睜，鬚眉皆張，一隻眼使勁，第二個一身紫色禪褂，短兵器，渾身鬚的特別俐落，黃白臉膛，黃眉毛，一雙細眉面含微笑，透着一臉陰鷲文，第三個，個兒不高，青包頭，青禪襖，背上攜着弩弓，上貫藥弩，手中一把單刀外加鐵拐，望臉上看，白臉膛，一雙大眼珠，白多黑少，正在壯年，第四個，好大個比花春還高，黑塔一般，一身青，黑臉蛋，也沒包頭，也沒打辮，亂草般，大眼，大鼻子，大嘴岔，露出兩排大白牙，手拿一桿鑲鉄槍，後面數十壯丁，全是一色青，花裹腿，怯洒鞋，一個個，雄糾糾，氣昂昂，魯嶽大聲喊道：「姓胡的，留下眼珠，讓你過去，不然要離開白馬山勢比登天還難，」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小英雄巧摔鑽鐵塔

話說胡揚同遇奇聽到此處，魯嶽說出這樣不遜言詞，準知不動武力辦不到，書中暗表魯嶽由何處而來，原來昨天要同胡拚命，當着番五的面子不好如何，這才夜晚約同鐵弩趙元田，翠花蛇柳翼，金毛犬鄭成，四下要暗刺胡揚，誰知走露消息，被角木蛟潘嵐聞知，告訴胡揚，正巧走的時候被金毛犬鄭成遇見，鄭成是要在後房院誘出遇奇，前面鐵弩趙元田對付胡揚，柳翼同魯嶽相幫，誰想到鄭成會遇見潘嵐，他見由胡揚那面來了一人，他閃在樹後，留神細看，見是角木蛟潘嵐，他心中有氣，心說，你是白馬湖前湖寨主，爲何同胡揚有來往，想必是奸細，暗地傷了潘嵐肩頭，潘嵐也是大意沒有防備，活該鄭成命該如此，被胡揚趕出來喪了性命，鐵弩趙元田在前面先隱在樹上，見房上一人四下偵望，他以為是胡揚，絕命三弩，並沒傷着遇奇，翠花蛇同趙元田二人一路，胡揚回來用金錢鏢打樹上放暗器的，趙元田見胡揚在下面打來暗器金煌煌，亮銀銀，快如疾箭，慌忙躲閃，翠花蛇柳翼正在後面，柳翼看見了，忙也要躲閃，一失足竟落下樹來，趙元田一把沒拉住，後來見胡揚二次傷了柳翼，眼看柳翼要吃虧，正巧托天魯嶽鏢打胡揚，被遠處彈子打來，火光一冒，魯嶽吃了一驚，他準知硫磺沙彈是柴家堡獨門，心中暗念糟糕，趙元田在胡揚回身的時候把單腿掛在牆簷，架起柳翼，好在柳翼是硬傷，借力使力，縱出牆外，魯嶽一打呼哨，三人暗退，等集合在一起，不見金毛犬鄭成的影子，魯嶽也不知鄭成如何，三人一合計，胡揚等絕不是只有兩人進白馬山，一定還有柴家堡的人，因爲見着柴家堡的火彈了，三人默然退回，在自己屋中，私下來商議

，覺着這件事不能這麼容易，柳翼的傷還算不重，可是不能立刻痊愈，托天魯嶽同鐵弩趙元田把柳翼安置休息，上了金瘡藥，他二人暗地裏奔喬五後寨，窺聽喬五是怎麼意思，到了那裏見喬五同蔣利蔣天時，還有洪澤湖九爺穿雲燕葉子章，魯嶽一怔，暗想葉子章怎會來到此處呢，原來白馬山喬七，被洪澤湖老十貓眼兒葉子阡葉老台約往北京，接應洪澤湖老將鐵三爺，在中途路上，貓眼葉子阡覺着有人墜落，正是前文表過的海底金針假瞎子吳凱吳明輔，一直由吳凱墜着他們兩人到了北京，時隱時現，這兩人直犯毛病，什麼事別讓吳凱知道，若讓他知道他是竟壞事，在裏面攪合，到北京後，讓一個眼線反跟着吳明輔，又派一個小頭目急忙回洪澤湖，約人由北京到洪澤湖，滿下卡子，預防這瞎子串通別的故事，所以穿雲燕葉子章得着報告，連忙先奔白馬山告訴喬冲同魯嶽，讓魯嶽派人急速告知吳天大王蔡國亮，由蔡國亮那裏想正當主意，來到白馬山正趕上就地洒金錢胡揚來到，沒敢聲張，暗入後寨，由鎮海銅牛蔣利蔣天時接着，等晚晌同金鈎喬五想法辦理，喬五把胡揚來說鏢的事，滿向葉子章說啦，這時候魯嶽同趙元田正在外面，二人不等招呼直接進來同穿雲燕互相見禮，葉子章又向魯趙二人把來意說明，然後又向喬五道，「五爺，我有一個小主意，三下全不誤事，給他四面不透風，」魯嶽問道：「葉九爺，您說出來咱們大家合計，能辦則辦，你知道我們這還有一點黏糕呢，」說着喬五同魯嶽對着瞪了一眼，葉九道：「我的意思，關於接應我家老頭子鐵三爺的事，還得煩魯爺寫封信，打發我們王七腿子奔趙東邊見蔡舵主，向蔡舵主要人，請他想個對付辦法，這邊鏢的事情，同胡揚約好了日子，緩他們限期在其間把所奪的鏢銀貨物，暗地押往洪澤湖，魯爺寫信的時候，註上幾句，免得蔡舵主多心，這是緩軍

計，北京鐵三爺若事情順手，有吳瞎子，他們這夥人絕對不能不知道，可是有鐵三爺牽扯着，他們無暇顧及這邊的事，等鐵三爺回到老窩，大家聚首，他們再想設法也來不及，讓他們兩頭不見日，然後請蔡舵主出面，他們想不善罷也難討公道，五爺，諸位仁兄這條計如何！

「好，葉子章這條絕戶計，若真能照他這樣辦，慢說有一個懷遠，一個海宴，再有幾個也算無用，再有上官瑾等這樣二十位俠客也是束手無策，可是邪不盛正，中途竟出了特別原故，由小兒女的熱情方面，把這條計給影響得無效無用，自相火拚，完全同歸於盡，看起來人還得往正道上走，不可拗天而行，葉子章這計竟不能施行，也是天意，當時魯嶽一聽，拍手大笑，連聲誇好，怪不得老鐵拿他當作膀臂，講武的在洪澤湖數一數二，講文就憑這點計劃，沒有真正的學問，想不出來，鎮海銅牛蔣利也是佩服的不得了，這就害了金鈎喬五，真是啞叭吃黃蓮，說不出的苦，按葉子章的意思，固然可以三全其美，就是覺着對不起胡揚，正義同良心實在責備，不能這樣子，臉上不覺掛出猶豫情形，遲遲不肯答應，魯嶽知道他是怎麼心意，心裏替他着急，並不是替他着對不起胡揚的急，是替他着急為什麼不立刻答應葉子章的計策，默默相向無言，至終魯嶽硬做主道：「五哥，你別那麼婦人氣，爲胡揚一點小事，你肯破壞大衆的意見嗎，九爺就這麼辦，你連夜回去派人接鏢，五哥，我先替你出面，你今天就同葉九爺奔洪澤湖，這裏事我替你回覆胡揚，過幾天你再回來怎樣，」喬五爺忙連連搖頭道：「話不是這麼說，我能夠離開此地，我絕對不能這麼辦，話還沒說完，就覺着一股香氣刺鼻，氣味特別芬芳，幾個連二句話沒說全倒下啦，各各不省人事，口吐白沫，只見由外面笑嘻嘻進來一人，正是金錢豹子花春，手拿着薰香盒子，進來後把薰香盒子放在桌上，

拿過一盃涼茶，把魯嶽，葉子章，趙元田全救起來，等三人醒來一看氣就大了，魯嶽真要打他，花春忙道：「慢着，魯爺，我這是依着葉九爺的主意，喬五爺他不答應，咱們不如硬把他送到洪澤湖，這裏事魯爺全可以辦了，等到了洪澤湖，喬五爺也沒法了，您看我這條笨計如何，」說着，又看了看地下躺着的耳軟沒主意的金鈎喬冲喬五，穿雲燕葉九一聽，再一看花春那樣子，也笑啦，說道：「花大弟，你還是這魯莽皮氣，」花春笑嘻嘻還沒答言，鐵弩趙元田道：「這花鷄蛋早晚碰在硬石頭上，」趙元田氣的臉全改色了，因為趙元田最不喜歡同人玩笑，他是莫愁烏無敵鎮三江任輝任普照的徒弟，急火霹靂任遠威就是被他救走的，趙元田的實在情形，因為他同魯嶽有同鄉之誼，並同翠花蛇柳翼，活無常焦允是磕頭弟兄，莫愁烏勢破後，任輝任普照退歸林下，同踏雪無痕飄然叟余隱余士潛遠走高飛，趙元田奔九王嶺，由九王嶺就跟着喬五整理白馬山，他恨把胡揚等常初莫愁烏攪亂失敗，所以始終同他等作對，直等後文書，任輝，余隱再出世勸化了趙元田改邪歸正，很作了一番事業，魯嶽見花春的笨主意到是真干脆，一不作，二不休，把喬五頭上放上一塊迷魂餅，順後湖坐着一隻快艇，同葉九奔運河急返洪澤湖，這邊魯嶽假冒喬五口氣，給胡揚寫了一個帖，命花春交給胡揚，更想個剪草餘根的辦法，魯嶽趙元田，鐵塔常思猛，還有搖頭獅子鬪大斌，帶着數十親丁，各各全份武裝，在進白馬湖必經之路口下卡子，埋伏妥當，要同就地灑金錢拚命死戰，准能把胡揚殺死，除了將來大患，魯嶽合計着胡揚快到湖岸，恍恍惚惚見柳翼同花春在胡揚小船後面追趕，心中暗喜，不過怪柳翼自己不保重自己，他知道胡揚水上功夫相當不弱，柳翼若是不傷，在水中或能同胡揚殺個對手，在旱地可不可靠，更不知那壯小夥水性如何，若也

是個水裏蟲兒，花，柳二人非受重大損失不可，後來見胡揚施展獨門鏢法，不禁更是着急，心說完了，花柳二人白來送死，可是見胡揚並不傷他二人，只傷了水手，使他們不能駛船，這地方要是知理的人，得佩服人家胡得泰手下留情，可是魯嶽不然，反咬牙深深切恨，嘴裏念叨着說：「幾位賢弟，你們看見胡揚戲耍花，柳二人沒有，他欺負白馬山沒人，簡直拿花，柳二位當做小孩子了，少時我若不把他分屍萬段，誓不爲人」，說着牙齒錯得吱吱亂響，又見胡揚同小英雄已來到切近，忙閃在暗處，聽柳翼在船上曬，知道胡，袁二人已經上岸，偷望，果然，口裏哨子一聲響，數十名嘍兵一字排開，魯嶽當頭站定，用手先問問鏢，然後口中喊曬，把大砍刀往懷中一抱，殺氣騰騰，把胡揚吃了的心全有，這時就地灑金錢胡揚胡得泰同小英雄袁遇奇，一見到也吃驚不少，準知是一場惡戰，袁遇奇不等胡揚答話，把抖蓬一甩，往上一扔，飄上天空，絲鸞帶腰中一圍掖好，一哈腰，嗖，竄在前面，丁字步站立，用手一指魯嶽道：「姓魯的，莫非說你要攔着小爺的去路嗎，哈哈，好不光棍，既然約了時日，到日子，比得高低，見個你弱我強，怎麼着現在你打算把你家小太爺攔住，恐怕小爺把兵搬來，那你算錯打了注意了，用不着胡爺費力，根本小爺沒把你們這些鷄毛狗腿子放在眼內，來來來，或是你們一個個上來，或是一堆蠅子一般，蹣上前來，可別說你家小太爺手底下太黑，那算你們的命短，來，上來送死吧，」說罷兩手抱着雙肩，態度安然，直把這堆人看成一羣吃貨，魯重山又氣又急，滿腮胡鬚全扎煞起來，尙未答言，後面早有一人，如同三丈來高山個子一般，悠悠從魯嶽頭上就過來了，口中說：「魯爺，別動氣，我把他打發回去就完了……」話音尙在，就聽如同倒了一座山牆一般，噗咚，花啦……把地下砸了一個

大坑。塵土飛起多高，對面看不見人，等土落下去，見是大個子鑲鐵塔常思猛，被土埋了一半，只露着半身昏迷在地，順嘴往外吐白沫，如同判官座下的大鬼一般，滿頭滿身全是黃土，魯嶽真是說不出心裏難過，你道鐵塔常思猛怎麼這個樣子，原來常思猛個子雖大，是個地道的渾蛋，力氣是相當大，要是平常大漢子，有個十個八個的，如同頑耍一般，絕對到不了他跟前，手中一桿鑲鐵槍，槍桿真有茶碗粗細，抖起呼呼代風，不用說扎個透心涼，就是用槍桿抽在身上，是打上準死，所以魯嶽把他弄來用以抵擋胡揚，大個子常思猛見袁遇奇比他矮有一半，手無寸鐵，口中琅琅大話，心說，好小子，一桿子弄死就完了，用大槍一找地，如同現在的體育撐竿跳一般，又搭個子大，加上影兒足有三丈多高，從魯嶽頭頂上，就悠過來了，小英雄把話說完，見從魯嶽身後悠過一個大個，用槍當大桿子，心說好小子，膂力到不小，動手一定麻煩，說不定不是他的對手，忽然靈機一動，袁遇奇真叫機伶，一哈腰伸手抽出懶龍愁，用手挽着皮套，渾身力量運在右臂，說時遲，那時快，鐵塔常思猛，身子尚未落地之時，袁遇奇縱上前去，一抖兵器，筆管條直，「烏龍出水」直探入大個子檔中，腕上一翻，用了十二成勁，說聲「着」，正把大個腿腕子纏着，渾身一較力，往起一抖，也搭看，天生神力，不巧不成書，把個大個兒抖了個平空大跟斗，袁遇奇順手一帶，常思猛這個樂兒可大啦，他正同魯嶽說話，氣力使不上，更並不防備，由半空就掉下來啦，撲咚，直如同大鐵蛋一般，把岸上的鬆地砸個大坑兒，這下子，可真摔着了，哼了一聲，順嘴往外冒白沫，人事不醒，袁遇奇把懶龍愁一撒，亮銀銀，光閃閃，雄糾糾，氣昂昂，精氣神真是威風凜凜，使人望而生畏，這就是小英雄巧摔鑲鐵塔，破了賊人軍中之胆，白馬山魯嶽等，又難

過又害怕，這麼大常思猛，一合未見，栽在無名小輩手中，嘍兵們忙過來把蓋在常思猛身上的七抓開，把大個兒架起來，摻着在一旁溜，惱了搖頭獅子鬪大斌，手中一對虎頭神抓，跳在常塲一語不發，老小子，陰毒損壞，打算毀了小英雄袁遇奇，他這對虎頭神抓，如同貓的爪子一般，把手有扣，用手一按，五支鋼爪，如若抓在人身，就能破金鐘罩，鐵布衫，童子功的人，若被他抓着，非見血不可，見血則能損失數十年的苦功，利害無比，人又陰損，所以江湖上的人，都不敢同他來往，給他起個外號叫獅子，因為獅子是獸中最利害，又是四支鋼爪，他使的兵器，正名符其實，可是人一提他沒不搖頭的，所以人稱他為搖頭獅子鬪大斌，袁遇奇一見這黃茸茸的兵器，乍了一會，他並不認得這兵器，又見鬪大斌笑嘻嘻，一臉陰騭文，眼睛成爲一條縫兒，嘴一裂，這份難看就不用說了，剛要問他姓名，後面胡得秦，先並不知道這是鬪大斌，一見他把兵器亮出，忽然想起，這是江湖上最陰毒的搖頭獅子，恐怕袁遇奇不敵，想開口喚回遇奇，自己制這小子，可是見遇奇趁勝之餘，又年青氣傲，絕不肯退下，自己暗地預備妥了錢鏢，揷在手中，在不得已時，準備賞搖頭獅子三支胡家金錢鏢，按理說就地灑金錢胡揚乃俠義之輩，不能夠暗算他人，可是像鬪大斌這類人物，很可以這樣對待他，單說小英雄袁遇奇，見這老漢奸模樣的人，兒手使一對抓形兵器，一對細眼暗藏兇光，知道這人是善不了，心說不可輕視，擺手中兵器，花楞匕扔出去，封住門戶，竟等來人進招，鬪大斌見袁遇奇並不動手，知道他不認識自己的兵器，暗暗自笑，別瞧你是劍客的門徒，我這對兵器，你不認得，今天讓你知道厲害，心裏想着，手中兵器，虎頭神抓，分爲左右，左手抓橫舉過眉，趕前上步，右足立定，金鷄獨立，右手抓掄開就打，直奔

袁遇奇左肩頭，袁遇奇看此人上手就是黑的，可是自己並不慌忙，撤步轉身讓過抓，右手一抖，亮銀銀，懶龍愁往起躡，關大斌何等機伶，焉能讓遇奇躡上，忙撤抓，右足落地，左手抓反手一扣。「巧摘瓜」往前一趕步，照遇奇身根就打，袁遇奇，大哈腰，微側身閃過抓，抖兵器，「大鑽檔」，往起就抖，打得快，躲得快，還得快，真是老的辣，關大斌豈肯讓步，平空躍起，雙抓齊落，不等遇奇抽回兵器，竟遇奇後背，砸上常時能夠斃命，胡揚看到此處，心中着急，忙揚手要打，那知剛要發鏢說時遲那時快此時遇奇，前手兵器抖空，頭往前栽，關大斌乘虛而入，好遇奇，猛然間，在這間不容髮的功夫，左手一亮，嗖，帶風而起，「回頭射月」光閃閃，亮銀銀，又是一條懶龍愁，其快無比，帶肩帶臂幌動全身力量，敗中取勝，直抽關大斌雙腕，這時關大斌脚尙未落地，兩人全是一齊用力，就聽花楞比……關大斌抽回稍慢，雙抓被遇奇砸上，險些出手，左手抓住回一帶，雙足落地，右手抓順着遇奇的兵器往下一順，虎口皆裂，一身冷汗，不等遇奇進招，斜刺裏縱出圈外，暗地吃驚，袁遇奇也稍爲心裏一動，好險，好險，魯嶽這邊滿以爲袁遇奇不死也得重傷，沒想到袁遇奇，敗中取勝，腰中尙藏着一條兵器，真不愧劍客門徒，關大斌是輕敵，險些敗在當場，胡揚也是佩服袁遇奇，更替他出了一身汗，忙把衣襟掖好，一個箭步，縱過來道：「遇奇退後，關當家的，我胡揚領教領教您的虎頭神抓」說着，把遇奇讓過，伸手按簧，解下一條兵器，黃澄澄，迎風一抖，長蛇一般，一根金絲滾龍棒，軟中硬，迎着關大斌，當場站定，關大斌一見，聞名不如眼見，果然名不虛傳，但見胡揚文縐縐，除了面貌黑一點，絕對看不出是有深武功夫的人，反把雙爪合併，對着胡揚抱拳道：「胡義士，領教不敢當，我得向胡爺學學招，但望

胡爺手下留情，一說着這才把抓分持着，剛要發招，就聽遠遠有人高聲喊：「我來了！」緊接着，一陣蹄聲，就見由山坡上一股烟相似，跑下一匹小黑驢，驢上站着一個人，站在驢背，紋絲不動，直彷彿長在驢背上一股烟相似，跑下一匹小黑驢，驢上站着一個人，站在驢背一般，反站在驢前面，這驢也真聽說，反不在前跑啦，這人落在胡楊，鬪大斌跟前，二人同時看這人，見此人身穿一身土色布褲襖，腰繫一條黃皮搭膊，斜插一根烟袋，初春的天氣，光着兩條腿，穿着一雙草鞋，往面上看，髮似秋霜，白眉微垂，兩隻虎目，高鼻子，四字口，滿長白鬚，紫色的臉膛，紫中紅，紅中透亮，嗓音聲出如同撞鐘，精神百倍，手捻着白鬚，微微含笑，使人見而生畏，鬪大斌不認得，胡楊可知道，忙上前行大禮，口稱岳父大人，來人正是前莫愁島水旱三十六寨總轄寨主，五老行大，展翅摩雲鵬蕭蕭搏雲，他這一來不要緊，托天魯嶽及鐵弩趙元田俱大吃驚，眼瞧這次又化爲無有，勞而無功，忙點手喚回搖頭獅子鬪大斌，鬪大斌回來後，魯嶽爬在他耳邊說了幾句，然後鐵弩趙元田同鬪大斌退後數十步遠，把鐵塔常思猛扶在一塊板上躺好，托天魯嶽魯重山把大衣服放下，怏怏憚憚，萬不得已的態度，來到蕭鵬面前，單腿打躬道：「老英雄，魯嶽拜見」，這時展翅摩雲鵬蕭鵬同胡楊胡得泰，袁遇奇正在閒談，魯嶽給蕭鵬行禮，蕭鵬才忙用手相攙，到這時候，這等地步，魯嶽無論如何也掙扎不出圈去，臉上又青又紫，再講武力更辦不到，站在一旁，呆呆發楞，竟等老鵬發言，看他如何調解，蕭鵬笑着道：「魯兄弟，既然約定三月三日在白馬山大家聚首，那麼兄弟暫開一網之面，讓胡，袁二人回去，將魯爺的美意向雷鳴遠說明，然後你同雷，何，三家再研究善後辦法，胡，袁二人不過是帶信的小卒，倘若這時魯兄弟一定同胡，

袁二人見個高低，恐怕也佔不了上風，更自蝕其言，魯爺以為如何，「魯嶽一聽，到是是親三分像，真要動武力，有老蕭在場，不啻以卵擊石，何況自己帶來的人捆在一塊更未必是胡，袁二人對手，想到此處，把脚一蹶，用手一揮，趙元田，關大斌等帶着兵丁退走，魯嶽這才向蕭鵬道：「老英雄既然如此說，魯嶽謹遵台命，請胡爺通知雷，何兩家，三月初三日馬山會而，來者君子，不來……請吧，」說完退後數十步，愈想愈不是滋味，老鵬怎會知道三月三日的約會，更且這件事，他好像全明白是的，莫非他昨夜也在山內嗎，要是他也來了，恐怕來的還有別人，他想到此處轉過山環，偷眼看他們的動作，胡揚見蕭鵬說走魯嶽，忙問道：「岳父您怎麼知道這件事，您從那兒來，」蕭鵬含笑回頭把手一揚，胡揚同袁遇奇順着蕭鵬的手指處一望，見山上一夥人，頭前一個人，騎着一匹馬，頭前代路，後面一個老頭兒也騎着馬，一個年青壯士推着一輛小車，車上坐着一個婆子，在婆子坐的車子後面跟着四個美貌姑娘，全如同天仙一般，可是穿帶全很樸素，別有一種態度，由上面一夥人蜂擁而來，來到切近，胡，袁二人見頭前騎馬的正是懷遠鏢局的大鏢師鑽天猴姜發姜殿彩，後面老頭騎馬的是柴家堡老二莊主小珠滾玉盤柴玄柴印彤，坐車的是柴母姚老太太，推車的是在臨高天興客棧拳打花春的壯士，後面四個姑娘是自己的未婚妻蕭鳳英同上官瓊的未婚夫人銀線娘子余敏英，那兩個可不認得了，胡揚心中納悶，鑽天猴怎麼會同柴家堡的老二位同蕭鵬父女們到一處呢，更且那推小車的壯士又是誰，袁遇奇可不認得的多了，一會兒來到一起，姜發先甩繩下馬，過來雙手抱拳道：「胡爺，這趟多勞累了，」老柴二爺也下馬大家寒暄一陣，天魔女蕭鳳英無論怎麼開通，這時也臉上泛起桃花，閃在蕭鵬身後，這時袁遇奇抖擻靈

趕過來先給蕭鳳英同余敏英行禮，然後又向蕭鳳英做個鬼臉，沖胡揚一努嘴道：「蕭姑姑，怎麼這麼巧，你這是從那兒來，」蕭鳳英面上發燒，小嘴一蹶，有心要還幾句，常着人又不好意思，姜發在一邊微笑着道：「遇奇不可調皮，來，見過柴二莊主，這是老柴二奶奶，」說着又指柴興柴得旺道：「胡爺，遇奇，這就是新近回家成名的壯年英雄，老柴二爺的令姪，柴興柴得旺，人稱金弓神彈，」遇奇一一見禮，又同胡揚向柴興道：「柴少莊主，咱們這是二次相會了，柴興一聽一怔，心說咱們沒見過呀，隨着向胡揚二人道：「胡爺，久仰，久仰，本當早到貴府拜訪，可是時間的關係，並請教二位，咱們以前在那裏見過，怎麼一時想不起來呢，」胡胡剛要開口，旁邊老蕭鵬哈哈大笑道：「興兒，若不是柴爺在天興客棧費了金毛犬一金錢鏢恐怕多少你也得掛點彩吧，」柴興一聽，豁然大悟，忙由懷中把拾的那個大錢鏢交給胡揚，更向前道謝：「原來是胡爺救了在下的危機，真是罪過罪過，不用說客棧的事情，胡爺一定在場，千萬別恥笑柴興，實在獻醜的利害，」說着臉一紅，又給胡揚請安，胡揚也忙還禮道：「仁兄可別這麼客氣，昨夜不虧仁兄一顆神彈把魯嶽的鏢打落在地，那時胡揚實在不堪設想，好準的彈子……」胡揚話還未說完，柴興直發怔，攔着胡揚的話道：「胡爺說那裏話，在下昨夜仍住在天興棧並未出門，胡爺認錯了吧，胡揚一聽，也是一怔道：「不能，柴家堡的神彈是有招牌的，別處沒有確確彈哪，明明昨天夜裏一顆鐵沙彈驚走羣寇，這又是何人呢……」姜發哈哈得笑的直不起腰來道：「胡爺，別鈞悶了，您怎麼把老球兒忘了呢」說着用手一指柴玄，胡爺同袁遇奇，立刻覺悟過來，相向大笑，胡揚更大笑道：「原來老二莊主，昨天也進白馬湖啦，那麼我先謝謝您，」柴玄道：「別謝我啦，謝你的

老丈人，若不虧他，我也進不去白馬湖，」胡，袁二人一聽，又是一位進白馬湖的，遇奇忙道：「老前輩，您怎麼知道我們進白馬湖，您同柴二莊主，又怎會遇到一起，我真有點胡塗了，」展翅摩雲老鵬蕭鵬道：「小夥子，先別問這些個，天也快正午啦，大家回到臨青再說，」於是蕭鳳英同余敏英騎一匹馬柴金兒同銀兒，老二奶奶的兩個貼身了環騎一匹馬，騰出兩匹馬給胡，袁二人，這才動身回到臨青，白馬湖的魯嶽在山環後面，看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由的出了一身冷汗，好危險，他們原來來了這麼多人，全是數一數二的霸王，好嗎，三月三日不好辦，乾脆想特別辦法，轉身回山寨，同手下人商議對付三月三日的妙計，不說他，單說展翅摩雲鵬蕭鵬，天魔女蕭鳳英，銀線娘子余敏英，老爺三個怎會同柴玄遇到一處，又如何遇見姜發等，原來蕭鵬等在雪堰橋豆漿店同神手飛叉楊奎楊明九分手後，楊明九收拾收拾把豆漿店交派夥計經管自己改扮成一個搖串鈴賣野藥的看病先生，順着運河奔北京城，蕭老爺三個仍是漁家打扮，架着小船漂過太湖奔蘇州虎邱三義莊打算送余敏英同上官瑾結婚行禮。然後再奔常州把蕭鳳英放在胡家，和胡揚圓房，老頭子心上兩件事一了，在江湖上別無牽掛，天南海北，過他的殘歲，這天走到太湖東岸，老遠看見幾輛手車，前面一人騎着馬往北走，蕭鵬等棄船上岸，蕭鳳英早看出是懷遠鏢局的鑽天猴姜殿彩，回頭向蕭鵬一說，蕭鵬一看果然，心中喜悅，上虎邱正要有個懷遠的人才好，因為余敏英的媒是老鏢師雷震保的，上前打招呼攔着姜發柴二奶奶的去路，姜發看見，忙下馬來到路旁，對蕭鵬請安問好，心裏也真喜歡，心說，有他在，白馬山的事易如反掌，柴二奶奶也看見啦，吩咐停着車下來，先給老鵬萬福，老鵬還禮，蕭，余兩個姑娘過來見過孀母，姜發把柴二奶奶要找柴二

爺的事說出，又把胡揚要鏢，柴興負氣走臨青，老柴二爺獨自跟踪，柴二奶奶不放心，雖逼着自己已跟出來等情形細細說明，然後道：「老哥哥，這次算您趕上啦，您無論如何想法幫個忙，乾脆您也跟我們一同去能到白馬山，喬五見有您在場，天胆他也不敢滋毛，並且胡得泰同小袁到白馬山還不知怎樣，恐怕動武力，他二人孤單有些不好辦」，老奸猴特意加重這一句「蕭鵬手捻着白鬚，尙未答言，老柴二奶奶忙說道：「對啦，老大哥，您這回可脫不了干係，白馬山喬五是您手下的舊部，胡揚是你的嬌客，雷老頭和你也是多年的交情，你衝着那方面你也得出頭，非你辦不了，連我們柴家堡連老少一齊出動，你能袖手旁觀嗎，並且現在胡得泰同海宴和遠懷也不過是朋友相交，爲義氣二字毅然進了白馬山，你還是去的好，倘若胡得泰同小袁要有點危險，咱們也全不好受，」老鵬一邊聽，一邊只是撫着鬚子微笑，一旁站着蕭鳳英可直着急，別的他倒莫不關心，就是聽說胡揚已經進白馬山啦，他是真不放心，恨不立刻也到白馬山，有心要和父親說，當着許多人也不好出口，用手暗地一拉余敏英，臉一紅，冲着余敏英一使眼神，余敏英微微一笑，早已明瞭鳳英心裏的事，也笑了笑向蕭鵬道：「伯父，柴二叔說的很對，莫若咱們也到趟白馬山，好在咱們也沒有什麼事，北京有楊，吳兩位師兄去啦，暫時許不會有什麼意外，還是這件事要緊，」蕭鵬看了看她們姐倆，笑着道：「年輕人總貪熱鬧，不知深淺，既然你們要去，可不許你們出頭露面，我自自辦法，」說着回頭向老柴二爺道：「還是我們爺三個先走，你們在後，免得人太多在路上着眼，咱們是臨青天與棧聚齊，」柴玄道：「好，就這麼辦，」說着分手，老蕭鵬還是走水路，順運河往上行，水路比旱路近數十里路又趕上順風，所以蕭鵬爺三個在胡揚到臨青的那天，也趕到了

天氣也就是剛黑，爺三個棄船上岸，還沒得功夫休息，忽聽蹄聲緊急往這邊來，爺三個順着聲音往回看，見一匹馬一匹駢，各騎一人，如飛的一樣，一前一後，塵土飛揚，一股烟相似過，難得這匹小黑駢，腳輕比馬不慢，而且有越過去的意思，蕭鵬心中稱奇，爺三個順着大道照直要進城，正巧路過天興棧，見門口兩匹牲口停在棧外，老蕭一時好奇動心，就在天興棧對過一個小茶館中爺三個歇歇腿，蕭鵬見那匹小黑駢渾身上一色黑，在棧邊掛着一張硬弓，因為天光黑了，也看不清所以然，越發注意，少時聽天興棧內，撲嗙嘩啦如同打架鬥毆一般，爺三個同時出了茶館，在天興棧門口外站定往裏看，果然好像動手，人又多擠不進去，爺三個轉身來到天興棧房後間，縱上後房簷，爬着往下看，見一個少年把一個大個子打的不亦樂乎，忽然又見少年人把大個子舉了起來，在這時候一個黃毛矮子手持鋼刀，要給少年一個暗算，在這危險萬分時間，忽見由底下飛來一支金錢鏢，別人不注意，這爺三個可認得洞，看得明，這是胡家鏢法，準知胡揚也在這裏，一鏢救了少年人，並由底下屋中溜出二人擠在人羣中，老頭子知道胡揚不願露面，這爺三個，也不願意看，下房仍來到剛才的茶館，靜觀這邊的動作，見那少年人出來把小黑駢解下來，並摘下那張弓，迎風一擡，老蕭鵬這才看出是一張寶弓，見那少年兩膀較力把弓拉開，試了試份量，老頭子心裡豁然大悟，就憑這少年人這拉弓的架式準知是柴家堡的人，可不知是誰，又見胡揚，袁遇奇二人也在暗處偷看，那少年騎駢走去後，又見胡袁二人進店，那二個挨打的也出來，二人騎一匹馬，後面胡袁二人墜在後面，這爺三個也好，墜在胡揚二人後面，一直墜到白馬湖口，爺三個藏在暗處，又見胡揚二人回去，那二人過湖進山，知是白馬湖，又跟着回到天興棧，胡袁二人進店休息

這爺三個也進了天興棧，在外面找了一間房住下，夜裏爺三個足足給胡袁二人守了一宿夜，天明後胡袁二人進山，老蕭鵬在暗處跟隨，讓兩個姑娘等着柴玄，姜發他們一羣人，老蕭鵬跟着胡袁到了白馬湖岸，胡袁二人乘船進山，老蕭鵬可就沿着湖岸往前走，他是羣俠之首，功夫自然數第一，找了個湖面窄的地方，折了幾根柳枝，手裡拿着幾支，輕飄在湖面一支，合計着夠上尺寸，等那支柳條離着湖岸有一箭遠了，老蕭鵬施展平生絕技，要怎麼人稱展翅摩鵬呢，只見他，雙臂平伸，分爲左右，將身形退出丈來遠，丹田一提氣，輕身一蹤，雙臂一悠，從岸邊直縱在湖面的柳條上，緊跟着手中甩出一支柳條，離着這支足踏着的柳條有一丈遠，扔出去的柳條剛落在水面，老蕭鵬早已落在上面。就照這樣，不到展眼的功夫，早已到了對岸，身輕如葉，一支柳條有多大力量，駝着他，竟不往下沉，這純粹是老蕭鵬一生成名的絕技，混元一氣飛雲蹤，就連廣西鎮峽寨孤遺客劍客爺，這手功夫也得讓老蕭鵬，老蕭鵬由岸繞着進了白馬山，雖然是白天，也攔不住蕭鵬，看好了地勢，出來又在船塢內偷出一支小船，藏在無人之處，然後回到臨青，到天興棧，果紫柴玄老夫婦倆，鑽天猴姜殿彩，柴金兒，柴銀兒兩個丫環及蕭鳳英，余敏英在天興棧內，並且那個打人的壯士也回來啦，大家一見老蕭鵬回來啦，便全過來道乏，然後柴玄把那少年壯士叫過來，給蕭鵬跪倒行禮，便向蕭鵬道：「老哥哥，這就是家兄的遺兒，柴與柴得旺，」老蕭鵬微笑道：「好，柴家堡將來名聲全得在這孩子啦」大家休息休息，到了後面，蕭鳳英忙要向老蕭鵬問，老蕭鵬攔住她先說道「胡袁二人已經進了山啦，恐怕喬五作不了這夥人的主，我打算今天夜裏到龜山裏你們二人同柴家二奶奶及柴旺在白馬湖口山嘴子的地方預備預備，我同柴玄及姜發夜入山內

，暗地保護胡，袁二人，小姑奶奶這你放了心啦吧，」蕭鳳英一聽，不讓他進山，小嘴一咕嚕，扭過來坐在裏面，蕭鵬一見，真是，還沒過門就這麼向着，女人不可留，自己心裏嘆了一口氣，轉身出來，到外面同柴玄及姜發合計好了，用飯吃茶，在這功夫，金弓神彈柴興柴得旺拿着得的那把弓進來遞給柴玄，向柴玄道：「叔父，昨天夜裡得的這張弓還有一匹小黑驢，我騎着小驢，覺得他的脚程是真快，打算夜裏入白馬山，我又覺着拿人家東西不合式，所以我又給他們兩個小子送回來，可是這兩小子已經走了，沒想到您今天會來啦，只是這張弓的名子我還不知道，我還是真愛惜他，您看看：」柴玄接過來，覺着分量比自己用的還重，用手拉試試力，足夠百斤，又細細一看，上面黑漆滿鑲金線花紋，把手上七顆寶石，閃閃發光，兩頭包鐵，弓紋是雙鹿筋攪擰的，內加銀線，喝，這張弓實在太好啦，別看柴玄老於此道，只可惜這張弓會不知道名稱，自己又不好出口說不知，遂雙手遞給老蕭鵬道：「老哥哥，您看看，這也是這小子的造化，得着這張寶弓，真可以說爲世間罕有，」蕭鵬明白他是不認得，接過來先用手一捻鹿筋，然後一彈弓背，老頭子心裏一驚，又細看上面的七顆寶石，心有所悟，忙道：「大姪兒，你找柄鋼刀，我要當面試試這張弓，」柴興一聽，心裏不樂意，但也沒法反對，伸手抽出撲刀遞過去，老鵬把弓反遞給柴興道：「大姪兒，弓絃朝外，你端着了，」說着舉起撲刀，用了七成勁照着弓絃，向下就砍，柴興把眼一閉心說完了，就覺着手上分量直壓下來，忙用力一托，弓絃紋絲未傷，就是覺着兩條臂不吃勁，一陣發麻，心說老傢伙好大力量，心中又喜又驚，喜的是弓未傷，實在是張寶弓，驚的是自己力量要不足了，非讓刀誤傷不可，就見老蕭鵬，把刀放下，然後向柴興道：「大姪兒你看見沒有，

這張弓刀槍不怕，我告訴你，這是當初神槍張九成家傳至寶，張九成的祖先在綠林道以此張弓打遍天下，你叔父知道他們的歷史，傳到張九成，張九成以為以暗器傷人不算英雄，並且他自幼傷了一隻眼，所以把這張弓封起來，供在祖先堂不用，等張九成死後，後輩繼起無人，只有一個僂徒弟名叫常思猛，跟張九成三年，被匪人拐走，所以張九成的家傳至寶，家傳絕技可就失傳了，怎麼會到了那兩個小子手中我不知道，這張弓名喚七寶弓，把手鑲的七顆寶石，每顆寶石下面有條暗龍，弓背滿鑲金線所以張九成家裏的人全管這張弓稱呼金龍七寶，活該大侄兒你成名，真可說是名符其實，從今後你才能算是金弓神彈哪，柴興一聽，還有這麼多麻煩，大喜過望，忙給蕭鵬跪倒叩首，謝謝老鵬，大家也同時給柴興賀喜，老柴二奶奶更喜歡的不得了，忙道：「阿彌陀佛，老天爺保佑，這可是老天有眼，說着哈哈大笑，又閒談了一會，計劃計劃夜間的行動，閑言不叙，到了夜裏定更，蕭鵬，柴玄，姜發，收拾俐落，柴玄帶好暗器彈囊，老哥三位出了天興棧直奔白馬湖，誰想他老哥三個走了後，後而又墜下小哥三個，就是柴興柴得旺，同蕭鳳英，余敏英，蕭鳳英見他父親不讓他去，雖然不樂意，嘴裏可不說什麼，心裏早盤算好了，等老哥三個有信要走，他也收拾妥當向余敏英道：「姐姐，你怎麼樣？」余敏英嘆喟一笑，說道：「妹妹，你要去，我只有陪着，若是大伯知道怪罪可是你一個人的事，沒我關係，」因為余敏英人最穩重，向來不打趣人，只有說這麼幾句，蕭鳳英當時滿口答應道：「好吧，就是老爺子知道了，也說不出什麼來，即或要說，咱們只好聽着，反正誰也脫不開，」余敏英見他一邊說，小臉急的一邊紅，又可笑，又可疼，也沒說什麼，收拾收拾帶好暗器，兩人就跟出來啦，剛出口道，見一黑條影，如飛

而過，蕭鳳英眼尖，早看出是柴興柴得旺，大喜向余敏英道：「姐姐，前面是柴家仁兄，咱們正不認識，他也準是上白馬山，咱們跟他走就成啦，」說到此處，也不等余敏英答應，一縱身，早已追了下去，余敏英氣的自言自語道：「這位姑娘真叫人沒法兒，」也追上前去，等看見前面黑影中隱隱有山擋着去路，山前一片湖沼，柴興柴得旺才把身立定，喘了一口氣，正想法子過湖，忽聽身後邊有人細語道：「柴仁兄，您這邊來，」柴興一驚，忙閃開身回頭看，見是蕭鳳英同余敏英，暗地裏呀了一聲，心裏說道：「柴興，柴興，自己還稱爲義士哪，後面有人全會不覺得，男子漢大丈夫這軟跟頭算栽在女子手裏，住後怎麼見人哪，」忙點頭抱拳道：「二位妹妹，咱們是一齊來的，還是二位妹妹先來的，」他的意思是要這兩小姐說先來的還好一點，要是跟着他來的，簡直沒法兒說啦，蕭鳳英剛要說我們是跟您來的，這我們兩字才出口，余敏英早明白柴興的意思忙接過來道：「我們是先來的，來到此處沒法子過湖進山，才看見您來了，」柴興一看這兩個姑娘說話的情形，更反到明白了，自己也不說破了，說道：「我也正在想法子如何過湖呢，二位妹妹看見三位老人家了嗎，」二人一齊道：「沒看見，」柴興想了想道：「我是不放心三位老人家，既是二位妹妹來啦，我想棧裏不能缺人，我先回棧吧，」說到這，也不等倆人答言，立刻返回天興棧，心裏這份難過就別提啦，垂頭喪氣剛一進棧內，就見柴二奶奶在門裏坐着，睜着兩隻眼正往外瞧，柴金兒，柴銀兒在一旁站立，店裏別人早全睡啦，柴二奶奶一眼看見柴得旺，立刻站起來手指着道：「好小子，翅膀硬了不用老人啦是不是，一聲不言語，你幹什麼去啦，你把我老婆子一個人拋在店裏，這要是有大夥賊人來了，叫我老婆子怎麼對付，老頭子老頭子不識調，姪子

姪子不管，我還有什麼活路，我的天呀！」老二奶奶說着哭天抹淚號了起來，急的柴興忙跪在地下道：「嬌娘，您別哭，小點聲，客人要全醒了成什麼樣子，您先別哭……」剛說到此處，就見余敏英同蕭鳳英也回來啦，柴興一怔，老柴二奶奶也不哭啦，柴興忙站起來道：「二位妹妹怎麼也回來啦？」原來余敏英見柴興羞回天與棧，覺着太不合適，對蕭鳳英道：「妹妹，你看，就顧你一時的高興跟下人家來，你想人家也是成了名的人物，他這軟跟頭栽的起嗎？」蕭鳳英小咀一撇杏眼一翻向敏英道：「忒姐姐，你說得啦，那柴興成了小孩子啦，也是他能力不高，這麼兩個大活人在後面，他竟會不知道，怨不得他回去了，我要是他，一頭扎在白馬湖裏就得啦，省得現世，這是咱們姐倆，要是白馬山的人，還許把他摘了瓢呢，」說着越現出驕傲的樣子，怒氣沖沖，也不理余敏英，借着月光住湖裏望看，找個小船好渡過湖去，余敏英看他這種情形，真叫沒有法辦，這個姑娘可算任性的利害，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早晚碰在釘子上算完，見湖面靜悄悄，水紋被風吹的掀起浪絲，月光照在水面，金波蕩漾，湖邊的枯葦沙沙作響，令人看了這靜的夜景發生說不出的感懷，二女在湖邊巡視一會，一隻小船也沒有望見，要泅水過去，又沒穿水靠，更不明瞭白馬湖上的情形，蕭鳳英嘴裡瞞怨他爹，急的揉擦兩隻手，余敏英在他身後暗笑，趁着這功夫道：「妹妹，不如我們回去吧，還是過不去的，還是天明接應大伯他們來，更可以回去給柴興一個面兒，我想有他們老哥三個進山，胡、袁二人許不會有不測發生，若妹妹真要過湖也不是過不去，無奈咱們倆是女人家總多少有些不便，妹妹你是不是」蕭鳳英來時是非進湖不可，即至聽余敏英說出胡揚來，才覺着不合適，自己透着太急啦，想余敏英說的也不錯，

可是自己又不好說不進湖，假裝生氣的神氣，扭回身一哈腰，跑回天興棧，余敏英心中暗暗好笑，也跟了回來，一到棧門口，就聽見老柴二奶奶叨叨嘮嘮哭嚷與柴興勸的聲音，余敏英聽見忙揪住蕭鳳英道：「妹妹等等，虧得老柴二奶奶沒罵咱們倆，不然我看咱們的臉往那兒擱，」蕭鳳英把嘴一撇道：「他呀，他說不出口，我們到底年青，他全老的這份兒，還捨不得老頭子，你聽……」余敏英臊的臉通紅，用手指一戳蕭鳳英的頭道：「不害羞，虧你說得出口，」說着二人進來，聽柴興一問，余敏英忙道：「因為大哥您回來啦，我們兩人膽小，又沒法子進山，所以也回來啦，二孀又生氣啦，您這麼大歲數，留神氣出好歹，也是自己受罪，等到明天，我大伯說，咱們備馬接應他們去，有我們柴大哥同我們姐姐保護您準沒錯，省得夜裏，黑天黑地的怪危險的，您說是不是，好二孀，您還生氣嗎，」老柴二奶奶嘆喏就笑啦，說道：「還是我們余姑娘，不說話是不說話，一說話就那麼好聽，對啦，咱們天明接應他們老少去，可是蕭姑娘放心哪，」蕭鳳英臉一紅說道：「恁，二孀說着怎麼又說到我頭上來啦，我有什麼不放心的，就怕二孀不放心我老二叔，」說着大家全笑啦，收拾收拾全休息一會兒，天過丑時，寅時未到，柴興外面同店家備好幾匹馬，同自己的小驢，推着一輛車上面柴二奶奶坐着，柴二奶奶是老毛病，非同老柴玄一塊走不騎牲口，柴興知道他的老脾氣，各人全代好了兵刃暗器，直奔白馬湖口，再說展翅摩雲蕭鵬搏雲，小珠滾玉盤柴玄柴印彤，鑽天猴姜發姜殿彩，老哥三個夜奔白馬湖，來到白馬湖口，蕭鵬領着姜柴二人來到藏舟所在，一隻小艇，雙槳，拴在暗處，柴，姜二人佩服老蕭的仔細，三人順湖邊進湖叉，棄舟上岸，又把小船藏起來，跟着蕭鵬繞奔後山坡，遠望山中高吊刁斗，一盞紅燈，鴉雀無聲

，只聽見遠遠傳來更梆音響，往西看，另有一個幽僻小院，正是胡揚，袁遇奇二人客居所在，老哥三並不知道，見小院中一盞油燈，豆大的亮兒，剛要往裡奔，忽然一條黑影一幌，如飛也似，來到小院，蕭鵬等忙爬伏暗處，然後蕭鵬輕語二人道：「大弟，你守在此處，千萬不要讓人看見，這是咱們的歸路，柴二弟，借你的彈子的力量，奔南房後坡，查看動靜有何驚動聽爲兄擊掌爲號，柴玄答應，斜身直奔小院南房後坡，蕭鵬縱身雙臂一抖，由高飄下，大鳥一般，毫無聲息，蕭鵬剛到小院，見由北房出來一人，一身夜行衣身後背着兵刃，老鵬一看認識，是余士潛的徒弟角木蛟潘嵐，忙閃過一旁讓他過去，算定他是白馬湖的寨主，更知道這準是胡，袁二人的住處，因爲潘嵐的品行老蕭知道，心裏尙有點安慰，早已預算停當，將來白馬山瓦解冰消，非在此人身上不可，暗嘆番五一片心機，若沒魯嶽等敗類，此人絕不會變心，正在心裡暗算，忽聽北房門響，見胡，袁二人小打扮各持兵器，蕭鵬忙躲起來，偷眼見胡揚忽然縱身直奔南去，蕭鵬以爲胡揚看見柴玄，或是姜發，可沒想到潘嵐遇險，又見袁遇奇已縱身上房向四外查看，心說這小東西，站在房上不啻是個暗器擋子，這要是有人在暗地給他一下，想躲也躲不開，剛要提醒他，忽見三條黑影，箭一般由東面向此方來，蕭鵬一見不好，袁遇奇要吃虧，老蕭翻身一縱，縱在東牆外，見那三條黑影分三路，就一展眼的功夫，二人在外面上樹，一人藏在東房後房簷，蕭鵬一見，心裏暗笑，好小子，我從底下給你一下子，小子非回姥姥家不可，上面的下面的兩人一錯，下面的蕭鵬早又縱出來，回頭看到好危險，一支弩箭直奔袁遇奇後腰，正巧胡揚趕回一喊，遇奇又搭着身體靈便，一溜滾滾下房來，那知二次逢弩，好恨的賊人，好準的弩法，又被遇奇閃過去，蕭鵬立時明白這是

鐵弩趙元田的手法，心裏有氣，暗說好小子，過後見，我以後非替你師傅管教不可，書中暗表，趙元田的受業師是山東五老行二，金刀無敵震三江任禪任普照，所以蕭老一見這手法就認得，等胡揚把柳翼鏢打落地，這邊魯嶽可就早把鏢登出來啦，他沒看見蕭老，這時蕭老鵬竟對面看，可沒小心上而魯嶽，就見這裏鏢亮兒一閃，蕭鵬一驚，在這功夫，北房東角一條暗影一晃，噹的一聲，硫磺鐵沙彈竟中途把鏢震落，後來魯嶽他們逃走後，蕭鵬又給胡揚二人守了一夜，天明這才同柴興退出，約會姜發出了山口，姜發也看見潘嵐被金毛犬鄭成攔住，正要想幫潘嵐胡揚趕到，姜發才沒現形，老哥三離了白馬山，仍以小船渡回，外面早有一人在樹枝密的地方打招呼，看是蕭鳳英，見蕭鳳英用手指指外面，又用手指指西山角，蕭鳳英又由樹上溜下，直往西山角跑去，這老哥三個也隱着身形跟定蕭鳳英，來到西山坡拐角一看，見柴興同余敏英及柴金柴銀兩個丫環，連馬匹代小車小馱全藏着呢，蕭鵬一見笑道：「弟妹也來了，」說着又回頭縱上山坡，順着蕭鳳英手指處一看，殺氣騰騰，埋伏數十人，全份武裝，魯嶽爲首，趙元田也在內，這夥人全往湖面注視，蕭鵬也往湖面看，不大功夫，見胡揚同袁遇奇乘小船回來，後面又迫來一隻小船，等等情形書不重叙，前文已表，直到搖頭獅子闖大斌露面，蕭鳳英同余敏英也在山坡上偷看，後來見胡揚要同闖大斌動手，蕭鳳英就急啦，這就要下坡，恨不得替胡揚一劍把闖大斌殺死，蕭老一看，這姑娘也太任性啦，這才拉過小驢，下坡給他們解合，魯嶽退走，這夥人也一齊回店，蕭鵬向胡揚道：「賢契，你同袁少英雄的任務已完，最好回去給老雷送信，會期我若趕的到，我必回來，你要回虎邱我求你點事，你到趨虎邱，約上官瑾兄妹也到金陵懷遠聚齊，請他兄妹二人也就幫個忙兒

，若有他兄妹二人足可以把他們鎮着，我現在急住北京，老二弟同大姪兒這回是卸不了責任的，我現在就走，一說着爺三個這就打點行李，大家看這爺三個來的也忙，去的也快，全知道他的脾氣，也不攔他，蕭鳳英同余敏英向柴二奶奶告辭，娘三個還真有點捨不得，說了點貼己話，蕭鵬爺三個竟自登程，直奔北京，店裏的胡揚，姜發，柴玄，柴興，袁遇奇，柴二奶奶等這羣人趕回南京金陵懷遠鏢局，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痴公子艷遊長春寺

且說在這次大鬧白馬山之後，抓功夫提一提方秋生，將行李書籍理好，拜別慈親，隨同老僕方順進京趕考，在行前頭一天，走到虎邱三義莊，請上官瑾照應他的母親，有心要同上官瑛說幾句離別話，又覺不好意思，只得罷了，忙忙回來收拾物品，打算水路並進，在第二天清晨，要啓路登程，方夫人老眼婆婆，含着眼淚，望着兒子道，「秋生，這次到了京師，先去投奔你文伯父，用心讀書，功名是不可強求，見機行事，早些回來，免得爲娘掛念，一路上要聽方順的話，他是老於出門的……」老太太千言萬語，叮嚀姪兒，說着竟忍不住的落下淚來，秋生也是難捨慈母，擦着眼淚道：「母親保重，孩兒知道，早去早回，母親在家諸事也要小心，飲食衣住全要注意，孩兒也是不放心，母親回去吧，孩兒去啦，」秋生雖然捨不得母親，但是上京心勝，而且心中另有所懷，比方夫人差着，方夫人呢，這後半世的希望，滿在兒子身上，雖然難捨難離，但也無法，終於秋生同老僕方順，坐着顧好的車子上路，方夫人直等到看不見影子，才含着眼淚，由了環陪着回房，這裏秋生一邊坐着車，一邊心裏想事，自然他想的是誰，大家全知道，少半懷念他的慈母，大半是他心上的愛姐姐上官瑛了，雖然路上看不盡的美景，但他如同一無所見，老僕看他怔怔柯柯的樣子，心裏明白，也不理他，走了沒有二十里路，太陽東升，天交辰刻，忽然聽見大道後面，蹄聲，得得得，急足緊跑的聲音，主僕二人不由同時向後看去，但見一匹紅色的馬，看不見騎者面貌，秋生心裏一動，等馬來到切近，方秋生才看清楚正是朝思暮想的上官瑛，見他用一塊藍布包着頭，

面上並不施胭脂粉，天然的美麗，身上穿着藍花布的褲襖，腰間繫着一條白綢帶子，十足的江南鄉下姑娘，也沒穿着大衣服，在那匹棗紅馬上，掛着一個包裹，見了秋生，粉面上不由的罩了一層紅暈，兩隻水鈴似的眼睛，含着一汪秋水，面上現出差而又怨的神氣，來到秋生面前，慢騰騰下了馬，並不言語，秋生早由車上下來，雙手握着，眼望着上官瑛，臉上也是紅撲撲，二人反到沒話，前面一片桃林，林旁一條小溪，茵陳色的水，微波蕩動，這時桃花正開，香芬四溢，如同一座花山，枝上小鳥啼叫，襯着碧綠色的水，真是又靜又艷，二人先進入桃林，上官瑛把馬上的包袱解下來，雙手捧到秋生面前，兩隻杏眼，滿含着晶珠，望着秋生，似有多少知情的話兒反倒說不出來，秋生也是睜着兩隻淚眼，望着上官瑛，也雙手捧着包裹，兩個人一個忘了放下，一個忘了接過來，這時兩人心裏全是含着滿心腹的話，反到不知從那句說出來，離別的情景，非過來人是不會領略的，相對怔着有一杯茶的功夫，誰也忍不住，眼淚同時落了下來，還是秋生先開口道：「姐姐，我這次上京全是爲你，我希望我能榮耀的回來，絕不辜負姐姐的心……」上官瑛早已嗚咽道：「你不用說了，我全明白，這包裹內是你穿的隨身衣服，裏面還有一張二百兩的銀票，到北京去取，我準等着你，一年，兩年，就是這一輩子，你若不回來……」說着更抽噎的出了聲，用袖子擦了眼淚，接着道：「我也是等你一生……」說着把包裹交給秋生，外面老僕也進來了，一見他二人這種情形，老蒼頭倒挺知趣，扭身要出來，上官瑛早已看見喊道：「老人家，您仔細照顧着少爺，我這有一點東西，老人家買點什麼吧，」說着取出一錠小金釧子，遞給方順，扭身看着方秋生，進前一把緊握着秋生的手，實在忍不住了，淚如泉水一般落下來，秋生也是泣不成

聲，至終還是上官瑛先止着悲哀，把秋生的手一甩，退後數步，擦擦眼淚道：「你前途保重，我靜候佳音了，」也不管秋生怎樣出了桃林，上馬如一溜烟相似，跑回三義莊，這裏秋生再追出來，已然走遠了，睜着兩隻淚眼，雙手高舉着，只喊出一聲「上官姐姐，」更出聲哭了起來，旁邊車夫同方順看這呆子，真又可笑，又可憐，還是方順先過來扶着他又安慰道：「少爺，人家已經走啦，無論如何怨是個男兒漢，淚不輕落，還是正事要緊，天快晌午啦，咱們趕到站頭該用點什麼，人家車把式早就餓啦，秋生也沒聽清楚方順說的是什麼，由着方順把他攙到車上，一路無精打采往京都而來，或船或陸，非只一日，書要簡斷，差不多走了兩個來月，才到了通州，這一路上又累又乏，秋生是張口上官姐姐，閉口瑛姐，鬧的方順一點法子也沒有，到了通州，在河壩下了船，這時的天氣已是初夏才進，兩人全透着熱，老方順又揹着包袱，一路上老頭兒又緊着點，覺着身上有點不合適，在通州客店吃點什麼，又歇了一夜，打算第二天早起可以到北京，沒想到，這一路勞乏，一歇反全歇乏了，老方順因為來的時候是春天，這又一熱，涼熱不均，又搭着累，老頭子可就病了渾身發燒，口中說胡話，就病在客店內，秋生的口音又不對，北方也沒有來過，睜眼誰也不認得，急的眼藍，還是店家恐怕老頭子有個失閃，店內責任担不起，帮忙秋生請大夫等，可是活該生有處，死有地，老方順千里送死來了，一病七八天，並不見效，一天重似一天，秋生是衣不解帶扶持他，可是藥石無靈，身邊所用的銀兩，堪七告罄，店家那裏也欠了不少，虧得有上官瑛給的銀票，暫先押給店家，秋生雖然沒病倒，可是也不遠啦，歸齊老方順在一天的夜晚，一會比一會兒重，自知不起，手拉着秋生，兩隻枯乾的老眼，欲哭無淚，向秋生望了望道：「……少……」

爺……老奴……不能全始……全終……保護……扶侍您……我……死也……不放心……我對不住老夫人……」話說到此處，一口氣接不上，老方順氣絕身亡，秋生放聲大哭，撫屍悲慟，他哭的是自己的前途怎麼辦，誰也不認得，錢也快用完了，忠心的老僕又死了，讓自己一個人上那去，言語又不通，思前想後，一點活路也沒有，他才大哭不止，店家早知道老頭兒不妥，聽秋生一哭，知道是死了，忙進來安慰他，喚進夥計，連夜把方順裝殮起來，勸住秋生，秋生是一點法子也沒有，店家知道他是到北京看望親戚來的，就給他出主意，莫若把方順先找個地方埋起來，自己該做什麼做什麼，秋生也只好如此，同店家一算賬，所剩無幾，好的是沒欠下店飯錢，托店家把方順埋起來，又大哭了一場，辭別店家，謝七人家，跟着大幫上京的客人，孤七單七就奔北京去啦，進齊化門到鼓樓大街一打聽文主事，原來文主事在去年臘月告職還家，並且是病着走的，秋生一聽，當時就傻了，滿盤希望，化爲灰塵，恨不得當時死在就地才算乾心，真是倒靛倒到家啦，沒法了，無精打采，也不辨東西南北，信步而行，直走了一天，也不知餓，也不知到何處，眼望前面一座大廟，一片紅牆，四圍菜園花廠子，這才知道糊裏糊塗走到大城外面來了，太陽已然西沉，一片晚霞，燦爛發光，頗含詩意，秋生也顧不得賞玩，這才明白自己一天沒吃東西，滴水未入，他這一明白不要緊，當時心裏發亂，頭上發暈，眼前發黑，腿發軟，撲咚栽落地下，倒於路旁，因為秋生這些日實在經不起勞累，他是一心的希望全在北京，所以不管本身有什麼阻碍，全撐的住，等這最末一條希望沒有了，氣可就洩了，病魔立刻也找了回來，本來身子也不強壯，等發覺了可就晚了，倒在路旁人事不知，也不知道經過多少時候，等到醒來，見自己睡在一間禪房裏，陳設

十分古雅，一尊佛像很壯嚴的供在一旁，一語不發的地下一個小和尚正看着他，一見他醒來，什麼話沒說，往外就走，秋生也不知他怎麼回事，忙起身要喚他，但剛抬起身來，覺得頭上轟的一下，就見眼前一片金星，忙又躺下，就在這功夫，打外面進來一個年邁方丈，面如古月，大約有六十上下歲，兩邊摻白眉，一部花白鬚鬚，身穿古黃色緞袍，高白襪子，黃僧鞋，一團和氣的進來，一見秋生起來又倒下，忙道：「慢着，慢着，不要起來，您現在實在虛的利害，您已經睡了一天一夜了，」很着急的樣子走過來，扶着秋生的頭，用手摸摸，又細問問脈，這時小和尚由外面端了一碗小米粥，一碗鹹菜熱氣騰騰，老和尚向秋生道：「檀越先用點粥，不要着急，少用一點，一會老衲還要細細診看檀越的病，」秋生點頭謝謝，聽老和尚一口鄉音有心說幾句話，一點氣力也沒有，看着粥，香噴噴，可是一點不覺餓，只覺肚內慌的厲害，只好少用了幾勺，實在嚙不下去，放下勺子，用虎邱的口音，有聲無力的道：「謝謝老師傅，我實在不能吃了，請問老師傅怎麼稱呼，我學生怎會來到貴寶刹，」這老和尚手搖搖道：「檀越先不要多說話，老僧上慧下然，這個寺是長春寺，昨天從城裏回來見施主在路旁，所以老衲命徒弟們將施主抬進來，我知道施主是急虛交加，病勢不輕，請施主先休息休息，等會老衲再仔細診查施主的病症，昨天夜裏用的藥尚未完，施主把餘下的服完後，先睡一覺，我聽施主也是我的同鄉，等後天我們再細談吧，」也不等秋生答話，給秋生又蓋蓋被，然後退出來，秋生這時只剩下感謝，覺得渾身酸懶，也不能起來，只有雙手抱拳稱謝不止，小和尚進來把藥遞給他，秋生實在不能下嚙，勉強吃了下去，然後預備休息休息，一頭睡在枕上，那能睡的着，腦筋裏思潮湧湧，一會兒想起慈母臨別時狀態，一會兒想

起上官瑛送行叮嚀，一路上吃苦，想起忠心耿耿，老僕方順，又想到不幸的事情滿全臨在自已的頭上，真是萬感交加，用手拉被，把頭蒙着嗚嗚咽咽哭了起來，愈哭愈傷心，越想越難過，也不知什麼時候就睡着了，醒來已是昏夜，夜闌人靜，萬賴無聲，只聽見寺裏木魚響，念經聲，寺裏的古樹楊葉風吹作響更使病在異鄉，身臨苦境的人傷心，不知不覺的又哭了起來，就這樣哭了睡，睡了哭，一天一天，病那能見起色，只有加重，沒有見輕，雖然老和尚真是本着慈悲爲主，普救衆生的心，盡心的給他治病，設法安慰他，就這樣，直直的病了一個來月，方能離床起立，老和尚慧然也知道他是虎邱方家鎮的人，以及他的身世，老和尚到天天勸他安慰他，並把佛家經典及秋生所應讀的書拿了許多給他看，又給他介紹常到寺裏的老先生們來指導他，老和尚又教給他撫琴，以陶冶他的心，真是無微不至，真使秋生感激萬分，每天到也按着老和尚慧然給他定的功課表用功，雖然有時想起家鄉的事，但是老和尚一見就勸他，開導他，這也可以說是天緣，秋生到是常表示出來怎麼能報答慧然，慧然總是以佛爲根據，這是自己應該負的責任，只要秋生病體痊愈後努力用功，在京裏做一番事業，然後衣錦還鄉，這就算對得起他，秋生覺得老和尚的話實在是肺腑之言，到反安下心去，每日晨起讀經，然後讀書，用過午飯，在寺內同施主們相談，討論學問，和幾位脾味相投的人們在一起盤桓，文思湧進，閒時撫撫七弦琴，不知不覺又是一個多月，自己也痊愈了，身體已經康健了，這天早起，秋生讀經完畢，出房到院中呼新鮮空氣，院中古樹參天，烏鴉噪叫，幾個小和尚正在打掃殿院，秋生背着手閑遊，這幾個小和尚一邊掃院子，一邊嘴裏念叨，「看差不多兩個月啦，每天還得伺候這窮酸，老和尚也不是怎麼同他這樣有緣，吃喝，還教給

他念書，咱們可招誰惹誰，」旁邊又一個小和尚道：「師弟，你也別瞞怨，咱們出家人以慈悲爲本，方便爲門，這是咱們應該的，人家流落在外鄉，又在病中，佛經上怎樣教訓咱們來着，你說這話可真罪過，這要是師傅聽見，非把你轟出門去不可，不過方先生也應該自己謀生活之路，病也好啦，咱們這個廟又不是靠廟產來生活，也是四方施主施捨的，可是你說方先生年輕輕的，世路也不通，肩不能担，手不能提，可讓他做什麼去呢，」又有一個小和尚道：「師哥，你老是這麼說，一口人是一口糧，咱們能養他一輩子，我看他那樣只能給人當少爺去，也說不清老和尚是什麼意思，」這幾個和尚，你一言，我一語，有說好的，有不滿意的，誰也沒防備秋生在一旁偷聽，秋生滿把這幾句話聽在耳中，轟的頭就暈了，定定神忙悄悄溜回房去，坐在屋中前思後想，小和尚說的話是全對，自己真沒留神這層，想來總沒有辦法，身無一技之長，真在這長春寺住一輩子，老和尚不說什麼，自己也應該想主意，已經糟擾的夠瞧的啦，急的渾身出了一身冷汗，也沒想出道路來，本來他是舉目無親，根本就不懂外面社會的情形，他可有什麼法子呢，想了歸齊也是空想，站起身慢慢走到方丈室去，見慧然方丈，早課才完，一見他進來忙讓他坐下道：「功課完了嗎，天氣愈來愈熱，這幾天身體如何，」秋生見和尚待他這份意思，真是使自己抱愧，覺得剛一肚子的話，真不好出口，嘴裏答應，外面現出十分不自然的態度，慧然方丈見他的情形有點異樣，十分詫異道：「怎麼了，病又要犯嗎，」秋生搖搖頭，方丈又問道：「那麼有什麼事嗎，不妨說說，是不是又想法了，」秋生還是不答，真是不好出口，方丈一見搖頭道：「唉，我知道你的難處，用心讀書，尋個出路，然後要回到家鄉，也不辜負老太太的心哪，不要胡思亂想，」秋生覺着

老方丈愈說愈遠啦，實在沒有法子，吞吞吐吐道：「師傅，不是，我覺着……我在寺裏打擾這些日子，我心裏十分過意不去，我想……」老方丈笑道：「唉，這是那裏說起，你想做什麼，你要離開嗎，你京城裏人生地生，那不能夠，你要安下心去，在我這裏苦齋有得吃，等到了有了相當成就，自然我就給你想法子，」秋生道：「是，我想我也應該闖練闖練，我想找個事情做，一半用功一半做事，我在寺裏得師傅的教訓，指導很多，我想我不能再連累師傅，只能有糊口的地方就可以，」老方丈不等他說完了又笑道：「我明白了，你的意思好固然好，可是你能做什麼呢，我勸你還是安心先讀書，到有了機會的時候，我提醒你就是了，不要胡思亂想……」剛說到此處，只見有一個小和尚進來說：「城裏有個韓公子來燒香，」慧然問道：「這個韓公子以前來過嗎？」小和尚搖頭道：「沒見過，很體面的一位年輕公子，帶着有十幾個下人，全騎着馬，看樣子很有錢，這佈施一定少不了，現正在大殿裏閑望呢，」老方丈點點頭，換了袈裟出來，果然見院中站定有十幾個少年的僕人，全是一色青衣小帽，平底靴子精神百倍，一排站立，沒有一個人說話閑談，方丈走進殿內，見有一個年紀很輕的公子，背着手揚臉正在看殿內的佛像，幾股殘香正在噴吞餘燼，還有一位更年輕的小僕人也是一身青，手裏拿着一把碎香，蹲着正在一根一根往香爐裏面插呢，一邊倒着插，一邊笑着嘴裏數數道：「十一，十二，十三……十九……二十四……哈哈，可不是今天二十四嗎，您看您今天非有喜事不可，可巧這把碎香就是二十四根，喲，老方丈出來了，」說着站起來，兩隻大眼睛水汪汪翻看老方丈，這時那個年少公子轉回身，看見老方丈忙行禮，老方丈是還禮打問訊，那個公子道：「久聞老方丈和善慈悲，和貴寶利的尊嚴，特來拜訪還愿，一老方

連道不敢當，請公子到偏殿用茶，小和尚早預備好了，老方丈領路，那個小僕人一拉那公子道：「您看」說着手指着那些香道：「您數數一，二……正好是二十四根，今天又是二十四……」那公子一甩道：「你怎麼那麼些話，」那小僕人又嘻嘻的微笑，隨着公子老方丈走進偏殿，他一進來就嚷道：「公子您看這屋裏夠多雅靜啊，又是古畫，又是古玩，跟您的書房是的，那邊還有畫的佛像，嘿，真好，畫的真好看，這裏還有一尊小大肚子彌陀佛呢，哈哈，他還笑呢，」那公子急忙喝着道：「住了你的嘴吧，這是什麼地方，大驚小怪，」老方丈笑着讓座道：「這位小管家真活潑，公子請用茶吧，沒有什麼可教公子用的，請問公子尊姓，貴處是……」那公子欠欠身道：「老方丈不要客氣，賤姓韓，祖居江南，隨家嚴在任住在此處，老方丈……」慧然忙還禮道：「老衲上慧下然，蒙各施主不棄，在此寺已經差不多二十年啦，公子到北京日子不多吧，」韓公子道：「是，也就是半年，近幾日聞得有位方丈生在貴寺閑居，故此來拜訪討教，不知這方先生尚在此處嗎，」老方丈一聽，心說怪呀，這來的施主們，要見秋生，遂道：「可以」回身喚過一個小和尚，命去請秋生，這小和尚剛出門口，那個年青的僕人，也跟了出來，笑嘻嘻站在門口，裏面韓公子同老方丈閑談，忽然外面小童兒喊道：「來了，來了，果然是個書生，公子快來看，快，快，」韓公子不由站起身來往外看，見是個二十上下歲的年少書生，雖然穿的很樸素，很是器宇清秀，丰姿俊逸，不過面上雙眉微鎖，現出快比不樂的樣子，顯示有不能出口的心事，那秋生呢，聽小和尚喚他，在無可奈何情形之下，又不好駁老方丈的面子，整整衣巾，這才隨着小和尚來到偏殿，見一個小童兒手扶着門框，半掩着身子，也就是十五六歲，穿着青色長衫，雪白的薄底靴，青緞

小帽，生得十分美麗，一雙柳眉，兩隻大眼睛，黑圓球似的，正不錯地方的望着自己，唇紅齒白，含着微笑露出小酒窩兒，是十足漂亮清秀的小書童兒，心裏暗地稀罕，這麼聰明伶俐的小童兒，應該有甚麼樣的主人呢，隨着進了偏殿，迎面站着一位少年公子服裝華麗，抱拳含笑，常門站定，真是玉樹臨風，卓犖不群，明眸皓齒，粉面桃腮，頭戴一頂青緞小帽，上鑲一塊寶石，珊瑚頂兒，三合股大辮子，油亮亮垂於耳後，身穿一件淺湖色長衫，外加青緞鑲金邊的大坎肩，笑微微越發顯着漂亮秋生一見，心說有這僕人，非有這樣主人是配不上，又看自己落魄的樣兒，實在自漸形穢，也忙還禮，老方丈同時讓座，三人落座後，韓公子道：「久仰方先生才華蓋世，早想來聆教，今日一見實在三生有幸，」說完，韓公子的面上，忽的現出了一層紅霞，更添出一種說不出的美態，秋生忙欠身道謝：「不敢當，落魄書生何勞尊步，只希望公子常來指導，大家研究學問」老方丈在一旁道：「是的，二位全是年少有爲，不妨常來一起談談，全有進益，」韓公子同秋生一起道謝，隨即吃茶，閒談，韓公子同秋生二人十分投緣，只是韓公子雖然健談，可是有的地方不肯說，並且似含羞是的，那小書童兒，是很活潑的跑出跑進，有時問幾句話，全很可笑，老方丈也是很會鬥趣，這才把秋生剛才的憂慮，趕出腦子以外，少時小和尚進來報說，素齋備齊，請韓公子用飯，可是韓公子不肯，無論如何也不用飯，立刻起身告辭，向老方丈道：「老師傅，我有一言，不好出口，請方丈轉求方先生，在下有一舍弟，缺乏良師，我想請方先生到寒舍館修，一定滿意，並可以同我在一起討論讀書，不知方先生肯不肯，」說着用眼一飄秋生，真有無限風韻，而秋生此時反到猶豫不定，不知應好是不應好，話多不好出口，老方丈看此情形，人家當面要求，

並且秋生去此處，一定比在寺裏合適，只是不知韓公子是何等人家，因為以前並沒有來過，驟然也不敢答應，旁邊那小書童看他們這樣情形，又見他們公子面上現出渴望又不捨得的樣子，兩隻眼睛脈脈含情望着秋生，心中明白，見秋生也是同樣情形，他嘆嚇一笑道：「公子，方先生是願意啦，人家怕咱們給錢少，不要緊，咱們先回去，少時我把束修帶來接他來，他就放心啦，公子走吧，你看他那酸樣兒，」說着哈哈大笑起來，那公子立刻瞪了他一眼，他笑着跑出去喊道：「備馬」外面隨從闐然答應，秋生被他這幾句話，臉臊的通紅，窘得地下有個縫子也要鑽進去，韓公子告辭，并向秋生說了許多好話，又向老方丈求幫忙，在緣簿上又寫了一百兩銀子，出來上馬，蜂擁而去，老方丈同秋生送他去後，兩人用過齋飯，閑談起來，誰也猜不着這韓公子是怎麼回事，到廟裏燒香，何必帶這些僕人，一個個全是彪形大漢，全是高頭大馬，直連那小書童全是一小匹白馬，并且馬術全很輕熟，談了沒有多大功夫，就聽小和尚報進道，「韓公子的小管家來啦！」他還沒有說完，那個小書童兒早跟着進來道：「誰要你這小秃子嘮嘮叨叨，老方丈，我們公子打發我來接方先生來啦，這是老和尚的一百兩，這是方先生一百兩，放心可以去啦吧，方先生，我們公子要等急啦，」說着沈顛顛的一個包袱放在桌上，毫不費力的樣子，老方丈一聽，心說真急性子，忙道謝，那小書童連着老和尚全不看，向秋生道「走啊，先生，不用拿你的行李啦，和尚這兒的乾淨不了，我們公子全給你預備好了，走啊」，方秋生對於這小書童的嘴，真沒有法子，說道：「小管家，您客氣點行不行，您再這麼說，我不去啦，就是您這張嘴，我也不敢去，」那小書童兒把嘴一撇道：「呦，我還是不在乎，你愛去不去，不去把銀子給我，爲你還得把我嘴縫上，」說着

嘆味竟笑了起來，秋生也真沒法子，老和尚看着可笑，遂向秋生道：「你去吧，這也許是一條出路，我看韓公子人很好，只要你們東夥和和氣氣才好，閒時常到我這裏來談，小管家，外面有馬嗎，」那小書童兒忙道：「不用你老和尚操心，不用馬用什麼，還讓我猜他去是怎麼着，走吧，我的先生，小老頭子是的。」秋生不由向老和尚雙膝跪倒，落了幾個滴淚，這謝字全不能出口，沒法子報答人家老和尚，把一百兩銀子分一半給老和尚，自己留一半，也不等老和尚推辭，隨着小書童來到外面，見早有兩匹馬，那小書童帶過一匹馬向秋生道：「先生，您會騎馬啊，」秋生急不得惱不得道：「得啦，小管家，馬還不會騎，您前面代路，到了貴府上，您嘴裏留點份得啦，」那小書童兒又笑了起來，隨着他用手一代轡，一拍馬屁股，就勁嗖，縱上馬去，兩脚一蹾，得得……跑了下去，秋生把頭搖了搖，真猜不透這小書童是怎麼回事，也忙上馬追了下去，書不贅叙這天夜晚，月亮正斜照在一座幽靜的書房房角，兩盆大夾竹桃的影兒映在碧綠紗窗上，屋裏坐着秋生，正在撫着七弦琴，以他的好手，彈出調兒，幽怨悲壯，使人聽了發生不同的感覺，可是他時時的長嘆，一會兒又不成調，索性把琴推開打開窗戶，望着潔白的月亮又嘆了一口氣，把頭搖了搖，手托着腮，兩隻眼睛，含着淚珠，顯見是有極大的憂思，在此時，忽聽身後有嘆味一笑，進來一個人，驚的他回頭一看見是一個漂亮的俏丫頭，手托着個紅膝茶盤，一壺香茗，氣味芬芳，面含着笑容，兩個小酒窩兒，美麗又聰明的樣兒，使人見而生愛，秋生忙閃在一旁道：「咦，那小童兒呢，你是誰派來的，」丫頭只是笑，放下茶盤，望着秋生把頭一偏，甩過她那油光的辮子，兩隻手捻着辮穗，大眼睛一翻道：「是啊，我不來誰來，」說着忍不住竟笑出聲來，秋生一看，更

莫明其妙，又不好說什麼，丫頭把茶斟上，仍止不住笑，秋生問道：「我從白天進來，也沒看見你們公子，不單你們公子不見，連那個小書童兒也不來，是怎麼回事，到底你們公子什麼時候才出來見我，那個書童兒呢，以後有事還是讓他來，不用你們，」那個俏皮婢兒更笑了起來，笑的秋生急道：「你有什麼可笑的，到底是怎麼回事，」那丫環停了一會，才止着笑道：「我們公子，跟本就不知那兒去啦，小書童兒你也不用想見啦，我還不行嗎，」說着還是獨着嘴笑，秋生這時靈機一動，細一打量這丫頭，奇異而驚道：「喲，你就是那小童兒，那小管家嗎？」那俏丫環嘆味更笑出聲兒來，並不答話，轉身竟跑出屋外，秋生忙亦追出，但只看見俏影兒一閃，如驚鴻飛燕，而餘香仍在，人兒已渺，把個秋生給楞在書房外面，有心要找找，又不認識道路，在這深而又靜的小跨院，真不敢多走一步，因為來的時候，進門時那看門的老頭兒告訴他不可亂走，因此使他驚碎的心又疑惑起來，不敢去尋，遂轉身走進屋中坐下，將茶端起來可是已經涼了，又倒點熱的喝了幾口，真是江南味兒，心裏暗想，這韓家是怎麼回事，想那韓公子，真是世上美男子，想了想不對，丫頭既假裝書童兒，小姐就可假裝公子了，細一想韓公子的一舉一動，說話的態度，一定是女子，愈想愈是，更起了疑心，正在胡思亂想，忽然外面有人走路的声音，少時進來還是那個丫環，笑着道：「您不是要見我們公子嗎，我們公子請您呢，」秋生一聽，跟他所想的又全不對，他想韓公子是女人裝的，如今有公子派人來請，弄得他糊裏糊塗，站起要隨着丫環往外走，可是丫環並不走，並笑道：「你就這麼走不行，帶着你的七弦琴，」秋生道：「代着琴作什麼，」那個俏丫環翻着黑眼珠瞪他一眼，又笑了起來，過去拿着琴就走，秋生忙追過來，怕他出去又沒影兒

，出來見那丫頭等着他，在前引路，東轉西轉，穿廊過廳也不知過了幾層院子，迎面一座小樓，那丫頭來到樓前站定，用手在門上輕輕一拍，少時門吱的一聲開開，也沒看見有人出來，隨着她上樓來到一間屋中，早有幾盞紅紗燈高掛在室的四角，屋中四壁滿掛着字畫，陳設十分古雅精緻，書桌上擺着文房四寶，幾套古書，屋中一種迷人的香氣刺鼻，使人如醉如痴，丫環把琴放在桌上，指指旁邊椅子道：「請坐下，我們公子少時就來，不可聲張，我給你挪茶去，」秋生點頭答應，背着手並不落坐，週巡那四壁的畫兒，屋中的燈光並不很亮，必須近到眼前才看得見，猛抬頭見壁上掛着一柄寶劍，劍鞘上的寶石，射出來的光亮，照人雙目，看這個鞘，就知這柄劍一定是把古劍，回身又來到書桌前，見桌上古書下面尚有一本詩集，拿起來翻看，乃是個鈔本，一筆清秀的小楷筆跡整齊柔媚，愛不忍釋，正在出神的當兒，忽覺有人輕扶自己肩頭，回頭觀看，吃了一驚，比見着那了環還驚異，就如同眼前一亮，乃是個仙人般的美麗姑娘，亭亭玉立，站在自己面前，面上露出羞媚的面容，微露出一排雪白銀牙道：「先生，放下吧，這東西不值恁看，」這幾句話說的柔而溫，輕而脆，如同黃鸞出谷，秋生這時呆若木鷄，淨着兩隻大眼睛，一手扶在桌上，一手拿看那本小楷鈔本，望着那美麗的天仙發怔，要說話好似有東西堵在嗓門，要活動如同被電吸着一般，好像一個木偶，那姑娘被他給看的更面上泛起紅暈，用雙手按着秋生肩頭，把他一按坐在椅上，那姑娘也坐秋生對面輕喊道：「喂，你怎麼啦，希奇嗎，」這秋生被他一按，如同一股熱氣，由頭頂直到脚跟，週身血脈又活動循環工作起來，才恢復原狀，眨眨眼睛又看着那姑娘道：「不，不，這是什麼所在，韓小姐，你主僕二人改扮遊廟，又把我騙進貴府，有何用意，恁是爲恁

令弟請館，那麼請小姐明日請令弟相見，黑夜之間，男女在一齊談話，無私有弊，諸多不便，告辭，」嘴裏說告辭，身子可不動，根本他也動不了啦，那姑娘尙末答言，由外面進來一人，正是那個丫嬛搶道：「聽你這一套，什麼令弟，小姐的，我們小姐根本是個獨生，也沒有兄弟姊妹，請你來爲的是幫助我們小姐讀書，你就在這屋子裏，吃喝有人給你送，誰耐煩這些牢騷話……」如同炒蠶豆一般，真脆，那個姑娘忙喝道：「惠兒，不可無禮，去拿幾塊點心，倒壺茶來，」蕙兒撲哧笑出聲兒來，用手指着秋生，把嘴一撇，做了一個鬼樣兒，跑出去，那姑娘向秋生道：「方先生，你不要誤會我的好意，我實在欽佩先生的才學，我也很好詩書，苦於無人指導，在寺裏一見，即知先生是個高士，所以不揣冒昧請先生來教導我，我雖然是個笨呆的女子；可是也不致於太使先生爲難，你有我這樣一個弟子，也不虧負你的清高吧，」這時秋生如同傻子一般，人家說的話也不知聽見沒有，那個姑娘見秋生仍不言語，走過來用手扶在秋生肩頭道：「你爲什麼不說話，你不願意嗎，你若真不願意，我可以送你出去，你爲什麼不言語，我不配做你的弟子嗎？」說道這裏，彷彿聲音有點嗚咽，秋生就覺着臉上一涼，如同兩三滴水珠兒落在自己面上，忙抬頭見韓小姐一汪秋水，含着淚望着他，臉上的神氣，又是羞澀，又是渴望的樣子，那種態度，鐵石人兒也能酸心，何況秋生見不得女人啼哭，更尤其是個多情種子，早已手足不知所措，心裏比韓小姐全亂，忙站起來隨口答應：「不是，不是……」掙的臉同脖子全紅了，話更說不出，站起身來到韓小姐面前，低着头，把桌上韓小姐剛放的絹子拿起來，韓小姐早偷眼看見，一把搶了過來，自己擦擦眼淚，撲哧又笑啦，伸手把桌上的琴拉過來道：「你彈的很好，我想學學可以嗎，你彈彈我聽

，「回身拉過一把椅子坐下，秋生這個呆小子真不知怎麼好了，被韓小姐一哭一笑，他的真魂早飛上九霄以外，他坐下去隨手把琴挪過來，施展在長春寺同老和尚學的妙技，校好弦音，彈了起來，一曲才罷，蕙兒拿過兩盤很精緻的點心，倒了一壺香茶放在桌上，秋生同那韓小姐慢慢的吃茶閑談，才知道韓小姐名喚寒英，同他父親到北京，母親早已亡故，可是細底並沒有說過，秋生忽然想起牆壁上掛着的古劍，問寒英道：「小姐，您牆上掛着的古劍，裝璜這樣寶貴，一定是柄寶劍，我想姑娘一定精於此道吧，」寒英見秋生問到此處，忙道：「不，這是一家父用以防身的，我不過是拿着做爲陳設品，我們不談這些，還是說別的吧，」兩人又閑談了一個更次，蕙兒才請寒英休息去，雖然兩人談的正在有趣的時候，可是秋生很不好意思，他先站起來送客，寒英望着秋生現出不捨離開的樣子道：「想是你累了吧，蕙兒好好伺候先生，」說着才快快出房到對門自己屋中，這裏蕙兒見寒英出去啦，冲着小姐後影一努嘴，又向秋生用指羞他道：「你還嘴硬嗎，顯見我們是丫頭，出身賤，怎麼我們小姐跟你說話，你就論套，還不休息去，」說着又出手指指那裏大鏡子，秋生笑了笑沒有言語，隨着蕙兒的手指一望道：「得啦，姑娘，你的嘴也可以休息啦，你讓我睡覺，我上那睡去，又沒有舖蓋，又沒有褥子，再者說這屋裏也沒有床啊，」蕙兒道：「你真是呆鳥，妳不會過去看看哪，」秋生半信半疑的走過去，見果然那大鏡子後面另有一個小門，掀開簾子一看，這面一柄紅蠟台，一個雙人床，錦被緞褥，十分華麗，忙出來再看蕙兒，早出去啦，門倒關着，無法才進入睡覺，倒在床上，望着紅蠟出神，再也猜不透寒英是何等人家，寒英已向自己表示愛，自己雖然也有點動心，可是絕對不可能啊，那如何對得起家鄉的上官姐姐呢，又現在自己處在

什麼境况之下，自己也不明白，想東想西，直到天交三鼓，他才昏昏睡去，也不知睡了多久，覺着有人拍他道：「醒醒吧，小姐問了你好幾次啦，你真睡得着，人家一夜沒睡，你知道嗎，」秋生睜眼看，見是惠兒，笑嘻嘻的站在床前，見已日上三竿，一道陽光由後窗直射進來，更看見屋中精緻的陳設，如同住在神仙屋裏一般，那惠兒穿着一身粉紅色褲襖，腰間繫着一條蔥綠的汗巾，梳着油光的辮子，臉上輕施脂粉，蹙着眼睛向他笑，越發現着天真爛漫，活潑伶俐，忙起身一把擦着惠兒的手道：「小姐起來啦，我昨夜何曾睡着了，我真不知小姐這樣恩施於我，是何用意，我還是到下面書房裏去吧，我這樣睡也睡不好，尤其坐臥不安，勞慳駕，你跟小姐替我說說成不成，」惠兒把手奪過來道：「別動手動脚，你嘴裏一派正經，怎麼昨天同我們小姐說上就沒完呢，誰信你這一套，快起來吧，人家等着你吃點心呢，」說着伸手拿起一個包裹遞給他道：「這是你穿的衣服，」說着扭身出來，秋生又感激小姐寒英的美意，又怕這丫環的嘴，打開包裹一看，全套大小連內衣全有，華麗漂亮，心裏喜悅，脫去自己的舊衣，忽然頭腦一清，把脫下的舊內衣又穿上，發了半天怔，原來上官瑛臨行給他的衣服，只剩下這一套內衣了，想到此處，望着身穿的衣服掉下幾滴淚，起來只把外面的衣服換上，蕙兒又出來，伺候他梳洗完畢，到外面早已望見寒英站在桌前，望着琴兒出神，見他身穿葡萄紫上身，淡綠的裙子，顏色鮮明配着粉白美麗的臉兒，水汪汪兩隻杏眼，唇不點而含丹，眉不畫而播翠，娥媚風流，不覺看得呆了，寒英聽見蕙兒的聲音，抬頭看見秋生道：「睡好了嗎，」秋生如同沒有聽，招的惠兒拍着手笑道：「我說是個呆鳥不是，噯，還沒有睡醒嗎，」秋生這才魂兒又入殼，也忙道：「不恭，不恭，」臉羞的通紅，蕙兒伺

候他們的早點茶水，二人一同用畢，閑談，無非是詩詞書畫，就這樣秋生同寒英在一起，五六天的功夫，一處吃喝，一處讀書，閒談鬥趣，閑時蕙兒談笑，雖然沒有嘗試過特別的艷福，可是閨房的樂兒，他全享受了，只是這幾天的功夫，沒下過一次樓，也沒見過別的人上樓，更沒有聽見這宅裏有噪叫的聲音，一切吃，使，用完全是蕙兒自己去取，有時惹起來問他主僕，他主僕全是笑而不答，這天是秋生進韓家的第七天了，兩人在這七天過程中，感情日日增加，秋生自己也持守不住，被寒英姑娘的熱情，把他全給軟化了，間或想起上官瑛來，但是不過一時感情衝動，一會兒就消失了，到了晚上，一鈎新月，升上樹梢，兩人用過晚飯，推開窗戶，望着月亮，喁喁談情，甚致於無話不說，無話不談，秋生又想起牆壁上掛着的寶劍道：「英姐，你一定會舞劍，你可以舞一回使我開開眼界嗎，」他說這句話也不知有多少回啦，寒英這次實在不好意思駁他，回頭對蕙兒道：「你去把劍摘下來，」蕙兒一聽，把頭一搖道：「喲，小姐，您又忘了嗎，這柄劍是不可輕動，動必有警，你們二位還是撫琴或談詩吧，」面上現出十分不滿意秋生的樣子，斜瞪了他一眼，秋生只是笑，並不理蕙兒，忙着向寒英道：「看，我求你多少回，這麼一點面子全沒有」說着，轉過身來，一手搭在寒英的肩上，一手拉着寒英的右手，嘴裏央求着，這時的月光正照在他二人的身上，明是一副很好看的好看的閨房行樂圖，寒英正要向秋生說話，就見窗外有人笑，跟着如同大鳥似的一個黑影，寒英手快眼快，縱身上了窗台，竟自沒了影，欲知後事如何，來者是誰，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鐵蓮子捨命全秋生

話說寒英回頭正要向秋生答話，就聽窗外撲哧有人一笑，跟着如同大鳥也似，黑影一晃，樹枝略爲一動，秋生就覺着寒英的手快如箭出，更見寒英奪身一蹤，嗖，直蹤上窗台，又一蹤，影兒一晃，早已無踪，吓的秋生，魂飛胆散，真如同遇鬼遇仙是的，撲咚就坐在地板上，緊跟着就聽外面有人聲喊起，更聽見門外鐵蹄奔跑之聲，踏踏踏……由遠而近，就聽大門喘的一聲，又聽見馬蹄由近而遠，嚇的張口結舌，臉兒慘白，用手扶着地板，怎麼也起不來了，就覺後面有人一架他，底下手一托他，生把他抱起，回頭看時，見是那僧丫環蕙兒，見蕙兒臉色也是由粉而黃，兩隻大眼睛瞪的很大，顯着是驚慌已極，並不說話，直把秋生抱入他睡覺的暗室中，只說了一句「不要動」扭身慌忙跑出去，秋生倒在床上定定神，然後站起來，兩條腿還直不受使喚，他是一交經蛇咬，十年怕井繩，已經是吓破了胆的了，下床慢慢走到門口一推門，紋絲不動，那知蕙兒給頂上了，室中一點燈亮也沒有，只一線月光，他悄悄登着凳子，爬在窗戶縫兒往外看，見下面是很大的一個院子，院中一顆大槐樹，細往樹下面一看，唉呀，差點沒吓的掉下凳子來，見樹下面站立十幾個彪形大漢，穿章不一，全是紮緊俐落，各各携着兵刃，殺氣騰騰，爲首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者，紫黑臉膛，一部花白鬚鬚，穿着古藍大褂，馬馬糊糊看不很清，靠樹後面拴着幾匹馬，那個看門的老頭兒，也是精神百倍，領着這十幾個人直奔這樓而來，秋生唉呀一聲，站在凳子上，可就下不來了，緊跟着聽人走路的聲音已來到樓下，就聽有人道：「許藏在樓上了，老台你在樓下派兄弟們看

嚴了，老魏跟着我上來，「這一嗓子，甕聲甕氣，吓的秋生從凳子上溜下來，坐在地板上，再也起不來了，緊跟着登登登……有人上樓聲，也不知全到那屋裏做什麼，跟着聽人聲到這邊屋中來了，更吓的他把眼閉上，心說你進來給我一刀，我沒看見就算認了，少時聽見屋中翻桌挪椅子，不由得他就哆嗦起來，跟着有人來動那面鏡子的聲音，秋生吓的轟的一下，腦子一暈，昏了過去，跟着就聽窗戶輕輕一響，驚醒秋生，睜眼看見窗戶外探進一人，正是寒英，見寒英輕輕蹤下來，攙起秋生，輕輕道：「爬在我背上，摟着我，」秋生忙依着他，見寒英手術敏捷已極，用一根帶子勒着秋生，用手一扶窗，將身一順，竟出了窗戶，秋生往下一看，魂飛胆散，原來這窗戶離地下尙有三四丈高，落下去非摔個半死不可，寒英並不落下去，稍微定定神的功夫，一提氣，竟由這窗戶一蹤，正落在下手平台上，跟着爬在房上，見房上底角早有一人在等候，正是蕙兒，蕙兒早過來道：「姑娘，底下人全滿了，老爺子等在樓內搜呢，咱們走不了，莫若先躲一時再說，」寒英一聽，吓的出了一身冷汗，一拉蕙兒，忙過了平台，到下面正是那小書房的後房根，三人下去，蕙兒把秋生解下來，秋生早已吓的張口結舌，一句話也說不出，寒英忙摟過來，給他撫撫心口，少時寒英望着秋生同蕙兒道：「好險，我不知老爺子在屋裏搜，要知道無論如何也不敢進屋裏去，可是蕙兒你說老爺子怎麼會知道的，老魏不是口不嚴的人哪，」蕙兒一聽道：「說的是，我爺爺不會說什麼不好的話呀，」這時秋生聽他二人問答，雖然担驚害怕，但也料到那看門的老頭姓魏，是蕙兒的祖父，那個穿古銅長衫聲音洪亮的老者一定是韓小姐的父親，看那幾個人的形狀，這韓一定不是好人，心中更恐懼，這時蕙兒見秋生的樣兒，怪可憐是的，又見寒英對待秋生的情態，又

可笑的，忽然想起一樁事來問寒英道：「姑娘，你追誰去啦，你不是同先生談話嗎，怎麼……」寒英嘆了一口氣道：「到現在我也顧不得了，我同他在窗口談話，忽見黑影一幌，並先有人暗笑，所以我怕有人偷聽，我不顧一切的追出來，那人身手太快，看不見什麼穿章打扮，看見後影好像是個花子，肩頭還搭着根竹竿是的，追了半天把人給追丟啦，等我回來我就看見老爺子他們牲口在場院樹底下拴着，吓的我什麼是的，正巧看見陳體儀在下面，同葉十兒巡查的很嚴，我就知道壞了，所以不顧一切的就把他由窗戶藉出來啦，你怎麼把他一人擱在屋子裏呢？」蕙兒一聽，把眉毛一挑道：「可說呢，我聽見老爺子他們回來的挺急，我正同我爺爺說咱們這回事呢，我忙就跑進來了，我想告訴您個信，誰知我進來就見他躺在地下正掙扎要起來呢，您也沒影兒，也沒見這麼大男兒漢好像麵兒捏的，站全站不起來，我把他架起來藏在暗閣子裏面，用穿衣鏡把門堵上，我想到咱們屋子裏看您去，到屋裏也沒看見您，這功夫老爺子同我爺爺就上樓啦，我怕問起我來我沒的說，所以我忙從後窗戶下來，正好您也來啦，您說咱們這可怎們好，」秋生也不言語，聽他二人說，這時還是蕙兒心眼快，向寒英道：「姑娘，我想起來了，老爺子他們不是查他，八成許是也爲您追的那人回來的吧，聽您說那人是個要飯的花子還拿着竹竿，莫不是葉十兒他們說的那個跟咱們倒亂的瞎子吳什麼吧！」寒英一聽，心有所觸，想了想道：「對，對，你先別慌，你說的到是很有理，可是不定如何，我看你到老爺子那邊偷着聽聽去，回來告訴我，我再想主意，若不是爲咱們還有緩，不然可沒有法子，別說我沒有父之愛情，」說着把頭低下，又看看秋生，滴下淚來，秋生這時如同傻子一般，又不說，又不道，他心裏倒放下心去，到頭裏大不了就是一

個死，還有什麼罪過，那蕙兒答應躡手躡足，閃燈影，躲月光，繞來繞去，藏在牆蹠子後面，偷眼見陳體操托天太歲陳深，金剛似的大個兒，在樓下，走來走去，那貓眼兒葉老十手抱着護手雙輪在樓口，靠着門框站着，嘴裏慢騰騰向陳深道：「陳頭，你說寒英這丫頭同蕙兒那裏去了，聽上面老爺子說，半天沒看見他們了，莫非他們二人被吳瞎子給毀啦不成，再者說吳瞎子狗腿真快呀，」那陳深道：「老台，你嘴裏別不乾不淨的，寒英姑娘是咱們的姪女，你自己要知道，人家孩子一句一個老叔，你可別不知自愛，吳瞎子腿底下除非你哥哥子章跟的上，除了他，咱們這夥好漢老爺們誰也不成，魏老師傅們到許湊合，可是人家不賣呀，」蕙兒聽到這裏，心中喜悅，知道不爲他們，剛要回身給寒英送信去，就聽葉子阡又道：「什麼老叔，姪女，我想那丫頭不是一天啦，早晚脫不出我手心去，吳瞎子走了到不要緊，就是聽說汗包楊六爺的後輩，那小汗包神手飛叉楊奎楊明九也在此處，這小子可不是好惹的，陳大哥你見過此人沒有，」陳深道：「姓楊的我沒見過，你別缺德啦，你想寒英姪女，你真是一個獸心人，早晚他非碎了你不可，再者那寒英手裏一柄劍，七顆蓮子你受得了嗎，」葉十兒往裏一吸氣道：「誰說不是，要不是……」那餘下的話沒說完，陳深吓的一聲，一口吐沫，正唾在葉十兒臉上，隨着道：「你再說，我當時碎了你，」兩隻眼睛瞪的如同包子似的，那蕙兒早一溜風似的，也不管他們二人，跑回小跨院書房後面，給寒英同秋生報信去，他一跑不要緊，立刻驚動陳深同葉老十，二人顧不得門口，同時吃了一驚，當即擰身縱過來，蕙兒早已沒了影兒，葉老十向陳深道：「大哥，你別動，瞧我的」說着一哈腰，追下去啦，要說葉子阡的本事，手底下還真清楚，功夫還真不壞，就是這個「色」字要了他的好看啦，

陳深搖搖頭，也是替他後事難過，陳深從蔡國亮那裏領命到洪澤湖約老將韓飛，就是鐵雄威，鐵老頭兒兩家連合同懷遠鏢局作對，鐵雄飛同普光寺全志大和尚是親叔伯弟兄，全志娘家姓韓，自小出家，韓飛就過繼給鐵均他的姑父啦，所以名鐵雄威，陳深知道焦允活無常焦得符是全志的弟子，所以約同焦允一同到了洪澤湖，老鐵當然沒有推辭，焦允回金駝嶺，陳深可就留在洪澤湖啦，這是陳深的來意，再說那葉子阡貓眼兒葉老台，找來找去，可就找到小跨院，寒英與秋生藏身所在，聽見書房後面有人說話，聲音很小，聽不甚清，又不敢走太近了，恐怕寒英他們看見，貓眼兒順着牆根，輕身蹤上房去，閉着氣爬到後房簷，手扶着瓦壠細看，原來是他念念不忘的大姪女，鐵寒英，並且寒英同一年少書生並肩席地坐着，態度十分親暱，丫環蕙兒指手畫腳輕聲在說什麼，葉台老眼神最好，黑夜之間能看出三四丈開外，就是因爲好色，要不然不是個人材，他見此種情形，心中火高千丈，心說，哈哈，怪不得這丫頭天天出去遊蕩，原來是這麼回事，竟敢大胆把人家裏來，真乃日中無人，有啦，我看你這次還跑得出我手中，管叫你自己上鉤，就見寒英站起身來，同蕙兒扶着那書生，慢慢轉出房後，輕輕開開書房門進去，貓眼兒葉子阡也由房上溜下，見那寒英把門倒鎖上，同蕙兒兩人直奔前樓，葉老十大喜，見寒英二人去遠，來到書房門口掏出鑰匙配好開開，裏面秋生還以爲是寒英或蕙兒呢道：「怎麼樣，老爺子信你們的話了嗎，我一人在這害怕，想法子離開這裏吧，」說着照着黑影一把抓着，葉子阡讓他抓着，並不出聲，秋生覺得有點不對，抬頭細看，竟是個短打扮，手拿着兩個兵器的男子，看不清楚面容，嚇的魂飛胆散，剛要嚷，那葉子阡早防備他，回手一托他的腮，一捏他，秋生就嚷不出來了，葉子阡順手一帶，把秋

生拉爬下，葉子阡掛雙輪隨手掏出塊棉花把秋生的嘴堵上，又往起一搵他，拉着出了書房門，那秋生動也不敢動，隨着葉老十往外拉，他唧唧噥噥走出來，葉子阡拉出秋生，四外看看沒有人，回手把秋生托起，往後就走，他那意思是把秋生攔在他那屋裏，然後再引寒英到那裏，以秋生爲要挾，不怕寒英不從他，剛轉出小跨院，秋生到這時候也知道不好，莫若來個乾脆罷，猛力一抽他的一隻手用力掙扎，葉老台沒小心，竟被秋生落下地來，秋生爬起就要跑，葉老台赶前一脚，秋生跟着又爬下啦，葉老台怒上心頭，揚拳照着秋生後心就打，打上秋生就得吐血，說時遲，那時快，就聽後面，噲唧唧一聲響，葉老台一回頭，就見一道亮光，嘍，再躲可來不及，把頭一閃，正中肩頭，葉老台急忙閃動肩頭，一件暗器噲唧唧落地，疼的葉老台，用手一摸，三個小指細的窟窿，順着窟窿往外流血，跟着往前看，見黑影搖搖在前立定，低頭看，見地下一片白光，伸手檢起，見是個尺來長的小金叉，紫把兒，阡把一塊紅綢子，他一見心裏一驚，噯了一聲，抬頭見那影還站着，葉子阡縱身奔去，黑影兒早早轉身就跑，葉老十跟着就追，那人如同在自己家裏一般，房上房下來回蹤躍，葉老十狼命的追隨光一步不捨，可是不管你怎麼追，也不快，也不慢，老是離着那麼遠，把個貓眼兒累的氣喘吁吁，肩上傷又疼，少時，沒有多大功夫，把那人就追丟了，葉子阡，把牙咬的吱吱的響，站在房上看，不用說人，連個貓也沒有，已經追出許多路，忽然想起那個書生來，顧不得再找那人，忙順原路回來，再找那書生，踪跡皆無，手撫着背頭先回到自己屋內，把衣服解開，洗洗傷處上了藥，包上，雖然不是毒藥暗器，疼的也夠瞧，這隻左臂可抬不起來啦，回身來到前樓，見陳深已然不見，樓上燈光毫無，只有一線的亮光從寒英屋中透出來，知道

知道老鐵已然到前廳去了，他望望樓上心中有氣，把牙一咬登登上樓，來到寒英屋門口，用下一推，沒推動，就聽裏面惠兒的聲音問道：「誰？」聲音全差啦，外面葉老十，心中暗笑道：「我」又停了一會兒，仍是蕙兒的聲音道：「你是誰？」葉老十氣不打一處來，強忍了怒道：「葉子阡，奉老爺子的命有事；」剛到說此處，就聽嚙的一聲，蕙兒把房門開開，當門站立，請了個安道：「老叔，有什麼事，」葉老十並不答言，連看都不看，一推蕙兒，往裏就走，進來見寒英正在坐在床沿，繫辮纓，態度十分安然，屋中的紗燈並不很亮，葉老十上前問道：「姑娘還沒睡呢，」寒英並不答言，用鼻子哼了一聲，葉老十肚子裏又暗笑，睜着兩隻貓眼向四外看，東看西望，見床上掛着帳子後面微有動靜，心裡知道怎麼回事，猛回頭看蕙兒，見蕙兒靠牆站着，面上變顏變色，見葉老十看他，一扭臉朝外去了，葉老十豁然明白，過來要奔蕙兒，就聽寒英姑娘道：「老叔，有什麼事，我們要休息啦，」葉老十回頭一看，寒英姑娘面沉如水，並不抬頭看他，葉老十忙陪笑道：「姑娘，剛才我到書房去啦，」說到此處，見寒英姑娘把頭抬抬又低下去，仍然坐着，理頭髮，並不理會這句話似的，可是葉老十早看出情形來啦，又道：「我見有人藏在裏邊，我把他拉出來，要見老爺子去，誰知後面有人給我一暗青子，傷了我的肩膀了，我追了半天沒追着，所以回來查查，怕還有人藏在咱們院裏？」寒英姑娘忙攔着他的話說道：「那意思您查奸細來啦，慙到我屋裏來，是也查奸細來了嗎，」說着寒英姑娘把臉一偏，並不理葉老十，再聽他下回分解，葉老十又笑道：「不是……是告訴姑娘一聲……」話還沒說完，寒英接過來道：「勞老叔駕，我自己會小心，老叔請吧，」說着扭過頭來道：「蕙兒，躲開，讓老叔出去，」葉老十一見心說好了

頭，我不給你個厲害，你也不知道我葉十不是好惹的，忙又道：「還有那書房內也不知誰把奸細鎖在裏面了，我追那人去，等回來書房藏着那人也沒有了，他不會跑出咱們這院，一定藏在這裏，所以我來看看，並且告訴姑娘小心一點，」說着兩隻眼直勾勾望着帳子後面，寒英姑娘一邊聽他說，一邊放下辮穗，開開抽屜把蓮子囊拿出來，又掏出幾顆蓮子數數的樣子，猛回頭站起身形向葉十兒道：「聽老叔口氣，奸細定藏在我屋裏啦，那喚老叔請便吧！」說着站起閃開身軀，那意思讓葉老十搜搜，葉老十一見，心說有妳的，我有我的老主意，忙道：「不是這麼說，姑娘何必疑心呢，既然這麼着我回覆老爺子，就說告訴姑娘就完了，」說着眼釘着寒英手內的蓮子，慢匕往後退，一個不小心，正退在蕙兒身上，蕙兒一閃，用手一推他口中說道：「老叔瞧人哪，」這一下正推在葉十兒的傷膀子，疼的小子一咧嘴道：「小了頭子，慢着點，小心着，攔着你們的放着我的，」說着回頭又望了寒英一眼，剛出門，蕙兒鑰的使勁把門關上，就聽裏面寒英同蕙兒譏笑的聲音，葉老十恨的把牙一咬，心裏念叨着，若不是我膀子受傷，我非得鬥鬥你這了頭，非弄個水落石出不可，叫你一個跟頭栽在我手裏，服服帖帖的得順着我，這你也跑不了，」說着恨恨的躁了幾脚，登登登下樓，正遇見陳深，陳深一見他道：「你上那去啦，叫人担心，喬七找你去啦，你上這做怎麼來啦，」陳深說完細看葉十兒，臉上顏色也變了，兩眼直勾匕，右手擡着左臂肩頭，縐着眉道：「我掛彩啦，咱們到前面見鐵老頭再說，」說着向前就是，陳深後面跟着道：「怎麼啦你也該，八成到寒英屋裏胡鬧，讓她給了一下吧，見老鐵你也沒話說呀，一葉十兒也不理他，氣昂匕照直奔前廳，陳深後而跟隨，就聽廳內喬七同老鐵正在談話，二人進來，葉十兒怒氣沖沖往凳子

一生，連看老鐵全不看，喬七看着希奇道：「十哥，你到底往那方去哩，我追出你很遠也沒看見你，喲，膀子受傷啦，誰？」葉十兒並不答言，臉朝外，一邊用手捂着傷處，鼻子哼了一聲，斜瞟了喬七一眼道：「你看這個，」說着從囊中掏出一柄小紫把金叉，遞給喬七，喬七雙手接過來，看了看不知道是怎麼回事，陳體侯也趕過來看看還沒答言，老鐵早已望見，吃了一驚，回頭向魏老頭兒一使眼神，魏德惠，雙鉤魏師傅微微笑道：「想不到他也來啦，鐵三爺你知道這是誰嗎？」鐵雄威鐵三爺把頭點點道：「我倒是知道，老汗包楊六的稱門十二支紫金叉」說至此略一遲疑，復道：「可是楊六早死啦，這又是誰，吳瞎子沒有這種暗器，」說着從喬七手裏接過來，仔細看，見又把上有個芝麻粒大的一個小暗記，回頭問魏德惠道：「老仁兄你看這是什麼？」魏老頭兒道：「我不用看，上面是一支佛手，使用此叉的人是楊六的後輩，此人姓楊名奎字明九，江湖上稱他神手飛叉，一檣十二支紫金叉，雖然他是楊六的後人，可是他得過莫愁烏蕭老鵬的真傳，可是我知道此人好靜不好動，這幾年沒見過他的影子，這次想必是吳明輔的蠱惑，虧得此人心地善良，不然葉老台非有危險不可，老台你怎麼這會功夫遇見他了，」葉十兒聽老魏問到他，方回過身來道：「魏師傅，不單遇他，連我受傷亦不要緊，可是咱們家裏有了內線了，」數人聽他說到此處全吃了一驚，忙同聲急問他是怎麼個原由，葉十兒才把同陳深守住前樓，就見黑影兒一幌，怎樣追下去，「剛說到此處，他不說了，鐵雄威忙道：「子阡，往下說，」葉十搖頭道：「不能說，關係太大，說出來與咱們大家全不好看」老鐵急把兩隻銅鈴似的大眼一瞪道：「老台，說你的，不管是誰，我有辦法，決不從寬，就是咱們屋中誰也可以說出來，體侯，把傢伙守住廳口，不許出

人，喬七爺，到外面巡風，並看着手下弟兄，不許出去一個，老台接着往下說，「老鐵聲色俱厲，迫葉十說，葉十才說道：「既然如此，我說出來，魏師傅同三爺全別怪，」然後葉十把如何看見蕙兒同寒英及一個年青書生躲在暗處談話，如何把那書生鎖在屋內，如何他把書生捉出來要送到老鐵面前問罪，如何遇見楊奎給他一叉，如何追上前去，沒追着，回來書生不見，怎麼想起來到寒英屋中查看，寒英屋中及她二人怎樣形跡可疑，自己怎樣被寒英及蕙兒逐出來，」有枝添葉，全盤說了出來，他就是他他把秋生代到自己屋中一節，改爲送給老鐵治罪，末了道：「到現在我想那小子還在姑娘屋裏，我話是說完了，魏師傅，三爺，信不信在恁，我的傷處疼得利害，我得歇去，」鐵雄威一邊聽一邊生氣，等葉十兒說完後，一把抓着葉子阡，站起身來道：「氣死我了，老台，走，跟我拿這小子及敗壞我名譽的了頭」抬脚往外就走，葉十兒心中暗喜，可是不敢同老鐵去，因爲老鐵很疼愛寒英，怕被寒英問倒了一撒嬌，老鐵就能依着姑娘，自己鬧得裏外不是人，忙道：「三爺，我的膀子疼得很，我實在……」話還沒說完，陳深陳體侯趕過來攔道：「三爺，你先別生氣，我有幾句話，魏師傅，恁也別不言語，我要替寒英姪女分辯分辯，三爺，我姪女素來爲人如何，對於恁老人家孝道如何，蕙兒小姑娘是怎樣個人兒，恁不能不知道吧！」老鐵被陳深攔着，可就更火上澆油，又聽陳深幾句話，心裏可就平下點去啦，回來又坐下，把葉十撒開道：「這了頭素來很活潑，要說意外的事倒沒有，平常對於我也很盡孝道，自從他母親去世，十幾年我就是這麼一個姑娘，寵愛自然是有，但是他是個明白人……」陳深不等老鐵說完道：「却有來，既然恁全明白，恁也不思忖思忖，魏師傅怎麼也不幫忙幾句，」魏德惠道：「不是我

說話，因為這裏面有我孫女小蕙，我到不好答言，可是老台也不能不這麼疑惑，我到是有個辦法，老三也別生氣，回頭咱們兩人上後樓看看他們，暗地查查，陳爺同喬七爺千萬小心，咱們前後院中，所有屋子不許點燈，人全藏在暗處，楊奎他們今晚或許還回來，不能不小心，老台在樓下面守住樓口，所有弟兄們全散開了，全得顧着，「這老東西，秋生同寒英的事他滿全知道，他是昧着心分派，他明知秋生準藏在寒英屋中，到那時不能不設法幫寒英的忙，他同楊奎早見過面，他早已是吃裏爬外，他也知道那書生是宦門後代，這全是蕙兒告訴他的，準知道若被鐵三撞上三人全沒活命，他很贊成寒英同秋生相愛，並希望他們成爲伴侶，免得將來落個賊女賊妻，並且綠林道好結果的太少，這正是鐵家的家德，才能生出這樣明白的女兒，在這緊要關頭，魏德惠要盡交友之道，保全鐵家的後根，盡俠義天職，搭救無辜學士，所以他分派衆人的工作，全有用意，後文自然表出，各按各的職位，白馬山的喬七，金駝嶺的陳體侯，分前後門巡查去了，老鐵三同魏師傅，貓眼兒葉子阡三人竟奔後樓，鐵雄威是怒氣沖霄登登登，恨不得立刻進內把寒英等拿住，問個青紅皂白，真要按葉十兒所說，當時非把男女三人處死不可，來到樓下葉子阡，正要往上奔，雙鉤魏老頭兒雙手攔住，把臉往下沉，葉十兒一看，當時沒敢莽撞，可是心裏氣不忿，又不敢惹老魏，心裏說，有咧，我明白啦，自己的孫女兒，當然有點……啦，我自有的辦法，貓眼兒葉老十閃在一旁，讓過老鐵同魏德惠，靠着門口立着，把頭低下，葉十兒要蟲惑事非不提，魏德惠在前面老鐵在後面，還沒到樓上面，剛剛在樓梯中間，魏師傅喊道：「姑娘睡了嗎？」他這才給樓上寒英姑娘送信，可是鐵雄威竟顧不了那些，足下墊勁，嗖，竟由半路縱上，一步來到寒英住的屋門口，噹

一脚把門踹開，花啦七，樓門粉碎，搶入裏面，瞪着兩眼，往裏看，見寒英姑娘，坐在床沿，渾身紮緊俐落，頭上用青絹包頭，青綉子褲褂，藍綉搭膊，斜掛着蓮子囊，一雙鐵尖鳳頭鞋，外蒙青綉子抖蓬，床上放着一個長條包袱，露着劍柄，見他父親進來，他並不覺着害怕驚奇，將包袱拿起，站起身來，給他父親福了福，一言不語，那老鐵，見寒英姑娘打扮是要上路的形狀，火更大啦，可證明葉十兒的話沒錯，老鐵先不問寒英姑娘，滿屋子裏翻找，並沒有什麼男人的影子，更不見蕙兒，魏德惠站在門口，也是不言不語，屋中就聽見鐵雄威翻騰的聲音，挺重的脚步，急促的氣喘，找了有一杯茶的功夫，沒有什麼，鐵雄威急的哇呀一叫，回身就奔了寒英姑娘，寒英早防備他父親了，噲唧……實劍出匣，斜裏一蹤，閃在旁邊，把劍一橫道：「爹爹，慢着，您有話先說，孩兒有什麼不是了？」鐵雄威見寒英竟敢抽出寶劍，更氣不可忍，把牙錯的咯七亂響，可是不敢過去，因為寒英那是柄寶劍，雙手揉搓着咬牙道：「好丫頭，我白養活妳了，妳好……」竟說不出話來，恨不得用嘴把寒英咬個稀爛，老魏也不言語，把着門一站，看他父女怎麼唱這齣戲，寒英他更不慌忙道：「您爲什麼生這麼大氣，孩兒有什麼錯處，把您氣的這樣，」老鐵急的雙手握着拳道：「好丫頭，怨不得剛才在樓上看不見你，你回來說你追吳瞎子去了，原來你另有愛味的事，我一時被你哄信，誰知你大胆敢把人藏在家中，好丫頭，氣死我了，非打死你，省得給祖先丟臉，說，那小子那裏去了？」說着氣的呼呼的喘，寒英道：「您問那人啊，同蕙兒早走了，您先不用生氣，您聽我說，我已經同那姓方的訂婚啦，我不能跟那些不乾不淨的人在一起，我嫁姓方的是給咱們家改換門風，咱們家從老祖宗說也不是吃這碗飯的，誰知後來竟輪到幹了這個呢，佔山爲王，據

惡爲業，不啻是反叛，成年累月的是個黑人，我已經落個賊女，更不能再做賊妻，您今年已經這麼大歲數，吃喝絕不發生問題，聽那些小人之言，幹些反國的事，您能叫您的女兒也跟着攪在渾水裏面嗎？當初我也不是沒勸過您，您一定不聽，將來您一定知道我說的是不是好話，依着我，您也收拾收拾，咱們爺幾個回到老家，不愁吃不愁穿，是個太平的老百姓，享您那後半世清福，你覺着我說的對不對，您要是不聽孩兒的良言，唉，爹爹，您捨了您這不孝的女兒吧！」說着止不住眼淚撲刷刷如斷線的珠子一般，落將下來，老鐵越聽越有氣，恨不抓過寒英撕爲數段，後來聽寒英的話不是沒有理，又見寒英一哭，這就是所謂虎毒不吃子，天下有不孝的兒女，沒有不疼愛兒女的爹娘，何況老鐵半百多就有這麼一個女兒，平素真如掌珠一般，嘆了一口氣，那寒英雖然哭着，偷眼見老鐵有些軟化啦，寒英一邊哭着一邊道：「爹，您想我說的對不，今天孩兒覺着太對不住您，可是擠在這，唉，我也捨不得您，……，唉，殺了您這不孝的女兒吧」說着把寶劍往地下一扔，過來抱着老鐵痛哭，老鐵被寒英姑娘這幾句話，又見寒英抱着自己哭，心裏一陣難過，不由得他落下幾滴老淚，用手撫着寒英的頭道：「唉，丫頭，你說的對，我不能讓你跟着我湯這渾水，可是丫頭你要長住了眼，以後我也顧不了妳啦，去吧，到了外面別說是我鐵雄威後代，過後我要死了，你們給我多燒幾張紙就算妳盡了孝心啦，」說着往外一推寒英，回頭見老魏正看着自己，老眼裏也含着淚珠，老鐵嘆了一口氣，把頭一低，也不理寒英，竟走出門外，也不同老魏說話，低着頭獨自下樓，屋中寒英放聲痛哭，魏德惠道：「姑娘別哭啦，你的事還沒完哪，還不快走，」寒英止住悲聲，收拾好了寶劍，向魏德惠跪了下去，慌的老魏忙用手攙着道：「姑娘這是做什麼，快

起來，快起來，」寒英道：「老伯父，您要依我一件事，我就起來，」魏老頭道：「姑娘起來說，只要我辦的到的事，沒有不成的，」寒英道：「老伯，我父親全仗着您啦，」說着兩眼又落下眼淚，老魏也嘆口氣道：「姑娘去吧，我同你父親禍福同享吧，」寒英站起來，又向德惠福了福，老魏道：「姑娘，蕙兒你要多看管他，我也不說什麼了，」說着老淚落了下來，寒英答應，站起身形，毫不留戀，竟直接下樓，老魏德惠也跟了出來，再找寒英姑娘蹤跡不見，知他已經走了，很佩服一個女兒家這樣的本事，忽然想起葉子阡在門口，怎麼此時不見，哎呀，心想壞了，老頭兒急得白髮直立，知道葉子阡不是好東西，不定又出什麼壞招，忙到外面一看，連陳體儀同白馬山的喬七全不見，老頭兒顧不得通知老鐵，拉過一匹馬，向手下人道：「葉老十及陳，喬二位呢？」夥計們道：「剛才老台同陳爺及喬七爺三位匆匆忙忙出去往南走了，」老魏繃着眉頭，自己後悔，告訴手下人道：「通知老爺子，就說我就回來，」說着拉過馬出了大門，上馬直奔南方追去，翻回頭再說寒英同秋生蕙兒他們，在葉十兒一個人來冒詐私查的時候，寒英同蕙兒剛把秋生接進樓內，因為寒英，蕙兒把秋生暫時安置在書房，二人來見鐵雄威，鐵雄威見寒英姑娘同蕙兒身上全有灰土，問他們到什麼地方去啦，為什麼剛才不見，寒英姑娘說追一個夜行人，就把那拿竹竿的事一說，鐵雄威倒也信了，所以寒英見沒事了，推說到屋中換衣服，在半路上就見有人剛往起爬呢，黑夜之間，看不清楚是誰，走近了才看出是秋生，慌的寒英忙架起他來，秋生此時，已經不出話來，寒英同蕙兒把秋生急架入自己屋中放在床上，秋生就剩了哆嗦了，見着寒英，苦着臉，差點沒哭出聲來，寒英此時忙問道：「這又是怎麼回事，」秋生把有一個人穿什麼，拿什麼，怎樣有人

傷及那人，那人追下去等全說出來，聲音全變了，寒英又是心疼他，又是害怕不知被誰看見，正在此時，外面有人拍門，聽口音是貓眼兒葉子阡，吓的三人全慌了，寒英忙把秋生抱起放在床後，把床上的土擲了，坐下，惠兒才把門開開，寒英等葉十兒走後，知道遇見秋生的是葉子阡，把秋生接過來道：「壞了，他一去非告訴我父親不可，那時咱們全沒活命，這怎麼好，」說着急的落下淚來，惠兒也是着急萬分，那秋生更不用說了，還是惠兒道：「姑娘，事到如今，我有一句話要說，現在也顧不得別的啦，方先生，我們姑娘對待您這份意思，您也不是傻子，一定也明白，乾脆現在只有你們兩人成爲夫婦，趕緊脫離此處，回到方先生老家，不然，現在就有危險，」秋生聽到此處，又驚又懼，心裏如同開了雜貨舖，寒英姑娘雖然大方，到此時也有點害羞，可是在這緊要關頭也顧不得許多，兩人竟等秋生答覆，可是秋生只不開口，惠兒急問道：「你到是答應不答應，不答應我們姑娘也爲你搗了黑鍋，再者這麼些天你們兩人不會不發生感情吧，你也不是草木，你還有什麼說的嗎，」秋生被惠兒拿話擠得的手足無措，揚頭見寒英面泛桃紅，兩隻水汪汪的杏眼，現出渴望而又怨憤的顏色，望着自己，那蕙兒睜着兩大眼睛，繃着眉，上嘴唇咬着下嘴唇，主僕二人靜候他答應，秋生也是粗了脖子紅了筋，哼，哼了兩聲，可是仍然沒有說出來，把個蕙兒急的把頭搖搖道：「喝，你到真是貴人語話遲，你也不想我們小姐是什麼身份的人，你還真不願意嗎，好，搖頭不算點頭算，」說着把兩手一叉腰，站起身來，望着秋生，秋生更急的抓耳撓腮，他有他的難處，他家鄉還有等着他的愛姊上官瑛呢，再者他已料出來寒英他們不是什麼好人，自己想來想去，真是魔障，好不當央兒的又遇上這檔子事，寒英姑娘他也覺得可愛，尤其待他這

樣的情分，也是實在捨不得，遲遲的而更發慌說，根本他也不知說什麼才好，蕙兒早急了道：「好好，你不肯答應，這也是咱們三人的末日，少時前面老爺子上樓，咱們三人一塊上鬼門關去，」說到此處，寒英不由的落下淚來，唉了一聲，回身坐在床邊，低頭暗泣，蕙兒更瞪着秋生咬着牙道：「嘿，想不到這樣沒良心，」說着他眼圈也紅了，秋牛實在被逼無法，又見寒英姑娘哭泣，真如代雨梨花，良心上也實在過不去，慢慢的道：「小姐，不是我肯不肯，你待我這樣情深，憐愛我這窮困的書生，想還想不到呢，我還能不願意嗎，可是……」……」蕙兒急道：「可是什麼呀，說呀？」秋生看看他，又看看寒英……」仍說不出口，寒英不等他說完，扭回身一把握住秋生的手道：「你不用說了，我知道你是因為我的身家不清，嫌我是個賊女，這也是瞞不了你的，不錯，我父親據湖稱霸，無論怎樣有勢力和銀錢，不過是個賊，那能配得上你這書香門第的公子呢，我只怨我的命，我想我能嫁你，脫離這盜字的門庭，同你到家一忍，不管受什麼樣的清苦我也願意，誰知……」說着淚早落下來，滴在秋生的手上，忙把頭又低下，小聲悲啼，秋生心裏也是難過，想了半天，用袖子給寒英擦擦眼淚道：「唉，我那能像你說的那麼樣，我不能不說了，我在家裏已經……」寒英同蕙兒聽到此處，俱吃了一驚，全抬頭看着秋生又相對看了看，寒英急問道：「你已經完過婚嗎？」秋生搖搖頭道：「不，我已經定過婚，所以不敢再答應你，我要答應你，豈不是欺騙了嗎？」寒英聽到此處，嘆了一口氣，毫不顧及沖口而說道：「就是你有妻子，我給你當丫環也願意，」蕙兒臉也紅了，秋生見寒英竟說出這種話來，心中又是感激，又是愛，說道：「你這份深意，使我萬分難過，我再不答應你，我就不能再算人了，可是那不屈尊

你了嗎，再者我也沒有這種力量，並且我尚有老母，他老人家不定能願意，還有我那未婚妻上官瑛不肯也是問題，到那時候，我不是更對不起你嗎，「寒英先聽他答應了，心中立刻喜歡，又聽說他有母親，心中到有點憂慮，恐怕他們官宦人家的老太太犯死心眼，後來聽說他的未婚妻是上官瑛，驚的立刻跳下床，雙手緊握着秋生的兩隻手，瞪着杏眼急道：「是上官瑛？就是江蘇虎邱的上官瑛？江湖人稱粉蝶兒的上官女俠客嗎，」秋生點頭道：「是」其實秋生同上官瑛不過是男女相愛，私自暗訂白首之約，在外表的形式上並沒有舉行放定禮，秋生說出上官瑛來是有用意，江湖上的人沒有不知虎邱三義莊上官兄妹的，所以他說出來，他以為是我有上官家這樣朋友親戚，可以鎮得住這些人物，寒英可以放鬆他了，他也不是不愛寒英，不過良心上怕對不起上官瑛，結果滿擇，寒英聽他的未婚妻是上官瑛，又是喜歡，又是害怕，喜歡的是有了上官瑛他同秋生就有靠山了，害怕呢，恐怕上官瑛不答應，在這時候，百感交集，手捻着辮穗，低下頭，那蕙兒也聽見過上官瑛，當世獨一無二的女俠客，也很憂鬱，因為沒見過這位俠客姑娘，不知他什麼脾氣，至終還是寒英道：「那麼，我們先不要顧別人，你既然願意，以後再說，倘若上官姐姐不答應，我有我的辦法，或生或死總是你們家的人，更且你在此處住了這些天，雖然沒有過分的舉動，可是我的一生已經屬於你，即或現在你有三心二意，我也是始終如一，你聽……前而已經有了動靜，我父親一定知道了，他的脾氣火性，咱們性命如在他手裡攢着，快逃吧，蕙兒，收拾咱們應用的東西，快快……」說着，蕙兒同寒英把隨身三人的衣服銀兩打點兩個包裹，秋生只有在旁邊瞧着，一點也插不進手，並且心裏焦急萬分，腦筋裏許多方面的關係在算清賬，剛收拾落俐，就聽見脚步

響，寒英忙叫蕙兒代好兵器，推開後窗道：「快點，蕙兒，你先在下面等着，我把他繫下去，仍走西平台到馬號把咱們兩人的馬帶出來趕緊出院，蕙兒，他，他我可交給你啦，千萬別叫人看見，不然咱們可沒命，能出去，離開咱們這，往南十里坡松林那等着我，我還得同老爺子有話說，」說着不等秋生說話，蕙兒早由窗跳下，寒英用一根帶子細好，要把秋生由窗口繫下，秋生急道：「你不走，我也不，好小姐你……」話沒說完，寒英忙捂着他的嘴小聲道：「小點聲，現在沒工夫說話，我要追得上你們咱們一齊走，你們能逃出去等我最好，要逃不出去，或等不着我，」說着兩眼撲刷卜落下眼淚道：「你讓蕙兒保護你回家去吧，只要你忘不了我，我就是死了也甘心，快走吧，」說着往下一送他，下面蕙兒就接着了，這工夫魏德惠的聲音已經送到寒英耳旁，跟着老鐵就闖進來，書不重贅，蕙兒接着秋生，扶掖着他，由西平台順下去，兩人小心翼翼順着牆根，躲着亮光，慢慢走，這回是魏德惠的計劃，院中不準有亮，所有的正式人物全在前廳，其餘的人們竟是些騾驢們的底子，所以蕙兒同秋生能夠脫離險境，到了馬號，把寒英的青驄馬同那匹白馬輕輕拉出來，讓秋生騎着寒英的馬，自己騎着白馬出了廠院照直往南走去，不敢跑，恐怕裏面有人聽出來，離開差不多已經有幾里地，這時天光已然發白，已經看得見人了，鳥兒鳥鴉一羣羣的噪叫齊飛，露水落在身上，被晨起的涼風一吹，冷嗖嗖的，倒也清爽，秋生覺得渾身發涼，腦筋才清楚過來，望着蕙兒，見蕙兒穿着一身天藍色的綢褲褂，腰中繫着一條竹布色的綢巾，頭上也是天藍色綢子包頭露着孩兒髮，配着粉白的臉蛋，兩隻大眼直勾勾望着前面，馬鞍上掛着大小兩個包袱，看樣子很沉重，不由的深深嘆一口氣，把頭低下，蕙兒看了他一眼道：「你又怎麼了，都是你，

爲你我們離家遠奔，舉目無親，這一回冒這麼大危險，還不知流落到什麼地方去呢！」說着兩隻大眼睛一翻一翻的，眼圈兒一紅，把臉扭過去，偷偷把眼淚擦了擦，秋生見了真是奇怪，從一認得寒英主僕一直到現在，也沒看見過蕙兒發過愁，這回子也會傷心了，也不由得又嘆了一聲道：「這全是你們小姐愛我過深，連累了你，我將來一定報答你們二位，」蕙兒一聽，嘆息又笑道：「別檢好聽的說啦，只要你的心上別忘了我們小姐，別見了你那上官姐姐，把我們姑娘拋棄一邊那就算我們小姐的運氣，快走，有人追來了，」說着用手一提韁，兩脚一磕馬後腹，踏踏踏，跑下去，吓的秋生也緊跟着追了下來，看看前面一片松林，蕙兒才勒着馬，拍手笑了起來，秋生也勒着坐驥，累得喘吁吁，臉也紅了，見蕙兒笑，又回頭看了看才明白過來是蕙兒冤他呢，見蕙兒那種天真爛漫的態度，實在可愛，離着松林也不遠了，兩人把馬放慢了，在這喘氣的工夫，秋生喘着道：「唉呀，可到地方了，咱們下馬歇歇吧，」蕙兒道：「不，不能，咱們不能下來，倘若有個不測，咱們可以快點跑……」就聽馬跑蹄跳的聲音，接着見由松林內出三匹馬，馬上三人就聽一聲吶喊，欲知如何，請看下回。

第十四回 活無常門阻鐵寒英

話說蕙兒見松林內竄出三匹馬，馬上三人，還看不出面容，秋生也看見了，吓的二人兜回馬頭往回就跑，後面三人騎馬踏踏追了下來，走出沒有多遠，堪堪追上，二人急急忙忙，慌不擇路，蕙兒在後，秋生在前，緊勒馬韁，急打馬股，躍田踹壠，顧不得坑坑絆絆，照直往前跑下去，後面的蹄聲，越追越近，急的二人來不及往後瞧看，迎面一道土崗起頭，二人連打馬股，直奔土崗盡頭處，就聽後面追聲更近，二人來到切近，秋生先轉過土崗，蕙兒跟着在後，他在馬上早把袖箭貫好，剛到土崗，扭回身，揚手要打，一見吃驚發怔，原來後面只有一匹馬在追着，已然來到面前，馬上人穿着一身綠色禪褂，青綢包頭，身帶兵刃，正是白馬山喬引，雙頭蛇喬七爺，蕙兒慌的顧不及一切，嘴裏喊道：「七爺請留步吧，不然我可不敢氣啦」話剛說到此處，就聽土崗後面有人答話，「好丫頭，你們也有狼狽的時候，你回頭看看我是誰，」蕙兒更是驚駭萬分，回頭一看，正是貓眼兒葉子阡，托天大王陳深陳體鏞，秋生在馬上垂頭喪氣，雙手握着絲韁，渾身抖戰，葉陳三人夾着秋生，就聽葉十兒哈哈狂笑兩聲，如同鳥鳴嘍啼，使人聽見毛骨悚然，然後聽道：「蕙丫頭你們也有今天，我知道你們必從此路而行，真贓實犯現在我手，好好的跟我回去，這場官司咱們得打打，看你們的嘴能硬到什麼地步，」蕙兒氣的粉面失色，急的眼淚崩流，回頭看喬七已然抽出兵刃，擋着歸路，滿臉陰鷲文，再看葉十兒腰掛雙輪，兩眼成爲一條線，冷冷的面容，使人見而生畏，陳體鏞押着秋生，現出十二分的喜悅，正是四面楚歌，把個機巧伶俐的俏丫環擠得束手無策，立

劉把牙一咬道：「葉老叔，我今天要得罪你了，眼看着葉十兒，猛回頭叭的一聲崩簧響，袖箭出手，冷不防打在喬七的手上，噹啣七……鋼刀出手，再回頭，聽聽兩聲，直奔葉十兒，陳體侯二人喫驚，就在馬上一轉身的功夫，三隻袖箭一支不空，葉十兒一驚忙底頭，拍，正打入包頭內，把綳綳打落，頭髮立刻鬆了下來，陳深一幌，擦耳而過，蕙兒袖箭出手的功夫，嘴裏喊道：「秋生，還不快走，」秋生一驚，雙脚一磕馬腹，就在葉，陳二人竟顧袖箭，一怔的功夫，秋生早蹤了出去，打馬就跑，蕙兒先跑了下去，秋生緊緊跟隨，氣的三人哇呀亂叫，陳體侯更嘴裏不乾不淨，打馬就追，喬七更握着手腕，痛的滋牙咧嘴，氣的咬牙瞪眼，猛然葉十兒靈機一動道：「喬七爺，把鏢賞我一支，」因為喬七會打鏢，但是傷了正手，等於無用，葉十兒想起來，喬七忙掏出一支鏢遞給他，那陳深早追了上去，葉十兒跟着緊追，數匹馬在野地裏狂跑，塵土飛揚，陳深堪堪追上秋生，因為陳深認得秋生正是在四川白龜塢虎邱方鼎的兒子，昊天大王蔡國亮的仇人，所以他緊跟秋生，一步也不放鬆，那葉十兒也追在後面，愈追愈近，合計着鏢夠上尺寸，喊道：「陳大哥閃開，」陳體侯把馬往斜裏一領，葉十兒更緊釘了幾步，描準了秋生，因為蕙兒在前秋生在後，葉十兒一喊，蕙兒也聽見了忙道：「秋生伏下，往斜裏……快！」他這快字還沒說完，葉十兒鏢已出手，秋生伏下兩腿加着馬腹，剛要往外縱，就聽，拍，鋼鏢正打在秋生騎的馬股上，馬一疼往起一掀，秋生坐不着馬背，把秋生就掀下來，骨溜溜滾入田裡，剛要往起爬，陳深已然趕到，跳下馬，趕上前去，秋生正要起沒起，陳深趕前一脚，把秋生踢翻在地，陳深大喜過來按着，就要捆，就聽噲的一聲，兵器迎頭蓋下，陳深一驚，要抬頭已來不及，急的就秋生身上往外一滾，

，上面兵器往回一帶，算沒落下來，不憐非打在秋生的身上，此人正是蕙兒，他聽見葉十兒一喊，馬下稍慢，他早把他的練子銀錘，就是馬上掛的小包袱，提在手中，就這功夫，秋生已然落馬，蕙兒忙回馬，幾步趕到，可是陳深先到的，倘若陳深要打死秋生，秋生也早沒命，因為陳體侯要拿活的，預備獻給蔡國亮，所以秋生沒有危險，蕙兒已到，蕙兒已為陳體侯要傷秋生，跳下馬練上錘迎頭蓋下，陳深躲開，葉十兒也趕到了，雙輪左右一分，跳下馬來，趕過去喊道：「好了頭有你的，今天要想活命，勢比登天還難，」蕙兒更不答話，雙錘松開了，絕招出手，進步三錘，照着葉十兒迎面砸下，葉十兒雙輪支起，往外一錯，要銷蕙兒的錘練，可是來勢太兇，招架不易，焉能還手，單輪迎着面門，往後一閃，讓過第一錘，沒想到第二錘已到，好葉十兒，雙輪往外一推，足下墊步，往前一縱竟自讓過錘頭，進入錘的勢力圍籠，這回蕙兒第三錘可使不開，蕙兒更不慌忙，也知道葉十兒雙輪又黑又狠，前錘拉回，後錘一抖，往下一矮身，把葉十兒的雙輪讓過去，蕙兒的錘可就到了葉十兒的下部，葉十兒一驚，心說好了頭，好錘法，忙往起一縱，沒想到蕙兒的後手錘不過是給葉十兒送個信，緊跟着拉回來的前手錘，起輪來不等葉十兒落地，攔打葉十兒雙脚面，葉十兒大吃一驚，就在錘還沒到的功夫，平空小翻個到大反提，嗖，翻出丈數開外，落地站脚不穩，登匕匕，脚步嗒唧，倒退數步，這時蕙兒見葉十兒落下來，不等他站穩了，揚手一按崩簧，就在貓眼兒倒退的功夫，嗖的一聲，袖箭出手，直奔葉十兒的面門，葉子吓大驚失色，抵頭埋臉，就地一滾，袖箭落空，誰知箭到人到，蕙兒就人隨箭竄了過來，雙錘掄開，花楞楞，狠命往下就打，葉十兒呀的一聲，來不及起來，把眼緊閉，翻身往下一溜，算躲過這錘，蕙兒更不

怠慢，進步帶回前鏢，掄起後鏢，翻花蓋頂，迎頭打來，打上葉十兒準死無挪，就在葉十兒等死的功夫，前後差不了一絲兒，蕙兒身後金刀劈風，刷地帶風就下來，蕙兒忙一翻身，反手一鏢，就聽噲唧唧……鋼刀落地，乃是雙頭蛇喬七，左手握刀，破命趕救葉十兒性命，好危險，若不是喬七來得快，葉子阡非喪於鏢下不可，喬七見鋼刀出手，撒步轉身形，微偏頭額，意思是要跑，蕙兒焉能容得，近前步，甩鏢成平線，照準喬七後腰就打，喬七轉身形那是詭招，要怎麼偏着頭呢，他雖然右手受傷，咬牙根尙能動作，左手押刀是讓蕙兒看出來右手代彩，刀落地手中無有兵刃，當然蕙兒放心追趕，不想喬七轉身的時候，已將鋼鏢取在手中，到底蕙兒閱歷淺，再者氣急，毫不防備，喬七等鏢已近身，猛回身讓過鏢，揚手說聲「打」，嗖，一道亮光，射入雙目，冷森森直奔蕙兒頸喉，慌的蕙兒忙止步，抬頭看，正同剛升起的太陽來個照面，陽光幌的兩眼昏花，看不清什麼東西，要躲勢已不及，在這一髮千鈞之際，說時遲，那時快，就聽，叭的一聲，暗器相碰的聲音，跟着亂冒金星，火光四射，鋼鏢墜落，蕙兒同喬七同時吃了一驚，各縱身跳開，眼前站定一人，喬七一見不由打了一個冷戰，蕙兒大喜過望，正是鐵蓮子寒英姑娘，短打扮，青衣襟，青絹包頭，身帶寶劍腰掛蓮子囊，足下鐵頭靴，喬七轉身就走，蕙兒要追，寒英攔道：「先別追他，你受傷了沒有，」蕙兒本是一腦門子的氣，一心的火，被寒英安慰的口吻問他，不由心中一陣難過，這一肚子委曲全要發洩出來，眼淚止不住的下落，抽抽啼啼道：「沒有……」寒英忙攙過來拍着道：「先別哭，這不成了小孩子了嗎？他呢？」蕙兒擦擦淚，抬頭怔怔向寒英道：「誰呀？」寒英一見急把蕙兒往外一推道：「爛，還有誰，怎麼……」話還沒有說完，蕙兒忽然明白過來，

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卜通坐在地下，四下又望了望，恨命以頭碰地哭道：「我……我竟願追打葉十兒同喬七，把他給忘了，」說着更哭不住聲，寒英更急的面白無色，驚悔萬分，又四下看看，一人沒有，雖然天光大亮，但在這曠野荒郊的地方，連個農夫全沒有，急的一把掀起蕙兒道：「快說……他往那邊去啦……蕙兒更悔恨自己，哭着道：「我見陳深把秋生按住，我過來打陳深，葉十兒攔着我，我就同葉十兒動起手來，一直等您來了，我把他……可就忘了，」寒英急的亂蹂躪纖足，又問道：「葉十呢……」話還沒問完，就聽腳踏踏一陣馬蹄響，馬尾後黃土飛揚，二人同時回頭看，只見個背影，乃是貓眼兒葉子阡同雙頭蛇喬七二人往來路逃去，蕙兒忽然想起道：「姑娘，大概陳深把秋生給擄回去啦，咱們得趕緊追，」寒英此時方寸已亂，沒奈何點頭答應，二人看見自己的兩匹馬並在草地放青，韁繩在地上滿掛露水，二人一打呼哨，兩匹馬同時聽見，跑了過來，蕙兒收拾好了雙鍾，二人上馬，撒馬往回追，可是再找葉喬，二人蹤跡不見，寒英二人不知往那邊追好，看地下蹄印，已經零亂不堪，也看不清應往那條路才是陳深的馬印，蕙兒正在低頭查看，忽然寒英道：「往西，蕙兒，」說着，並不等蕙兒，雙足後跟力磕馬腹，直往西方衝去，蕙兒緊緊相隨，一股烟相似，穿林過崗，馬後代起遮天的黃烟幕，寒英同蕙兒，一心一意只往前趕，原來寒英在尋找馬蹄痕跡的時候，看見地下滴搭幾滴鮮血，他疑惑秋生有何不測，去路在西方，所以照直往西奔，走了十幾里路，路是越走越偏，正走之際，迎頭一片棗林，一路上黃花發香，綠葉垂掛，碧沉沉黑壓壓，被陽光一照，十分好看，在南方是看不見這樣大棗樹林，可是寒英同蕙兒並沒心閱賞，剛到棗林，二人稍微一代絲韁，勒着坐騎，辨別方向的功夫，就聽棗林內，哈哈……

一陣狂笑，如同梟鳴一般，加着樹大風高，隨着風兒吹着聲音，不管鬼嚎也似，兩匹馬驚的唏噓匕……長嘶，馬鬃直豎，前腿高抬揚起，在地下滴溜溜打了一個轉圈，慌的寒英蕙兒兩人緊勒絲韁，力夾馬腹，口中吁吁，手中勒着馬，同時留神往棗林裏面看，二人不知棗林內是妖是怪，也是驚駭，手足不知所措，聲盡風停，嗖嗖，由棗林內竄出三人，打頭一個笑聲未盡，口中嘿嘿，寒英同蕙兒一看，吓的二人唉呀一聲，雙雙瞪圓二目，那坐下雙騎又驚跳不隱，那爲首之人又哈哈一陣怪笑，這兩匹馬回頭要跑，但是好像跑不動的架式，八條腿顫抖發憚，二人勒緊馬韁，細一打量，乍着胆子一看，見爲頭那人身穿青布大褂，又肥又大，白麻繩勒腰，高白襪子上面竟是黑泥，兩隻破緞子雲鞋，上面繫着白麻繩兒，身高約七尺開外，頭上沒戴帽子，二寸多長的頭髮，滿身油泥，高高直立，往臉上看，唉呀，吓死人，一張馬臉，挺窄腦門子，兩道灰黑眉毛，雙眉往下搭立着，深眼窩一雙三角眼，單角隨着眉毛往下垂，白眼珠多，黑眼珠往上翻翻着，大蒜頭鼻子，翻鼻孔，兩腮無肉，高顴骨，一口黃白牙，嘴大直到耳邊，雙嘴角往下垂，張着嘴一笑，露出一條紅舌，面上黑黃色，直彷彿殭屍一樣，也就是白日，要是黑天，非吓死不可，吓的二人各打了一個冷戰，再見隨後一人也在七尺上下，短打扮，紫色花布褲褂，高白襪子薄底靴，頭上高挽髮髻，頭大項粗，黑紫臉露光流亮，敞懷露胸，露出二寸來長的黑毛，膀寬胸厚，頭上高挽髮髻，頭大項粗，黑紫臉膛，掃帚形粗眉，兩隻大圓眼睛，大高鼻子，四子口，半部鋼髻，十分兇像，那一個，僧家打扮，禿頭頂上有錢大一個疤，長的更兇，半截眉，一條線的眼睛，身揸一口戒刀，來者三人，頭一個是金駝嶺蔡國亮手下，二當家的活無常焦允焦得符，第二個洞庭湖金盤洗手的鬼

王韓飛，此人在十八年前率領弟兄大鬧登州府，手中一口寶刀，威鎮綠林，第三個就是大鐘寺第一大弟子，法源老和尚親傳，金面道郝立真的姪男，被上官璞劍削頭頂，借得外號人稱一枝梅月空，鐵蓮子寒英同蕙兒見這三人直同鬼神下降，魔鬼臨凡，不知是何來意，活無常焦允焦得符哈哈笑道：「鐵姑娘認得你焦叔叔嗎？」寒英張口「呸」的一聲，勒馬後退，焦允不等寒英答言又嘻嘻笑道：「姑娘，你是不認識我，可是我認得你，你看」說着用手一指鬼王韓飛道：「這你該認識了吧！這是你大伯，洞庭湖隱居十八年的韓大爺，你總聽說過罷，」寒英一聽，心裏一驚，腦筋裏倒是聽說過有個遠族伯父在洞庭湖，但已經多年沒有來往，並且自己也沒有見過，尤其現在心裏如同火焚一般，急欲尋着秋生不管他是誰，闖過去爲是，雙腿用力，招呼蕙兒，又向焦允道：「我不管你們是誰，現在沒功夫，閃開我的道路，不然莫怪我手下無情，」焦允又哈哈大笑道：「姑娘，你有什麼事，我全知道，我正爲姑娘的事來的，你不是爲找秋生那虎邱方鼎的兒子嗎，哈哈……」說着一陣冷笑，雙手一拍道：「姑娘，你死了這條心吧，你順着我的手隴，還你的心上人，」說着，就見由叢林內，衝出數匹馬，頭一個馬上騎着的是尋而未見的陳深陳體快，陳深手拉着一匹馬，馬上一人橫爬在馬背上，衣服凌亂不堪，渾身泥土，順着兩隻手往下滴着鮮血，捆在馬背，十分牢固，狼狽不堪，只聽見微微的「聲，好像口內堵着什麼，正是自己唯一的愛人方秋生，寒英一見，呀的一聲，轟的滿身血液全攻上頭頂，立刻渾身抖顫，直急的合眼圓睜，柳眉倒豎，揚手，叭的一聲，如同一道流星一般，猛狐丁一顆蓮子直奔陳深，緊跟着，嗆唧唧，一按崩簧寶劍出匣，雙腿用力一磕馬腹，直奔陳體侯，可是陳體侯早有防備，剛一露面，叫寒英看見方秋生

，他就往回領轉馬頭，正巧寒英蓮子打來，一閃身讓過蓮子口中說：「走，」隨着這陳體候身後的幾個隨從蜂擁着秋生，照直往西南跑去，如同風捲殘雲一般，寒英這時氣急了，那蕙兒早要跟了下去，兩人同時撒馬要追，可是當前焦允，韓飛，月空擋着去路，寒英更不答話，照直往前冲，蕙兒後面緊緊跟隨，那曉得焦允哈哈大笑，不慌不忙，往外一閃，馬剛讓過一頭，因為焦允三人在步下，馬勢甚兇不能不讓開，焦允等馬剛竄出一頭，焦允一轉身，揚手照馬股上，叭，就是一掌，手法還是真快，寒英的馬，當時往後倒退往下一坐，疼得馬唏噓七一聲長嘶，前腿要揚起來，可是還沒揚起來的時候，後腿就吃不住勁，卜通坐在地下，寒英往後一仰，忙甩鈴，聽，縱了下來，在他的馬剛往下坐的時候，蕙兒正趕上來，一時收不住馬，眼看要撞上，蕙兒要甩鈴更來不及，急的把眼一閉，眼看要糟，正巧寒英縱下馬，一看大吃一驚，一個箭步，平空躍地，刷的寶劍把蕙兒手提的馬韁砍斷，蕙兒當時韁斷不由自己往後一仰，隨着寒英就勁抓蕙兒肩頭，口中喝道：「甩，」往後一帶他，蕙兒慌的一甩鈴，寒英就勁往後一拉，足下一墊馬後股，聽，把蕙兒提離馬背，竄出數步開外，落地，就聽後面，仆登，兩匹馬掃在一處，砸的塵土飛揚，焦允同韓飛，月空早縱出圈外，同聲喊道：「好！」可是蕙兒已經嚇暈，小臉煞白，抱着寒英，口中喘不過氣來，寒英一聽三人喝彩，更氣憤交加，聽，竄了過來，更不答言，挺劍照焦允就刺，焦允往斜刺裏一閃，寒英隨着上步，橫劍攔腰斬，焦允往前一縱，近身揚掌往下要打，可是掌還未落下，寒英早見焦允縱出，回身不等他掌到往後撤步，手中劍白蛇吐信，直刺焦一哽喉，焦允焦得符到此時知道自己不是寒英對手，寒英招數太快，就是這三招，如同閃電一般，自己手中又無兵刃，尤其

寒英是口寶劍，不敢大意，本來他是含着戲耍的意思，這一來到糟了，見寒英奔自己曝門刺來，忙閃身，斜裏長身一縱，縱出門外道：「姑娘，真不留情，我可讓你三招沒還手了，不然我可不容氣啦，一回手一哈腰，嗖，抽出兵刃，迎風一幌，白如雪，亮如銀，光閃閃，冷森森，一口緋刀如同紙薄，口中笑道：「姑娘，實在相逼，我可以陪你走幾回合，剛把這刀往起一抖，颯，一支袖箭，如飛也似，不偏不正，正打在焦允手腕，疼的撒手扔刀，甩着腕子哇呀怪叫，刀剛落地，就見人影一幌，風也似，急如電，快似箭，近前要抄這口刀，焦允雖然受傷，可是早防備這手，慌忙一個蹶子腳照來人踢去，家人翻身縱出，那人正是蕙兒，他見焦允一亮刀，忽然明白過來，又見這口刀真好，靈機一動，給焦允個冷不防，描準了一箭正着，刀落地他也趕到，沒想到焦允這次防備，因為他這樣已經丟了一把刀，蕙兒若被他踢住，刀雖搶得，人也完了，所以忙翻身縱出，算沒傷着這時寒英姑娘一個箭步來到，活無常忙要撿刀，寒英用寶劍往下一幌，蕙兒慌的往回一縮手，「英姑寶劍往回一帶，把這口緋刀帶起往外一拋，正巧扔在蕙兒面前，蕙兒就手撿起來要跑，那曉得鬼王韓飛也隨刀趕到，他見蕙兒撿刀，又見焦允踢蕙兒，又見寒英把刀帶起，韓飛知道壞了，這口刀要飛，隨着刀趕到蕙兒面前，兒蕙兒走不了，回手揚刀就砍，韓飛哈哈一笑，閃身形一轉，就轉在蕙兒身後，揚掌說「咳」，打上蕙兒不死也得傷筋動骨，那邊寒英已被月空擋住動手，活無常焦允正在裏傷，眼看蕙兒要受重傷，就聽有人喊道：「慢動手，我來了」緊跟着一陣馬蹄響，急足奔跑聲音，四人同時停住，少時來人來到下馬，頭一個蕙兒就看見了，跑過去，哇的一聲就哭了，韓飛也看見了，紫臉上不由就成茄子樣兒啦，焦允也忙過來請安，寒英姑娘更

也傷心起來，就是月空不認識，來者正是雙鉤魏德惠，魏老師傅，魏老抱着蕙兒，老眼婆娑，韓飛忙過來請安，單膝跪地道：「老哥哥，罪弟韓飛拜見，」魏德惠一見，慌的推開蕙兒，雙手扶着，細看看韓飛失聲道：「嚄，十來年前的韓大弟嗎！你可把老哥哥想壞，好嗎，十八年不見，見面你就先要打死你這孤苦伶仃的姪女兒，」韓飛更羞的把頭搖的波浪鼓似的道：「老哥哥不過是吓嚇他，我若真要打，我還「咳」他嗎，得啦，老哥哥，饒恕小弟吧，」這時活無常焦允也過來行禮道：「魏師傅，好久沒見，您還是這樣，月空師弟拜見魏老師傅，」一朵梅月空過來要行大禮，魏德惠忙攔着，向蕙兒道：「來，見過韓叔父，焦伯父，月空師傅，呀，寒英呢，」這一嗓子，數人同時發覺寒英不見，韓飛往西一看，剛才蕙兒騎的白馬也不見了，急的鬼王韓飛唉的一聲，蹀脚長嘆，蕙兒更大哭不止，那焦允焦得符也怔了；只有一朵梅月空並不以為然，雙鉤魏德惠見寒英走了，知道蕙兒他是難過，可是不知爲什麼韓飛這樣着急，問道：「大弟十八年的功夫，你能埋頭一忍，總算識時務者爲俊傑，可是爲什麼全這麼大歲數，又出世來做甚，寒英走了，老弟你爲什麼這樣着急，」鬼王韓飛咳聲嘆氣道：「老哥哥，兄弟這次就爲這了頭才二次出世，你瞧這是什麼，」說着由懷裏掏出一封信，遞給老師，魏德惠接過來，看信封上寫的是雄威老兄親拆，下款落的是弟國亮，再看信封並沒封着，焦允道：「魏師傅您看您的沒關係，」魏德惠才掏出信一看，不看尤可，一看暗地歡喜，又是吃驚，正是金駝嶺吳天大王蔡國亮向坐山鷓鐵雄威求婚，要寒英姑娘匹配他的三兒子蔡永志白猿蔡全爲妻，特求鬼王韓飛爲媒，焦允焦得符爲男家大媒，信上說因爲在數年前，鐵，蔡二人曾經口頭訂約，所以現在兩個兒女全歲數相當了，蔡國亮要求鐵雄

威履行條約，更聽說寒英姑娘得着魏德惠同老鐵老哥倆的真傳，成爲數一數二的女界人物，更喜的了不得，所以請鬼王韓飛玉成這件事，韓飛本是不出世，他不能出去，因當初險些喪在燕北俠客藍景藍星雲藍大先生雙掌之下，所以他立誓有藍景一天他絕對不出世，即或他死在藍大先生前面他也認了，可是這次他實在撥不開蔡國亮的面子，好在這事不是動刀槍動武力的事，再者靜極生動，竟允許蔡國亮同活無常焦允北上，誰知事與願違，帶領幾個手下人同活無常在路上遇見一朵梅月空，月空自大鐘寺被上官瑛削了頭頂後，羞憤出走，也沒臉見法源老和尚，更不敢到滿州見他親叔金面道郝玄真，因爲法源和尚正在滿州真武觀住着，所以他如同喪魂遊魂一般，東遊西蕩，雖然有時作些不法的事情，可是關於淫盜二字因爲沒有濟川同着，所以他也不敢辦，他又打聽秋生進京，他想惹不起女俠粉蝶兒上官瑛，若能把秋生處治了，也算出了這口氣，再者長了這麼大也沒到過天子腳下的北京，更打算開開眼，誰知還沒到北京，一路上就被海底金針吳凱吳朋輔暗地墜上了，假瞎子吳凱還以爲月空是貓眼兒葉子阡約來的，後來見滿不是那麼回事，才網開一面，暫時放鬆他，那知却另生枝節，這全是吳凱一時大意的原故，月空在北京城內外附近足有一個月，也沒訪着秋生的消息，本來秋生始終沒在街面上露過面，在長春寺養病，從長春寺到寒英家裏，就沒在城裏頭停留一天，更尤其是月空的長像，城裏的人一瞧見就得害怕，挺高的個子，挺壯的身塊，魔鬼般的面容，又帶着兵器，誰瞧見誰不躲他遠的，所以這趟北京算勞而無功，開開眼到是真的，沒法子只好耐着性在城裏城外訪查，這天早晨他正在城外樹林內養神之際，耳邊聽見馬蹄響，震動山林，立時將他驚醒，偷眼一看前面二人一馬正往西狂跑，馬

上前面那人像捆着是的，後面是個高大漢子，他可不認識陳深，原來陳深見葉子阡同蕙兒動手，他更不怠慢，把秋生攏起，挾着他找着馬匹，那秋生此時如同死人一般，由着陳深捆弄，他趁着這功夫，劫走秋生，意思是不辭而別，要奔往金駝嶺，獻給蔡國亮，這就是拙人拙主意，他不想想，金駝嶺在四川，雖看北京有數千里路程，那不是容易的事，他更想不到這些，照直往西走，到那兒算那兒，正被一朵梅月空遇見，月空眼尖，早看出前面是方秋生，後面是個綠林模樣的好漢，不用說這不定又爲什麼，活該這時解冤的時候到了，回手拾起兩塊三稜尖的石頭，看着陳深馬近了，他早已閃開，等陳深馬沖過去，描準了陳深的後腦海，嗖，一顆尖石子，就打出去，陳深也不是無名之輩，在月空的身影一晃，他可就看見了，他雖不知是做什麼的，但是不能不留神，就聽見後面風嗖的一緊，就知有暗器，忙往下矮身往外一閃，嗖，一顆石子就從耳邊過去，剛躲過這顆，緊跟着月空在他往外閃的時候，第二顆石頭子就打過來，陳深又得顧前面的秋生，又得勒着馬，又得閃暗器，動作當然不靈敏，第二顆到了，來的還是真快，因爲他知道第一顆是塊石子，所以第二顆他就放心多了，可是再閃是來不及，沒法子亮掌往下一砸，把石子砸落在地，可是手心被三尖石磕了一個口子，痛得直甩手，鮮血往下滴搭，他不敢停着馬，仍是往西奔走，月空不肯放鬆，找近路緊緊的追趕，陳深以爲一定是寒的救英兵到了，所以他是更慌忙逃跑，月空一邊追，一邊喊，「咳，快把方秋生放下，不然追上你是難逃活命，」陳深一聽更沒錯，越發走的慌了，秋生可也聽見了，但是他看不見是什麼人追，他也以爲是救自己的人來了，使勁掙扎雙手，但捆人也得會捆，他們綠林人捆的扣是越追越緊，越緊是越往肉裏勒，又是麻線，立刻鮮血順着繩子

全滲出來了，他掙扎在馬上就直動搖，馬是不穩，自然跑的慢，急的陳深照着秋生後腦用了三成勁，給了一掌，秋生就覺腦子一暈，就悶過去了，往下一歪，陳深單手攔住他，撒馬前奔。實際上月空早離着他們遠極了，本來兩條腿的人，要同急足狂跑四條腿的馬賽跑，那焉能成，等他知道離着追的人遠了，可是差了道了，月空追到棗林他喜歡了。因為往北是迴腸路，非由棗林往南不可，他想他先到棗林內歇歇喘喘氣，把兵刃拿出来等着秋生他們，這時就聽棗林內有人說話，忙閃在陰涼地方，往裏看，正是鬼王韓飛同焦允焦得符，在十八年前鬼王韓飛在洞庭湖焚香洗手舉行大禮的時候，法源老和尚也是賀客之一，因為月空是大弟子，所以帶着他一同去，雖經過十八年的長功夫，韓非的形貌他還記得很清，焦允焦得符同他師傅法緣也有一面之識，他同焦允還挺對勁，他看見大喜，尤其在異鄉逢故友，更可以幫忙，他得着他所要得的人，所以幾步跑進去，先給鬼王韓飛行大禮，跪倒磕頭，鬼王韓飛也不認得，這就是恐怕人家傷他，月空見韓飛閃開，他忙開口道：「韓師伯，小姪月空，在大鐘寺跟法源老師傅學藝，您不認識小姪嗎！」韓飛這才想起來，活無常焦允眼尖，過去伸手把他攙起來道：「原來是月空師兄，韓大爺，這是大鐘寺法源老和尚的高徒月空小師傅，您想起來了嗎，」韓飛道：「唉呀，恕我眼拙，十幾年沒見，不怪我看見不認識，老賢姪這從何處來，」月空把上官瑛傷自己起，直到把秋生丟啦一字沒丟全說出來，末了又向焦允道：「二哥，你得幫忙小弟，把這姓方的小子拿住，給兄弟出這口氣，」焦允從頭至尾聽着，這個喜歡就不用說啦，點頭道：「賢弟，你準知道這小子準能回來嗎？」月空道：「準得回來，他往北去那條路是個死路，」焦允哈哈大笑道：「踏破鐵鞋無尋處，得來全不費功夫。」焦允

一招手，從人拉過兩匹馬，讓月空騎一匹，這就要追，鬼王韓飛攔着道：「焦老二，月空賢姪，我有幾句話要說，得容人處且容人，月空賢姪若不是向上官瑛等尋仇，焉能代傷，你要想報仇就應該到虎邱找上官瑛去，焦老二也不應該這麼辦，應該勸勸月空賢姪才是，一焦允一聽，哈哈笑道：「韓爺，細情慙不知道，等回頭我再報告您，」說着不等韓飛說話，焦允縱上馬，同月空兩人沖出棗林，韓飛也忙追出來，他怕他二人傷人，焦允同月空剛出，棗林就見由北面來了一匹馬，馬上騎着個黑大漢，「秋生被那黑大漢按在懷內，慌慌張張，東瞧西望提着就跑來，焦允等來到切近一看，認識是陳深，這時月空拉出戒刀，把馬一橫擋着去路，焦允忙喊道：「月空賢弟別動手，自己人，陳大哥，小弟焦允在此，」說着雙足磕馬腹，往前趕去，在馬上笑嘻嘻抱拳道：「陳大哥，恭喜你，大功成就，」陳深見前面有個兇大和尚攔着，正在着急，忽見焦允來大喜，哈哈大笑道：「老二嗎，哈哈……」說着，三人聚在一處，月空也不知怎麼回事，見陳深扶着秋生，焦允抱着秋生，然後陳深下馬，累的渾身上下全透了，口中直喘，焦允道：「大陳，這是大鐘寺法源老師傅高足月空師弟，這是金駝嶺陳家英雄陳深陳大哥，二位見個禮吧，」二人互相笑着抱拳彼此道歉，韓飛也過來了，那陳深一見韓飛，趕緊過來，單腿打躬道：「喝，老仁兄，我的老哥哥，哈哈，可想壞了小弟；十幾年沒見，老哥哥還是這麼精神，您這是從那裏來，怎會同焦老二到一處，」焦允道，「自然有個道理，外面太熱，咱們林內說話，」說着手下人把秋生搭進林內，大家席地而坐，各把來意一說，焦允才明白陳深同秋生的事情，皺着眉道：「這可糟糕，寒英這個丫頭會愛上這書呆子，老鐵也不管，竟放縱他的姑娘同人逃走，唉呀，這件事可難辦了，有啦，

「不做二不休，大陳，你把方秋生押回金駝嶺代着弟兄先回去，把他獻給蔡舵主，月空賢弟，這件功勞讓給我們哥倆吧。」月空笑道：「我不知蔡舵主同這孩子有何深仇，二哥能說說嗎？」焦允見鬼王韓飛也要問他，並且臉上顏色也很難看，知道他有點不滿他們這種舉動，因為韓飛這次出世完全是改過前非，活無常焦允知道韓飛的心意，所以趁着一朵梅月空間的功夫，他由頭至尾把蔡國亮全懷遠鏢局總鏢頭恨福來遲黑判官雷震雷鳴遠結仇起，一直到四川白龜場劫靈被虎邱三義莊兄妹雙俠鐵胆上官瑾及粉蝶兒上官瑛救護爲止，並把自己丟失第一口緬刀，也一齊說了出來，韓飛同月空恍然大悟，月空道：「愿不得陳大哥如此的保護姓方的，我想起來了，在大鐘寺上官瑛同一個壯小夥子，還有這方秋生就是由四川回來吧，二哥，你不知道嗎，那上官瑛同這方秋生兩人難捨難分，一定有了暗昧的事情，虧得他還稱爲俠客哪，小弟同方生秋結仇就是被上官瑛傷了小弟的戒項，這裏一說我明白啦，小弟情願把方秋生，獻給二哥，請二哥解往蔡舵主那裏發落，那上官瑛必不不休，非趕到四川不可，想蔡舵主手下英材濟濟，上官瑛不去還算是他聰明，不然非讓他出醜不可，這豈不是三全其美的辦法，小弟何樂而不爲，」焦允哈哈大笑道：「如此，先謝謝賢弟，等大功成就，我還得請賢弟喝回蝶兒酒呢，哈哈……」鬼王韓飛一邊聽他二人說話，一邊搖頭，咳了一聲道：「二位，你們說了這許多無用的閑話，我是一句不贊成，俗語說冤仇宜解不宜結。天下武術是一家，雷老鏢師同蔡老大的事，我先也有個耳聞，他們兩家的損失，聽說已經平均了，得啦，有好朋友說合着，不看一面還看一面呢，這次四川劫靈又帶着摘老雷震的旗子，這已經夠醜的啦，月空明白，向雙鈎魏德惠道：「老前輩，小僧我另有公幹，改日再來拜望，鐵當家與老前輩

我們能幫忙還得幫忙呢，這麼一來不是失了我們江湖上的義氣，自己給自己摔牌子嗎，依着我說你們二位也不用多操這份心，這姓方的孩子從何處架來的，還是給送回爲是，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雙俠二義智鬥焦允

話說韓飛勸他們還是把秋生送回去爲是，這並不是韓飛怕事，到時候就可以明白了，本來鬼主韓飛他這次出世，立志要作個好人，所以說出話全是善言善語，無奈月空焦允，同陳體侯，全是無惡不作，殺人放火的魔星，那能聽鬼王韓飛的話，那陳深喊道，「韓大爺，您怎麼說出這種話，前二十年，韓大爺所作的事，恐怕要比我們狠惡十倍，如今怎麼改變了，告訴您說吧，這個事還有好看的熱鬧全在後面呢，於是陳深又把鐵寒英姑娘與秋生的事一說，如何秋生同魏德惠的孫女逃出來，葉子阡，喬七同他事先埋伏，他把劫走秋生的情形全說來，活無常焦允同鬼王韓飛一聽，都是驚奇萬分，就在這個功夫，遠遠望見寒英同蕙兒兩騎如飛也似趕奔此處而來，陳深大驚失色道：「壞了，寒英怎麼也來了，這丫頭可不是好惹的，焦允忙站起身來道：「陳大哥預備走人吧」，說着同韓飛月空迎了過來，三言兩語動起手來，魏德惠，同韓飛談話的功夫，那寒英乘人不備竟自走去，趕追陳深去了，這裏魏蕙兒可着了急了，急着要追寒英，被老魏勸他先回去，又勒令把刀還給活無常焦允，焦允羞的兩隻怪眼臊不搭的接過來道「咳，想不到我焦允闖蕩江湖三十年之久，連次失敗，栽跟頭全栽在後生之手，什麼也不用說了，完啦」，焦允此時心內可就恨上了魏蕙兒了，韓飛也沒有法了，依着他也要把寒英追回來，魏德惠一想，追回寒英來也是麻煩，先完了一樁事再說，心裏也是難過寒英的前途，實在是悲觀，活無常焦允也是要追寒英，因爲恐怕寒英追上陳深，那可就前功盡棄了，或許連陳深的性命全饒在裏頭，所以他向着月空使了個眼神，意思是讓月空跟下去

就此先行告辭了，一說着匆匆奔回棗林，拉出一匹馬，往南而去，魏德惠見月空一走，並且走得這麼慌張，心裏早已明白，不覺暗笑，真要是這小子追上寒英，那才是自討苦吃，後面四人各自上馬，回往鐵家，蕙兒一路上哭哭啼啼，老頭兒一路上只是用好言勸解，那鬼王韓飛也是咳聲嘆氣，實在不該二次出世，自尋苦惱，如今看後文怎麼辦，焦允是心裏另有計算，他恨鐵雄威口不如心，同蔡國亮約定，爲何不履行，自己女兒私通男子，竟會裝聾作啞，末了還什麼自己女兒同人私逃，這小子可就壞上鬼胎，想法子要找尋鐵雄威和魏德惠，其實鐵雄威還真不知道，那寒英同秋生以往的故事，只有魏德惠知道，老鐵同蔡國亮訂兒女婿約，老鐵不過是當時口頭敷衍，他早就把此事擱在脖子後頭啦，不題這四人如何同鐵雄威見面交涉，單說鉄寒英趁着他們幾人談話的時候，拉過白馬轉出棗林，可就走下去照直往西南追趕陳深，這時太陽正在當頭，已到午時，寒英從夜裏就沒吃什麼也沒閒着，又乏又累，心裏又着急，也不辨方向，順着大道往西南追趕，也不知走出多少里路，太陽已經西偏，始終也沒有看見陳深這夥人的踪跡，急的玉容變色，兩眼發直，如同喪失魂靈一般，他這身穿章打扮，又帶着兵器，又是個女子騎馬狂跑，難免被人注意，一路上行人看見他全交頭接耳議論，其中就驚動一人，正是蔡國亮三子白猿蔡承志蔡全，蔡全因爲焦允下山聘請韓飛到洪澤湖行聘，他也要跟了去，可是不敢向蔡國亮說，所以趁着大家不注意，夜裏私自下山，獨自追趕焦允，先到了洪澤湖，路上遇見王七腿子，王七要往金駝嶺報信，奉了穿云燕葉子章的命令，要請示蔡國亮對於劫的海宴鏢局的鏢如何辦法，蔡全聽王七腿子說，焦允韓飛，並沒有到洪澤湖，又聽他說鐵三爺同着幾位人物已經到北京辦理一件重要的事情去，

蔡全聽王七腿子說完，二人分別後，白猿蔡全就單人匹馬趕奔京師，書中代言，白猿蔡全是山西三義行末，萬里追風禿鷹白翔白永飛的同門小師弟，還有一位姓薛名寧字永靖，這蔡全同薛寧自拜師後就跟着白翔學藝，白翔也知道蔡全是吳天大王蔡國亮的後輩，因為蔡國亮素常名譽就差點事，所以不免的白翔對於蔡全就有點隔膜，白翔掌法最好，他同燕北俠客藍景藍大先生有同門之誼，所以白翔傳藝的時候對於蔡全傳七分留三分，以為有其父必有其子，薛寧長的也好看，人也聰明，得的功夫自然比蔡全強的多，可是蔡全毫無怨言，真看不透他是蔡國亮的兒子，這麼一來，禿鷹白翔反到覺着對不過蔡全，又暗地裏視查蔡全的行動作為，還真不錯，人品也好，性質也堅強，白翔才把平生的技藝掏出來傳給他，同薛寧二人真是一對，直直的跟了白翔七年，在這七年中，蔡全沒出過白家一步，臨到白翔說蔡全他們可以出去闖練闖練，薛寧是十分喜歡，他是好動不好靜，蔡全是捨不得離開，覺着自己功夫不夠，他知道所得的不及薛寧的十分之一，哀告白翔不肯出門，可是白翔有一定之規，在正月十五，白翔在中堂設了師位，供着兩個黃包袱，兩柄防身雙環潑，把蔡全同薛寧喚到跟前，先一同拜過祖師，然後又焚香拜了師，二人又給師兄白翔磕頭，拜謝七年傳藝之恩，薛寧十分高興，蔡全是痛哭流涕，白翔把兩個包袱兵刃舉起來道：「二位師弟，我奉師命幫助二位成名，七年的光陰，二位也有了相當基礎，在這七年中咱們師尊一次沒來過，就是來過二位也不知道，老師說，七年完成後，命我打發二位出師門在外學學能力經驗，有了相當的功績以後覺着自己功夫不夠的時候，為師兄自有相當的辦法，再者本門的戒律二位已經知道，倘未了又把虎邱上官兄妹饒上，豈不是愈結愈深，姓方的已經死了，人死不結仇，孤兒寡母，

若在外面要犯的時候，隨時隨地有咱們本門人物監視着，那時師兄顧不了你們，這次是二位師弟成名的第一條道路，不論如何也得走一趟，多做點公德的事，不可處處逞強，外面能人太多，不是一言兩語可以說得完的，只看二位師弟當時的動機，好則立刻有人幫助，否則就有性命危險，這是師命，二位不得違背，這兩個包袱一人一份，到處有持同樣兵器，同樣包袱的就是咱們同門，這是師兄的幾句離別贈言，道路還得你們自己去修，二位師弟今天就動身吧，」蔡全同薛寧二人聽說，是一句一點頭，一句一個是，至終蔡全仆登跪倒，哭着向白翔道：「師兄，小弟實在不願出去……」嗚咽不能成聲，白翔心中也是一慘道：「師弟不可，這是師命，不能不從，並且這是喜事，二位師弟一路多要小心就是，」蔡全無法起來，然後白翔又把同門長輩平輩，以及各路飄把子，綠林有點名聲的好漢，還有本門的近支近脈，又細細的告訴一遍，二人才辭別出了山西禿鷹白翔的莊門，薛寧是喜，蔡全是悲，薛寧向蔡全道：「師哥，你還傷心嗎，這是咱們的出路，要闖出個樣兒，也給咱們老師增光，本門的榮耀，師兄你上那兒去，」蔡全嘆一口氣道：「師弟，你以為咱們身上這點微末技倆了嗎，差的多，再者說你知道咱們師尊的名號，你還記得師尊的面容嗎，」薛寧一聽就怔了道：「我就知道師尊把我領進來的時候，是個黃袍道人，有點灰鬍子，慈眉善目的，我可不知名號，他說他就叫黃道人，」蔡全聽着把頭搖搖道：「我來的時候，也是這一套，我拿着我父親的信，我三哥蔡沛，送我來的，白師兄說沒有師命，不肯收留，可巧師傅進門，我三哥蔡沛命我立刻叩首，也不管師尊收不收，又不管是不是師尊，我三哥也不認識師尊，就知道是個黃袍道人，誰知瞎碰對啦，師傅也說不上不算，才把咱們兩人交給白師兄，往後在外面

，人家要問咱們是誰的門徒，咱們兩人把師尊的姓名全說不出來，臊人不臊人，」薛寧一聽也對，當時兩人一邊走着一邊說話，彷彿頭前一片黑雲，前途黑暗，至終還是薛寧想起來道：「有了，咱們不會說，山西禿鷹白翔是咱們師兄不就完了嗎，」蔡全點頭道：「也只好如此，」說着二人已到莊外分道的時候，薛寧就問蔡全道：「師哥你上那裏去，我想江南的風景好，我打算奔南去，」蔡全道：「我前二年聽說我二哥全死了，我父親他們在四川金駝嶺，我打算先看望我父親去，既然你奔江南，唉，咱們哥們就分手吧，三年後還在白師兄家裏會而吧，要不，你也同我到四川去好吧，」蔡全是捨不得七載同窗的伴友，但薛寧一來因為心裏很羨慕江南，二來四川蔡國亮他也有個耳聞，不是個好相識，所以他謝了謝蔡全不去，二人揮淚分手，不說薛寧以後事體如何，蔡全一路謹言慎語有武場子的就拜會求學，謙躬和鬻，逢山拜山，遇嶺拜嶺，在西南這條路上，逢着綠林道以他父親名聲拜會，俠義門以師門叩望，很交了不少朋友，雖然年方二十歲以他的品行端正，很得着長輩平輩的信仰，行來已非一日直到年底才到了金駝嶺，果然山勢雄壯，懸崖惡澗，怪石險徑，與內地大不相同，得着山底下弟兄們領導着才進山，先拜見了他父親蔡國亮，見蔡國亮近些日子老的多了，不覺的心裡傷心難過，又拜見了叔叔蔡國明，及本山的首領們，住在金駝嶺直直的兩年多，在山裏自己練有跑山的本領，身輕如葉，如同猿猴一般，所以山裏的人們，送他個外號「白猿」，他並時常常出來訪友求學，又增加了不少能耐，就有一樣，他總覺他父親的舉動不合自己的心思，常常的勸導他父親，但蔡國亮不獨不聽，更對於他很滿意，不時的申斥他，他父親劫靈尋仇等事，這全是蔡全不在山的時候蔡國亮辦的事，他就覺着邪不勝正，早晚有失敗

那天，他父親派焦允請韓飛去求婚，他也不滿意，他因為沒見過寒英，不知寒英的人品如何，所以他想着看，又因為同薛寧三年之期已滿，所以他怕他父親不讓他下山，才偷着跑出來，他有他的用意，除了以上兩層關係以外，就是打算想法給他父親解怨釋仇，自己帶好了師門的黃包袱，兵器，獨自出門，這次同上次離開白翔的時候完全兩樣，他一路行俠做義，除奸去惡，但永沒有殺過一個人，實在沒法子，他才有傷人的辦法，未從傷人以前，先通自己名姓外號，然後把這人的惡點說出來，很得了小小的名聲，這天他走到離北京也就是四五十里地方，屬大興縣管，在一個野茶館內吃茶，他就聽人說有個衣服特別的女人，騎馬在大道上亂跑，好似尋人是的，樣子太不好看，慌裏慌張，準是個女賊，還代着刀呢，不定怎麼回事，蔡全一聽，心中一動，覺着離北京這地方這麼近，會有這樣事，可透着新鮮，不由得就注意留神打聽，他不打聽還不要緊，他這一來，說閑話的主兒反到發生怪感，看他長的黑黑的，穿着灰布大褂，大小兩個包袱，一個小黃包袱，一個長長的如同一柄刀形的長包袱，大家不單不告訴他，反到拿他也當了談話的材料，交頭接耳，直彷彿蔡全同寒英兩人是一檔子事是的，蔡全看他們這情形，心裏已經了然，暗笑了笑，自己也坐不住，付過茶錢，拿了包袱出來，解開馬韉，把包袱放好，剛要片腿上馬，就見由東北大道上，踏踏踏……一陣馬蹄聲，塵土飛起多高，這馬跑的這個急，實在難已形容，蔡全抬頭看前而跑的好像是個女子，後面追的是個大漢，等來到切近，見前面馬上是個小姑娘，已然氣喘吁吁，玉容失色，在馬上已然身恍惚搖，眼看要失足，蔡全心裏納悶，這是什麼原故，忙飛身上馬，這小姑娘的馬在這功夫已經過去，後面那人已經趕來，蔡全一見，認識，尤其是那一雙怪眼，一到吊客眉的

特別記號，一望而知是他父親的左膀右臂，奸毒兇狠的活無常焦允，蔡全大驚失色，跑在當道，把馬一橫，擋着焦允去路，活無常焦允跑的正急，忽見一騎馬把所追的人放過去，竟敢擋着自己的去路，急怒沖霄，把兩隻白圓眼珠兒一瞪，露出一絲一絲的血絲，喊道：「什麼人，閃開！」蔡全忙把手揚起道：「二叔，暫止步，小姪蔡全在此，」焦允嘴裏喊着，馬已然衝過來，忽然聽是蔡全，要再想勒馬，餘力非撞在蔡全的馬一處不可，蔡全一見來勢太兇，忙提韁往外一領，把身一偏，這時焦允已然衝過去，正好蔡全閃開，可是焦允並不停馬，也不理蔡全，爽性催馬竟往前趕，追那前面跑的小姑娘，蔡全大驚失色，準知若被焦允追上，那小姑娘就有性命危險，焦允向來不做好事，蔡全心想不能不管，催坐驥反追焦允，三匹馬成爲一條直線，兩旁住戶人家及路上的行人，全不知是怎麼回事，個個停步看他們，這時前面跑的小姑娘，人乏馬累，在馬上雖然伏身爬在馬項，可是來回打滾後面活無常焦允愈追愈緊，口裏不乾不淨，喝罵不絕，蔡全緊追，一步不放鬆，可是焦允愈跑愈快，前面小姑娘的馬，越來越慢，蔡全在後面知道要壞，這時日已過午，陽光還是很毒，馬又急又熱，從鼻孔裏吁吁呼氣，前面馬上的小姑娘，看樣子是實在支持不住的樣子正巧前面一片樹林，那小姑娘看見大喜，只要容他跑進林內，暫時可以躲避，緊催馬，鼓動餘力要衝進去，可是人有心而馬力不足，眼看前面就要到了，後面焦允也快追上，蔡全也是喘吁吁，恨不得跑在焦允前面，就在這時候，那小姑娘竟顧前面，那匹馬可不跟勁，高蹄踉蹌，一個前失，仆，跪在平川，跟着一溜滾，那小姑娘喊聲不好，將身一縱，可是站脚不穩，兩腿發軟，骨碌碌滾出多遠，爬起來要跑，脚下如同踏在棉花上一樣，急的緊往前爬，可是焦允已然來到，翻身

下馬，跑過，去撲奔那小姑娘，蔡全趕到要搭救那小姑娘，可是勢已來不及，就在這危險的當兒，忽然林內，「颯」的一聲，如同一隻飛鳥，影兒一閃，刷！落在那小姑娘身後，焦允正跑過來，匆忙間吃了一驚，那人正擋着去路，見此人身高七尺左右，年約五十上下，禿頂無髮，黑紫臉膛，粗眉大眼，準頭端正，四字口，身穿古銅色大褂，白護青靴，手提着一隻黃包袱，長條形，顯明裏面藏着兵刃，真是膀寬胸厚，雄威威，氣昂昂，焦允看罷，覺着面熟，可是一時想不起來，也搭着在氣頭上，喘吁吁喝道：「什麼人，閃開，不然掌下作鬼，」那人哈哈大笑，滿口山西味道：「焦老二，真有你的，連我你全不認識……」話還沒說完，刷！又由樹林內縱出一人，先把爬在地下的小姑娘架起來，跑回林內，也沒看清是誰，焦允更氣不可奈，搶上一步喝道：「呸，把那人放下，不然……」說着，搶前躍過那山西人，那禿頂之人並不攔阻，活無常焦允又趕上前去，剛到樹林跟前，就見樹林葉濃的地方，刷！又飄下一人，正好落在焦允面前，焦允又是一驚，一看此人，喝！長的十分人材，真如同畫上畫的小書生一般，身高約五尺有餘，頭上沒帽子，光油油的辮子盤在頭頂，柳眉杏眼，可是嘴上圍着一塊紗巾，外罩青綢子大褂，又肥又大，腰裏繫着一條絲帶子，白底快靴，腰懸一口寶劍，一語不發，雙眉高挑，攔着焦允，焦允看着又很面熟，只是用紗巾圍着鼻口，一時想不起來，這次他並不答話，揚掌就打，那人並不躲閃，往後一撤步，噲哪哪，抽出寶劍，面前一橫，並不跟他動手，冷森森的劍光，照人雙目，焦允反而一怔，回身退出數步遠，一躬腰，刷！抽出緬刀，迎風一幌，這就要同那人動手，就聽身後酸不酸的喊道：「焦老二，你真不光棍，見了多年好朋友，連兩句話全沒有，」說着那山西人縱在焦允面前又道：「老

二，你真不客氣，這時焦允猛然想起，嚙了一聲，退步揚頭道：「禿鷹嗎，」白翔白永飛，萬里追風禿鷹，山西三義行末，黃袍老道長門大弟子，白大爺哈哈笑道：「你才明白，得啦，焦老二衝着我的老面子得容人處且容人，你這麼大英雄同一個小姑娘有什麼仇恨，」焦允這時氣急大曬，瞪圓怪眼道：「白翔，三翻兩次逼迫我，來干涉人家大事，不是你就是我，」說着緬刀一幌，光閃閃，斜着就刺，白永飛仍是笑着道：「老二，你真動手，你還不是個，動刀算的了英雄嗎，」焦允一聽，停步揚刀，嘿嘿冷笑咬牙道：「好，來而不往非禮，」說着緬刀一抖，圍在腰內，雙掌直立，封着門戶，白翔哈哈笑着，走十字，立單掌道：「焦老二，上次是這掌贏的你，這次還用這掌，我讓你三招，進掌吧，老二！」焦允一聽，更氣冒沖霄，練武的人最怕沉着氣，往常焦允最能氣人，這次反而上了當了，進步亮前掌，推後掌，把全身力量全運在掌心，焦允是報前仇，雪前恨，眼看二人要動手，全是掌門出類拔萃人物，必有一傷，這時後面白猿蔡全已經趕到，先就看見大師兄白翔，大喜過望，後又看見年青的人，並不是師弟薛寧，就是一征，後來見白，焦二人言語不和要動手，他不能再忍，他知道兩人各有所長，傷了那一方面也不合適，老遠就喊，師兄，二叔，停着，住手蔡全來了，一緊跑幾步，趕在兩人面前，仆登就給焦允跪下了道：「二叔，自己人，二叔自己人，千萬可別誤會，」回頭又爬在白翔足下道：「師哥，兄弟來晚了，全是自己人，這是我父親的好友，焦允我焦二叔，大師兄，您全衝着我了，千萬別……」竟失聲痛哭，抱着禿鷹白翔的兩條腿，又喜，又驚，喜的是師兄弟三年不見，今日在異地重逢，驚的是怕二人動手必有一傷，到這時候白翔同焦允二人就不能不住手，活無常焦允氣憤交加，「好蔡全，你

是本山的少寨主，不幫助自己，反而向別人討饒，小看我姓焦的」，要說焦允到底是老奸巨滑，他準知道真要同白翔對掌，自己絕對佔不了上峯，借這個機會他把牙一咬，瞪着怪眼，一語不發，扭身蹤出，來到自己馬前，剛把鐙紐上，這右腿還沒往上片，就聽，「咳」！緊接着弓弦一響，噹的一聲，弓聲還是真大，借着樹的傳音，聽的還是真遠，焦允就覺耳後嗖的有響，忙搬着馬鞍頭，右腳顧不得鈎鐙，往馬揣裏一順，往後一仰身；說的慢，動作快，嗖！一顆彈子，擦耳而過，吓的焦允一身冷漢，氣的咬牙亂響，甩腿翻身上馬，兜轉馬頭，衝着白翔他們喝道：「小輩，暗算傷人，算的什麼英雄……」話尙未說完，就聽一聲蛟喝：「姓焦的，少說費話，今天你的末日算到了！看彈！」緊接着，倩影一閃，一匹棗紅馬，如同閃電也似，蹄聲緊迫，踏踏……馬上這人，高挽彈弓，叭叭叭，焦允大吃一驚，雖然看出來此人正是攔阻自己進林的人，可是看他的身手及彈弓實在矯捷俐落，心裏想着，三顆彈子並不放鬆，分中上下三部，直奔自己而來，他這就是怯敵，心裏不由發慌，要躲可來不及，急的扔鐙，自己摔自己，往下一扔，卜通，跌下馬來，那匹馬一撒韉，往野地裏跑去，那發彈的人，立刻勒着馬，嘿嘿冷笑道：「姓焦的起來，上馬再來，」焦允翻身爬了起來，看着那人發怔，雖然離着一丈多遠，見那人絹帕蒙着下半臉，只露着眉眼，還是青綢子大褂，斜掛寶劍，油光光的大辮子盤在頭上，英氣勃勃，再看那匹棗紅馬，心裏更是一驚，看此人實在而熟，可是一時想不起來，從心裏發慌，扭身要走，就聽山西人白翔哈哈笑道：「焦老二，要跑可快點，別慌，山西人準不追你，」活無常焦允立刻火冒千丈，轉身喝道：「什麼人，下馬，同焦二爺走一趟，暗彈傷人，不算……」那馬上的人，更不等他說完，平空從馬

上，驄，縱起身來，足下一點馬鞍，刷，大鷹一般，正落在焦允面前，難得那匹馬紋絲不動，那人落在焦允面前，用手一按崩簧，嗆啞寶劍出匣，冷氣森森，並不答言，挺劍直刺焦允面門，急，脆，快，焦允還真沒有遇見過這樣主兒，忙往下一矮身，從外一縱，哈腰抽出緬刀，迎風一橫，也是光閃閃，那知那人招數太快，他往外縱，那人也跟了過來，緬刀剛抖直了，那人右脚一轉，擋劍攔腰，焦允知道那人用的是柄寶劍，也自己心痛自己的兵刃，不敢擋劍，隨着那人寶劍往外一轉，緬刀直取那人右腕，那人抽劍，左手招訣，右手劍分心就刺，焦允哈腰閃身形，輕身一縱，縱在那人身旁，力劈華山，斜着劈了下來，那人並不躲閃，微轉身形，舉劍往上迎，以寶劍要斷焦允的刀，焦允焉能捨得，抽刀懷中抱月，那人隨着挺劍還是找他的刀，往下就劈，焦允忙往外一縱，反腕進步擦陰，直奔那人襟下，那人大怒，縱身形，寶劍的劍尖朝下，立劍直刺焦允脈門，焦允慌忙抽刀，那人劍隨刀進，白蛇吐信，直刺焦允哽嚥，焦允往外甩頭一閃，那人撥草尋蛇，寶劍的劍尖，橫斷焦允脖項，吓的焦允往下縮頸藏頭，破死命的，惡狠狠地挺刀直斷那人手臂，他是豁出去了，你傷了我，我也傷了你，那知那人抽劍往下一劈，刷的一聲，就如同斷了銅弦的聲音一般，焦允知道不好，再抽刀已來不及，嗆啞，緬刀刀尖被削，掉在塵埃，焦允魂飛胆破，轉身形，撒腿就跑，將跑出數步，猛孤丁頭前站定一人攔阻去路，口中冷笑聲音道：「嘿嘿：焦二爺，這是怎麼了，好漢別跑，不怕我瞎子笑話嗎，」焦允抬頭看，見此人一臉渣泥，一頭亂髮，毛全粘在一起，半截眉，兩大白眼珠，一身破布褲褂，東一個窟窿，西一塊補丁，光着兩條腿，滿是黑泥，一隻脚光着，一隻脚穿着破鞋用藤繩勒着，手持竹竿攔着自己，正是江湖上的

破家精，誰遇見他誰倒屣的海底金針，假瞎子吳凱吳明輔，焦允這個氣，把兩隻怪眼全氣紫啦，如同瘋狗一般，口中罵着，揚刀就砍，「好瞎子，不是你，就是我，」吳凱，轉身形長竹竿往焦允脇下就點，說道：「焦二爺，來塊點心嚐嚐，」焦允氣的牙咬的支支亂響，反腕往上一挑，橫刺一刀，縱身跳開，往西退走，就見由西面如飛也似，脚步不穩，踉踉跄跄，如同吃醉了酒一般，由西往東跑來，正擋着焦允的去路，胸寬腰大，彷彿擺不開此人是的，焦允老遠就喊，「喂，閃開，不然刀下作鬼，休怪我焦允，」可是那人如同沒聽見，一溜歪斜竟往焦允身上撞來，焦允往南偏，那人一歪也撞在南邊，焦允往北閃，那人脚步一拌也溜在北邊，焦允這才明白這是有心戲耍他，氣往上撞，停着步，把刀往外一橫舉目看那人，唉呀，這人長的這個醜，世上少有，見他身高約七尺，大腦袋，一頭的慘白頭髮，白眉毛，兩隻雌雄眼，一眼大，一眼小，塌鼻梁，翻鼻孔，大嘴叉，露着黃板牙，身穿走了色的灰布大褂，幌幌悠悠，焦允手中什麼叫刀，忤往上撞，焦允並不認得，此時他急的兩隻吊客眼全紫啦，意狠心毒，不管此人真醉假醉，真瘋假瘋，揚手就砍，惡狠狠，連肩代背，恨不得一刀連那人砍死，誰知那人幌幌悠悠，也不躲閃，左手一幌，等刀到切近，刷，右手一點，正點在焦允脈門，登時半臂發麻，焦允的刀可拿不住啦，忙臥腿一踢，那人右手往下落，反腕一掛，慌忙間，焦允可上了當了，正把焦允的腿抄住，焦允上面的刀可就撒手了，刀一落地，站脚不住，隨着那人攬着焦允的腿往起一扔，焦允這個樂可大了，仆通一個大乾吊，當時焦允連急代氣，帶失神被摔，當時就背過氣去，按說焦允可不是這麼怯的鬆小子，這就急氣失神，這段書就是雙俠二義鬥焦允，正在此時，就聽大道後面馬蹄亂響，數匹馬如飛也似，捲土

揚塵，往此處而來，頭前一人喊着道：「慢動手，韓飛在此，一馬隨聲到，這奇醜的人正是太湖邊雪地橋隱士神手飛叉楊奎楊明九，楊奎聽有人答話，當時停着步，數匹馬幾步趕到，頭前正是鬼手韓飛，第二是洪澤湖鐵雄威鐵三爺，第三是雙鉤魏德惠，來到切近，各自翻身下馬，鬼王韓飛同鐵雄威全不認識神手飛叉楊奎楊明九，魏德惠雖然有個耳聞，也常面不認識那邊鷹白翔海底金針吳凱吳明輔這三人是兩個義士，在江湖上多年，凡是有頭有臉的人物，差不多全認識，鐵雄威，魏德惠早已望見他二人，白翔同鐵雄威是道義相交，因為鐵雄威他私人人格也是個正人君子，所以對於老鐵白翔並沒有惡感，可是對於吳凱可不然了，這假脖子吳凱實在是禍根，從打鐵三爺同葉十兒，喬七等進京，吳凱就暗地跟隨，鐵雄威可就知道，但吳凱不能明露面，鐵三也是不好惹的，老鐵他們也怕吳凱，因為他是塊年糕，直直的吳凱攪的老鐵他們始終辦任何事，也不能順手，所以這把子人把吳凱可恨苦了，今天這才算雙方會面，鐵三咬牙瞪眼要借這機會非把吳凱殺了不可，鬼王韓飛，魏德惠，鐵三全不認識神手飛叉楊奎楊明九，楊奎可認識鐵三，那蒙面穿青綢子大褂騎紅馬的那人見他等三人露面，又見鐵三的態度，知道要有一場惡戰，此人用絹巾把頭包上，大褂掖好，預備妥當，要強解此圍，那自猜蔡全早已怔了，這些人除認識大師兄秃鷹白翔白永飛同活無常焦允外，其餘一個也沒見過，活無常焦允那麼英雄，手中一口緬刀不幾回合，就被那蒙面年青的人把刀削折，尤其是個彈弓打的除非是焦允，換個人早已受傷，所以假瞎子同醜鬼露面，奇奇怪怪，個個還是真高，自己不由暗地吐舌後怕，焦允倒地暈絕後，又見三位老年人出現，看樣子同這幾人站在對敵的方式，蔡全看到此處，知道非有一場惡戰不可，也不認識那三位年老的是人

，見那三人把焦允扶起，那醜臉的也不攔阻，就站在旁邊看着，忽然蔡全想起那被追的小姑娘，轉身跑進樹林，再找那小姑娘，踪影皆無，連馬代人，再也看不見，這片樹林並不算大，緊跑了幾步，尋着馬蹄印一找，才知道這小姑娘出林奔西南去了，心說「哈哈，爲她出這麼大事，可是到如今她反到先走了，真什麼事全有」轉身回到這邊，那三個老年人，全下馬正同假瞎子吳凱答話，白翔同那年青人站在吳凱吳明轉身旁，蔡全偷着問白翔，那三個老年人是誰，白翔指給他道：「三人同你父親很有來往，那紫面穿古銅大褂，花白鬚鬚的是洪澤湖老當家的鐵雄威鐵三爺，那白鬚鬚挽髮髻的，是菱角鎮二老之一雙鈎魏德惠，那個穿短衣服，大眼睛的人我可不認識，」他們這說着，就見當場鐵雄威同吳凱說不了兩句就要動武，那醜面人楊奎把吳凱一攔，雙手抱拳道：「鐵當家的，要是爲別的，我可不能管，要是爲焦允焦二當家的這回事，我姓楊的把焦二當家攔到了的，沒有吳凱的關係，老當家有什麼吩咐，我姓楊的接着，可是依我說，還請老當家的辨明是非，最好不要失了雙方和氣，」鐵雄威見此人答言，自報姓楊，登登登退後數步，楊臉細一打量楊奎，個兒不算高，年青人實有年老人的氣概，不知道的人以爲他一定是五六十歲，實在才三十幾歲，開口問道：「姓楊的，汗包楊六是你什麼人，」楊奎抱拳道：「那是先父，在下楊奎楊明九，」鐵雄威哈哈笑道：「後生晚輩，我不能同你一般見識，恐怕對不起楊六爺，休管吳凱的閒事，不然玉石俱焚，休怪長輩人對不起你，」楊奎一聽，真自攀長輩，笑道：「老當家的，要不聽我的良言相勸，休怪晚輩人無禮，」鐵雄威聽到此處，怒從心頭起，甩長衫，雙掌一分要同楊奎動手，按理說鐵雄威也是江湖上頂頂大名的人物，洪澤湖數一的大將，不能這麼沉不住氣，實在是因爲

多方面擠得他有點走頭無路，到北京半年多所應辦的事一無所成，自己惟一心愛的女兒又同自己脫離關係，連夜出走，焦允同韓飛來說親竟無法答覆，非得罪了金駝嶺蔡國亮不可，尤其是活無常毫無英雄氣概，以微末小節同蕙兒尋仇，趁人不備，差些沒失掉性命，蕙兒後怕，二次私自逃出，焦允仍不放鬆，竟追了出來，連多智多能的魏德惠都沒預防得到，鬼王韓飛也沒料到，焦允這樣氣窄，三老才怒追焦允，焦允被打倒並不怎樣關心，就是沒有蕙兒踪影，更尤其看見夜闖鐵家院墮腿的吳凱吳明輔，所以鐵三到此時百感交加非殺了吳凱不可，神手飛叉楊奎楊明九耳聞鐵雄威以雙掌成名，並且一身氣功，能沉如重鐵，輕如羽毛，恐怕吳凱不是鐵雄威對手，雖然禿鷹白翔掌法高，得着燕北俠客藍景藍星雲先生的指教，恐怕在此時，白翔不肯傷了鐵三同他們本門的和氣，只有自己得管這樁閒事，在這種情形之下，雙鉤魏德惠心裏雖然怎樣傷心難過，不能不現現場面，隨道：「明九，你若一定要管，恐怕我可對不過故去六弟了，」說着往前拉開架式，往裏進掌，楊奎反腕一攔老魏的腕子，魏德惠袖回掌，楊奎順掌直打老魏前胸，老魏立着掌，往外一把，右手往楊奎脇下一切，口中咳，喝了一聲，向楊奎一使眼神，楊奎心裏明白，反手一架，刁着老魏德惠的腕子，順手牽羊往懷裏一帶，魏德惠站脚不穩，往前踉蹌搶出幾步，假意定定神，把頭搖了搖道：「老了，老不講筋骨，不成了，」鐵雄威在旁邊一看，心裡疑惑，雙鉤魏德惠在綠林道可以稱得起首屈一指的老英雄，怎麼同楊奎未見一兩個回合，竟敗在他人手下，莫非說楊奎真高，心一浮氣可就上來了，搶過來雙掌並立當胸，童子拜觀音脚下如同釘定一般，擺下架式，要同楊奎過過招，正在此時，忽聽大道後萬馬奔騰，十數個大漢，各騎怒馬，飛馳而到，鐵三回頭看見爲

首的那人正是洪澤湖的神機軍師，穿云燕葉九葉子章，第二個是貓眼兒葉子阡，白馬山雙頭蛇喬七，率領手下千人全到了，鐵雄威一見葉子章露面，就知有要事，心裏驚跳，楊奎楊明九退後十數步，意思是你們先辦事，鬼王韓飛一見心可就動了，準知道魏德惠敗在楊奎手下，完全是假，又見有人來到，他伸手一拉魏德惠，二人閃在旁邊，喁喁私語，那鐵雄威同葉子章一見面，開口就問，「子章，老窩有事嗎，」葉九點點頭，附在鐵三爺旁邊悄悄道：「白馬山已經解散了，全體人馬移往洪澤湖，喬五被囚起來了，」隨把劫鏢，討鏢，定計，直到約胡揚，就地洒全錢，懷遠鏢局老鏢頭恨福來遲黑判官雷震震鳴遠定於三月三白馬山聚會爲止，那鐵雄威聽到此處，雙眉緊皺道：「那麼以後如何，現在已經快五月了，難道說白馬山被胡揚等三月三給毀了嗎，」不是，我的意思是先給他們個穩軍計，那就地洒金錢胡揚走後，我同魯嶽魯重山把白馬山完全收拾齊畢，整個山寨全移在洪澤湖，金鈎喬五同胡揚有舊，恐怕他有多言之處，先把他看起來了，後來小弟派人給四川蔡大王送信，請他們來人，可是至今仍未到，那胡揚等果然於三月三日到白馬山赴會，但白馬山已然成爲空嶺，他們竟敢把白馬山給燒了，可惜整個白馬山成爲灰燼，小弟因爲人單勢孤，山中大事無人支持，四處救兵不到，所以不敢同他們直接交鋒，而蔡大王仍未派遣人來，胡揚他們曾暗探洪澤湖數次，俱被小弟擋回，您也不見回來，也不知北京事體如何，那昊天大王蔡國亮前些日子派了一位姓陳名琳字體瑛，持着蔡國亮親筆函件來到，言說白馬山瓦解他十分震怒，先派陳琳，金駝嶺巡山寨簾箕水豹陳體瑛來幫助，隨後大批人馬卽到，並有一件事得報給您，他送您紋銀二十萬兩作聘金，因爲您曾答應把寒英給他三子蔡全，現在蔡全已然回山，年已成丁

先派焦允請出老英雄鬼下韓飛爲媒，諒恁一定必履行前約，所以即將魯嶽等所劫海宴鏢局二十萬贖款作爲聘禮，同時懷遠鏢局雷震遣他盟姪袁遇奇送信，責備三月初三日謊言，並約於五月初五拜望恁在洪澤湖會面，我想這兩件事甚爲重大，所以親自趕來，請恁回去主持，這事非同小可，」鐵雄威此時臉全成了冬瓜色了，愈想愈難過，覺得此次進京，所望不成，老窩又發生這樣重大事故，全是自己之過，汗直往下滴搭，瞪了葉十同喬七兩眼，兩人臊的全把頭低下，那旁雙鈎魏德惠向鬼王韓飛也聽了個八成，韓飛到底有些關係，看鐵雄威這樣子，心裏也很難過，走過來道：「三弟，不必着急，回洪澤湖罷，日期已屆，咱們的臉不能這麼丟，回去爲是，你看見了嗎，一說着一指楊奎楊明九同吳凱吳明輔，已然全進入樹林，並且樹林下白翔同那穿青綢子大褂的人，也不見了，接着道：「他們既然退走，賢弟，別看他們是晚生後輩，可是辦出事來，十分漂亮，賢弟你這次北京實在是冒失了，若不是吳凱纏看你們，你們什麼事全能做出來，就是吳凱一個人也未必能牽制着你們，也未必沒有其他高人，隨着吳凱做軍師呢，依我勸你，就是再在北京也不一定能創出個墓來，他們在這時候退走，是同賢弟講義氣，咱們不能不懂這個，就此賢弟趕緊回山整理要緊，就是哥哥我這大年紀，我也要爲賢弟把這個老骨頭扔在洪澤湖，絕對不能讓這鏢行衆人在我眼皮底滅了你，就憑哥哥手內這口刀，這身老健子，足可以對待他們，」說到此處，那鐵雄威長嘆一口氣，咳了一聲，聲還未盡，地下躺着的焦允也哼了一聲，醒來睜開兩隻吊客眼，四下望了望，好似爬不起來的樣子，那貓眼兒葉子阡同喬七忙過來就攙他，兩人把他架起來溜了溜，在這功夫葉十兒就把鐵三要回洪澤湖的事告訴他了，活無常焦允根本就是裝着玩，急怒交加，被楊

奎扔了個大乾吊，就氣死過去，那鐵三趕到，把他架在後面，他已然醒過來，不過他沒臉見鐵三同魏德惠，假意裝死，後來聽魏德惠敗在楊奎掌下，他就知魏德惠有外心，後又見葉子章趕來，就知有要事，他們說過往的事，他也恍恍惚惚聽了幾句，等那葉十兒一說，他全明白了，惡胆陡生，心說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鐵三哪鐵三，洪澤湖你還想保住嗎，沖着我焦允我非給你個樂兒不可，想罷，裝着受傷的樣子，走到鐵雄威面前道：「三爺，焦允無能，被那小輩傷了，實在對不住三爺，我想回金駝嶺報告蔡大王，請我家老瓢兒幫助五月初五日的約會，我告辭了，」鐵雄威心中很不滿意焦允，但是不能不敷衍他，忙攔道：「老二你可不能走，無論如何你同老哥哥回湖，幫個忙，你怎麼又要走呢，」焦允又犯他那老奸勁，哈哈一陣狂笑，那兩個吊客眼如同兩個白珠兒，向鐵雄威同魏德惠道：「兩位老人家，我焦允無能，去了不能幫忙反而添忙，得啦，魏老師傅，鐵三爺，咱們後會有期，」說到此處把缺尖緬刀拾起，圍好，沖着魏鐵二人雙手抱拳，拉過一匹馬，騰身上去道：「魏師傅，我先走了，再見吧衆位，」雙足一磕馬，往西南跑下去，踏踏踏，剛跑去樹林，沒想到就見樹林內，嬌喝一聲，「姓焦的，着打，」叭！一顆彈子隨聲而到，正打焦允後背左肩頭，痛的仆登落下馬來，那馬落荒而去，吓的焦允爬起來，顧不得一切，撒腿就跑，就聽林內哈哈笑聲大作，並無人追趕，這就是焦允一生好，損，壞，狠，這次到北京算遇上活報應了，不說焦允逃走，那鐵雄威等真不知林內都有何人，彈弓打的太好了，各各納悶，北地彈弓得屬香江飛彈顏準顏八爺，但此人現已奔口外，南地柴家堡天下知名，這又是何人，這幾個人行踪詭秘，實在使人納悶，既然人家亮面了，也只好先辦理自己的事要緊，鐵雄威同鬼王韓飛及

葉十兒，喬七，還有葉子章，帶同從人等按原路返回洪澤湖，只有雙鈞魏德惠却面帶愁容向鐵雄威道：「老三，我先到……唉，老三，我這大年歲，膝下只有一個孫女，被焦允給追出，現在生死不知，我得尋找他，我先不能隨同老弟回湖，你恕過老哥吧！」說着，慘然已極，鐵雄威一聽，不由想起自己女兒寒英，比魏德惠還心裏難過，如同剛刀刺心一般，也不好攔魏老頭，嘆口氣道：「老哥哥，我不能攔您，孰無天倫之情，老哥哥我也拜託您，倘若找着蕙兒也順便問問您那姪女的下落，別無可說，老哥哥我錯啦，」說到此處，老淚圍着眼圈轉，鬼王韓飛看到此處，實是淒慘，向鐵雄威道：「咳！老三，我怨你，」氣恨恨說了這一句我怨你，回頭怒狠狠又望着葉十兒同喬七，喊了一聲，然後抱拳向魏德惠道：「老哥哥，您走您的，可是您別忘了五月初五，這還得仗着您呢！」這句話是一語雙關，只有鬼王韓飛同魏德惠心裏明白，魏德惠點頭道：「大弟，放心，」上馬抱拳也奔西南，那鬼王韓飛，帶同葉子章與幾個從人奔早路，鐵雄威，貓眼兒葉子阡，雙頭蛇喬七帶着人走水路，趕回洪澤湖暫先不表，單說魏德惠奔西南走在樹林旁翻身下馬，就聽裏面山西口音人道：「老前輩久違了，」說着頭一個就是萬里追風禿鷹白翔，其次白猿蔡全，海底金針吳凱，神手飛叉楊奎，那蒙面穿青綱大褂的人最後，各抱拳迎入林中，禿鷹白翔道：「老英雄，這次功勞不小，若不是您，鐵三不定做出什麼事，非大起糾紛不可，老英雄，我給您介紹這位晚輩蔡全，這是魏老師傅，這就是白翔的師弟蔡全，他父親就是吳天大王，老前輩多照應，」蔡全隨即跪倒磕頭，魏德惠一聽，呆呆發楞，雙手攙着道：「白賢弟，蔡大王的令郎，就是焦允提親的小人兒嗎？」蔡全把臉臊的通紅，點頭道：「是」，老魏皺了皺眉，又見吳凱向前道：「魏老頭

兒，我也介紹位朋友，」說着指着卅蒙面穿青繮子大褂，梳三合股大辮子的人道：「他就是江湖上聞名喪胆，江南屬一屬二的俠客，虎邱三義莊，老前輩上官相的令媛，南俠客談笑書生鐵胆上官瑾的令妹，綠林人稱粉蝶兒的上官瑛上官小姐，這老前輩就是揚州菱角鎮的魏德惠：」雙鈎魏德惠一聽，老頭兒精神一振，又上下一打量上官瑛，手捻着白鬚，微微一笑道：「原來是上官小姐，賢姪女，哈哈，怨不得有如此的好身手，佩服，佩服，我可打了眼了，爲何男妝打扮，」上官瑛臉一紅，先給魏德惠道了萬福。反到一聲不語，吳凱笑道：「老小子，你就這麼嘮叨，來來來，咱們席地而坐，我報告你聽，一說着衆人坐下，白猿蔡全這才知道江南的女俠客，粉蝶兒上官瑛，就是那穿青綢大褂蒙面的人，不由得吸一口涼氣，自己暗地合計，怨不得有這麼好的功夫，看起來學無止境，我蔡全這點微末小技，同這幾位坐在一起真有點慚愧，不說蔡全，那海底金針吳凱吳明輔這才從頭至尾把上官瑛的來意說明，並不瞞着魏德惠同禿鷹白翔，原來當方秋生同鐵寒英在月下窗前閒談時候，那種親暱情形令人羨慕萬分，可巧秋生興致所至又讓寒英舞劍，寒英不肯，秋生又直央告寒英，這時的景況真是閨房高樂，南面王亦不肯換的勁頭，寒英無可奈何答應他，就在寒英摘劍的功夫，窗外有人嘆喟暗笑，影兒一晃，疾如飛鳥，由窗外躍過，寒英追出來，閱者想還記得，那黑影兒就是吳凱吳明輔，他正被鐵雄威追下，他才看見秋生寒英二人的情形，他可認識秋生，因爲當初在雪堰橋有一面之識，這瞎子無事還要生非，何況他知道秋生同粉蝶兒上官瑛的情事，寒英雖然追出來，但是這瞎子也一雙快腿，功夫也純，竟被他躲過，等寒英回來，他又跟着回來，可遇見神手飛叉楊奎楊明九，把秋生的情形一說，楊奎不肯信，因爲

楊奎是君子人，向來不管這些閒事，要不怎麼有隱俠之稱，吳凱見楊奎不信，他也不理揚奎，獨自一人要夜奔虎邱，去搬請上官瑛去，這瞎子夠多壞，他仗着他那兩條飛腿，撥弄是非，楊奎見他又走去，並不知道他往南下，聽吳凱一說他也有點含糊，二次夜入鐵家，才遇見葉十兒要打秋生，飛又救了秋生性命，把秋生引開，那貓眼兒葉十兒焉能追的着他，楊奎又回到鐵家，暗地保護秋生，始終也沒有離開那塊地，直等魏德惠同秋生逃走，他保送了一程，才回到自己的住處，就不見吳凱，他也真不知道那吳凱奔了虎邱，他還是暗地在鐵家左右，監視鐵雄威的行動，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隻身匹馬夜過寒英

且不提楊奎吳凱，單說虎邱三義莊粉蝶兒上官瑛，自從秋生北上以後，整日無精打彩，閒時練練功夫，並每日到方家看望方老太太，同方老太太一塊兒作針線活計，聊聊天，那方夫人有時想起秋生來，他不時在一旁解說，方老太太還真沒想到女霸王也似的上官瑛還真能做女人閨閣中所能做的事情，又見上官瑛時常來幫忙，真彷彿子媳一般，以及方家一切用度，雖有懷遠鏢局鑽天猴姜發姜殿彩留下百兩銀子，可是上官瑛仍是常常送柴送米，每月過日子所應該用的東西，全是三義莊供給，方老太太覺着上官瑛實在可疼可愛，不覺把以前歧視上官瑛的心，完全換成喜愛的態度，老娘倆感情還是真好，真如同親母女一般，可是秋生一直去了三個多月，白馬湖的事也辦完了，秋生也沒有一封信到來，方老太太實在是不放心，話言語語常代出來，上官瑛呢，同方老太太是同等情形，有過之而無不及，後來又聽說從北京回來一家朋友，正是秋生到家投奔的父執輩，方老太太派人一打聽，可嚇壞了，那位朋友已經死在北京，並且也沒聽說秋生去過，把個方老太太急的如同熱鍋上的螞蟻一般，日日哭泣想念，上官瑛雖然口裡勸解，心裏比方老太太還難過，娘倆個一是明思淚喚，一個是暗想泣啼，最終上官瑛可崩不住了，跟方夫人商議要到北京找秋生去，方老太太知道上官瑛是未來的兒媳，又是走南闖北的女俠客，放心是放心，可是不能答應，那能讓沒有定明的兒媳去找沒有說妥的未婚夫去，現在老太太可是知道秋生同上官瑛私定白首，自己事先並沒有承認，這會子兒子又不跟在跟前，焉能出乎爾反乎爾，不好出口，心裏百感交加，日日愁思，老年人

是受不了連連的打擊，又受時令的攻擊，病倒在床，上官瑛更加着急，親自服侍，每日衣不解帶，伺候方老太太的湯藥，但是心病難醫，又後悔不該讓兒子遠出，又後悔沒答應這樣的好親事草藥無靈，一個多月的光景，老夫人駕返瑤池，上官瑛哀痛萬分，談笑書生鐵膽南俠客上官瑛也很傷心，由他哥哥上官瑾辦理喪事，上官瑛替秋生盡子女的天職，把方夫人後事辦完，此時正是秋生進鐵家同寒英高樂的時候，上官瑛才整理整理，女扮男裝，也沒有向上官瑾說，先奔了南京了，到了南京金陵懷遠鏢局，正巧小英雄袁遇奇在門前整理鏢車，見上官瑛來到，先還不認識，後來才看出是上官瑛，見他容顏憔悴，態度大變，跟從前判若兩人，忙上前行禮道：「喝，姑姑，您這是從那裏來，爲什麼這樣打扮，」咀裏說着，把馬接過來，這上官瑛微笑了笑，早有從人報過，老鏢師雷震帶同鏢局人等全迎了出來，如同衆星拱月一般，接進去，上官瑛不等坐定即把方老太太病故的事全說了，可是自己要到北京的事一字不提，那恨福來遲老雷震當然傷心不已，望空拜祭方老太太，上官瑛跟着告辭，雷震怎麼留她留不住，他知道上官瑛脾氣各別，也不敢深攔，臨行的時候雷震才說道：「上官瑛姑娘，將來洪澤湖還得仗着賢兄妹，姑娘想着早點趕到，免得老朽臨時措手不及。」上官瑛點頭笑了笑，打馬北上，馬是匹寶馬，走來是快的，真有日行千里夜走八百的脚程，順大道走了三天走到山東直隸交界的地方離滄州附近，天氣已然不早，太陽壓山，金色的陽光，射在大地上，無遮無攔，一片晚霞反映出各種不同的色彩，照在美麗上官瑛的身上馬上，紅馬青衫，粉面藍巾，馬走如飛，馳如閃電，真是一副美麗的圖畫，這時的上官瑛，心中是五味俱全，這麼個天地不怕的女俠客，綠林人聞名喪膽，反到爲一個情字，把他那英雄氣概完全遮着，

一心只在方秋生身上，馬愈快，心是愈來愈急，紅日已然落在山後，大地罩上一層黑暗，因為他雖然是行路的老江湖，這次他可失算了，竟越過宿頭，真是上不着村，下不着店，眼看前面有一片土崗，那面是什麼情形，也許那面有借宿的地方，輕伏馬鞍，兩腿用力，雙腿磕馬腹，用手提韁，一股氣，踏……要越過土崗，剛到土崗盡頭，就見一條黑影，如飛也似，其快無比，從土崗上一閃一陣風一般，在上官瑛馬頭一晃而過，那馬驟然間吃了一驚，唏噓七一聲長嘶，兩條腿往起高揚，驚慌已極，上官瑛忙提韁一轉，那馬突突……從土崗往後倒退十數步，氣喘吁吁，從鼻孔中呼的冒出兩股氣來，上官瑛急促問扭臉一看，那黑影尚在身後不遠，遂用鈴縱身越下馬來，一伏腰，比箭還快，直奔那條黑影，奇怪，那條黑影覺得後面有人追來，反到站住脚步，往外一閃斜刺裏躲去，上官瑛已然快到那黑影跟前，見他站住往外閃，仍然是含着戲耍的意思，上官瑛便不由發怒，緊趕數步，嗒嗒……寶劍出匣那黑影見勢不好，扭身伏腰要走，那馬能夠，上官瑛揮身一躍，反到那黑影的前面把劍一橫，攔着那人去路，那人真是好快身法，上官瑛夠快的，他比上官瑛並不在以下，見上官瑛攔着去路，後足一用力，轉身一捻斜裏順身，往下一踢腰，上官瑛知道他要冒壞，不等他抬身往下順劍，一道白光，立閃也似，直刺那人頂心，那人哼了一聲，大甩頭，斜裏一長身，上官瑛甩手反腕，橫劈攔腰斬，那人急忙往外一倒身，滴溜溜一轉，上官瑛不等他翻出，進前蹀子鷲鷲脚，要踢在那人任何地方，那人也受不了，那人急忙一提氣，隨着上官瑛的脚，往起一翻，上官瑛不等他落地，第二腿可就奔過去，要怎麼鷲鷲脚呢，躲的了這脚，躲不了那脚，誰知那人功夫實在不錯，準知上官瑛的後脚踢上準受不了，雖然他有刻不容緩的功夫，上官瑛

的後脚剛到，嗖，那人自己把自己擡出多遠，翻身落地，隨着一長身，從地下拿起一條長兵器，直奔上官瑛，上官瑛一見，暗地吃驚，見那人把長兵器抗在肩頭，奔到上官瑛的面前，上官瑛一見他這態度，大聲道：「吳師兄嗎？」那人撲哧就樂啦道：「可不是我嗎，對面的小兄弟是誰呀，」上官瑛氣的反到笑了道：「真是的，在這黑暗的時候，您還鬧着玩呢，小妹上官瑛，您準不知道嗎，」海底金針吳凱吳明輔又笑道：「原來是上官瑛賢妹，我還真沒在意，我看馬可像，人可不對，我還以為是那個小夥子連賢妹你的馬給拐來了呢，正格的，賢妹為何男裝打扮呢？」上官瑛聽到此處咳了一聲，嘆口氣，把寶劍還匣，一聲不語，吳凱吳明輔是何等精明，早已明白，笑着道：「賢妹，我不管你為什麼往北來，反正我心裏有譜，愚兄我也有件事來找賢妹，湊巧在此處遇見啦，」隨即把秋生同鐵寒英的做事一字不去，統統的告訴上官瑛了，上官瑛一邊聽一邊生氣，又着急又難過，如同萬把剛刀刺心一般，兩隻手握緊，倒掙兩條柳眉，若不是在黑夜，吳凱早就譏笑他了，上官瑛這時心裏又涼又熱，惱性要回轉虎邱，後來又一想，倒要看看寒英美貌到什麼程度，能使秋生把自己忘了，非得把秋生奪回，問他的心是什麼做的，想來想去，竟在心裏盤算，始終也沒言語，吳凱吳明輔在旁邊，暗地好笑，說道：「別的事不用提，賢妹你不能不管，那寒英姑娘也是個美人兒，真比賢妹你還高，手裏也是一口劍，我還告訴你，他的劍法是魏德惠那揚州菱角鎮魏老二的傳授的比賢妹你可又高的多了，又搭好準的鐵蓮子，真沒把你放在眼內，要不怎麼敢從你手內把方秋生奪過去呢，」上官瑛愈聽愈不是滋味，急道：「吳師兄，你還要說什麼，」說着心裏真忍不住，暗地落了幾滴淚，好在黑夜，吳凱並沒有看見，但是上官瑛的聲音全改了，

吳凱心說成，有根，再加兩句，又道：「秋生到是常說，他可對不起你，假若賢妹要到北京見着他，他還是真沒臉見你，你猜鐵寒英說什麼，好，他說，北京他絕不敢來，將來鐵寒英他携同秋生，隨着他父親洪澤湖的老三爺，鐵雄威回到洪澤湖更高枕無憂，不用說賢妹你去，就是正眼你也不敢看哪，我聽見氣大了，我有心要進去質問他，我又怕不是寒英丫頭的對手，反而丟臉，所以我連夜找賢妹你，可把我氣壞」，好瞎子這片瞎話，這陣瞎說，不啻火上澆油，上官瑛向來是氣傲，焉能聽這個，天已到深夜，四外樹葉，被夜風吹得沙沙作響，野草虫唧唧的叫，更如同刺激，笑話上官瑛一般，上官瑛再也忍不住了，可是口中沒做聲，打一呼哨，那匹馬早已聽見，奔到上官瑛面前，上官瑛騰身上馬，也沒理吳瞎子，照直往北冲下去，吳凱心中大喜，暗說成了，這回鐵雄威呀，你的樂可大了，叫你齷齪女霸王的糖球兒，施展夜行術，天生的飛腿，嗖匕七直跟上上官瑛馬後，只行了一日一夜，天明趕到，正遇見萬里追風禿鷹白翔白永飛，因為白翔聽說他最小師弟薛寧薛永靖離開師門同蔡全分手定三年見面，薛寧往南，蔡全往西，始終也沒有給禿鷹帶信報告行踪，可是風言風語白翔聽說薛寧聰明過火，在南方安徽江蘇交界結下一般朋友，全是下五處的弟子，恐怕薛寧走入歧途，打算往南奔南京懷遠鏢局，一來看望老朋友，二來尋訪他的師弟薛寧，由山西繞道奔北京，看看海宴鏢局一班老弟兄，病白條何豐惠等，他也因為沒有什麼事，所以早行晚歇，天氣又熱，晌午也找找地方喝茶歇腿，這天走在北京城附近，就同上官瑛及吳凱吳明輔遇見，三人各道來意，上官瑛是羞臊難已出口，吳凱吳明輔好像拿這件事當做故事一般，由頭至尾，滿盤告訴白翔，白翔雖然好談諧，但當着上官瑛，只可唯唯，又知道上官瑛性情嬌傲，恐怕她

掛不住，反到直打叉，正在這時，三人在樹林內休息的功夫，看見樹林外三匹怒馬，一個緊追，一個更不放鬆，尤其第一個跑的是個十五六歲的小姑娘，上官瑛又好管閒事，當然要抱打不平，更看見後面追的是金駝嶺的活無常焦允，冤家路窄，狹路相逢，怒不可遏，忙用絹巾把臉蒙住，因為他是男裝，不願讓人看見他，所以裝扮起來，正巧那小姑娘馬失前蹄，摔出數步開外，正要竄出去，那禿鷹白翔早已躍出擋着焦允，以下情形早已述過，等楊奎楊明九把焦允踢倒，同鐵雄威談話的時候，白翔告訴蔡全，誰是鐵雄威及魏德惠，那上官瑛也聽見了，他是非要會會鐵雄威，後來見神手飛叉楊奎楊明九竟把魏德惠戰敗，他也莫名其妙，魏德惠是怎麼個心意，明明是假做失手，魏德惠也是叫的響的老輩英雄，知道這裏邊必有貓膩，直等那後趕來的一夥人露而，楊奎同吳凱退回，數人一同進入樹林，蔡全才告訴那小姑娘竟獨自走了，上官瑛覺着這事可真怪，問及楊奎從何處來，怎麼那麼巧，楊奎才把那始終他沒離開鐵家附近，暗中跟着焦允，焦允把蕙兒追出來，他也趕來，大家聽楊奎一說，才知道那小姑娘是魏德惠的孫女假做寒英的丫環蕙兒，上官瑛十分後悔，楊奎楊明九又把以往的事全說出來，他準知粉蝶兒上官瑛是吳凱給蠱惑來的，納悶的就是怎麼來的那麼快，所以他知道秋生同上官瑛的關係，本想不說，因為楊奎人最端穩，可是現在危險時期不說也不行，將吳凱走後的情形，秋生怎麼同蕙兒等逃走，秋生至今落點不明，寒英已然追下去，風言風語，聽說秋生被金駝嶺的人劫走了，焦允同韓飛露面，一切情形，楊奎把他知道的全說了，這麼大的女英雄上官瑛，聽楊奎一邊說，他是一邊着急，臉上變顏變色，一會兒紅，一會兒白，又不能答言質問，當着兩個生人，正在氣惱的當兒，正巧焦允騎馬跑來，蹄聲驚動上官瑛

，銀牙一咬，摘彈弓，描準了，一陣連珠彈，果然活無常猝不及防，中彈落荒逃走，上官瑛這時才消消氣，別人也是一陣譏笑，此時，雙鈎魏德惠來到，吳凱把過去情形說出，那老魏聽聽越掙，真想不到還有這些囉嗦在裏面，這件事可鬧大了，偷看上官瑛的態度，雖然外表一言不語，可是在他眉間隱着很重的殺氣，心裏很不舒服，自己得趕緊想法子，又談了會話，魏德惠起身告辭，以尋找孫女兒爲名，要暗尋寒英及秋生，衆人也不十分攔阻，舉手互相告別，又定了後會的地點，魏德惠辭走，在他們談話的功夫，其中有一人心裏打鼓算計，發生說不出的感覺，就是那白猿蔡全，他的難過真比上官瑛不在以下，翻來覆去的盤算這件事，大家說的什麼話，他一句也沒有聽清，他不知寒英對那秋生，倒底抱着是真心愛戀，還是和上官瑛賭氣，在這時候白猿蔡全可就懷着偵察同保護的心理，偵察就是他暗地訪查鐵寒英的下落，若真是寒英實心實意的愛秋生，他必要抱着屈已從人的意念進出保護秋生，設法怪可父子方面發生破裂，也要救出秋生，使他同寒英在一起，假若寒英不像他心裏所想象的人物，那麼他必要保衛秋生，使他同粉蝶兒上官瑛重圓，白猿自己也就看不起寒英，鄙視她的人格，在秋生那一方面看他本人抱着什麼思想，然後再看機行事，這蔡全，不愧是俠義的門徒，這件事錯非是他能有辦法，不然不知要糟到什麼程度，從此蔡全可就懷上念頭了，雙鈎魏德惠走後，萬里追風禿鷹白翔要奔城內，問蔡全的意思，是奔那方，蔡全眼望着樹葉並沒聽見，吳凱吳明輔看着可笑道：「蔡世兄，咳！蔡全，鐵寒英來了，」猛孤丁這一嗓子就聽蔡全呼的一聲，嗖，站起身來，雙目圓瞪，怔怔柯比，口中，「好」字才出口，白翔從後面輕輕一拍，道：「師弟，現在要何往？」白翔恐怕蔡全當着人把話說錯了，出醜，這才驚醒他

上官瑛看着也要笑，吳凱竟笑出聲來，只有神手飛叉楊奎楊明九看着可憐，微搖搖頭道：「明輔哥你笑的什麼，看這景況你不難過嗎？」楊奎想錯了，他雖然不知蔡全人品如何，他知道卽然是俠義門徒，不管他家底怎樣，說是正派人物，寒英配他並不算委曲，可是事與願違，他以爲蔡全動心了，吳凱經楊奎一說笑道：「師弟，不是我笑，你看小蔡的樣子，真成了呆鳥了，」蔡全被白翔一拍，醒過來，正聽見吳凱這幾句話，臊的臉如大紅布是的呵呵了兩聲道：「我……我……我回……回金駝嶺，我必得回金駝嶺，禿鷹白翔一聽，這孩子受了病了是怎麼着，說話全改了聲音了，也不知他是什事心意，也搭着白翔有自己的事情，也沒深答理他，大家又說了會話，各想各的去路，吳凱可就問到粉蝶兒上官瑛，上官瑛心雖不好受，可是不同蔡全，見吳凱問她，她早有算計，可是她不肯說，只是微笑了笑，臉一紅，一聲沒言語，站起身來撲撲土，用絹帕又把頭包好，也不答理大家，把馬備上，彈弓掛在馬頸，又回頭看看大家，並望了望蔡全，騰身上馬，也奔了西南，只聽見蹄聲踏踏，……少時轉過方向，影兒無踪，林內幾位英雄看他真如同一朵紅雲一般，身手敏捷，各各贊嘆神手飛叉楊奎楊明九，不禁皺眉吸一口氣道：「這位姑奶奶，真有點怪氣，不聽說，不聽勸還是不能攔自幼兒任性，這一去不定又有什麼故事，我還真不放心，咳！」白翔見上官瑛走了，又聽了楊奎這幾句話，心裡可就明白了，但也不能挑明了，數人又說了幾句話，各自分手，雙鉤魏德惠尋找蕙兒同鐵寒英，上官瑛奔西南自有他自己的事，白猿蔡全自己說回金駝嶺，禿鷹白翔奔北京後再往南尋找薛寧，神手飛叉楊奎楊明九同海底全針吳凱，還是奔着他們原來的任務，暗地追隨洪澤湖老少，這次衆人分手，直等到金駝嶺粉蝶兒上官瑛頭次探山，巧遇通臂

猿猴八叉手嚴晴嚴景崇，雙救鐵寒英，才同衆人聚會，不說此時衆人分手，這一個不表，單說緊追方秋生，真有萬里尋夫決意的鐵蓮子，寒英姑娘，寒英單人匹馬，慌不擇路，只往西南追趕陳深，人不稍歇，馬不停蹄，逢人便問，遇路尋蹤，可是不用說陳深一夥衆人，就是一個人影兒也沒看見，急的鐵寒英兩隻眼由黑而藍，一泡淚水包着一顆傷心，紅白的玉容改成白灰黃顏色，白天只在荒地野館打尖，夜裏反不停步，雖然他同陳深等相差只有走幾十里路時間，可是寒英直走了三天三夜，也沒追上，實不知寒英已然走錯了路，又道徧西，他反到往大南方面走去，直出了直隸地界，一脈荒山，路靜人稀，天已傍晚，一個人，一匹馬在路上奔馳，忽然一陣涼風，在暑熱的天氣，忽覺發冷，昏了頭的寒英這才細望天空，黑雲滾滾四起，如萬馬奔騰，隱隱聽見雷聲隆隆，少時，大雨如注，雷閃交加，沉雷震動山林，聲同戰鼓，急閃電射遍野，竟如金光，寒英和馬被雨淋的渾身水濕，四外又無避雨所在，一路狂奔，天氣越來越晚，更四外昏黑，若無閃光四照，真看不見路程，猛然間見前而燈光一閃，心中喜悅，狂奔了前去，見是一座小店，四無着落，孤伶伶一所上房，一盞門燈，掛在門內，寒英忙趕到店前下馬，急奔到裏面，但是馬沒處躲避，急的又把馬拉起來，踏得店內一片泥濕，可憐寒英被雨淋的如落湯鷄一般，連個替換衣服全沒有，四下望了望，好奇怪，這麼個小的小客店雖然範圍不大，無論怎樣是個買賣，連個店家全沒有，不由十分詫異，四下看看，仍是沒有人跡，忽然看見靠門口，上門樞上掛着一隻女人小鞋，上面泥土全滿了，寒英看見這種情形，氣忿交加，不用問，這店內準不是好人，這時寒英身上濕的全貼在身上，十分難受，又在這個景况之下，急欲找個人尋身衣服換換，再問問是怎麼回事，也不管雨停

不停，穿過院子往後偵察，不用說人，連個燈亮全沒有，雷聲仍未停止，雨仍未住，正在後面也不敢開開後面屋門，就在此時，忽聽馬蹄亂踢及馬嘶之聲，忙返身出來，見那匹馬已然頭朝外，靠着馬的旁邊放着一堆亂草，寒英進店的時候到未看見，這時馬正用咀啃草吃，彷彿是很餓，寒英心裏很難過，自己也覺着肚子空的慌，忙過來把草拉倒，意思是給馬吃，剛把草拉倒，一件怪事驚人，原來是一個小孩在那裏蹲着，哆哆嗦嗦，哭哭啼啼，一見寒英，跪倒在地，口稱姑娘娘娘饒命，寒英吃了一驚，忙把他拉起來問道：「這小孩，別害怕，起來我問問你，你爲什麼藏在這裏，你是做什麼的，」當時雨仍未停，不過已經小了，那小孩聽寒英一問，更哭泣不止，急的寒英氣道：「你有什麼話說，你哭管的了什麼，」他急急，那小孩更不敢說，一個是越不敢說，一個越急要問，好容易寒英連哄代吓嚇，小孩哆哆嗦嗦說道：「我……我就是這店的小孩，我父親同我母親全……走了，我母親被一夥人搶去了，我父親已出去了，我……我害怕，藏在這，你饒了我吧！」寒英一聽，亂七八糟，沒頭沒尾，倒是知道他母親被人搶去，他父親追去了，看這小孩也就是八九歲，看樣子很機伶，又問道：「小孩，你們有女人的衣服沒有，」小孩聽着望了望道：「有，有，屋子裏，你拿了衣服就放了我吧！」寒英又氣又笑，轉身順着小孩指的屋子走去，但是一點亮也沒有，也不敢進去，但是身上又濕的沒辦法，無奈抽出寶劍，借着劍光推推門，好在門沒鎖着，先用劍往裏順了順，沒有動靜，很小心，試着步，來到裏面，雨還是在下，閃，雷仍然不止，借着一閃閃的亮光見屋內果然無人，不過凌亂不堪，衣服滿地，用劍挑起來看，是男的沒有女的，找了半天，又搭着燈光沒有，找了許久又沒有女的，身上又濕的利害，無法找了一身小衣服換

上，下雨的天，天氣涼一點，才又找出一件，寒英找出一身小褲襖換上，又拿出一件大褂，上面還有許多補丁又肥又大，但是沒有法子，因為裡面一件女衣裳全沒有，把濕衣換下來，穿在身上，自己知道穿着肥大，因為沒有鏡子又在黑夜，也看不清自己成了什麼德行，換好出來，拿着自己那一套晾上，外面那小孩子真不認是誰，傻呵呵的呵望着他，寒英仔細盤問那小孩，這店裏到底怎麼回事，連釀代哄，那孩子心裏害怕，咀裏又不能不說，他也不知寒英是好人還是壞人，從頭至尾，慢慢說出來，寒英一邊聽一邊起急，蛾眉直豎，恨不得當時找了前去，這時天仍在下小濛濛雨，雷閃全住了，店內只有高懸一盞氣死風燈，被小風兒吹的幌幌悠悠，昏暗暗，悽慘慘，涼風習習，涼雨淋淋，在這種景狀，寒英是百感交加，一會兒想起秋生，一會兒想起老父，又覺得當時店內情形，令人髮指，怔柯柯，望着那盞風燈，兩隻杏眼不錯眼珠，隨着那盞燈搖來搖去，眼淚也隨着亮光在眼珠內轉，他心中如何的難受，不問而知了，那小孩先見他急急的問，一邊問一邊瞪眼，吓得哆哆嗦嗦，說完了見寒英反而不言語發呆，慢慢站起來，望着寒英退着身，要往外走，天可是深夜，雨仍不停，那小孩怕寒英比怕黑夜還利害，見寒英發怔，真不知他懷着什麼主意，那意思要逃出店外，剛要出來，就聽後面老遠一陣馬蹄響，跑的還是很急，踏踏踏運泥帶水，直奔這方面來，吓得那孩子啣的一聲，幾步就跑進來，跟着往草堆裏鑽，可是草已然被那匹馬給吃了，又刨的亂七八糟，實在藏不着身，急忙又往裏跑，剛跑到裏間屋子，忽的又跑回來，急的連連的轉磨，寒英猛然見那小孩這種情形，真不知他怎麼了，後來又見他連哭代抽啼，吓得臉全變了顏色，那馬蹄聲愈來愈近，這時寒英也聽見了，也不用問，準知道那夥賊人又回來了，看了看自己的

身上囉裏囉嗦，一點也不俐落，忙找了一條繩子，繫在腰間，頭髮蓬蓬着呢，匆忙間隨手找出一條包袱皮是的一塊方布，也沒注意什麼顏色，包在頭上，就在這時，馬蹄聲已然停止在門外，借着那氣死風燈一看，見是一匹棗紅馬，馬上掛彈弓已被雨淋的由馬身上往下滴水，拉着馬的那人，已站在門前，頭上用青絹包頭由絹頭往下滴水，臉上泥水交加，身穿青綢大褂已然貼在身上，足下兩隻快靴，手提着一個長條包袱，看那情形裏面一定有兵器，見着人站在門外，往裏望望，一眼看見寒英同那小孩，那小孩哆哆嗦嗦，躲在寒英身後，來人正是馳名南北女俠客粉蝶兒，上官瑛，她追趕秋生，二來訪訪蕙兒同寒英的下落。她的馬快，湊巧又同寒英走在一條路上，也是半途被雨淋個不亦樂乎，才來到此處，看見寒英同小孩在門內站着，她慌忙問道：「店主人，裏面有房子嗎？」寒英本來以爲是賊人去而復返，後來才看出是一個人同自己一樣被雨尋住處的，拿自己當作店家，一時間也不知怎樣答話，呵呵了兩聲，上官瑛以爲他答應，忙提着大褂走進，也把馬拉進來，因得她看見屋中有一匹馬，她也以爲這地方是存馬所在，更見那馬吃草，毫不猶豫，拉進馬來，那馬一見了草，意思是也餓透了，低頭就吃，急的那小孩啼笑皆非，上官瑛進來後，見裏面亂七八糟，慌問道：「勞駕，後面有干淨屋子嗎？」寒英更不知怎樣答復，反到慌張不知所措，這一來可就引起上官瑛疑心，上下一打量寒英，又四下望望屋中情形，那小孩倒是常常招待客人道：「沒有了，裏面沒有屋子，」說的時候態度很不自然，這更引起上官瑛注意，隨手把包袱放在一張沒倒下的桌子上，回頭正好望見寒英找衣服的那間屋子道：「店家，那間暫時可以住人，就在那間湊合湊合吧，」寒英更不知如何回答，心想，你住這間屋，那我在那休息，搖頭道：「不

成，那是我睡的房子，」他不開口，還不要緊，他這一開口，使上官瑛疑心更重，因為寒英忘了他現在穿的男人衣服，隨聲答話，完全是女人口音，所以上官瑛驚疑，猛孤丁聽見寒英說話，這種聲音，抬頭一望雙目如兩道寒光在寒英臉上一掃，寒英自己也知道錯了，緊接着相着嗓子道：「對不住您哪，這房子是我們的櫃房是不待客的，你老湊合倒別處找找，」這一來更揮了，先是女人說話味，一變嗓，又不男不女，說出話味兒更難聽，讓自己去別處找，在這兩天野地，只有這一處打尖的地方，讓自己去別處去，心說我上那兒去呢，這簡直不像話，搖搖頭道：「不成，上不着村，下不着店，我上那裏去，勞駕店家，你看我身上全濕透了，借您的屋子我換換衣服，隨便在什麼地方歇會兒就成，我多給店錢，」這幾句話寒英更不知怎樣答覆，這一來，上官瑛可決定不走了，見寒英期期艾艾，話也說不出，樣子又改了態度，疑點又加重了一層，爽性照直往那間屋中走去，嘴裏說道：「勞駕，您給個火」那孩子同寒英兩人面面相覷，不知應該怎樣辦，寒英更不知所措，上官瑛提着包袱，走進屋中，回手當時把門關上，寒英在外面，就見火兒一亮，也不知這人從那兒來的火，就聽見裏面衣服響聲，火光一亮一亮的，少時滅了，見這人開開門，換好衣服，也是手裏拿着濕衣，往繩上一晾，寒英轟的一下，原來自己的濕衣服也晾在那裏，怕被那人看見，慌忙過去，抽了下來，可是已經晚了，那人早已望見，把他的衣服往上搭，一邊搭，一邊回頭看着寒英，上下一打量，更注意寒英的兩隻耳朵，寒英素來很豁達，當機立斷的精神十分充足，可是這次竟手脚忙亂，慌裡慌張，愈亂愈慌，愈慌愈現形，她可不知道來的也是個女的，更同自己不可分解的上官瑛，上官瑛處處以偵探的眼光冷眼觀察寒英，寒英這時心慌意亂，心在秋生

而又在老父，靜夜之間上官瑛倚在一條長凳上假寢，寒英也是勞而又乏，上官瑛不時偷眼看寒英的動靜，寒英也知道上官瑛來的有些蹊蹺，兩人各抱着同一心理，可是寒英可沒有上官瑛機警，寒英明顯着一切全是矛盾動作上官瑛穩健裝睡，不時打呼，而且打的很平均，寒英被上官瑛一吵，她比上官瑛還響，店內的那個小孩到現在彷彿寒英是比上官瑛好，彷彿上官瑛不是好來頭，又想念他的母氣，靠在明柱上又冷又哭又是害怕，不知不覺的打起磕蟲，小孩能有多大精神，不一刻竟站着睡着了，寒英也支持不住，這時兩匹馬也站在屋中放乏，草料舖張的亂七八糟，馬尿淋的全屋全有氣味，上官瑛竟如不聞不覺，寒英實在難以支持，也要睡一會，他可又忘記他穿的是男子衣服，見上官瑛實睡的很香，把包頭的布可就打開了鬆了鬆，長嘆了一口氣，外面的雨仍是不停，小風兒在後半夜還是真有點冷嗖嗖，轉身竟奔那換衣服的屋中而去，上官瑛早偷眼看的明明白白，毫不猶疑真知那人是個女的，見寒英屋裏去了，上官瑛口裏打着微呼，耳邊可靜聽寒英的動作，寒英是真困乏，他到屋中摸着黑躺在土炕上，要閉目休息一會兒，那知道在那裏不由自己竟自悠悠睡去，上官瑛聽了一會，聽不見什麼聲，又閉目靜靜養神，恍恍惚惚覺得有睡覺的意思，忽聽啼哭聲音在耳邊轉，

……秋生……你在那兒呢……那兒呢……你可來了……叫我好找……叫我好找……爹爹……您可別怨你女兒不孝……不孝……不孝……我有苦衷啊……！」上官瑛一聽，騰身坐起，閉着氣，兩隻耳朵早已飛在屋中，翻身的聲音，又一會兒，外面小雨滴滴打在窗上沙沙響，又下大了，屋中的聲音又起，……「叫……蕙兒……好妹妹……我也來了，唔，你怎麼……你怎麼同秋生一齊來了……秋生……又上那兒去……你又要走……走……好沒良心，好沒良

心……」上官瑛聽到此處，心裏的血如同沸水一般，兩隻眼睛冒火星，手扶着柱子，險些忘形，閉着眼睛，稍微沉了沉這口氣，轉身往外又走了幾步，她的心裏此時比寒英還要難過，足足的站在外面有一個時辰，外面雨還是不住的下，屋中那小孩的鼾聲，裏面寒英的夢語，在這深夜四無人跡孤立的小茅店中，別有一種淒涼狀態，上官瑛被小風兒吹在臉上好多雨星，才知道糊裡糊塗走在外面來了，這才又回到屋內，坐在一條長凳上，靠着牆，眼望着棚頂，盤算這應該怎樣對付寒英，怎樣要從他口內，把秋生的事情問出來，忽然一眼望見靠着的門框上，掛着一隻小鞋，驚疑萬分，慢慢起身走過去，伸手摘下來，一看是個很舊而且又很破的女鞋，回頭看看那小孩仍在睡着，只是掛着的僅有的門燈，已經淡了下來，八成或許是沒有油了，忽然靈機一動，看了看那門燈掛着的地方，不算很高，往下一踢腰，提氣往上一縱，輕如飛燕，用手一捏，把繩子捻斷，摘了下來，動作非常捷快，燈光仍舊亮着，輕輕落地毫無聲音，轉身形剛要往裏走，迎面站立一人，正是鐵寒英，面含怒氣，喝道：「你這是做什麼，莫非……」話尚未盡，上官瑛哈哈笑了起來，原來身穿男子衣服，可是說的聲音是女人味，寒英又忘記了，上官瑛不等他說完了道：「我自有用處，你管的着嗎，我還告訴你你的身份我已明白了，我干脆打開窗戶說亮話，我且問你，方秋生是你什麼人？」寒英一聽，機伶比打了個冷戰，心說她怎麼知道我的行跡，準不是好人，定是焦允的餘黨，看她摘燈的功夫，可有兩下子，是福不是禍，是禍脫不過，伸手唵唧把劍抽出來，用劍一指上官瑛道：「不用說，你是金駝嶺的餘黨，你敢怎樣，」上官瑛自說完那幾句話，可就留心寒英的態度，果然沉不着氣，變顏變色的說話聲音全兩樣，又見她竟抽出寶劍，上官瑛並不以

爲然，笑嘻嘻道：「你不用管我是何人，我先把燈籠放下，也用不着拿槍動杖，我只問你幾句話，」說着把燈籠放在一旁，搬過一條長凳，她倒坐下了，然後道：「鐵小姐，坐下談談」笑嘻嘻望着寒英，寒英此時被上官瑛一陣做作，竟不知如何是好，寶劍拿在手中，木在一旁，不知怎樣回答，更不知上官瑛是何等人，這地方還是上官瑛老到，見寒英徬徨無策，竟站起身把她一拉，寒英身不由己就坐在板凳上了，上官瑛把寒英的寶劍要接過來，寒英搶身站起道：「那裏來的野人，竟敢藐視於我，看劍，」說着，用寶劍往下就砍，因爲上官瑛是坐着的，上官瑛要站起來，已是不及，忙往後一坐，板凳立刻倒地，斜裏退身一縱，寒英寶劍砍空，搶過去，托劍就刺，上官瑛見寒英真下恨手，有心要還手，覺得真不合適，忙閃身形，縱出七八尺開外，急道：「鐵姑娘，你難道沒看見我的馬上掛着弓嗎，按理說上官瑛不能說這句話，這不是自道字號，這也是事不由己，寒英一聽，就是一怔，回身一望，果見那匹棗紅馬上掛着一張紅漆寶弓，回頭再看上官瑛已把包頭摘下，寒英這時心裏有點明白了羞不搭的又看看自己穿的那套不合適的怯衣服，哇的一聲要哭出來，跟着又抽了回去，上官瑛這時走了過來，用手扶着寒英的肩頭道：「妹妹，現在你知道我是誰了吧？」說着自己也有些忍不在，杏眼含淚，兩人坐在一條板凳上，寒英細又看了看上官瑛，吃吃道你是上官瑛！上官瑛姐嗎？」上官瑛點點頭，這時外面雨已然住了，只聽見房簷往下滴水的聲音，寒英只剩下暗泣，一句話也沒有了，上官瑛心裏比她還難過，不過還忍得住，這時兩個人兒各懷一念，傷的也是一條心，寒英止着悲哀，仆登就給上官瑛跪下了，口裏說道：「姐姐，我先向你告罪，請你饒了我，我再說底下的話，如若不然，我也沒臉見你和秋生了，」上官瑛聽見

他說出秋生，更覺得有說不出的意念，本來是個爭強好辯的人，現在反到說不出口來，滿打算用話搶白寒英幾句，見寒英一哭，心也軟了，用手攙着道：「妹妹，什麼話也不用說了，只怨秋生負了心，見一個愛一個，誰讓咱們姐兒倆全上了當了呢，現在也沒有別話可說，妹妹起來，你看燈也沒有油了，咱們把門上好，到屋裏說幾句話，想個主意好不好，」寒英點頭，兩人把門上好，把馬備好，預備早起走路，實際上現在也快天亮了，兩人走到屋中，一齊躺在土炕上，各把自己的意思一說，兩人竟顧說話，可把外屋那睡覺的小孩忘了，就這麼疎忽的功夫，險些冒了大險，並送了小孩兒的性命，寒英，上官瑛二人說些什麼，怎樣救秋生，這且不言，將來自然明白，再說二人說着說着因爲一路勞乏，好幾夜不得好睡，也沒想想，這店是怎麼回事，愈談愈高興，竟雙雙睡着了，睡的還是很香，天也涼快，那曉得就聽啾啾一聲，接着仆登一聲響，緊接着馬蹄踏踏踏……二人立即驚醒，騰身坐起，上官瑛早蹤下地，縱出屋門一看，那小孩已然倒在血泊之中，二人忙到他跟前架起來已然無有氣息，心窩上一刀口，看這情形，這殺人的人還是個線上人物，再看，不好了，上官瑛那匹棗紅馬已然無影無踪，天光已經亮了，只是還陰着天，急的上官瑛兩隻杏眼瞪圓，牙齒錯的吱吱響，趕到屋外，污泥中一片馬蹄印，亂七八糟，還不只一匹，足有三四騎，寒英把自己的馬拉出來，二人騎着一匹，代好兵器打馬順蹄印找去，好在是雨後，土質又鬆，馬踏在上面，立刻就不是很深的印，足往西北方趕了半里多路，壞了，竟找不着，原來馬印太多，並有車輪印，車也不只一輛，二人順車印往下找，眼前一片小河，河面並不寬，而且河水很渾，現見得是一條由山往下流的濁流，因爲剛下過雨，河水應該清靜，但反到河底泥沙滾起，二人來到此處

、車印馬印已然到了河岸邊，就看不清向那方去了，順河岸往上流走，上官瑛心裏不用說夠多難過，着急更加着氣怒，走了沒有幾許路，忽然見前面黑影杪杪，一堆東西，堆在前面，並且地下又現出車輪黑印，二人緊催馬，並把寶劍全亮出來，以防不測，來到切近，這才看清，原來是幾輛車，已然有損壞的地方，駕轎的馬已經不在，車上的蓬子也凌亂不堪，並有火焚的餘痕，二人忙下馬細細一看，裏面的東西完全沒有，看樣子是鏢車似的，可是又沒有鏢旗，難得的是連一個人跡全沒有，要是鏢車，怎麼連車上的存物全一千二淨，被劫，無論如何也應該有受傷的逃了的遺跡，兩人猶豫了甚久，也不知與上官瑛失馬不是一檔子事，寒英同上官瑛前後仔細一檢查，忽然看見離車輛二丈來遠的地方，有一面黑旗子在地下，一半埋在泥裏，一半殘留在水中，寒英趕到那裏，把旗子拾起來，見所殘餘的地方，已然被焚，埋在泥裏的已經有點壞了，撕折了許多，忙拿回來同上官瑛仔細觀察，火沿已經燒壞，上半幾個繡的黃字，模模糊糊，還看的出來，上官瑛用手擦擦泥，現出幾個小字，上寫「山東沂州府北大街……」下面可就看不出來，中間的圓光一半是壞了，一半露出個女字旁，看到此處上官瑛心裏一驚，呆呆的發了半天怔，寒英莫名其妙，問道：「姐姐，這是怎麼回事，看情形附近山裏一定有了線上的朋友，這是誰家的鏢，」上官瑛搖搖頭道：「這不是鏢，一定是沂州府老姚二爺的貨輛，怎麼會……啊呀……不好，妹妹，你得幫我個忙，咱們趕緊走，寒英也不知是怎麼回事，上官瑛也不答話，二人同上馬，上官瑛不再往上走，提轡直往河中走去，好在河水不深，淌泥帶水越過小溪，前面已到山根，馬蹄印又現露出來，這時天光大亮，可是路僻人稀，更且草木叢生，慢說是個人，就是野地裏的小動物，也看不見一隻

二人正往前猶疑着，試着步走，忽然就聽見，嗖的一聲，聲震森林，加着山的回音悽慘的怕人，一支響箭，冲天飛起，緊跟着，噹噹噹一陣鑼響，上官瑛同寒英忙縱下馬來，這時四外並無遮身之處，就在這一怔的功夫，見鑼聲響處並無人發現，沒有多少時候，又是一陣鑼聲，聲音響得那麼緊急，鑼聲過後，仍沒有人出現，反而鴉雀咕噪得使人到吃了一驚，上官瑛同寒英二人知道準有事故，也不知是怎麼個變化，寒英把鐵蓮子按好，寶劍亮出，上官瑛連彈弓全丟了，空有彈囊，只有亮劍防身，可是等二聲鑼響剛過，緊跟着，噹……的一聲，嗖！嗖！嗖！三支火箭冲天而起，跟着一片濃烟，山峽內，喊聲大起，但並無殺聲，上官瑛同寒英雖不了然，已知道事出有故，這鑼聲非向自己而起，到驚慌起來，上官瑛喊聲不好，並不顧寒英，緊竄幾步，突突突……往山上就跑，寒英緊往後追，沒有幾許功夫，二人已來到半山，略微喘喘氣，就見由山那邊，蹤起一人，緊跟着跌落下去，情形悲烈，火勢甚大，但因爲雨後一切皆是濕的，只有烟氣烟人，二人又往烟濃處跑，老遠看見，兩山夾中，十幾個人，各被烟薰火燒的，奔走無路，兩邊土坡上，只見火箭往下直射，並不見人影，十數人中俱各手持兵刃，掄開了抵擋這無情火箭，但是不能禁住火的餘威，有的人已經支持不住，火烟，勢愈威脅，好的是烟大火小，不然早已十數條性命不保，上官瑛焦急萬分，無法救這十數個人，更不知敵方是何人，急的躁脚，想往上衝，就在此時，忽見一條白影，兩條銀光，上下飛舞，一陣吆喝之聲，這人如同飛也似，嗖，嗖，嗖，竟由對面山坡，也不知從那條小道衝下，兩條軟的兵器如同萬條銀蛇，在身上飛舞，火箭跟本進不得身，直衝下來，那十數人如同司馬兵困葫蘆峪，勿然逢着大雨一般，驚喜過望，那人往下招呼，上官瑛也聽不見

聲音，十數人連連跟隨人那由那人來路往上闖，人那領路，上官瑛大喜，寒英雖然不知那十數人是誰，心裏也是高興，眼見這十餘人要脫離險境，忽然又是一陣鑼響，緊跟着，一陣連珠箭，直往那十數人後背射去，緊跟着三四人翻身落下，命絕深崖，上官瑛一見大怒，一拉寒英，二人施展登山絕技，不刻功夫已來到山頂，這才看見，數十人，有的在樹枝濃葉內，有的爬在山坡，各持弓箭，更有一人，身穿一身青衣，手持令旗，看樣子是爲首領隊之人，上官瑛更不答話，連蹤幾步，輕身躍起，挺身揮利刃，要剪爲首之賊，欲知後事，且看下回。

第十七回 復親仇力劈銀面佛

且說上官瑛輕身躍起，挺身托利刃，其疾如風，只在弓箭手的眼前一幌，如飛鳥一般，落在那持旗之人面前，白蛇吐信，左手招訣，那人毫不防備，連人全沒清看，不偏不正，慌忙間他把頭一偏，正刺在左肩頭，鮮血崩流，啊呀一聲，身形一幌，站立不穩，腳下一滑，骨碌碌滾下山崖，正落在火塘之中，那般弓箭手吶喊一聲，有的翻身逃走，有的摘箭要射，上官瑛焉能容得，並不砍人，手中青虹只砍樹枝，寒英只砍爬在坡上之人，一時間，就聽嘆，嘆，已有六七個命赴陽台，其餘的吶喊一聲，逃的逃，跑的跑，抱頭鼠竄，二人並不追趕，好的並未受了流箭，再望那十數人同那穿白的飛來人已然無跡，上官瑛同寒英定定方向，再往前走，不好了，及是一片深潭，上而伏着數個死屍，身上衣服已然燒的半光，情形甚是可憐，往回走，順着弓箭手逃走的路往下尋，但是恐怕人在暗處，又地勢不熟，很是危險只得循原路退走，但是走了許多路程，仍無山道，同來時道路完全相反，越走越狹，二人疑心陡起，走時特別小心，先用寶劍問路，然後再行，真有轉入螺絲的情形，上官瑛的脾氣是急燥的，竟急的用寶劍亂砍，路上樹枝小行，被他砍折不知有多少，忽然跟前一個山角，二人心喜悅，可是不知山角轉過去，是什麼所在，或是有無埋伏，上官瑛低聲向寒英道：「妹妹，我先過去試試，若有危險，你就別過來，你把暗器先預備下，省得臨時湊手不及。」寒英答應，把蓮子拿出三個，拈在手心，上官瑛早越了過去，小心翼翼轉過山角，見一片平原，當中恰好是一片戰場，那穿白衣服之人，及那十數被燒的人也在當場，對方二十餘人，穿草

顏色不一，並且僧道全有，就中有一個和尚，特別高大，青亮亮腦皮，兇狠狠站在當場，上官瑛回身招呼寒英，但是不用說寒英，什麼全看不見了，此時上官瑛可真急了，再望前看，見當中已有兩人動手，細看，又驚又喜，正是自己乾舅舅，山東沂州府北大街湖人稱火神爺的姚智姚廣才，老火神，已同一年輕方十八九歲的少年動手，那姚二爺已狠狠不堪，燒沒燒着，可是已經薰的夠瞧的了，一部慘白長鬚鬚，半部薰焦，青黃色的馬連坡大草帽，已然成了黑的了，渾身上下全是黑紅色，可真成了火神爺了，上官瑛又氣又笑，氣的是這般賊盜竟敢同成了名的老英雄作對，笑的是一輩子以火成名，獨門火彈的姚二爺傷於火下，這也許是遭報了，見老火神姚二爺，手中並無兵刃，那少年人雙鉤刺十分利害，步步絕招，真下恨手，上官瑛也不知他同姚智有多大仇恨，姚二爺看情形雖然不怕他，但若打算勝他也不容易，那少年真得過傳授，此時上官瑛暗替姚二爺着急，又急的是寒英竟無踪影，就在這一怔的功夫，忽見那少年退後數步，洩步式，往下就敗，姚智趕步要追，上官瑛看這形勢，那少年完全是假，見他左手刺換交右手，伸手抄出皮手套，套上抄出一把東西，遠遠動作看的清楚，掏出來的是什麼可看不見，準確的是知道是毒藥暗器，上官瑛暗喝不好，苦於手中沒有彈弓，不然足可救姚二爺，那少年換步，姚智已然跟上來，少年轉步，翻身，迎面揚掌，姚智已然知道他要打暗器，特意跟上來，因為姚智一輩子是打暗器的老油子，準知道少年動作如何的快，但是瞞不了姚二爺，就在這時候他轉步，姚智已然防備，往下一矮身，緊釘着他的右手，少年翻身手中還沒打出來，就聽，嗖，叭，一顆蓮子十成勁的正打在那少年後腕，少年痛的啊呀一聲，撒手刷拉拉一把子午砂，撒了滿地，隨着姚二爺啞了一聲，倒吸一口涼

氣，救命的蓮子，不然，危險得很，這小子真狠，原來使的是子午砂，好小子，非碎了你不可，那少年此時已經急的滿身是汗，氣滿填胸，吸了一聲，口中大罵，什麼人暗地傷人，顯出原形，會會你家小爺，話還沒有說完，就見由坡上跑下一人，幾步已來到那少年面前，那少年一看，見此人身高五尺，面目清秀，頭上用一塊破布包頭，身穿灰布大褂，又肥又大，腰繫一條破布帶子，足下一雙小抓地虎靴子，破藍布中衣，手中一柄寶劍，光閃閃奪人雙目，姚智姚二爺看着並不認識，只好退下，那人並不答話，手中劍衝着那少年心窩就刺，那少年擺雙刺搭十字往下就刺，少年一反手，就聽，擦的一聲少年左手刺成了半截了，那少年一驚，斜刺裏一蹤，蹤出丈數開外，在此時就聽那大和尚，「咳」了一聲，掖衣襟來到當場，那少年點點頭退下，來的正是箭打袁綱，大鐘寺逃走的銀面佛濟川，他一出來不要緊，在姚智身旁站立那人，穿一身白衣少年英雄，本書中要緊的人物，也就是銀兒嶺搭救姚智的人，嗖的，燕子三抄水的功夫，竄到那大和尚前面，向那穿灰衣的人一擺手，不用說大家一定知道，那穿灰衣服的是鐵寒英了，鐵寒英爲何從濟川等身後來到，他見上官瑛轉過山角，他忽然靈機一動，突突突躍上山坡，順小道往前一轉正在那羣人身後，隱着身子正見姚智追那少年，他比較上官瑛近，他看見那少年戴皮手套，準知道是毒藥暗器，所以他不等那少年打出去，使足了勁一蓮子描準了打着那少年，虧得他這一打，不然姚智非受傷不可，因爲姚智以爲自己對於暗器上可以說江湖上數的着，沒想到那少年是使子午砂，這種東西是下五門藍花門的拿手看家的寶貝，打在人身上子不見午午不見子，準死無挪，只有藍花門掌門太師傅馬潛，銀鬚客馬建威有解藥，可是那一時那能得到，寒英見那白衣少年向自己撥手，反身退下

，照直往西走，並不向姚智人羣內走去，上官瑛早已望見，心中喜悅，點手招呼，寒英也望見了，不說他二人，單說那少年一見濟川的面，臉紅目赤，咬牙切齒大聲喝道：「好賊禿，踏破鐵鞋無處尋，得來全不費功夫，濟川，認識你家小太爺袁遇奇嗎？」濟川一見那白衣少年來到，就心裡有點恍惚，等袁遇奇一報名，他才想起來是誰，他知道袁遇奇乃劍客的門徒，身懷絕技，而且同他又有殺父之仇，今天有點不妙，但事已至此，要走又是太泄氣因為那受傷少年也非別人，乃當初被姚智火燒的鐵腿王霸之孫，當初夜入黃家，也是有王霸，自己當初也是王霸所約，今天火燒火神爺姚智可以說是冤怨相報，沒想到自己今天也要糟糕，心中一很，摸摸自己的袖箭筒，把袍灰掖好喝道：「小輩後生，在大鐘寺俺家放你逃生，今天自來送死，今天要想逃命比登天還難」說時白臉已然成黑黃色，濟川向來對陣永不使兵器，今天爲了生死問題，把他看家的兵器，一對雙鉞取出，他不拿兵器，還不要緊，這一拿兵器，有的驚奇，有的担心，只有火神爺姚智心中打鼓，因為雙鉞這種兵器，上面有牙，帶練子的東西要遇見，稍有不慎，鎖着了沒跑，沒想到袁遇奇並不慌忙，一躬腰掏出一條亮銀的十三節軟鞭樣的兵器，光閃閃，鞭頂有個鏢形的三稜鋼錐，迎風一抖，筆管條直，並不費話，掄起來往下就砸，濟川甩頭，雙鉞往上迎，遇奇抽回，濟川進步，平推大磨，直奔遇奇額項就削，遇奇抖起鞭，直點濟川面門，並不閃躲，因為亮銀抖直了足有五尺七八，尺寸上佔着便宜，濟川見遇奇拚命的架式，不敢大意，往下一踢腰，雙鉞往上一滑，遇奇的鞭，不便抽回，隨着鉞往下一帶，反手，叭，攔腰就兜，遇奇的勁力也夠瞧的，真要濟川被他兜上，也很危險，這下還不好躲，濟川是真急了，左手往回一抄，右手鉞往下一抄，遇奇忙抽鞭

，濟川雙手鉞往外一托，雙手一合，正把遇奇的鞭鎖住，這邊衆人大聲喝好，姚智可急了，搶步出來，還沒到當場，就見遇奇用力往下一帶，濟川哈哈一笑，兩人往下一矮身，遇奇不由得自己也隨着踢下腰來，濟川，左往外一掛，半偏身抬腿說「着」。濟川個子比遇奇高，要踢上準踢在心窩上，當時能畢命，遇奇此時已經哈着腰，右手握鞭，見濟川單足飛起，猛然間，鞭交左手，往下一拉，伸右手喝道「來得好」。遇奇左手一拉，濟川隨着往左偏，足下一用力，就在遇奇一拉的功夫，往下大踢腰，猛長腰，右手，嗖，抽出那條軟鞭，就在濟川踢起足，鞭已抽出，掄圓了，大閃身，讓過濟川的足勁，叭，掄起來，就將濟川的左足兜住，濟川喊聲「不好」。遇奇就勁左手一提濟川的雙鉞，右手使足了勁，說聲「開」，整個的銀面佛濟川大和尚，仆登栽倒在地，撒手扔鉞，袁遇奇趕前一步，滿把就砸，濟川跟着往外一滾，鷄子大翻身，揚手說「打」，嗖，嗖三支袖箭，箭尖頂箭尾，分三路，直打遇奇，遇奇再也沒料到，濟川臨死求活，使出他的絕技，遇奇喝聲「啊」往後大仰身，單足伸平，跟着鯉魚打挺，第一支落空，第二支擦胸而過，第三支就在遇奇鯉魚打挺的時候，擦耳竄出，濟川大喜，趕前揚掌往下就砸，不等遇奇換過氣來，立下毒手，遇奇大磨腰，掄開了左右兩手鞭，雙龍出水，直刺濟川雙目，濟川驚詫萬分，遇奇的手法真快，心裏可就虛了，見遇奇雙鞭到，往下矮身要讓過雙鞭，沒想到完全是虛招，左手鞭，大探搖，直鑽入濟川襟中，濟川知道不好，抬脚一片，沒想到遇奇右手鞭，掄開了烏龍探爪，直將濟川兜住，往起使足了勁一抖，濟川這個樂可大了，大頭朝下，仆登栽倒在地，翻身躍起，往下要敗，遇奇那裏容得，不等濟川站穩了，左手鞭照方抓藥，濟川又是個跟頭，剛站起跟着遇奇右手鞭攔腰一抖

，又將濟川的腰圍住，往下一帶，濟川站腳不穩，往前一衝，遇奇趕前，左手鞭往懷裏一砸，濟川大仰身，雙足朝天，仰面倒地，遇奇趕上照襟裏通的一脚，痛的濟川來回翻滾，遇奇搶過去，用脚使勁一蹶，將濟川的右腿蹶住，抄起濟川的左腿，喝聲「開」，往起一舉，使足了勁，就聽「吶呀」一聲，鮮血崩流，腸肚皆出，濺了遇奇滿身，丈數來高的銀面佛濟川，被小英雄生生活劈，也是他惡貫滿盈，今天死在小英雄之手，總算光榮，遇奇撒手濟川的腿伏下身雙手往濟川膛裏就摸，掏出那熱血騰騰亂跳的心，向着天大聲喊道：「死去的爹爹，十八載的仇，今天可報了，」張嘴吱的一口，血淋淋的一顆人心，被小英雄幾口咬碎，往外一噴，滿天血花，小英雄一臉一身完全是血，賊人一見，情形大亂，王霸之孫，小桃花王起，轉身形喊道：「哥們，扯活吧，」話還未盡，就見山坡上飛身躍下二人，每人一口寶劍如同生龍活虎一般攔着出路，王起一看，內中就有削去自己兵器之人，大吃一驚，前後無路，把牙一咬道：「老合，拚了吧，」後面火神爺姚智大聲喊道：「前面二位，請高抬貴手，暫開一網之路，小冤家王起，不要忘了今天，」上官瑛聽姚二爺一說，才轉身形，喝道：「還不快走」把寶劍一順，閃起一條道路，王起把牙咬的吱吱的響道：「相好的，承情不盡，報個蔓兒吧，」上官瑛笑着道：「你要問，家住虎邱三義莊，覆姓上官，姓王的，將來你可以到蘇州，咱們有個好兒，」王起一聽，雙眉一立，賊人們全哄的一散，各奔了前程，只剩王起一人，聽上官瑛報出姓來，打量了半天，又回頭望望寒英，寒英面一紅道：「姓王的，你也不用再往下問，告訴你，洪澤湖鐵三爺的徒弟，鐵蓮子就是我，你明白嗎，」王起聽寒英報出洪澤湖來……退後好幾步道：「好啦，二位，咱們後會有期，」說罷，口中打一呼

哨，由坡後轉出數匹馬，全是一色青布衣襟，王起騰身上馬，打馬氣走，上官瑛喊道：「姓王的，站住，一王起一聽，翻身又下來了，瞪圓了雙目，雙刺一拚道：「怎麼樣，怕你家王二爺嗎，」上官瑛味的由鼻孔中笑出聲來道：「姓王的，慢說是你，告訴你，不管你勾出何人，就把你們藍花門的馬老兒找來，他也未必敢怎麼樣，有椿事問你，明人不做暗事，我的馬呢，」這地方上官瑛到底是女流之輩，這話出口，有點不夠味，王起一聽，怦了怦，望了望上官瑛道：「要馬，好辦，」又一打呼哨，仍是由山坡後轉出一人，見此人，身約五尺來高，一身藍綢子，抓地虎快靴，光頭，腦頂挽着小髮髻，黑滲滲臉膛，數根小胡鬚，七根朝上，八根朝下，真可以稱的起短小精悍，手中拉着一匹馬，正是上官瑛的棗紅馬，彈弓在那人手裏挽着，王起道：「二叔，要馬的人來了，在那邊」那人抬頭望望上官瑛，又細一打量寒英，寒英一見，慌把頭一閃，做爲沒有看見，只見那人微微一笑道：「原來是他呀，」把馬一撤，那馬早望見上官瑛，頭蹄亂動，但是在那人手中，休想動分毫，那人一撒韁，馬心裏也是高興，幾步跑了過來，上官瑛喜歡的了不得，但弓還在那人手中，只見那人一轉身，無影無踪，嚇了上官瑛一跳，心說這人好快呀，他話沒說出口來，就聽姚智喊道：「楊老二，出來吧，我決不怪你，這都是自己人」話還未盡，只聽那人回音道：「二哥，得啦，兄弟對不起您，您……」人隨話到，王起早已走去，上官瑛同寒英也往姚智這方走來，那穿白衣的小英雄袁遇奇早已猜知是上官瑛，幾步趕過來，喊道：「上官姑姑，我早知是您，哈哈，這次您還不跟我回去嗎」說着用手接過馬，望望寒英，寒英把頭一低，那小鬍鬚的人，首先在姚智面前跪倒行禮，上官瑛也到了，說道：「老舅，你還這麼結實，這把火沒把您燒暈了

「姚智笑道：「好個丫頭，見面不行禮，就跟老舅擅臉，來來來，我給你引見引見」說着指着那矮個人說道：「這就是陝西兩當縣的隱士，久走內地，可稱神龍見首不見尾的楊恆，陸地飛騰楊二爺二弟，這你是不認識嗎，」楊恆笑道「大姑娘，我可不敢高攀，我是久仰得很」，到此時，寒英過來就給楊恆跪倒，嗚嗚咽咽哭了起來，楊恆也是面現慘容道：「姑娘，我早看出是你，你先別難過，爺倆這些年沒見，見着了是喜事，哭什麼，起來你怎麼同上官小姐走在一處，看你穿的這身衣服，」書說到此處，這段書是個大節目，燒姚智隱士出世，報父仇活劈濟川，由神龍楊恆出世，才引出夜探洪澤湖，楊恆與鐵雄威弟兄反目，老韓飛毆死金川，五月五大聚義，等全是由楊恆出世後，由楊恆做引線，想當初濟川行爲不正，以一點的小便宜射死袁綱，才有今天命喪遇奇手中，姚智當年若開一線之路，王霸不被姚智燒死，也沒有今天王起定計燒火神爺的一幕，姚智一輩子不知燒死多少人，今天他也被火燒，虧得他心正，替天行道，才能遇見袁遇奇，若不是當年保住袁綱的整屍首，恐怕今天也遇不見袁遇奇，子報父恩，恐怕姚智也難逃此劫，這部書，雖然是無聊的小說，但是神差鬼使，好有好報，報應循環，一點也不能錯，總以勸人爲主，趕醒社會，以鍛鍊自己身體，本着武俠小說的本意，其次，是爲什麼稱俠稱義的人老是逢凶遇吉，賊黨壞人不是死就是亡，這就勸人行好事，絕不能失了當初小說勸人的大義，閑言不叙，小桃花王起拜的是藍花門門長馬潛馬建威，當拜師時候馬潛不肯收，恐怕王起借着藍花門的名目在外胡爲，藍花門在下五門爲首，下五門藍，蓮，梅，桃，柳，雖然完全是綠林但是也不盡是壞人，馬潛在藍花門指令自己的門下，永不許沾染色字，所以藍花青一色，自掌門大弟子麻胡桃何劍清起，直到小桃

花王起爲止，也沒有一个是淫花作惡的賊人，起初馬建威不收他，才託出人來，何劍清求助，何劍清暗地跟了王起多少日子，總算王起不錯，才拜了馬建威，一切的技能全是何劍清所授，王起還是真下苦功夫，離開了師門的時候，正赶上濟川在銀兒嶺同逢頭鬼楊秀結交甚密，王起趕到銀兒嶺，同濟川打聽爲初他祖父王霸死時情形，濟川就把火神爺姚智怎樣用硫磺彈打他的祖父，他祖父是活活被焚，王起當然十分難過，才同楊秀借人，練成爲鴉兵，足有三月之久，巧得是姚智率同鐵舖夥計，自己的徒弟等押着空車返回沂州府，被王起的人探聽出來，在路過銀兒嶺的時候，中了王起引誘之計，走入絕路，被烏鴉兵一陣火箭，傷了許多人，若不是遇見雨，早已被焚，虧得袁遇奇奉了雷震之命往沂州府請姚智，路過銀兒嶺，更且救了姚智，報了父仇，這也是該小英雄成名，說鐵寒英見了陸地飛騰楊恒痛哭，楊恒同鐵雄威結拜手足，楊恒行二，大爺是菱角鎮的魏德芳，外號人稱點水蜻蜓，就是雙鉤魏德惠的哥哥，三爺就是鐵雄威，老哥三個只有鐵雄威成了家，對於寒英還真特別喜歡，所以寒英見了楊恒，就如同見了自己父親一般，把以往過去的情節全說了，旁進聽着最難過的是女俠客粉蝶兒上官瑛，其次是袁遇奇，姚智也知道一二，大家全都很快慘，只有楊恒不然，楊恒愛惜寒英還比鐵雄威心盛，他總覺着鐵雄威不該把這麼大姑娘攔在身旁，聽寒英一說反到覺着寒英委曲，小鬍子一撇，一拍小胸脯道：「賢姪女，妳放心吧，這樁事你交給我啦，我先把你和你父親疏通好了，我再奔金駝嶺，向蔡國亮要人，就憑你二位這點小名聲，想他也不敢怎麼樣，」這一說不要緊，上官瑛可實在忍不住了，這種話又不能出口，他愛秋生比寒英的程度還深，他眼前不管他的事，他一心想先救秋生，聽楊恒一說，並且寒英並無任何表示

，他心中難過極了，袁遇奇細情並不深知，也不好插嘴，各人懷着各人心事，一同要奔洪澤湖，這些人只有上官瑛，有一樁事尙沒辦，就是失馬的時候，那小孩死於非命，也不知是楊恒毅死的，也不知是怎麼個原故，當時向袁遇奇道：「遇奇，有一件事還沒辦，你同我來，」遇奇也不知什麼事，拉過馬跟着上官瑛往回路走去，那姚智是知道上官瑛的膽氣，絕不攔阻，楊恒更不好說，寒英可就問：「姐姐，你幹什麼去？」上官瑛道：「忘了一件東西在那小店裏，我回取去，」寒英見上官瑛顏色不好，也沒往下問，上官瑛同袁遇奇走去不說，姚智奔金陵，楊恒寒英一路走不提，單說南京金陵懷遠鏢局的，老鏢頭恨福來遲黑判官雷震雷鳴遠，自火焚白馬山後，約好了賓朋，預備五月五日在洪澤湖討鏢較量，因為金陵鏢局同北京海宴，這都是久走水旱兩路，永無失閃，信用昭著，這次以魯嶽和喬七等合謀，竟將海宴的鏢劫去，而結仇於懷遠，這跟頭是誰也栽不起，更又連上就地洒金錢胡揚胡得泰，這個過節非有個結果不可，胡揚同江南首推第一把交椅，青年俠客談笑書生鐵胆上官瑛是從小弟兄決不能善罷干休，不管是有何背景，蔡國亮主使也能，是鐵雄威的意思也能，無論如何得有個水落石出，非得正正而子不可，所有綠林道，江湖上的朋友，全轟動了，洪澤湖穿雲燕子章把綠林帖全撒出去了，快腿張七第一個就奔了金駝嶺，約請金駝嶺十二家寨主，誰知有金駝嶺二當家的，在大興栽了個硬跟頭，就懷恨上鐵雄威，所以快馬張七到了金駝嶺，不但沒把人約來，反而碰了一鼻子灰，蔡國亮只給他一封書信，面交鐵雄威，在洪澤湖鐵雄威約了江西上合縣的藍氏八傑，這一着就算錯了，藍氏八傑並非全姓藍，乃是北京燕北俠客，崑崙藍景藍星雲大先生的高足，跟隨藍大俠客的師弟火德真君許杰許柄論學藝，每人

一套火箭筒，明是藍大先生的弟子，實際是許杰的傳授，藍大先生根本就沒傳授過一招一術，因為藍大先生乃皇家子弟，這裏面有着關係，藍氏八傑也不過是頂着藍大先生的名義，自稱藍八傑，藍景同上官瑾這都是江湖南北二俠，有相常來往，鐵雄威這豈不是失算，又約會了濟寧州藍花門門長馬建威，及馬建威掌門大弟子麻胡桃，何劍清，又約會了海州真武觀金面道長郝玄真，及他的四個弟子四鬼，又約會了大鐘寺法源大和尚，法源又轉約了登州府劉炎，奪天恨地乾坤鐵背蒼龍劉炎劉興沛，這劉炎是山東一帶第一老人物，當初在真愁島獨守鵝頭峯，乃是金鈎喬五的業師，又約會了很多綠林道老小英雄，可說勢力雄厚，雷震這邊只有南俠客上官瑾，就地洒金錢胡揚，及手下鏢局裏的鏢頭，有姜發姜殿彩，海底蛇阮永雲，神箭手文成震文三爺，餘下的朋友全約在洪澤湖五月初五會面，這場大會，不啻是殺人戰場，老雷震也豁出去啦，因為上下七十的人，江湖上沒有傷過面子，老牌子的懷遠，同海宴，要裁在洪澤湖，這以後小輩弟兄再混鏢行飯就沒法子吃啦，現在先說鐵雄威自設備好了之後，穿雲燕葉子章同魯嶽魯重山等幾個重要人物，暗地商量，到五月初五怎麼辦，當時魯嶽向鐵雄威道：「鐵三爺，我有個意見，現在喬五爺還在囚着，固然各有各的難處，對於咱們面子上太不好看，莫若把他毀了完了，就免除後患，」他說的時候完全沒料到旁邊還有個喬七，這時雙頭蛇喬七，一句話也不說，心裏可就恨上魯嶽了，因為人家到底是弟兄，葉子章立刻瞪了魯嶽一眼道：「魯常家的，您這話能說嗎，您知道喬五爺同洪澤湖是什麼樣的交情，不過是爲了您的私怨，人家把自己的整個的事業全送在朋友手中，而還要傷人家的性命，這麼辦江湖道咱們還能愧嗎，再者受人點水之恩，常報湧泉，喬五受了胡揚的好處，當然得想法子報

答，絕不能同忘恩負義不夠朋友的人心一樣，我想咱們應該想法，怎樣對付五月五的事，和自己的力量問題，你錯了」穿雲燕葉子章這遍話說的魯嶽臉上直發燒，一隻眼睛往外冒熱氣在這時候，也正是白馬山的四位寨主暗地商議的時候，那鐵擎趙元田，鐵塔常思猛，潘嵐潘岫山，同新自河南返回的，五彩八哥盧鈺，乃火神爺姚智弟子墨孔雀盧銓之弟，這些人可以說同喬五換心，實在是同心的朋友，敢說有難同擋，有福同享，金鈎喬五被葉子章幽禁後，鐵擎趙元田同潘嵐逐日輪流守住喬五，暗地裏同喬五通消息，也是因為力量單，不敢動手救喬五，等到盧鈺回來了，趕到洪澤湖，才知有這樣一樁事，當時怒極，立即就發作，打算火燒洪澤湖，給他個玉石俱焚，潘嵐攔住他，更爲的是時候不到，等到聽說鐵雄威已經回來，並各處下帖請人，請的全是誰，潘嵐心裏也全牢記下來，得空就通知就地洒金錢胡楊，並且告知喬五，苦於雖然能通消息，只是無法搭救，因為喬五已然被魯嶽暗下毒計，在飲食中下了一種綠林獨有秘藥，名爲癱藥，吃了以後，兩腿如死一般，六個月中吃解藥救全兩腿，要過六個月，就無法救治了，作這事，魯嶽做的時候任何人也不知道，喬五只覺得兩腿沒勁，還以爲少活動的原故呢！再說北京鼓樓大街海宴鏢鏢頭何豐惠，病白條何大爺，可是先莫愁烏蕭鵬蕭博云的大弟子，原本海宴鏢局成立的時候，是蕭鵬另有用意，莫愁烏，雲台山，在北京設立鏢局，爲的是聯絡北方的人物，派親信大弟子何豐惠主持一切，並又有三弟子神箭手文成震，四弟子急火霹靂任遠威，此人即是江南五老行二任輝任普爺的兒子，三位師兄弟担任北方大局，自莫愁烏瓦解後，何豐惠本要收鏢局辭師遠遊，可是展翅摩雲鵬蕭鵬再三攔阻，何豐惠不敢違背師命，隨即以海宴爲正常營業，同懷遠鏢局兩個鏢局如同一家一般，一

頭一尾，懷遠往北走，鏢只到山東，過山東山海宴護送，海宴的鏢到山東爲中心，往下由懷遠保着往下送，出了事兩家負責，這次文成震同任遠威，阮永云水路鏢在臨青被劫，也是因爲海宴同懷遠爲一家，劫海宴指門雷震，這更是鬥氣，同時又把任遠威劫入白馬山，虧了鐵擎趙元田私救，所以這次海宴也因爲丟面子，這個人也丟不得，接着雷震通知，早已打點好了，那病白條何豐惠更又把萬里追風禿鷹挽留住了，白翔當然義不容辭，這幾天正打點南下計劃，夏天的天氣，在北京也真正夠熱的，這天禿鷹白翔白永飛，正在鏢局子門口閒望來往的遊人，他穿的又是灰布大褂，禿頂，說話又不是北京味，看那樣子就是偏的道的老趕，大家全和他玩笑，白翔也愛談諧，上到鏢頭下至趟子手，沒有不同他鬧着玩的，這時又在門口說笑，就見由北面幌幌悠悠走來三人，全是一色的山東綢大褂，藍綢子褲褂，又肥又大，花漂帶，雙臉厚底皂鞋，揚眉吐氣，大辮子，月牙剃得又光又亮，全是膀闊腰闊，說話又粗又暴，真正的塊大着吃的勁，快走到海宴門口，三人竟顧說笑，滿口京腔土話，可沒看見白翔，內中一人最高最大，氣派也最足，一膀子就撞在白翔身上，要是別人，真能撞出多遠再仆下，而白翔略微一幌，還沒回身，那大個可就翻了車了，「呸，小子，別擋道，碰壞了你不要緊，你知道太爺這雙鞋多少錢買的？」這話全橫着出來，他撞了人，反怨人不好，說的全是用不着的三青子話，白翔一聽，心說，真是北京城，回身略微把頭抬了抬，看了這三人一眼，忍氣吞聲，回身又要走去，那知剛回身，見前面又是一個人，又是一膀子，隨着說道：「老趕，別瞎着兩隻眼，沒看見你二爺在這嗎，」白翔一聽可真透着欺生，有了，閒着也是閒着，鬥鬥悶子，回身反往北走，明明看見那第一個大個在前面，照直奔他走去，那大個心說：「傻小

子，把他可唬背了！挺胸脯就撞，白翔早已防備，假做不知，等那大個撞來，相差也就是一絲的功夫，白翔猛然間一閃，大個子常時撞空，登登登搖出好幾步，「喀，好小子，頑笑呀，」他臉上往下直冒汗，那兩小子一看，喝，這小子會點玩意，抓他，「那大個子邁大步搶過去，伸出老虎爪，照着白翔肩頭就抓，白翔叫一聲，一轉身，回手一彈，正彈在那大個的手背，那大個啊呀一聲，痛的如被虫子咬了一口，「喀喀喀，氣死我啦，老四，老五，別放他走了」這三個彪形大漢，被白翔東西躲，給弄的暈頭轉向，這三人，全急了，把拿手的看家玩藝全掏出來啦，看他們，抓，拿，摔，拌，也有點功夫，可是同白翔動手，真如同大人耍小孩是的，這三人向是橫行霸道，真沒有吃過這苦子，這次可真泄了氣啦，正在不可開交，見由南面來了輛轎車，趕車的頭載紅纓帽，左大襟，沙車圍子，車內坐着人尙看不清，來到此處，轎車忽然停住，就見由轎車內慢條斯理下來一人，見此人，頭載雙十字紗小帽，上鑲一塊碧璽，三合股大辮子，身穿官紗大褂，雙臉大緞鞋，白云襪子，往臉上看，白淨臉膛兒，眉中間有綠豆大小一頭黑痣，各爲二龍鬥珠，年在四十出頭，神采奕奕，剛下車嘴裏就說「別動手，白翔三位老弟，自己人」白翔早已望見竄出圈外，急走幾步，就到那人面前，雙膝跪倒口中道：「啊呀，大先生，可把我想壞了，我說看您去，何大爺老沒功夫，您這是從府裏來嗎」那三人也走了過來，頭一大個子就嚷着道：「藍爺，得啦，這麼說我們哥三又算了化啦」氣喘吁吁，拍着大肚子呼呼來勁，來人正是四劍之一，本書中第一人，姓藍名景字星雲，外號人稱燕北崑崙藍大先生，此人在旗，家中富有，自幼下苦功夫，獨創一格，金絲棉葉掌，天下無敵，爲人好善，好義，正派人物首屈一指，同南俠客上官瑾，西

方大俠，鐵面閻羅鬼見愁岳朗岳士光，東俠碧海龍李鵬李鳴舟，共爲四大劍，這個劍可不是用手一指出來一股白氣那樣的神話劍客，這不過是人家四人各用寶劍，功夫氣足，變化無窮罷了，藍景雲一露面，洪澤湖也擋不住，不過是藍景雲能否走一趟，還是問題，白翔禿鷹白永飛同藍景雲有同門之誼，按理說是同輩，可是不敢同藍景雲論平輩，這也是人的名望，這時藍景雲給白翔引見道：「這是善撲營祥大爺元，這是德四爺山，這是洪五把，這位是山西三義行末，姓白名翔字永飛，是在下的師弟，老哥幾個全揭過去，全是自己人。」祥元哈哈笑道：「那的話藍爺，幹情是你的師弟，當然我們哥們白給，我說白三爺，可別怪我們哥三，我們就是半彪子脾氣，慫也把我们三人捧的夠瞧的，以後可不許記在心裏，誰要是記在心裏誰是四條腿，」白翔大笑，這時病白條何向豐惠早有趟子手報告，說白爺同人動手，急忙忙，病白條何豐惠帶着翠花蛇阮永安幾步趕到，頭一眼就看見藍景雲，忙過去請安道：「藍大爺，這些日子可老沒見啦，正要拜訪您去呢，」回頭又看見祥元，德山和洪五把，又道：「原來老三位也來了，真是，白大弟同老哥三，哈哈，自己人，自己人，來來來，咱們鏢局子說話。」說着同幾個人一直到了鏢局，何豐惠把已往過去的事，及打算約藍大先生同往洪澤湖，意思說的很懇切，很希望藍景雲能夠到趟洪澤湖，藍景點頭，然後道：「何大弟，我現在因爲有種種困難，在最近情勢，老弟也深知，這些日子我沒出來有原因，這麼着吧，我代你約一個人，足可以代替我，你怎麼把令師爺忘了，」何豐惠道：「藍爺，不瞞您說，家業師自莫愁島分別，我現在也沒有見着，連個準行跡全不知道，我想還是請大先生辛辛苦苦，說不定這次還有許多小不點的弟兄，也可以讓他們瞻仰瞻仰，旁邊萬里追風禿鷹道：「大

先生，我同您共進退，假若您要去，我，我就去，不然我也沒有胆子，我老西跟頭不能白栽，說不定還得有個仗腰的，哈哈，藍大先生也笑了，那祥元及德山，洪五把齊道：「何爺，您們說了半天，我也不明白怎麼回事，不如說明白了，用的着我們哥三的地方，也可以充充數，」這時藍大先生忽然想起向何豐惠道：「大弟，我想起一個人，由洪五把我想到白眉仙翁黑三把，鐵掌黑瑞五來，此人現在山東，乾脆，大弟，你可以拜望他，並且還有上官瑾弟兄，足可以了，我也去無非擺擺樣子，」何豐惠點點頭，旁邊白翔哈哈一笑道：「黑三把現在也不在山東，我知道他的去處，不過日子來不及，但肯來不肯來也未可知，」何豐惠道：「那麼他在何處，我這到是有一位能走的千里獨行伊文斌，或者能去也說不定」白翔道：「他現同家業師在洪廟同住在一起，藍景把頭點點頭道：「同師叔在一起，那麼何不連師叔也請在一起，那麼也無的可說，我現在修書」說着要紙筆寫完信交給何豐惠，當時何豐惠把阮永安喚過來道，「請伊爺來，阮永安答應出去，少時，見由外面進來一人，見此人黑黑的臉膛，個兒不高，短粗，頭上頭髮只粗粗挽了髻，身上披着砍肩，兩條滿了黑毛的胳膊，一條短褲，露着毛腿，年紀剛剛三十來歲，何豐惠道，「見過藍先生，這有一封信投山西荷葉嶺，洪廟而遞黑三把同荷葉道人，到了那裏說話要客氣，閑言少說，」伊文斌答應出了門，打點行裝走去不提。祥元問道，「這怪小子見了你怎樣也不怩了，他也就是長着兩條兔子腿，沒事我們倆賽跑，連影兒我也找不着他，真像個風吹的」白翔心裏放心啦，因為他嘴裏才知道伊文斌是兩條快腿，大家事也辦理清楚，藍景告辭，因為也是有要事的人，大約在內府裏還有差事，要不何豐惠並不攔阻，這是白翔這樣想，在外表上藍景彷彿對待朋友很冷落，

實際這人不說空話，真心實意，這裏白翔同何豐惠打點行裝也直奔了洪澤湖。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救友難夜入洪澤湖

話說五月五日洪澤湖大聚會，衆英雄各自準備，都知道這兩方面不是好惹的，自有一番惡鬥，萬里追風禿鷹白翔同何豐惠派千里獨行伊文斌去請鐵掌黑瑞五，信上說明，請黑瑞五黑三把直奔洪澤湖，白翔便整理行裝和何豐惠一同動了身，這一日看看離洪澤湖不遠，已竟差六七十里路，本來可以一口氣趕到，只是心中一想，這件事已鬧得南北皆知，洪澤湖不能沒有準備，四面八方來的英雄們想已不少，既然日期到了，誰也不能露面，一定散在各處，白翔同何豐惠急忙趕來，一路之上就沒有看見自家人，到這兒心裏又一盤算，要是前往過於明顯，不如暫在這裏觀望，當時找了個店房住下，兩個人，淨面以後，天時尚早，便在店房門前閒溜，只見對面行人旅客，紛紛前來打店，禿鷹眼尖，早看出有些人是方才過去的，心裏當時便料出了八九，前面一定是有了擋幕，果然在吃飯的時候，聽人們閒談說道：「這回白走了十幾里冤枉路，」另一個人道：「誰知道這股道這麼緊呢，方才我向店家打聽，店家也說不知，這還是今天頭一天，」那人又道：「說是呢，怎麼趕得這樣巧，要不是前天看瞎子吵架，不會遇見雨，昨天要是一點不耽誤，趕過去就好了，那另一人笑道：「說起那瞎子也是真怪，就憑那一根竹竿，楞把睜眼的打倒了好幾個，」那人道：「瞎子真有本勢，最怪的他怎麼會知道那倆小子是賊盜呢，」兩個人一邊說話，却不知早被白翔同何豐惠聽了去，他們心說，海底金針八成兒也到啦，要看今天這個陣式，還許是他在前邊不定又作了什麼亂子，兩人一使眼色，同到屋內，白翔向何豐惠道：「方才聽那話大半是吳凱，我看我們今夜

不妨前去看看，」何豐惠道：「我也這樣想，一定是吳凱這傢伙去了，他來的早，沒事還要找事，向來就是個愛管閒事的人，保不定他昨天先趕了去，開玩笑，要不然他不會這麼早就放出卡子來，」白翔道：「我想還不只是他一個人，不定有多少位呢，看這樣子是想要圍上，」兩個人正說着，店家早把油燈送來，二人把話打住，稍暫休息不多時二人醒來，把燈息滅，倒扣門溜出門外，乘人不備，越過牆頭直奔洪澤湖，正時夏天時候，滿天繁星，樹林深處正好藏身，二人不覺來到曠野，白翔竄上樹去，向四下探望，靜悄悄毫無聲息，何豐惠忽然用手指着前面道：「你看這而山水，地勢險惡，與在這裏守望，倒不如前往附近察看，萬一他們真有涉險深入的，也好前往助力，我們在這裏也沒用，」白翔道：「我們不如分路去，俱我看來他們也未必……」正說到此處，就聽樹上一陣搖動之聲，刷刷作響，這時一點風也沒有，爲何樹枝亂響，白翔同何豐惠不由向上觀看，只見樹梢最高枝上有個黃色包袱，還在上面微微顫動，像是才掛到上面一般，可是並未看見人影，兩人不覺心中發疑，白翔想竄上樹去將包袱摘下，就見何豐惠一拉他的衣襟，用手一指，白翔也早已看見，在湖水亮處有一條黑影，衝破了水光，二人趕緊跳將下來，奔了過去，那人已竟不見，就覺背後有一暗器響聲，兩人各自偏頭閃躲，那暗器直打在湖心，白翔同何豐惠知道背地有人暗算，當時站住脚步，抽身後退，又不知左右有無埋伏，只可迎着那暗器來的方向過去，卽至進入樹林，却是人跡毫無，白翔同何豐惠不由說道：「這人很快呀，此處一定派有強人，在此阻防，方才那水上的人影，一定是那掛包袱之人，他們早有防備，這時反倒進退不得，何豐惠道：「我們還是分開，這裏既有人阻守，你不如仍回原處，我轉回到那邊去，叫他難已分身，」

白翔道：「也好，」說着穿過樹林，仍回到原處，抬頭一看那包袱已竟沒了，只見對面有一個人影，脚程很快，一幌的工夫閃在樹後，白翔假裝未曾瞧見，穿過樹林，那人影一幌，又閃了出來，白翔緊追，那人影時隱時現，借星光一照，那人影看着挺熟，只是他一聲不語，無法答話，在這一轉眼的工夫，只見那人一彎腰，白翔看得清楚，雖即止步，說時遲那時快，那人一躬腰右手往外一抖，白翔只覺眼前發黑，刷的一聲雖然沒落在面門，却濺了一身，原來是一把黑沙子，氣得白翔禿惱袋一掙撒腿就追，那人脚下捷快，白翔一邊追一邊嚷道：「小哉，你別跑，你知道你白大爺嗎？」只聽那人笑道：「白老西麼，禿子你怎麼不早說呢，我瞎子那裏看得見哪，」白翔這才知道，敢情是海底金針假瞎子吳凱，於是站住脚步，彼此執手爲禮，白翔道：「你是什麼時候到的？」吳凱搖着頭道：「我早就到了，你這老西兒，有眼還不跟我這沒眼的，這裏也不是說話之地，我問你，你看見有個包袱沒有？」白翔道：「包袱倒是有，可不知是誰的？」吳凱道：「我就是追這包袱來的，」白翔道：「爲什麼要追這包袱呢！」吳凱道：「這包袱是兩個人押着裏面有緊要之物，這倆小子倒是有點功夫，我一直緊到這兒，不想那兩個小子是一把死拿，我可就轉了影壁啦，今個在這樹林內，帶我瞎子逛開了燈，一個起早，一個走水路，假瞎子是信口瞎聊，我瞧見你們在這裏，我就把那小包袱存在樹上，去追他們，這功夫又遇見了對頭，攔住了我……」白翔接着問道：「合着你沒追着那個包袱，反把自己的包袱丟了，」吳凱道：「可不是，你們爲什麼不在這裏看着呢？」白翔道：「我們藉着那邊水光看見前面人影兒一幌，便趕過去，沒顧到這個包袱，誰知這包袱是你的，裏面有什麼東西嗎？」瞎吳凱笑了笑：「我瞎子多怎代過東西，

這包袱原來是想頂換他們的包袱，裏面包的是兩塊半頭磚，」白翔氣道：「你這不是成心搗亂嗎，怎麼這時候還沒正經，」吳凱道：「正經的都辦完了，我們先去找個地方，我把這些事告訴你聽，」白翔道：「何豐惠還在那邊，我們招呼他先回店去怎樣？」吳凱聽着就走，白翔在後面跟着，兩個人正在尋找何豐惠，却始終沒有影子，白翔當時站住了脚暗想，這麼大的英雄，決不會走迷糊了，難道他能私自進了洪澤湖嗎？何豐惠是水旱的英雄，不過湖裏現在也來了不少的能人，這倒不能大意，想到此處便又對吳凱商議，吳凱道：「何大爺不定遇見了誰，也許先回去了，這時湖裏去不得，要不然我早就追下去了，」白翔知道吳凱愛開玩笑，還不敢十分相信，深恐何豐惠遇見什麼差錯，正在猶疑不定之際，只見有人掠空而過，反奔樹林而去，白翔這時縱身便追，追到林外那裏閃出四五個人，其中有個穿黑衣的少年，白翔一眼認出，原來正是袁遇奇，敢情是小英雄夜探洪澤湖，現在是已然退了出來，把湖裏攪了個天翻地覆，這且在下面敘述，且說何豐惠，他自離開樹林往湖邊探視，那時忽見一人負重疾行，脚底很快，一直奔往前面馳去，何豐惠隨影跟踪，來在樹林之內，祇見那人在樹林中放下了背着的包裹，用手解開拴在樹上的馬匹，何豐惠這時凝目細觀，祇見那人所放下的原來不是包裹，是個身受重傷的病人，就見那人把這受傷的扶了攙上馬去，方要催馬前行，何豐惠已竟暗中追趕過來，不覺心中突然一驚，暗道，這是怎麼回事，為何弄得如此狼狽，有心上前問話，又怕不便，只好暗地跟隨，看他們奔往何處，只見那馬慢慢前行，馬上的人一聲不語，何豐惠很覺奇怪，他們怎會剩了一騎馬？萬一要是有人追下來，這麼慢慢的走如何能行，自己只在暗中觀望，却不過門，隨着這匹馬走了足有五六里地，前面

一座古廟，那馬一直進內廟內，這時東方已經發白，天已快亮，何豐惠這時來到廟外，躡身越牆而入，躲在暗處避身，並留神觀看廟內動靜，這時廟外忽然一陣人喊馬嘶，一陣大亂，何豐惠這時丹田運氣提身躍上殿房，在上面留神觀望，只見一夥人馬已竟到了廟前，何豐惠恐怕廟內那人，沒有防備，或是傷勢過重，無法抵抗，便躍身跳下，夠奔廟外擋住了來人的去路，何豐惠藉着月光一瞧，來者好像是那穿雲燕葉子章，葉子章這時跳下馬來，就奔何豐惠這邊來，更不過話，轉身竄了過來照着何豐惠背後就是一腿，何豐惠大反手，斜頭轉身，躲過葉子章的腿，當時打了照面，後面的人向四外一散，那樣子是來個大包圍，把何豐惠困在當中，見有數人直往那廟內奔去，何豐惠心說要糟，雖然自己不怕什麼，可是顧不了廟裏的受傷的，後面的人還真來了不少，塵沙起處，馬蹄翻飛，後面馬上，爲首的是雙鉤魏德惠同鐵雄威，這兩位來到近前，勒住馬首就要動手，何豐惠起身一縱，因寡不敵衆，撒腿使跑，當時就是一陣大亂，這時廟中蹿出一人，守住廟門，何豐惠早已瞧到眼裏，心中知道這種情形，他是怕受傷的有什麼差錯，就見他向四外看了看，橫身向右奔馳，這段書頭緒太多，這樣寫下去，未免越看越亂，五月五日已竟快到了，恨福來遲黑判官雷震雷鳴遠所約的南北英雄，已差不多都快到齊，這裏頭一個到的是鐵膽俠客談笑書生上官瑾，上官瑾本爲是追上官瑛而來，知道妹妹是到北京去了，便趕到北京，私自訪查，纔知道這裏面又出了岔子，聞方秋生被鐵雄威之女劫去，他只知道這一點，却不知後來鐵雄威之女放走秋生，被焦允又把他們擄了走，現在上官瑛她單身獨騎，來到北京，又是追尋未婚夫方秋生，有很多事不好向人探問，再說鐵雄威的女兒攪在面，裏真是有些好說不好聽，自己又不能前去出首，何況妹妹的

脾氣又是那樣烈性，她既然愛上了方秋生，並且老英雄雷震從中作伐，事到臨頭，也就說不上不算啦，大約妹妹與鐵雄威的女兒一定不能善罷干休，老鐵雄威自然也不會甩面子，倘事情一釀，頭一個吃苦的就是方秋生，那時怎樣對得住自己的胞妹呢，上官瑾把這事仔細這麼一盤算，自以為這事料得不錯，那知道越想越擢，滿不是這麼回事，多大的英雄，就怕屬上兒女私情，名震江湖的談笑書生，這個時候就為起難來了，他這時便去拜訪鐵雄威，想從中探訊真情，不料再一詳細打聽，聽說鐵雄威奔了洪澤湖，不由暗暗蹀脚，想不到這事竟鬧得如此，方秋生一定被劫擄到湖裏去了，上官瑛那還用說，能不追到洪澤湖嗎？五月五日正是分高低論上下的時候，那裏決少了能人，妹妹上官瑛此去並無他人相助，倘若有個差錯，這不就糟了，自己常時急如薪火，上馬連夜奔往洪澤湖，他星夜鑽行，只奔那荒險之路去走，怕是遇見熟人問長問短，就是不說什麼，也就誤時間，所以他頭一個先到了洪澤湖，他到了這裏之後，是夜暗中潛入洪澤湖內，在半山坡上遠遠的就望見一座巍巍山寨，寨外有一所莊院稀稀的幾處廳房，是兩道大院，前後大柵欄門，墻垣高大，上官瑾這時越過高墻，蹀起身形竄到東廂房上，只見上房西間燈光閃閃，就聽屋內有人說道：「洪澤湖這一來可保住了，鐵三爺居然請來了神龍，」另一個道：「你還說呢，我看神龍在這湖裏也施展不出什麼本領來，到這兒任事不辦，先跟個姑娘纏上了」那個又道：「他也是愛姑娘的心盛，」另一個道：「反正……」這話尚未說完，上官瑾當時氣往上撞，陰錯陽差的把這個姑娘當作了自己的妹妹上官瑛，這時上官瑾他就直奔後廳而去，要門門蔡國亮鐵雄威和這條神龍，即至來到後院一看，不由一怔，他知道陸地飛騰楊恒也是個有名的字號人物，決不會作出那曖昧之事，當時

醒悞過來，一定是爲鐵雄威女兒的問題，正想退步，再向別處探視，這時就聽後面微微作響，上官瑾扭轉身形，一個健步奔躡院外，繞道又竄到北廳房上，回身偷看來人，這羣人竟會沒有看見上官瑾，他一直進了大廳，上官瑾跟着躡到房沿近處，腳還未穩，就聽嗖的一聲，人影一掬，上官瑾這時心裏一動，以爲是自己人前來探山，自己原來落了後，當時上官瑾雙足吃力隨踪追下，只聽前面咯躡一聲，由迎而飛來一枝袖箭，上官瑾大仰身，平搭鐵板橋，這枝暗箭擦身而過，緊跟着又是嗖，嗖兩聲，說時遲那時快，上官瑾甩右腿，徧斜上身，左腿吃勁，接着一個鯉魚打挺縱起身來右手抽劍，這功夫雖然算不了什麼，可是那份快。就在這眨眼之間能躲過上中下三路暗器，却是不易，這時上官瑾抽劍迎敵，直奔來人刺去，二人對面交手，來人躡將上來，上官瑾並不回言，暗中留神細看，見這來人乃是鐵弩趙元田，祇見那趙元田蹦蹦跳跳往外跳去，上官瑾一看不對，當時暗想，趙元田在湖裏也是個站得起來的人物，焉能無故暗伏廳上，必是早已發覺有人暗中探莊，不然決不故意插弄圈套，蔡國亮他們，一定早作預防了，看趙元田這種情形，決非逃避，自己倒要慎重小心，於是擊劍，雙腳點地騰身躍躍，直奔趙元田人影追來，天漆黑，借着黑光向四下留神，追到山外，仍是不見動靜，並且也沒追上趙元田，這時上官瑾氣撞上來，分明這是調虎離山，有心二次回莊，又恐被敵暗算，不如叫他們空防一夜，上官瑾使由徧道返回，離了洪澤湖，來到自己拴馬的地方，猛然抬頭一望，那匹馬踪跡不見，這時才知自己一時大意，在探湖之前早就被人跟下，將馬牽走，急得上官瑾搔額搓頭，無奈只可往前而奔來，正走之間，抬頭一望，只見面前一座古廟，清秀古雅，紅牆大壁，廟前兩棵燈杆，紅色廟門，上官瑾繞過門旁，越牆入內，

只見殿前拴着自己那匹馬，馬上繫着個小包袱，再聽殿內發出一種嗤嗤鼻鼾之聲，聽此聲音正是睡得很甜，上官瑾過去借着月光一看，原來是假瞎子吳凱，這時二人一打對面，吳凱跳起來道：「我說，你怎麼把馬拋在這兒不管了，弄得我半宵沒敢睡覺，好容易要歇一歇，你又回來了，趁早把馬拉出去，我還得睡呢，」上官瑾笑道：「得啦，你別裝着玩啦，你是由那裏來？」吳凱道：「我這道可走遠了，昨天趕到這裏，今晚上還有個約會，你看見那包袱沒有，」說着用手指了指，上官瑾道：「我一進門就看見了，你是同誰來的？」吳凱道：「我走單了，一路上倒是碰見不少熟人，我都沒敢招呼，大半這次全到了，明後天準都到齊，吳凱笑着又道：「只有一件，就是本家姑奶奶沒到，方才我看見你這匹馬，我還以為你是全上官小姐趕到此地，上官瑾暗想他一定知道上官瑛這件事，便問道：「你沒看見瑛兒嗎？」吳凱道：「我瞎子那會看得見呢，聽說大半是追什麼方公子也不是元公子哪，爲了方公子，便和鉄大姑娘鬥氣，上官瑾道：「我聽說鐵雄威的女兒，被蔡國亮和活無常把她擄走，送到洪澤湖內，難道：我妹妹也在那裏？」吳凱道：「你怎麼知道姓鐵的姑娘困在裏面？」上官瑾便把自己來到之後，夜進洪澤湖的話一說，吳凱笑道：「我在湖外樹林以內，看見此馬，就知道你一定到裏邊去了，我又不敢驚動於你，怕是把這兒的機會錯過去，」鉄胆南俠客上官瑾這時也不好向吳凱追問上官瑛下落，吳凱也趁勢不再提及，他是向來愛開玩笑，你越急他是越沉住了氣，吳凱和上官瑾二人躺在棹案以上，不由就睡了起來，等他倆醒來，天上東邊已經發亮了，吳凱這時拿起竹竿向上官瑾道：「今天晚上咱們裏邊見了，」上官瑾應諾一聲，跟着他出了殿門，來到院中，上官瑾用手解開拴馬韁繩，由馬上把那包袱摘下用手摸

了摸，道：「這是……」，不由笑道：「這兩塊半頭磚作什麼？」吳凱道：「這是葯引子，不容易討換來的，我這時就得送去，記住了，咱們回頭見，」吳凱說完就走，原來五月五日洪澤湖撒放傳帖，請各大山寨的英雄前來助力，那勢派可比雷震胡揚大得多，並且多少英雄早都聚齊，準備一陣廝殺，喬七和魯岳也沒想到因為這點私怨，引起了這麼大的事情來，蔡國亮和雷鳴遠的仇恨是越來越深，沒想到，那喬五彩八哥廬鉢，鐵塔常思猛，和趙元田潘岫山，不免都變了心，把裏面的情形，暗中傳遞過來，那就地洒金錢胡揚胡得泰，鐵雄威擺好的陣式，合着滿全洩底，那有心的早就看出此事，不過說不出口來，那穿雲燕葉子章也瞧出上下離心，暗中反目，可就向魯嶽背地裏，遞過話去，叫他看風轉舵，魯嶽魯重山也知道自己種毒不淺，他已然是個殘廢腿，已就是已就了，這小子是非要喬五的命不可，現在已經派人去取解葯，他哪裏是取解葯，他是想把這葯放在自己手下，免得流落外邊，這葯是裝在一個精美玲瓏的銅匣裏，裏面一共有三十六種毒葯，有十八種解毒葯，每一種是一個裝璜，上面都沒註着字樣，只有他自己知道，這消息早被潘嵐潘岫山得知，以後潘嵐把這個消息便告訴趙元田，幾個人從中一商量準知道魯嶽這小子沒安好心，當時幾個人一計議，就暗中告訴給就地洒金錢胡揚，胡揚這才把盜解葯這件事託付了假瞎子，吳凱對這事覺得很有把握，即至一上手，才知道兩小子飛得高浮得遠，一身武功實在不弱，一路上只能戲耍，却不能拿到手，於是只好趕了一站，等他進湖的時候再設法，所以預備了個同樣的包袱，包了兩塊磚頭，預備落空的時候給他個掉包兒，湖裏頭使不上山裏使，要不他也不跟上官瑾說這個，並且頭天晚上遇着胡揚，和諸位俠客英雄大家已經計議已妥，先預備探視山寨裏的動靜，就派了袁遇奇前

往？大衆一商議，不能看着袁遇奇獨自去，就地洒金錢胡揚這才想了個八面見光的主意，借着吳凱吳明輔盜取解藥的機會，夜探洪澤湖，救出金鈞喬五，這可就得看海底金針假瞎子的了，他是始終釘着那藥箱兒走，這取藥箱的是奉了魯岳之命，叫他們是深夜進湖，怕是被喬五一黨的看見。可是廬鈺他們早就防備着有這一手，所以鐵弩趙元田時時竊聽，總在暗處查探，上官瑾進山的時候碰上了他，他並沒看見上官瑾，也搭着上官瑾是藝高人胆大，就在他們面前縱身閃避，緊跟着蹀上房去，趙元田還以為是被他們看見了，所以把暗器出了手，即至看出是上官瑾，不是湖內人，這才轉身跳出，上官瑾那裏知道這種情形，還以為是中人暗算，這已表過不提，單說趙元田，知道外面有人進來，暗中告訴了廬鈺潘嵐，白天不能公然接應，到晚上私自下了山，因為知道山上已竟放下人來，放出十里開外，爲的是遇機會往裏帶，便隱在對着湖邊的樹林之內，他在這兒慣了，處處熟悉，就彷彿摸着黑也能看見是的，白翔同何豐惠在樹上的時候，他雖然離得遠，看不清，可是準知道那邊兒有人，他也想到了取藥箱的兩個人，所以自己反倒藏得挺嚴，怕被他們看見，其實那取藥箱的是走後山，兩個人是官鹽反當了私鹽，他們早已來到，這時已隱在樹林暗處，又遮擋身子，兩個人對面而坐，四條腿盤了個黃瓜架，把手裏的包袱順手掛在上面樹枝上，這下子吳凱可樂了，恨不得把眼睛都瞪出來，他盯着樹上那包袱，別看他叫瞎子，那兩小子要想看見他，還真不容易，他繞了個遠，由別的樹上再向那樹上竄，就像雀鳥過枝是的，輕輕的摘下了包袱，那兩小子就覺樹枝一動，可是沒看見換包袱。吳凱早又竄到別的樹上，一邊走一邊把包袱打開，將藥貼身帶好，又檢了兩塊半頭磚包上，心想到裏邊翻一下人，沒想正走着，抬頭看見了白翔同何豐

惠，他想把他們倆人引到裏邊，這才飛身在樹梢上掛包袱，穿樹林到湖邊，這二位果然被他引了過來，可是吳凱用竹竿一點水皮蹀着水渡了過去，那趙元田早已看見，等到白翔兩個人過來，趙元田的鐵弩可就出了手，跟着向南邊樹林竄去，一擰身蹤到樹上，果然有個包袱，白翔二人閃過鐵弩趙元田，再到樹林，那包袱早被趙元田拿進了洪澤湖，吳凱交代了藥箱，衆英雄夜探洪澤湖，他是專管外圍兒，所以翻回來，知道白翔兩個人沒進去，包袱又丟了，這裏一定有人巡風送信，這才將白翔往外調，他們還以為何豐惠也進了湖，正在猶疑之中，樹林前面閃出四五個人來，打頭的便是袁遇奇，過來向白翔行禮，白翔一見袁遇奇，先還以為他渾身上下的水，頭上帶着分水帽，仔細一看，敢情頭髮沒了，原來一進洪澤湖，別人都是在暗中行動，他竟忘了身臨險地，正在焦急，腳下一滑，撲咚，身落陷阱，這阱裡藏有齊肩膀的水，掉下去常時淹不死，站直了露着個腦袋，阱蓋是按着翻板製造，可與翻板不同，上蓋翻下去不再起來，腳一落實，下面通着消息，將阱沿的另一塊推過來，這塊中間有個元洞，專為送飲食，袁遇奇這一掉下去，旁邊既沒人看着，心裏又是這麼浮燥，那只有等死，並且死得無聲無氣，這陷阱說起來倒不算險，危險的是在這個時候，當他正掉下去的時候，趕緊早地拔松往上縱，身上帶水就如千斤一般，休想拔得出來，可是腳未落實，推板還沒推過來，上面是敞着口，就在這麼個功夫，袁遇奇把腰間軟節鞭抽出來，往上一掄，想借這掄勁往上拔，把身子帶出去，可是腳尖一點，推板向前一推，這鞭正把板口纏住，揪着鞭稍向上一拔，那推板退了回去，袁遇奇竟從這一丈多深的阱裏逃了出來，也顧不得身上的水，提着這軟節鞭往外走，就聽後面咳的一聲，跟着喊道：「相好的，別走哇，勞駕幫幫場子，

袁遇奇一聽氣大了，轉回身站了字步，向來人上下打量，真是好樣子，高大魁偉，書中交代，這是洪澤湖裏的黑白二將之一，還有一個比他白點的，外號叫，白彌勒，倆人天生一對，都是塊大肉厚，勁挫勁打，雖是無名小卒，可真虎幟，所以用他們作了這山上的擺飾，在大廳上一邊兒一個，除去當擺飾，就是吃吃喝喝養肥饒，真是越養越胖，這兩天山裏人多風緊，沒處兒擺他們，可巧楊恒上山給他們代來點活兒，叫他們看着鐵寒英，這可不是楊恒的意思，楊恒滿想見着鐵雄威，把話說開了，也就沒有什麼了不得的，鐵雄威既然把寒英放出去，以爲義斷恩絕，兒女們的事，不願纏住自己身子，所以由她去了，沒想到楊恒又把她帶了回來，雖然至情發露，但不免擺擺作老家的架子，常着楊恒的面把鐵寒英訓落了一頓，臨完自己嘆了一口氣道：「姑娘，你也是能跑能顛，爸爸不能跟你嘔氣，是丫頭呢，你自己作去」，這話分明是說方秋生既然身落洪澤湖，我可不能替你要出來，鐵寒英當時看了楊恒一眼，楊恒他不知道蔡國亮與方秋生有仇，所以當時摸不着腦袋，金鈞魏德惠這時可俏上了一句：「二哥，這事不是一頭兒的事，鐵三爺這頭答應了，姑娘這一邊不單怨托得住，就是我也能說一句算一句，」楊恒道：「那麼這頭兒你說說怎麼辦了，姓楊的是專心一志爲了這事來的，」楊恒是氣魏德惠，不應該把話封住，魏德惠也不分辯，反倒微微一陣冷笑，心裏知道楊恒是不知細底，才一動氣把話說出，非要管管這段事，那就索性再激他一下，果然這一陣冷笑把楊恒激了起來，楊恒方要說話，旁邊活無常搭了腔，這小子早聽出來，正在心裏撻譜，向前衝楊恒作了個揖，嚙牙一笑道：「得啦，二位老常家的既然說到這兒，鐵大姑娘不是也來了麼，回頭咱們是闔山慶賀，完也完，不了也了，這時候可千萬別動火，大夥都是

爲什麼來的，」說着向四下裏一比劃，「這不是全在這兒，姓方的那小孩咱們是好好待承，就這三兩天，一過五月五，把他交給您，您成全了這段美滿姻緣，怎樣？咱這麼着不好嗎，」衆人都喘出了一口氣，眼看着要鬧彊的事，叫焦允給說散了，都答應照辦，楊恒自然不能再說什麼，鐵寒英這時可氣壞了，這小子簡直是對頭冤家，他這是穩軍計，過五月五用不着楊恒的時候再說，現在是淨撿好的招呼，當時既然說開，也只得忍住了這口氣，看情形可先救走方秋生，她的行動又沒人禁止，打聽方秋生的下落却是不難，可是沒想到焦允二次用計，鐵楊翻臉，鐵寒英被困得救，袁遇奇再遇險，請看下面分解。

第十九回 三遇險解圍鐵沙彈

且說洪澤湖裏，本來就上下異心，這時候爲着兒女私情，老哥兒們又犯了心思，最着急的是蔡國亮，對方秋生反倒拿不起來，雖然焦允說了一片陰毒之話支吾過去，總算是大事化小，准知道鐵寒英在這兒就是禍根兒，便暗中商議，蔡國亮是打定主意不但叫黑判官雷鳴遠同病白條何豐惠栽在這兒，就是上官瑛兄妹也得吃點苦的，方秋生的婚姻事，自然也叫他們成全不了，依着魯岳魯重山，是等約來了，干脆全都下了毒手，這小子倒是直性兒，作壞事是特別痛快，葉子章見倆人各有心思，一時也分不出緊緩輕重，閒話不提，再說蔡國亮帶領衆人進入後寨，當時鐵雄威等站起來讓坐，蔡國亮坐下道：「想不到三位全在這裏，這倒省得請了。」鐵雄威道：「有什麼動靜嗎？」蔡國亮道：「沒有甚麼大事，就是白天談的那段，關於大姑娘的事，現在把話都擺開了，方秋生既然被擄了進來，因爲是個雛兒，誰也不把他放在心上，就是收拾他也算不了英雄，冤有頭債有主，等把姓雷的制服啦，到那時候，滿天雲霧散，不過要是放走了姓方的，可就算是遮了息啦，那就栽啦，咱們是栽是散，聽您的！」鐵雄威道：「這話沒有哇，不是說好了嗎，都等過了五月五再說，誰又說放那姓方的？」蔡國亮假裝一笑，又向魏德惠道：「這話我可沒有說，現在只有這麼着，回頭把那姓方的交給您老三位，」鐵雄威在旁聽了，哈哈笑道：「我明白了，方秋生別交給我，我現在把寒英看起來，五月五的前頭，不許他出頭露面，你們看怎樣？」魏德惠才要說「使不得，楊恒是心地光明的人，便搶着說道：「這事我也看出，是全衝着我的老面子，自要看着姓楊的是朋友

，我是兩邊作保，話就說到這兒算完。」蔡國亮一聽，正中心懷，焦允這主意算是使了一半，旁邊魏德惠可氣得直鼓肚子，常時也不好再說，大夥又改口說別的，又談到五月五怎麼分派，鐵雄威笑道：「用不着這麼嚴弛，這倒顯着咱們小氣了，」大夥一聽，抖起精神哈哈一笑，蔡國亮見事已辦妥，帶着衆人辭了出來，焦允的主意是先拿話激鐵雄威，要是鐵雄威答應着管方秋生，鐵寒英也不一定立刻就把他帶走，那麼就依着魯岳的意思，拿葯把他喂了，要是鐵雄威不讓這麼辦，那麼把方秋生往別一藏，惟推在鐵寒英身上，這就遂了蔡國亮的心思，合着焦允的主意是兩不得罪，這小子看鐵雄威答應把鐵寒英看起來，不許露而，正好給方秋生搬家，鐵寒英與魏德惠早防備下，準知道得有這一手，可是衝着楊恒那滿應滿許的樣子，却又乾着急沒辦法，連那麼老練的魏德惠，也是急得冒汗，因為要是由自己出頭找焦允去，焦允這小子一玩鬆奸壞，楊恒非跟自己翻臉不可，這就叫投鼠忌器，明知道是這麼一條路，就是不敢走，看看太陽西落，已是黃昏，這時可把魏德惠急壞了，私向鐵寒英道：「姑娘，我看楊恒楊大爺這臉還得你抓，我可是一點主張沒有，」鐵寒英道：「我也是沒主意，您自要說出來，我無論如何也得碰碰，」魏德惠道：「這也沒有別的，就是你出去，你明白吧？」鐵寒英道：「好，」說着就要往外闖，魏德惠道：「姑娘，這麼出去，你們爺兒倆一擡上，不又是飢荒嗎，」鐵寒英道：「那我怎麼走？」魏德惠笑道：「你可真是急迷糊了，這不是窗戶嗎，」鐵寒英這才明白，魏德惠到外邊陪着鐵雄威說話，爲是拉扯他的身子，好叫鐵寒英慢慢作去，又故意把別位攔住，鐵寒英這會早找到了方秋生，他要是這麼暗中保護着，也就沒了事她是恨不得馬上就要離開洪澤湖，一露而，便要動手，這時方秋生左右早

有人守着，如何能叫他搶走，要是晚會兒，也許趕巧機會，以亂裹亂，同着探山的英雄們出去，偏偏這時才掌燈的時候，鐵寒英一露面，衆人當時要是一圍，把鐵寒英困在那兒，鐵寒英這時躡進屋內，裹邊那小套間的門關得挺嚴，把門打開，還是不見人影，這時氣撞上來，當時拔劍將門坎碎，這所房是連環套月式，一間挨着一間，連成一個環形，把人放在裹面，要是不知道其中出入的門戶，是越走越迷糊，至多是繞一個來回，連進來的門也找不着，鐵寒英那裏知道這些，馬上來在門前，正在急氣之間，就見外面人聲糟雜，一路喊了過來，鐵寒英當時向門外躡去，左一個門右一個門，怎也躡不出來，忽由外面鑽進一人，鐵寒英過去就是一劍，縱雙足向外跳，眼前數十人一字排開，向鐵寒英一聲大喊，「好了頭，你太不要臉啦，」說着吩咐左右把她捆了，却是沒人上前，這時只見焦允上前勸道：「得啦，鐵三爺請吧，有什麼話回頭再說，先消消氣，這也不願姑娘，你們爺倆爲這個，」鬧氣，「焦允這話是敲着撩着，鐵寒英如何受的了，鐵寒英見衆人在前，只是看不見楊恒魏德惠，便低下了頭，焦允仍然明勸暗挑一路鬼說，鐵寒英看了看蔡國亮，把脚一蹀道：「我姓鐵的算完了，說着搶上前去，鐵寒英這時把劍一扔，迎過鐵寒英，大衆一見，急忙相勸，鐵寒英解絲條，就把鐵寒英綁上，指着她臉說道：「你這是硬打軟熟，好，好，咱們後邊去，」大衆擁着往後走，魏德惠這時聞訊趕來，到了廳前，魏德惠把鐵寒英拉了過來，鐵寒英氣得把刀抽出來，朝魏德惠一笑道：「得了，兄弟一旦的事我就拜託你啦，說着順手橫刀，就要自刎，魏德惠左腿搶步，抬右腿照着鐵寒英腕子就是一腳，就把鐵寒英的刀，踢掉落地，魏德惠奔過來向鐵寒英就下了一跪，說道：「三爺，您這不是要我的好看嗎，我這叫多餘，可是話得先講明白

了，慫這是爲着什麼？」鐵雄威道：「你問我嗎，你先問問那嗅丫頭，」魏德惠道：「慫把氣先平平，見着楊二爺自有處置，」鐵雄威嘆了口氣，鐵雄威往外一招手，兩個大個幌悠看了過過過來，鐵雄威道：「把這丫頭先送在牢房，我可交給你倆了！」當時倆個大個一前一後，鐵寒英只好先跟着走，心裏就別提多難受了，這時在牢房靜等楊恒，準知這事非得楊恒來才能了結，可是直等到初更，也沒有人來，自己就一陣傷心，覺着一陣頭暈，當時可就昏了過去，耳旁邊好像聽那倆大個說着自己，却又迷迷糊糊聽不清是說些甚麼，本來這倆大個就是個擺設，真功夫一點沒有，嘴把式可比誰都強，恰巧上官瑾二次探山，由此經過，把上官瑾給唬住了，上官瑾這才設法往外調，看大個一東一西的往兩邊跑，才知道是兩個笨貨，當時顧不得追趕，竄進牢房一看，果然是個大姑娘，倒在地上，昏迷不醒，上官瑾上前急忙將姑娘背了起來，躡上牢房屋頂，這時突的一聲，由屋頂上蹿下一人，這兩個笨小子，急忙跳了過來，擋住來人去路，就聽那人喝道：「什麼東西，敢攔你家小爺」，黑大個把瓢似的嘴一咧道：「好說東西，你不認識黑判官嗎？」這小子本來同白彌勒是一對，他叫黑判官，這來人一聽就急了，他以爲這小子占便宜，心裏立刻起了火，掄軟節鞭剛要打，你道來人是誰，正是孤遺客門徒，小俠客袁遇奇他夜裡私自探山，爲的好探訊他上官姑姑的下落，所以就夜入山寨，在袁遇奇越牆時，就被倆這小子看見啦，所以怔頭怔腦的就往前撲，嘴裏喊道：「黑判官，交我嘿，這東西性大，話到手到，白彌勒過來照着袁遇奇頭頂就是一把，白彌勒這把抓空了，袁遇奇又用手一領，咕咚一聲，這小子就來了個大馬爬，黑判官順手把白彌勒攙了起來，袁遇奇這時想道，跟這樣渾蛋動傢伙，實在不算英雄，況且在綠林中，傷了

這樣的也被人恥笑，於是大轉身，用鞭稍一掃地，黑大個覺着上身一軟，下身一飄，也爬下了，袁遇奇這種作風，真不愧是俠義英雄，這時上官瑾在屋頂看着，不由得啞了一聲「好」，袁遇奇猛抬頭看見上官瑾，心中大喜，又見後面背着個女的，他一擰身蹶出去，離開了土牢，上官瑾也隨着飄下，兩個人來到了僻靜處，上官瑾才知道衆英雄已竟進來了，並且知道鐵寒英私戀方秋生，竟與妹妹走在一條線上，而且聽袁遇奇說鐵寒英和上官瑛還是一塊兒在店中遇雨，還一塊兒救火神爺，在這時上官瑾把揷出的人放下來，他和袁遇奇近前一看，二人不由一怔，袁遇奇道：「這不鐵姑姑嗎，這可就談笑書生鐵胆南俠上官瑾難住了，鐵寒英，而且還是昏迷不醒，上官瑾這時正在爲難的樣子，袁遇奇看出來，他道：「要不怨把我這位鐵姑姑先安置個地方，我進後寨去看一看，要是遇見我上官姑姑，或是方少爺，回頭定規地方聚齊，這兒也不能久站，您看如何？」上官瑾於是對袁遇奇道：「山下頭不遠，有座廟院，咱們廟裏見吧，」說完就聽有人大聲一喊，「在這那哪，」袁遇奇雙足登勁迎頭縱了過去，兩個黑白大個一見扭頭就跑，後邊人就撲上來了，把袁遇奇圍上，論英雄講能耐可是不許四面圍，但是私自探山，就同平常人夜入民宅一樣，那就沒話可說了，等兩大個緩過一口氣說出另有一個人揷着鐵大姑娘逃走了，想追下去已竟來不及了，這段節目才是夜探洪澤湖，況且夜探洪澤湖不是一個人，決沒從一處進，都是由四面潛襲偷渡，進來之後又散在各處，山內又正自己跟自己搗亂，所以，就抓着一個頭兒往下掏，並且緊跟着鐵雄威弟兄反目袁遇奇之遇險，兩段節目，這是一個時候的事，且說魯嶽等接到送來的那個藥箱兒，打開來看，大家不由一怔，這時才知道是被人掉了包啦，五彩八哥盧鈺是假作不知，卽至等到趙元

田把小包袱打開，照樣也是兩塊半頭磚，才疑心魯岳是自作的彩，這一下他就沉不住氣了，當時私下裏研究，讓鐵塔常思猛同鐵弩趙元田，保着金鈎喬五狗奔四川路，自己同潘嵐潘岫山先在這兒戀着他們，至遲是五月五，給他個玉石俱焚，就託派潘岫山是巡風送信暗保着喬五出山，這時正是鐵雄威和魏德惠二人犯了口角，盧鈺趁勢前往解勁，一看這兒人全湊在一處，郝全真，海州真武觀金面道長連他的徒弟四鬼，還有大鐘寺和尚法源，這一僧一道原是鐵雄威約出來的鐵雄威自然得亮個面子，至於那在當初獨守真愁島鵝頭峯的山東老英雄，奪天恨地乾坤鐵背蒼龍劉興沛，一來是法源約的，二來是喬五的老師，這更不能不給個面，像濟寧州藍花門門長馬建威馬建威的掌門大弟子麻胡桃何劍清等人，雖然也是外請的，倒還在次，裏邊的是自己人，蔡國亮，葉子章，魯岳，焦允等等一千大小人物，那就更不在話下，大夥把鐵雄威圍住，淨等楊恒出頭，都知道楊恒一出頭，鐵雄威也就趁坡兒下台，可是楊恒始終不露，左找右請，怎麼也請不來，根本誰去也不往屋裏讓，只叫人傳出話來，說是沒臉見朋友，這事可壞了，越鬧越亂，想不到楊恆也認了死扣子，劉炎劉興沛當時看不過去，站起來道：「我去走一趟，看看我這老面如何，說着又向鐵雄威道：「我要是把他拉來，咱們可是先交代下，你們哥兒倆可是不許對抱怨，」正說着魏德惠道：「老哥哥，不用吩咐了，我同您走一趟，」魏德惠這話有用意，一鬧事的時候他就把對給拴上了，要不怎麼相鐵寒英的時候他沒露面呢，後來他一看，楊恒不出頭，他就知道楊恒八成有事，所以才想陪劉興沛一同來，就爲是好遮掩，怕叫劉興沛看出來，他二人到楊恒住處，却見房門掩閉，這時屋門一響，楊恒立即走了出來，向劉老英雄拱了拱手道：「老哥哥這是何苦呢，我們這朋友是

越交越疏遠，爲了孩子，慫恿鬧得多麼熱鬧，「劉興沛道：「這也是氣頭上，算不了什麼，你出去勸一勸就完了，」楊恒道：「孩子是他的，他愛怎樣怎樣，」劉興沛道：「不要提了，交情過的着我才管呢，來，給我個面，你去辛苦一趟吧，要不怎麼算完呢，」楊恒趁勢道：「得了，我去，」要不是爲的那個侄女，我還真不能就這麼完，「劉興沛見說動了，立刻起身道：「走哇，」楊恒就跟着來到後面，那知楊恒一聲不語，淨瞧鐵雄威，倒像他還有一肚子氣沒撒散完呢，鐵雄威到這會是乾下不來台，於是道：「二哥，今天這事可是沒慫，我不知道慫生的是那門子氣，」楊恒一拍胸脯笑道：「沒我？」回頭向衆人問道：「你們說句公道的，鐵寒英是同你來的，還是同我來的？」這一句話問得衆人自然無話，鐵雄威可受不了了，便說道：「二哥，這話我不懂，就是你帶她來，難道我就管不着了麼？」楊恒冷笑道：「管是可以管，那麼大姑娘，不能像網賊似的，」這句話楊恒就算走嘴，說出未免傷衆，當時鐵雄威道：「話到這兒，事已如此，這丫頭我不管，可是你得有個辦法，」楊恒道：「你既然不管她，我滿可以作主，就算我主不了，我還可以把她交給她親大爺，」這話把鐵雄威說得閉口無言，又不能就這麼放了鐵寒英，正在這時，外面一人說道：「現在發現有人探山，在土牢內把鐵大姑娘劫走了，大衆一聽當下就是一怔，蔡國亮魯岳就知要幹，人家把人都劫走了，這裏還鬥呢，這時腿快的早出去了，聞聲蹣了過來，衆人便將遇奇圍住，蔡國亮這時也挺手中兵刃，撲了過去，袁遇奇雙手抖開解龍愁，蜻蜓點水往上遞招，那對面刀是劈坎刺，迎門三亮相，遇奇就知道來的很凶，用鞭稍找刀攢，蔡國亮那能落空，抽回刀往下壓，翻腕子由下向上一兜，袁遇奇大片腿，閃過刀還沒落地，這時焦允拔緬刀從後面旱地摘

瓜竄了過來，遇奇是專神一意對付蔡國亮，覺得肩後風響，大扭頭就見焦允的緬刀坎來，哀遇奇往下坐腿，那緬刀就從頭頂擦頭而過，這時蔡國亮的刀到了下三路，遇奇本來可以竄出去，只是四面都封着，又搭着渾身的水，衣服都溼透，動作上多少覺着不大自然，這時候真是危險萬分，就聽由東南角上嘖嘖嘖，就見蔡國亮吆喝一聲，往左大徧頭，斜身形大轉腰，就見三火葯箭擦胸而過，袁遇奇在這一怔的工夫，衝出衆圍，雙足佃勁，蹀上房去，蔡國亮等知道來人衆多，並未迫趕，焦允一拉魯岳，焦允道：「你聽見沒有，五彩八哥可是先下了手，」蔡國亮這時也追過來道：「二位，還商量嗎，這可不願咱們，」甘脆，咱們是先下手，」說完轉身就走，這時喬五這一夥是一個不見，焦允道：「結啦，雷鳴遠的鏢趁早送下去，裏頭窩着漢奸，洪澤湖這次站不住了，」蔡國亮也是咬牙切齒，這時後悔也來不及了，焦允道：「大半這會還許走不了，我先頭裏看看，咱們天亮見，」說着焦允由後面出去，這也是他小子走運，不然就許燒死在這兒，蔡國亮當時招集衆人暗中吩咐了幾句，便去找鐵雄威，鐵雄威聽見了這個消息，臉上更掛不住了，又覺得楊恒實在是有點擠兌自己，當時裏邊人一散，他有點羞惱成怒，向楊恒道：「姓楊的，你這回出來是打算攪洪澤湖，還是跟姓鐵的過不去呢，要是攪洪……」楊恒一聽連連叫道：「好啦，好啦，鐵三爺賞臉，咱們是月亮圓時見，」說完轉身而去，魏德惠知道攔也攔不住，叫他走罷，寒英還許早有下落，鐵雄威看楊恒一走，低頭嘆了口氣，自己女兒丟了，老盟兄也翻了臉，只得自己悔恨交加，鐵雄威正在焦急之間，只前面人影一擺，喬七追過去提刀就劈，只聽那人叫道：「七爺，咱們這邊談談，」喬七一聽是潘嵐潘岫山，當時可就說不出話來了，他知道這都是哥哥的朋友

，雖然盧玉和潘岫山他們架着砲往裏打，也總是爲着自己的哥哥，現在他們既出來，哥哥喬五一定是有了什麼失閃，心裏這時別提多亂了，就聽潘嵐潘岫山道：「七爺，已經是這個時候了，我告訴您個爽快的，五哥已竟下了山，焦允他們已竟追出去，」潘嵐的意思是願意喬七再淌下去，借着這個時候呢，還可以撤洪澤湖的勢力，果然這麼三言兩語說走喬七，直到底來走四川路才露面，這且休題，這時候鐵雄威等衆人趕到，知道劫鐵寒英的已竟走了，便把氣火擁上來，大聲叫道：「諸位這夜探洪澤湖並且把湖攪得這動情形，可把洪澤湖瞧得太低了，他一喊，後面蔡國亮也趕到了叫道：「鐵爺留神，裏邊可有跟外面通消息的，」不然這小子未必進得來，」盧玉早在暗中聽着，知道這小子是對自己說的，爽性給他個快刀斬亂麻，一揚手把火箭照准，蔡國亮同魯岳嗖嗖兩隻火箭，直奔二人喉嚨打來，見蔡國亮忙低頭大勒步，閃過雙箭，蔡國亮一蹤躡到鐵雄威的面前，向鐵雄威道：「如何？您明白啦吧，」鐵雄威方要點頭，這時間就聽嗖，嗖，嗖，衆人當時各自閃躲，那箭一連氣就是十幾支，這十幾支正是柴家堡的人所發，却不是柴家的老哥兒們，乃是虎邱柴家堡二當家的柴玄柴二爺的侄女，硫磺鐵沙彈柴二爺，這時候是旁觀者清，盧錕早已看得明白，這東西與他的不同，就那火勢便看出來，這鐵沙彈要是打上就由裏冒火，見風就起，就是掉在水裏也能在水皮上冒火苗，只有一個救法，便是躺地下一打滾，還有用沙土埋，可是沙土一埋，火滅了人也就下了葬，當下這些人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知道的，葉子章知道，在地下一滾，算是把鑽子尾巴燒了，那跳到水裏去的，只救了一時之急，剩下亂跑亂蹶的，可全都吃了苦子，這東西是越燒越大，霎時間焦頭爛額，葉子章站起來被風一吹，照的冒烟，四外人成了火蛋

，連房子也引着了，烟氣騰騰，這時就聽人聲嘈雜亂成一片，且說雷震雷鳴遠，見衆位英雄，都已趕到，當即計劃，怎樣進入洪澤湖，諸英雄商議安定之後，雷震同着姜發姜殿彩，胡揚神箭手文成震，雷震是探視後山寨，胡揚探視前面，沒想到四個人前後一轉，想不到在暗處與阮永雲碰上，雷震問道：「你的事怎麼樣了？」阮永雲道：「吳明輔吳爺倒是把藥交給了我，可是走晚了一步，金鈞喬五爺，已竟走啦，」雷震吃驚道：「他到那裏去了，你沒追嗎？」阮永雲道：「盧鈺叫我把藥先交胡爺，說這藥箱裏有藥沒字，就是得着也是廢物，當時也認不出來，聽說這東西是三十六種毒藥十八種解藥，可是樣樣都是一個顏色，」雷震一想，這也只好等完了事再說，那想到魯岳這小子真這麼毒，用手一指外邊，對阮永雲道：「胡爺在外邊呢，你送個信給胡爺，大半有咱們人動了手，鐵雄威的女兒丟了，可不知方少爺是不是被入救了出去，」阮永雲點頭去找胡揚，這時胡揚已竟找到連環套月那一片房，就知道這房形勢有奇異，叫文三爺外面候着，自己輕身進去，用脚尖點地，看了看門並沒關，再往裏去又見門已劈碎，他却想不到這是裏邊自己人劈的，越看越情形不對，連窗戶也掉了，心說方秋生一定在這裡，可是早被人救了出去，却不知什麼人會來得這麼早，看這樣子，心裏又有點疑惑，救人不能這麼胡來，要看折的這點功夫，還不早叫人圍住，那能救得出去，正在這時，窗外文三爺低低一呼哨，胡揚擰身跳出，一看阮永雲來了，阮永雲也不等問，便把雷震的話一學，胡揚聽罷，說道：「今天洪澤湖非亂不可，話還沒說出來，只見一縷黑烟，隨着閃起火光，呼聲大起，三個人忙趕過去，並與文成震見面，三人商量着離開洪澤湖，只見雷震同柴二青，姜殿彩，潘岫山，盧鈺，阮永雲等人，都聚在處，」雷震道：「咱們是趕快

出去，」於是又向柴二青道：「二姑娘，我可不是說你，這把火來得猛了些，就是老二爺知道，也未必贊成，」柴二青當時臉上一紅，她這脾氣秉性是跟上官姑娘一模一樣，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性子上來是滿不在乎，這回出來也更與上官瑛一個樣，她是前來追趕薛寧，薛寧前者與禿鷹白翔有約會，可是薛寧在柴家堡養病的時候，柴二青出入不避，服侍於他，心裏不免生了愛慕之心，就拿他當親兄弟一樣，薛寧也喜歡柴二青，可是不敢太親近，因為他是另有苦衷，這裏暫且不提，不過日子多了，在言談話語之中，柴二青可知道了薛寧這次赴洪澤湖的約會，薛寧病起要走，他可就有點戀戀不捨，當時又碍着口不好說出來，便向老柴二爺吹風，當時可就含糊答應，不想薛寧走後，柴二青還真動了心，天天鬱鬱悶悶的，老柴二奶奶早就看出這件事來，便向柴玄遞過話去，柴玄道：「那你就叫她預備着，過三五天就走吧，」老柴二奶奶把這話告訴了柴二青，她自是心中高興，可是這三五天真比三五年難挨，好容易盼着一天一天的挨過去，這天同着柴玄收拾成行，才算是遂了他的心意，在路上不必細表。這天來到洪澤湖，柴玄道：「二青，咱們這回可是先別露面，先在這兒等兩天，」柴二青道：「既然到了，爲什麼不見見他們，」柴玄一笑道：「你想想，人家又沒有約我，我們出頭算怎麼回事呢？」二青道：「這麼說你是挑了眼，」柴玄道：「你真是什麼也不懂，我這是替他們想，他們也許有緣故，萬一洪澤湖約的有我的朋友，這時候他們約我，不是叫我爲難嗎，咱們是在暗地裏看事作事，洪澤湖也不是好惹的，那裏我是知道的，能人也不少自然得有一翻激烈戰鬥，我們既來了，也就躲不開，你趁早不用着急。……」二青那能不急，越聽洪澤湖勢派大，她是越急越氣，急的是怕薛寧吃了虧，氣是不信洪澤湖會有麼可怕，

惱一惱姑娘性子急，干脆全給他祭了灶，二青這也是急的，當時擦着火答應了柴玄，暗中要夜探洪澤湖，其實老爺倆在半路上就露了面，早被吳凱看見，因為追那葯箱要緊，沒功夫過去見面，等到回來一問雷震，雷震說沒見着，就知道是隱藏起來了，這時雷震正在後邊探視，就見西面火光一亮，由西邊打下兩支火箭，方猜疑之間，跟着就又是東邊一陣硫磺鐵沙彈，雷震早看個明白，就知是柴家門的人到了，但決不會是老柴二爺，繞過來，擰身跳上房去，打招呼一看，果然沒有猜錯，柴二青見了雷震，反身就走，她也知道這回手太急了，但也不怨她，要究起真來，這回遠來跋涉，夜探洪澤湖所爲的是甚麼？一心一意只是惦記着薛寧，偏偏袁遇奇再遇險正好她到，黑夜之間她誤把袁遇奇當了薛寧，這還有個不急的，這時想跳下去也來不及了，一看對面火箭打來，她想起了自己的鐵沙彈，急勁兒，掏出來就打，三支一支沒剩，正想要縱身，才瞧出來不是薛寧，心裏可就涼了，幸虧身外無人，想要就此一走，不料雷震在後面，她一時心虛，她以爲雷震全看見了，一害臊反身就走，雷震方要說話，廬鈺也到了，他在對面已竟注意這放火彈之人，又見雷震上來，知道是雷震約來的所以趕來相見，姜殿彩同潘岫山是隨着袁遇奇的後面，所以到此不約而同的全會了面，雷震一叫是姑娘嗎，柴二爺也來了嗎？二青更說不上什麼來，雷震道：「我看你們還是先出去，你瞧這火一起，要是被他們圍在這裏，可就不好辦了，倒不如外邊候着他們，」說完催袁遇奇等出去，遇奇還惦记着上官瑾，爲是好打聽打聽上官瑛的下落，這時袁遇奇同着阮永雲，姜殿彩，文成震，四人離了洪澤湖，他們往回繞去，這那天已發亮，衆人繞過樹林，遠遠看見前面一座古廟，四人奔了過來，只見廟中又蹤出一個人來，原來上官瑾同袁遇奇別後，竄繞

來在後山，上官瑾在後山坡邊站住脚步，回頭一看，只見前面有兩個人影，當時便隱藏起來，並在暗處窺探那二人的動作，心裏暗想，這時候要過去，又怕添了麻煩，不過去呢，又怕被人發覺，無奈只好繞道而走，這時可就放走了趙元田同喬五，他要是不繞道，在這裏等他們過去，後面追下來的焦允，說什麼也追上了，這一繞道，反引起了焦允這小子的疑心，他追下來就向小山道一帶探視，一眼看見了遠遠一人，背負着鐵寒英，他也怕半路遇見了埋伏，這小子心眼一轉，二返上山，他想這時候要是把方秋生拉到鐵雄威面前一激，鐵雄威一定得掛火，卽至趕回來到藏珍洞，這洞經過人工開鑿，在外面看，不過是個山窟窿，到裏面却是曲折有緻，一股天然的地道，直通半山腰的水湖，凡是重要物品，都放在這裡，焦允進去，撬開鐵門，往裏一看，哎呀一聲，立刻倒抽了一口氣，因爲那時把方秋生由運環套月私運到這兒，是他一手承辦，把方秋生當了活鏢，同海宴的鏢放在一起，這時候連鏢帶人全不見了，便順着地道追尋查看，一直追進洞口，也沒發現什麼痕蹟，當時還不敢聲張，萬一要叫海宴和自己人得到這個消息，五月五就擊着栽跟頭吧，到時候輸贏攔在一邊，要是還不出鏢來，這還算洪澤湖的英雄麼，焦允這回可真提起心來了，急忙去找蔡國亮，蔡國亮一聽這事，不能擦下去，趁着衆賓朋在這裏，不如挑亮了，便暗中傳遞聚衆，這時湖內衆人正忙亂指揮救火，聽見信號回到後寨，一看蔡國亮焦允的顏色不對，還以爲是氣的呢，都過來解勸，不想蔡國亮這麼大個人物，忽然眼睛一酸連說話的聲音都岔了，向衆人道：「完啦，海宴的鏢走了，」說到這裏，再也說不下去啦，衆人當時就是一驚，鐵雄威瞪着眼道：「怎麼，海宴的鏢走了？這時蔡國亮他看着魯岳發楞，魯岳便把焦允追喬五等等的話一說，鐵雄威道：「我

們急忙追出山外，恐怕這鏢走不遠，那蔡國亮焦允出山追鏢不題，雷震胡揚這時就見薛寧趕過來道：「海宴的鏢丟了吧？雷震道，「你怎麼知道？」薛寧道：「方才我碰見老柴二爺，說是看見有人把鏢起走了，老柴二爺同着二青姑娘追下去啦，叫我給您送個信，過了五月五，趕快到柴家堡，」雷震心說怪呀，老柴二爺還沒露而怎麼就回去了，他怎麼知道鏢走了呢？想要問問薛寧，薛寧又向胡揚道：「喬五爺奔上四川路，我師兄說那藥箱您可想着交給老柴二奶奶，胡揚猛然想起來，當時由身上把藥包掏出來道：「對了，我把她老人家給忘了，你趕緊給送一趟吧，」路上必須多加小心，薛寧接過藥包諾諾而出，雷震看天已東方發亮，不能久待，只好先送到常州再說，却不想薛寧這一追，直追到虎邱柴家堡才追上，現在按下不提，再說上官瑾，把鐵寒英搯到廟院以內便把鐵寒英放下，上官瑾拿過一杯水來，給鐵寒英灌下，工夫不大，她慢慢的緩醒過來，詳細一問，才知袁遇奇說的一點不錯，可惜當時不知道這情形，沒有細問遇奇，也不知妹妹這時現在那裏，五月五眼看到了，自己分不開身，又有鐵寒英在旁，這事可怎麼辦呢，正在為難之時，鐵寒英道：「我現在身上鬆動了些，雖然還有些昏暈，天亮能夠支持着行動，我就去迎迎上官姐姐去，才說到這裏，就聽見一陣馬蹄聲，由遠而近，上官瑾向外一指道：「聽，外面有人追下來了，」說完跟着就對寒英道：「你能騎馬不能？」寒英點點頭，上官瑾知道她是有些勉強，這時聽外面人馬亂喊，知道事到臨頭，便拉着馬一邊向外走一邊說道：「我先出去，你看馬頭向那方，那方就沒什麼人，你信馬由驃的去吧，這時我也顧不得你了，要是遇見我妹妹，你們就先奔柴家堡，寒英點頭，這時上官瑾將寒英護送出來，看寒英上馬走遠，自己才奔了這夥人的迎面而來，欲知如何且看下回

第二十四回 四川路緣結柴家堡

話說鐵膽兩俠上官瑾跳躍過來，迎頭遇見的正是活無常焦允，這小子是趁着雲中燕葉子章等圍困病白條何豐惠的功夫，他怕驚走上官瑾，於是先奔了過來，那知何豐惠早防備下，只苦於常時縱不出來，上官瑾與活無常焦允對了面，何豐惠才撲了過來，鐵雄威看得仔細，可是後面白翔吳凱文成震等人也到了，這時只見金鈎魏得惠撒馬追了那騎馬落荒的人而去，他早知道那一定是鐵寒英可是鐵寒英她不知道是魏德惠，她頭也不回，催馬放命的跑，便有氣無力的暗暗將鐵蓮子拿在手中，聽那馬蹄聲音，已然知道後面來人追將過來，本來上官瑾這匹馬是休息了兩天，再說馬壯人輕，跑起來就同飛一般，魏德惠的馬便自然而然的落了後，這且不題，單說上官瑾抽劍縱了過來照焦允面門刺來，焦允忙煞步，往後撒身，他這把緬刀是一見上官瑾的寶劍就收鋒，正在這時候，何豐惠由後頭過來，兜屁股一腿，這一下活無常的樂可大了，他要是當時一個頭朝下，命就完了，他就勢往上搶步，登，登，登，搶出四五步去，這才腰眼磕地皮，仰臥在地，衆人吶聲喝，彩，焦允這小子真不怕栽跟頭，爬起來就跑，上官瑾同何豐惠也不去追，洪澤湖人多勢衆，就在這時文三爺同鐵三爺對了掌，白翔同吳凱敵住一僧一道，阮永雲，姜殿彩是幫兒活，纏住了魯嶽，這陣式雖然不小，可都是零傢伙碎件，一堆一塊，況且都是人困馬乏，只是胡纏亂打，正在這時候，一縷黑煙，霹巴亂暴，廟裏縱起一把火，原來焦允爬起來仍不死心，這也是一大意，管前不顧後，吃了這麼個虧，明知再闖上去也體面不了，不如來個沒裏沒面，給他們拴個死對，他就知道廟裏還有人

，可不知道招架上官瑾的時候人已竟出去了，他暗暗的扔了把火，立刻煙氣騰空，先是一條棍是的向上冒，忽然上面一砸，那煙峯全灣灣了，曲曲灣灣的向橫下裏冒火，纏繞在樹木高枝，廟內大殿，煙裏冒出了火苗，黑星亂躡，乾樹枝帶着火苗兒掉下來，像洩了勁的火箭，吳凱叫道：「我瞎子，不打了，咱們不是五月五還見那麼，」說着跳出去就走，大夥煙薰火燎的也沒人理他，他跑到樹上，專劈乾枝兒，隨着步兒往外引，一邊引着乾枝兒，還一邊嚷道：「諸位，留神熱氈子！這一來弄得迷離混亂，個個往外跳，就聽吳凱一聲暗哨，越吹越遠，何豐惠文成震等人順着聲兒往外追，這煙越來越濃，走出去抬頭一看，就見一片大火，火光冲天，本來夜間的火，也沒有人救，漸漸蔓延起來，天亮後風勢一緊，水少人稀，只好是一路大折大卸，沒想到天乾物燥，山上引火之物是多的，這火就越來越凶，越燒越大，不覺不知的，就蔓延到了洪澤湖內，又加上湖內死灰復燃，只燒得洪澤湖成了一片瓦爍，這也是洪澤湖該當消滅，鐵雄威蔡國亮已然不能回山啦，只有咬牙切齒，看着火蹀脚，上官瑾何豐惠等都來在一處，袁遇奇拉着數匹馬迎了上來，一同去，找胡揚雷震，英雄們到此才大聚會，衆人都覺得洪澤湖大勢已去，雷震道：「我姓雷的真沒想到如此地步，把諸位約來，總算是賞我雷震的面子，老柴二爺也趕了來，雖然沒見面，大半也看出這事沒多大勁來，我想諸位有公事可以自便，白翔把禿腦袋一幌，攔住雷爺的話道：「咱們先不用着忙，鏢大半丟不了，」這句話是正碰着雷爺的心眼，白翔接着道：「我看老柴二爺同着姑娘一走，這事八成有因，連方公子恐怕都有了下落，」大夥聞言有理，上官瑾道：「這又由何見得？」白翔道：「鏢決不是明堂大邁走的，這裏一定是裏應外合，要不就是老柴二爺看出來，所以連姑

娘同薛寧一齊也去了，我看這幾位都不是稀里胡塗的，那盜鏢的人我想也是順手牽羊，一定是先救方公子，不然爲什麼返回虎邱？」說的衆人連連點頭，文成震道：「我在裏頭只聽說喬五私走四川路，其餘的人，都不能作出這事來，這人可怪了，盧鈺潘嵐似乎方才還見着，」胡揚道：「三爺難道忘了，這時我猜着，八成是揚恒。」上官瑾一拍腿道：「對，對，一定是他，我聽說他是爲救鐵寒英，當時便和鐵雄威翻了臉，鐵寒英一丟，他不能不刮走秋生，我們是全落空了，」衆人又是一陣點頭說道：「干脆，明個過了五月五日，咱們一齊去虎邱柴家堡，」吳凱道：「要叫我瞎子看，這兒也沒什麼事了，過了明天，洪澤湖也是拍巴掌一散，合着我們正事沒辦，喬五走四川路，鏢奔虎邱，藥也叫薛寧帶了走，這就叫一步趕不上，步步趕不上，我也算了，再在這裏一膩，等到四川路又許撲了空，不如我先走一步，把喬五穩住，你們看怎麼樣？」說完也沒管別人怎麼答覆，提拉起竹竿子就走，衆人也無心攔他，由他自去吧，直到後來薛寧夜走四川路袁遇奇打死王鳳仙，那時節他才露而，這會按下這頭，再提金鈎魏德惠追趕鐵寒英，只因馬的脚力相差，所以越追越遠，鐵寒英攔着鐵蓮子，心想奔過前面高崗，閃在旁邊等候，便緊夾馬腹，用兩脚連連磕打，那馬放開四蹄，就像一條線似的，直到高崗坡下，鐵寒英吁喘氣，將絲儒向左手一扯，那馬一時收不住脚，前蹄一揚，猛古丁立了起來，險些把寒英栽下來，抖絲儒將身一縱，馬打盤旋，繞了兩個圈，才轉過高崗，就聽上面一聲叫道：「寒英妹妹麼？」寒英抬頭一望，見上面立着三個人，那叫喊的正是上官瑛，寒英這時是又悲又喜，方要趕上去，只見上官瑛縱上馬跑了下來，右手一揮道：「妹妹先閃過去，我引那後面追來的人，」正說着，魏德惠的馬蹄響處，已覓追

了上來，上官瑛一縱馬，衝出來向前馳去，果然魏德惠追上來，追出一箭遠，看出來人有異，方要勒住馬韁，就見前面的馬往回一兜，魏德惠已到臨近，高聲叫道：「是寒英姪女嗎？」只見那馬迎了過來，上面並非寒英，心中就是一陣猶豫，上官瑛見追來的是魏德惠，也不免怔了一怔，各自勒馬，鐵寒英早由後面繞過來道：「姐姐那是魏叔叔，不要動手，奔上前來翻身下馬，魏德會也跳下馬來，拉往寒英不住長吁嘆氣，半天才說道：「你爲甚如此急跑，」寒英道：「叔叔爲甚這麼急追呢？」兩個人一問一答，倒把上官瑛給問樂了，原來上官瑛自前日夜間，原想早到洪澤湖，不想路遇伊文斌，他是奉命往請鐵掌黑瑞五，見到黑瑞五把來意說明，黑三把也是一時高興，想同伊文斌一齊去訪老道，老道不在，往回翻直奔洪澤湖，所以本來的日子就淺，再這麼一耽誤，黑瑞五怕是過了日期，好在伊文斌天生快腿，兩個人便賽起腿來，連夜馳奔，上官瑛不知就理，尾隨在後，伊文斌也是在北京玩玩笑笑慣了的人，他看見有人跟下來，不免掬壞故意繞了個小灣，上官瑛更起了疑心，一直跟到天亮了，伊文斌在一個村口停步打尖，上官瑛也站住，黑瑞五趕來，兩人一狄咕，黑瑞五當時抱怨伊文斌不應如此懈光，在他估計着，這小半宵繞了足有四十多里地，於是才過來向上官瑛故意打聽路途，順口道出蔓來，上官瑛這才知道敢情是一條線上的人，並且也聽說過黑瑞五的掌法，便連合起來，一同往回走，這一來伊文斌可覺得有點不是勁，但若非如此一繞，與袁遇奇失散，她和寒英可就遇不上了，要真這麼樣，這段書可真有點麻煩，寒英一定不肯去虎邱，這位姑娘的下落那就無從可知了，這也是天從人願，無巧不成書，上官瑛這回被伊文斌引上幾十里地，好像是輕舉妄動，實在却是全段的一個重要節目，閒話表過，上官瑛與黑

瑞五伊文斌同路而行，這天也就在天光近午，來到高崗樹蔭下歇息，忽見一陣馬蹄聲，自遠而至，上官瑛立起一望，她認出那匹馬，正要摘彈弓橫住匹馬，不想這馬來到這兒一打轉，正拐過坡下，上面坐的却是鐵寒英，她也不問青紅皂白，衝下去就要鬥門魏德惠。她那時並不知追來的是魏德惠，卽至看出來，反倒沒有了主意，她知道魏德惠是鐵寒英一頭的，並且曾在通州外救過魏德惠的孫女，這裏面的曲折已竟早存在胸，所以當時怔住，不知應當說什麼，這時幸虧鐵寒英趕來，兩個人話趕話，急得一問一答，倒把上官瑛招笑了，便下馬迎上前來，只聽寒英說道：「我這時有點頭暈，我歇一歇我詳細告訴您。」上官瑛道：「若如此何不到那樹下坐坐呢，那裏還有兩個人等着呢，」於是走上官瑛與鐵寒英魏德惠三人來與黑瑞五二人相見，魏德惠是久已聞名，歇了歇聽鐵寒英述說過去情形，由父女翻臉，一字一句，全都合盤託出，心中一陣難過，眼中不覺流出淚來，上官瑛在旁邊聽着，也說不上心裏是酸是辣，垂頭不語，就聽魏德惠又說起鐵雄威楊恒反陸，方秋生失踪，上官瑛不禁失聲問道：「魏老前輩，鐵雄威要這麼作，不怕江湖上笑話麼？」魏德惠忙道：「姑娘，不敢當，聽我細說，這也是洪澤湖運敗時衰，鏢和人都丟不了，黑判官雷鳴遠同就地洒金錢胡揚算是正過了名姓，不過洪澤湖是完了，好吧，我這會也不用細說，姑娘明兒趕到柴家堡也就全明白了，我也不能久停，」說着老淚撲簌簌落下淚來，鐵寒英道：「您回去麼？」魏德惠道：「我另有去處，姑娘，你就好好保重吧，有上官兄妹，你總不會吃了虧，」說完站起來，縱上馬便走，鐵寒英心裏也是一陣難過，就因爲自己，老人家全七離五散，想要拉住魏德惠，只覺眼前一黑，頭重腳輕，立時倒在地上，上官瑛心裏也是一陣發亂，又忙攙扶鐵寒英，竟

不顧魏德惠，從此金鈞魏德惠氣走金川，去找韓飛，韓飛聽到這件事，知道鐵雄威把自己毀了個一敗塗地，無臉再見朋友，弄直得老韓飛一頭碰死，這話表過不提，上官瑛看魏德惠走得沒了影，也頗替老頭兒傷心，想起一件事好像忘了告訴他，那便是通州城外救他孫女一節，但這時想起來也趕不及了，當時只把鐵寒英扶起來，找了個存身之處，把她安置下，她本來氣虛傷肝，又加連日奔馳驚慌，這一躺可就再也起不來了，上官瑛急得抓耳撓腮，鐵寒英依舊是昏迷不醒，多虧伊文斌這條兔子腿，跑出好幾十里地打了付藥來，連夜服了下去，上官瑛服侍了一夜，到後半夜才見她出了透汗，只是身子軟了，不能行動，上官瑛也不好意思撒手一走，便催着黑瑞五同伊文斌起身，兩個人是起早趕個晚集，來到洪澤湖時，衆英雄們早已動了手，鐵雄威是羞惱成怒，沒想到這麼大的陣勢，因為兒女私情，關了個虎頭蛇尾，人也丟了，鏢也沒了，當着南北的英雄，天下的賓朋，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就是這會認栽也栽不下去了，一輩子的名聲，滿算扔啦，雷震胡揚這邊也都個個圍住，就見萬里追風禿鷹白翔兩手一張，跳起來真像個大鷹似的，落在鐵雄威面前，劃圈擺臂，向鐵雄威一拱手笑道：「鐵三爺，我老西陪您走一走，咱們是雙拳換兩掌，您要是準指點兩着，由我這兒說，海宴的鏢算孝敬您了，」他這話是成心，烹鐵雄威，鐵雄威是乾生氣張不開嘴，舉拳往裏遞，白翔一吸氣，往後躬腰，這一出手就是黑的，名叫「摘心拳」，也就是白翔的氣工真純，把前胸緊貼後胸，成了個扁平式，那拳頭可就夠不上了，拳掌根本不能離多遠，那拳頭打出來，乾夠不上，才是功夫，用不着甚麼閃轉騰挪，蹶，蹤，蹩，跳，除非空手敵傢伙，打出來顯着火熾，一拳一掌的和了手，就只見穩，緊，平，撲，誰也不能叫誰招上，叫人打上就更

不易了，鐵雄威這拳一空，伸掌往前戳，手指頭一點肚子，白翔就是不躺下也得打個幌，忙撇步，撇腕子，鐵雄威緊跟一步，揚起撩陰脚，白翔大片馬往左閃，鐵雄威被白翔隔開的掌順勢往下，猛然向上一劈，白翔道聲不好，脚尖點地，一提氣，張着兩隻胳膊，大鷹似的蹶出去，笑道：「我老昔（西）輸了，鏢歸你啦，」鐵雄威氣更大了，這分明是說便宜話，誠心挖苦自己，趕步向前，白翔一張胳膊又跳出去笑道：「我老昔不鬥你，」氣得鐵雄威火高萬丈，這時正巧黑瑞五搶過來，趁他火頭上給了他個「泰山蓋頂」，鐵雄威甩頭，斜肩，撇腕子往上撩，黑瑞五蹶碎步往上湊，那拳頭就像兩柄熟銅錘似的，黑瑞五往上遞，掄左腕子，鐵雄威，右腕子往下扣，大回掌，就聽拍的一聲，鐵雄威倒退了好幾步，黑瑞五趕過去剛要抬腿，就聽文成震喊道：「留神」，黑瑞五把腿急忙抽回，鐵雄威退步這功夫把暗器掏出來，一甩手照黑瑞五下三路打去，文成震也是話到手到，就聽撲，撲，撲，三支弩箭就將鐵雄威的暗器打落，黑瑞五就勢要蹶過去，覺得後頭風響，一回頭，見一和尚竄了過來，黑瑞五一撲拳，故意退步，和尚一進腿，因為和尚是個矮胖子，一抬腿又矮下半頭去，黑瑞五是長肢大塊，照方又是個泰山蓋頂，青頭皮差點打出了佛光來，氣得立刻抽戒刃，白翔就式蹤了過來，解刀相迎，說道：「咱們禿子找禿子，刀找刀，」和尚咬牙功齒，對白翔道：「姓白的，你不用嘻皮笑臉，咱們見個高低，擺刀就刺，這時魯岳跳上來，胡揚一見眼可紅了，往前上步，叫道：「小輩，你是找來送死，今天太爺管教管教你，左掌早立，「老僧問訊」，右掌一撲，封住面門，推月式走雲盤，轉身繞蓮花，左掌往外推，魯岳雙掌搭十字，猛然一分，「白鶴亮翅」，捲掌拳「臥底摸魚」，胡揚一抽步，來個大掉面，金剛手往下蹲身，走

斜十字，單鉤掛，往起一撩，魯岳緊纏身，架雙手使「連環套月」，拊揚大轉身，斜月式，曳步閃身，回手一劈叫聲：「開」，單掌斜立，直奔魯岳心窩，魯岳抖丹田。往下沉氣，倒仰身躲開金剛掌，腳底下收不住，退了兩步，借勢踢左腿，往上彈，來得脆快，胡揚冷不防看他來了這麼一脚，自己的掌夠不上，真要被他的踢上，就得受重傷，湊巧就許殘廢了，沒想到這小子急中冒壞，使了這麼一着，當時全神貫注，想起藍北俠客藍景藍雲的金絲綿掌來，曲左掌伸右掌，半跨馬向下一撈，說時急那時快，緊接着往起掀，魯岳抬着的腿抽不回去，「金雞獨立」踢天躍，往後登，登，登，倒退幾步，胡揚笑道：「走你的吧，叫你學學，翻回身再找蔡國亮，他是擒賊擒王，雖然事是魯岳鬧的，可是由蔡國亮作主。這時蔡國亮也知道自己種毒太深，今天露而是准備包圍，又瞧見鐵掌黑瑞五佔了上風，鐵雄威都敵不住，自己這時是只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手之力，雷震的坎山刀是一刀緊一刀，刀閉着自己的路，刀把上之環亂響，越顯得精神抖擻，蔡國亮猛翻身，閃過刀，往起立，這功夫胡揚到了，他心說：「完了」，背後一棵大樹，往樹後就跑，這一來章法大亂，連身段都使不上了，焦允也瞧見啦，他以爲蔡國亮一定受了傷，心裡一虛，跳出去一打呼哨，就見洪澤湖的人全亂了，走的走，溜的溜，那有點名姓的人物，知道大勢已去，在這兒呆不出什麼好兒來，也都以亂就亂的雜在嘈囂中那麼大的洪澤湖，這麼多好漢，居然打了個落湯流水，一哄而散，從此這些人零落失散，不想這事先壞在裏邊自己人手裏，反倒更與黑判官恨福來遲雷震結下了深仇大恨，後來在四川路再劫鏢車，想轉轉這次的臉面，當下雷震胡揚一干人與黑瑞五見了面，知道海宴的鏢同方公子都不在山上，用不着苦趕深追，大家，便商量到虎邱柴家堡，這時伊文

斌道：「諸位到虎邱，沒有用我之處，我想翻回北京。」上官瑾道：「這樣正好咱們同走，你帶我照舊路我去找上官瑛去，衆人當日是大吃大喝，高談闊論，定規明日該回去的回去，到虎邱的到虎邱，這一日是誰也不許走，上官瑾同伊文斌不在數，因爲各有正事，吃喝完畢拉馬而去，伊文斌是步行，腳底下是真快，上官瑾的馬正是鐵雄威扔下的，天在正午落的時候，伊文斌指引了去路，自回北京不提，上官瑾找到上官瑛，兄妹談了談別後的事，鐵寒英這時清楚了些，却仍是不能行動，又過了兩三日，才漸漸有了起色，整日無事，對着病人倒還不覺什麼，病起以後，反都添了心思，鐵寒英是愁眉不展，上官瑛是默默無言，上官瑾是知道他們各有各的心事，當下還不能確定方秋生的下落，也不好把心中打定的主意說出來解勸，看看兩個人的樣子，又怕再接着愁病了，只催着早早起身，鐵寒英在動身時的時候，瞧見那匹鐵花青的馬，心中又是一陣難過，看看他們兄妹的情義，這時一齊起身固然覺得不是滋味，就是各自分行，也說不出口來，況且上官兄妹知道自己這時是無處投奔，說出來倒顯着是假意作做，上官瑛呢，想起這次出來找方秋生，事情沒辦成，反到吵得人人皆知，這一回去，看哥哥的意思自然不會委屈了自己，只是便宜了那書呆子，這一次在路上遇見這羣人們，總覺有些不好意思，像禿鷹這般討厭的嘴，不知怎樣打趣自己，越想越癩意追上去，在路上故意遲遲宕宕，直到雷震胡揚到了柴家堡，上官瑛與鐵寒英他們還沒有趕回來，這時老柴二爺，還是真着急，因爲楊恒同鐵雄威反睦之前，便早打好了主意，一定救出方秋生與鐵寒英成其好事，沒想到事到臨頭，話已經說滿了，才知道這事情不好辦，方秋生早配訂上官瑛，這事原來還是由雷震給引線，當時在洪澤湖便早打了個不與雷震上官瑾見面的主意，金鈞魏

德惠也是鐵寒英這頭的，原本他一手承辦，現在知道了，也是後悔不及，雖然推到楊恒身上，可是楊恒手大也捱不過天來，魏德惠這才與楊恒定計，攪亂洪澤湖，盜鏢下山，意思是借着這個機會就把鐵寒英的事也推在雷震身上，這時偏偏柴二青夜探洪澤湖，露出了鐵沙彈，魏德惠知道楊恒是與老柴二爺有個好兒，當時心裏就轉了主意，這才夜探老柴二爺，知道這事還是非他不能辦，柴二青離開洪澤湖，算是給楊恒作了嚮導，老柴二爺剛要問柴二青上那兒去了，只見後面又跟着一個人來，便改口道：「好丫頭，我說你那兒去了呢，敢情，啊，是寧兒嗎？」柴二青掏出絹子擦了擦臉上的汗，還沒說什麼，也聽出後頭有人，急回頭，也以爲是薛寧趕回來了呢，這時楊恒一聲大笑，站在老柴玄而前道：「二哥，少見了，您還是這麼愛活動，雷鳴遠這回也太努勁兒了，」柴玄忙立起笑道：「呵是，你，我當誰呢，這可真見，你也出來啦」楊恒一屁股坐下道：「老哥哥也坐下，我出來是想了事，不是護山，您放心，這麼大歲數還能胡搞麼，」柴玄道：「誰說不是呢，我這回出來也不是雷震請的，說真的，雷震也不好意思請我出來，就是請，我也不准能出的來，」楊恒道：「那……」柴玄用手指了指二青道：「我這是哄孩子，對了，二青，見見二叔！」柴二青這才轉身見過楊恒，楊恒笑道：「姑娘多累了，柴家堡真是名傳不虛，」柴二青道：「二叔由那兒來？」楊恒道：「我打洪澤湖來，要不是你，我還不知道你們爺門來了呢，」楊恒一邊說着，一邊暗盤算心事，又向柴玄問道：「二哥看這回事怎麼樣？」柴玄道：「不看看輸贏，怎麼了呢，過這五月五再說吧，」楊恒道：「您可真有心有腸的，我不瞞您說，我這回出來有點後悔，我想這回還是不露了，」柴玄不覺吃驚問道：「怎麼？」楊恒就勢把洪澤湖內，人離心散的

事一說，臨完大拐灣說到本題，我不露面，可是事情算管上了，沒別的說的，這事還是請你接一步，「柴玄道：『你叫我怎麼接？』」楊恒又把盜鏢的事一說，柴玄點了點頭，柴二青聽了也是暗中歡喜，這才歸到上回書與鐵雄威反睦，原來是已竟盜鏢救走秋生，暗含着就給柴二爺送了來，老柴二爺想不到自己這回來，會能有這麼大用處，知道洪澤湖忙着五月五，路上一定消停，趁這時候同二青連夜押鏢保護着秋生回到柴家堡，正愁無人向雷震送信，薛寧聞風趕來，他意思是見見老二爺，這段事前面已提過，叙清楚他的來龍去尾也就算了，現在單提柴家堡老柴二爺柴玄和老柴二奶奶，知道五月五已過，算着雷震他們也該回來了，老倆口子便舖排這件事，柴二青同薛寧見了面，天天借陪秋生爲名，也就在一起厮混，方秋生心裏可不這麼火熾安靜，第一，自從離開母親進京趕放，不想遇見這麼一步大難，風霜驚嚇，弄得身子到現在還不合轍，明明是吃飽了睡，可就是老覺着不大舒服，也說不出怎麼回事來，母親現在還不知怎麼樣，心裏是時時刻刻的牽念，還不知得什麼時候相逢會面，在這兒雖然客禮相待，就是看着人家老狄狄咕咕對自己笑，笑得心裡發毛，第二，在這毛毛咕咕的日子裏，想到過去和這次回來的一切情形，那柴老頭兒的樣子，大半沒甚麼歹意，可是那好意怕也不易接受，鐵寒英不壞，勾引自己是她，可賣命救自己也是她，她可愛，她不好惹，但是上官瑛呢，那更不是個好惹的，他簡直不敢細想，第三，不敢想也不能算是忘了上官瑛，上官瑛彷彿就在眼前站着，閉上眼，心裏更亂，他一個人揣摩着，而且能叫人看着頭頭是道，可是對這件事，他連個頭兒也揣摩不出來，就這麼胡裏胡塗的又過了兩天，雷震等人都到了，柴家堡都顯着活動，老柴二爺和老柴二奶奶像是少與了二十年，渾身上下都帶着笑意，招待着

雷震他們，就好像辦着什麼喜事似的，吃完一頓款式飯，大夥都消停了一些，只有方秋生心忙意亂，急於找到雷震，一把拉住了衣裳，眼圈兒一轉，好像多麼委屈似的叫了聲：「雷大叔，」叫完這聲，他沒了話，自己的事，一時也不知由那兒說，臉上一紅一白，那樣子別提有多爲難了，雷震倒像不大注意，又像已竟知道似的，對他笑了笑：「恭喜恭喜，想不到二十年前和你的老人家的一面，竟結了這樣良緣美果，雖然就了不少驚怕，老大人總也九泉含笑了，」說着又是哈哈一笑，方秋生臉更紅了，吞吞吐吐的問道：「大叔，我上官姐姐呢……」雷震不及答言，老柴二爺笑着接過來道：「我的少爺，您的上官姐姐一到，我也不放了心，來吧，咱們同你的雷大叔還得細細談談呢，說着拉秋生來到內房，老柴二奶奶也迎出來，把秋生接在裏邊坐下，雷震胡揚這些老前輩都隨着老柴二爺進來，人人都是滿面春風，一團和氣，老柴二爺把這事的底裏深情一提，方秋生才恍然大悟，可是變顏變色的更覺羞慚滿面，沒想到兩位英雄女兒，竟這樣愛護自己，禿鷹向他取笑道：「我禿子真是跟月亮走，想不到能吃方老弟兩份喜酒，這回就不算白想了，」說得滿屋大笑，老柴二爺忽然又道：「這事情我也是才聽你雷大叔說的，那天楊恒託我可沒有這段，人家姓楊的姓魏的把事交給我就走了，我當時不能不管，既然還有這麼一段，那就得另找請高明，」說着看了看雷震，又道：「我看一事不煩二主，還是雷爺出頭，事情自然是得有先來後到，可是姓鐵的姑娘也不是有豬頭找不出廟門來，人家是把選好的姑爺，同整車的聘禮給了我，不行的話，咱們是把聘禮退回，」雷震笑向胡揚道：「這話可是咬住了咱們，沒什麼說的，等上官瑾兄妹回來，我們拚着下一跪，也得把事辦成了，不然人可丟不起，」說說笑笑已是夜深時分，衆人

各自安歇，次日一早，上官瑾到了，原來上官瑛同鐵寒英逕自回家，大夥一見這情形，就知這事沒了問題，不過雷震不能不對上官瑾先有一番交待，交待完畢，才同秋生返家，俟秋生到家時，已然知道方老太太故去，並由上官瑾與上官瑛等厚葬，方秋生真是感恩不盡，不由想起方老太太，自己便大哭了一頓，由雷震雷鳴遠勸說止住悲聲，不過方秋生心中還是傷心落淚，這時經老鏢師說勸着，也就止住悲哀，對於鐵寒英的親事一節，都由雷鳴遠作主，方秋生也就無可如何了，這段書交待到這兒，也不必細寫，這喜事一切都有雷震代勞，這事情可就儘自遲誤，因為還有那海宴鏢局的鏢，那得派人護送，該走的走，無有任務的，就等完了喜事再走，這時爲了措辦喜事，大家都忙碌起來，鐵寒英由胡揚代聘，上官瑛自然有上官瑾主張一切，這一番盛況的喜事就算過了，上官瑛，鐵寒英，方秋生，等三人終身大事就算如願以償了，海宴鏢局的鏢也平平安安送到，書說至此告一段落。

